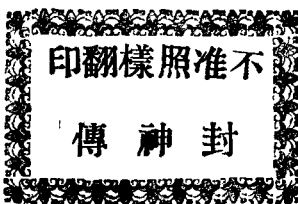


封神傳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再版

精裝二冊大洋二元八角  
洋裝四冊大洋二元



標點者 薛恨生

校閱者 何銘

出版者 新文化書社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新文化書社

各省各書局均有代售

# 封神傳

## 第七十六回 鄭倫捉將取汜水

萬刃車兇肆莫常，風狂火烈聚強梁；  
旗旛着焰皆逢劫，將士遭殃盡帶傷。  
白晝已難遮半壁，黃昏安可護三軍；  
誰知督運能催命，二子逢之刻下亡。

話說：韓榮坐在後廳，分付將士亂紛紛的搬運物件，早驚動長子韓昇，次子韓變；二人見父親如此舉動，忙問左右曰：「這是何說？」左右將韓榮前事說了一遍，二人忙至後堂，來見韓榮曰：「父親何故欲撇運家私？棄此關隘，意欲何爲？」韓榮曰：「你二人年幼，不知世務；快收拾離此關隘，以避兵燹，不得有誤！」韓昇聽得此言，不覺失聲笑曰：「父親之言差矣！此言切不可聞于外人，空把父親一世英名污了；父親受國家真爵厚祿，衣紫腰金封妻蔭子，無一事不是皇恩。今主上以此關重託於父親，父親不思報國酬恩，捐軀盡節，反效兒女子之計，貪生畏死，遺譏後世。此豈大丈夫舉止；有負朝廷倚任大臣之意。古云：「在社稷者死社稷，在封疆者死封疆。」父親豈可輕議棄去？孩兒二人曾蒙家訓，幼習弓

馬，遇異人頗習異術，未曾演熟；連日正在習演。今日方完。意欲進兵，不意父親有棄關之舉；孩兒頗效一死，盡忠於國也。」韓榮聽罷，點頭歎曰：「『忠義』二字，我豈不知？但主上昏暗，荒淫不道，天命有歸；苦守此關，又恐生民塗炭，不若棄職歸山，以救此一方民耳。况姜子牙門下又多異士，余化余元，俱懼不測。又何况其下者乎？此雖是你弟兄二人忠肝義胆，我豈不喜？只恐畫虎不成，終無補於實用。徒死無益耳！」韓昇曰：「說那裏的話來！食人之祿，當分人之憂；若都是自爲之計，則朝廷養士何用？不肖孩兒，願捐軀報國，萬死不辭！父親請坐，俟我弟兄二人取一物來，與父親過目。」韓榮聽罷，心中也自暗喜：「吾門且出此忠義之輩。」韓昇到書房中取出一物，乃是紙做的風車兒，當中有一轉盤；一隻手執定，中間一杆，周圍推轉，如推轉盤上。則四首旛，旛上有符有印，又有「地水火風」四字，名爲「萬刃車。」韓榮看罷問曰：「此是孩兒家頑耍之物，有何用處？」韓昇曰：「父親不知其中妙用，父親如不信，且下教場中，把這紙車兒，試驗試驗，與老爺看。」韓榮見二子之言，甚是鑿鑿有理，隨命下教場來；韓昇兄弟二人上馬，各披髮仗劍，口中念念有詞，只見雲霧陡生，陰風颯颯，火焰冲天，半空中有百萬刀飛來，把韓榮嚇得魂不附體。韓昇收了此車，韓榮曰：「你是何人傳你的？」韓昇曰：「那年父親朝覲之時，俺弟兄

閒居無事，在府前頑耍，來了一個頭陀，叫做法戒，在我府前化齋。俺弟兄就與了他一齋，他就叫我們拜他爲師；我們那時見他體貌非常，就拜他爲師。他說道：「異日姜尙必有兵來，我祕授你此法寶，可破周兵，可保此關。」今日正應我師之言，定然一陣成功，姜尙可擒也。」韓榮大喜，隨令韓昇收了此寶；仍問曰：「我兒還可用人馬，你此車約有多少？」韓昇曰：「此車有三千輛。那怕姜尙雄師六十萬耶？管教一陣，殺他片甲不存。」韓榮忙點三千精銳之兵，與韓昇兄弟三人，在教場操演三千萬刃車。正是：

余元相阻方纔了，

又是三軍屠戮災

話說：韓昇用三千人馬，俱穿卑服，披髮赤脚；左手執車，右手仗刀，任意誅軍殺卒。操練有二七日期，軍士精熟。那日，韓榮父子，統精兵出關搦戰。

話說：子牙因破了余元，打點設計取關，只聽得關內炮響，少時探馬報入中軍帳啓曰：「汜水關總兵韓榮，領兵出關，請元帥答話。」子牙忙傳令與衆門人將士，統大隊出營；子牙會過韓榮一次，那裏知道有這場虧累，去提防他？」子牙問曰：「韓將軍，你時勢不知，天命不順，何以爲將？速速倒戈，免至後悔。」韓榮笑曰：「姜子牙倚着你兵強將勇，不知你等死在咫尺之間，尙敢耀武揚威，數白道黑。」子牙大怒道：「誰與我把韓榮拿下？」旁

有魏賁縱馬搖鎗，冲殺過來；韓榮腦後，有兩員小將，乃韓昇韓變二人，搶出陣來，截住了魏賁。魏賁大呼曰：『來者何人？』韓昇曰：『吾二人乃韓總兵長子韓昇，次子韓變是也。你等恃強，欺君罔上，罪惡滔天，今日乃爾等絕命之地矣！』魏賁大怒，縱馬搖鎗，飛來直取；韓昇韓變兩騎迎面交還，未及數合。韓昇撥轉馬往後就走，魏賁不知是計，往下起來。韓昇見魏賁趕來，把頭上冠除了，把鎗一擺，三萬刃車，殺將出來；勢如風火，如何抵當？只見萬刃車捲來，風火齊至。怎見得好萬刃車？讚曰：

『雲迷世界，霧罩乾坤；颯颯陰風沙石滾，騰騰火焰蟒龍奔。風乘火勢黑氣平吞；風乘火勢，戈矛萬道却人魂，黑氣平吞，目下難觀前後士。魏賁中刃，幾乎墜下馬鞍轡；武吉着刀，險些斬了三寸氣。滑刺刺風聲捲起無情石，黑暗暗刀痕殺壞將和兵；人撞人哀聲慘戚，馬撞馬鬼哭神驚。諸將士慌忙亂走，衆門人借遁而行；忙壞了先行元帥！攪亂了武王行營，那裏是青天白日，恍如似黑暗黃昏；子牙今日遭兵厄，地覆天翻怎太平？』

話說：子牙被萬刃車一陣，只殺得尸山血海，冲過天陣來；勢不可當；韓榮低頭一想，計上心來，忙傳令鳴金收軍。韓昇韓變聽得金聲，收回萬刃車，子牙方得收住人馬；計傷士

卒七八千有餘。子牙升帳，衆將官俱在帳內，彼此俱言，此一陣利害風火齊至，勢不可當。子牙曰：「不知此陣，是何名目？」衆將曰：「一派利刃，漫空塞地而來，風火助威，勢不可當；非若軍士，可以力敵也。」子牙心下十分不樂，納悶軍中，不表。

且說：韓榮父子進關，韓昇曰：「今日正宜破周拿姜尙，父親却爲何鳴金收軍？」韓榮曰：「今日是青天白日，雖有風火雲霧；姜尙門人俱是道術之士，自有准備保護其身，如何得一般盡絕？我有一絕妙計，使他不得整備；黑夜裏仗此道術，使他片甲不存，豈不更妙？」二子欠身曰：「父親之計；神鬼莫測。」正是：

安心要劫周營寨，

只恐高人中道來。

話說：韓榮打點夜劫周營，收拾停當，只等黑夜出關不表。

且說子牙在營納悶，想利刃風火，果是何物；來得甚惡，勢如山倒，莫可遮攔，此畢竟是截教中之惡物。當日已晚，子牙因今日不會打點，致令衆將着傷，心下憂煩，不會提防今夜劫寨，也是合該如此。衆將因早間失利，俱去安歇。

且說：韓榮父子，將至初更，暗暗出關；將那三千萬刃車雄兵，殺至轅門，周營雖有鹿角，其如這萬刃車有風火助威，勢如驟雨；砲聲響曉，冲至轅門，誰敢抵擋？真是勢如破竹

，怎見得？正是：

四下裏人砲亂響，萬刃車刀劍如梭；三軍踴躍大縱征駝，馬踏人聲經過，風起處遮天迷地，火來時烟飛焰裹；軍吶喊天翻地覆，將用法虎下崖坡。着刀軍連聲叫苦，傷鎗將鎧甲難馱。燒着的焦頭爛額，絕了命身臥沙窩。姜子牙有法難使，金木二吒也自難撐；李靖難使金塔，雷震子止保皇哥。南宮适抱頭而走，武成王不顧兵戈；四賢八俊俱無用，馬死人亡遍地拖。正是遍地草梢含碧血，滿地低陷豎行尸。

且說：韓昇韓變兄弟二人，夜劫子牙行營，喊聲連天，冲進轅門；子牙在中軍，忽聽得劫營，急自上騎，左右門人俱來中軍護衛。只見黑雲密布連風火交加，刀刃齊下，如山崩地裂之勢，燭燈難支；二千火車兵冲進轅門，如潮奔浪滾，如何抵當？况且黑夜，彼此不能相顧，只殺得血流成渠，屍骸遍野，那分別人自己。武王上了逍遙馬，毛公遂，周公旦，保駕前行；韓榮在陣後擂鼓，催勸三軍，只殺得周兵七零八落，君不能顧臣。父不能顧子。只見韓昇韓變，趁勢趕子牙；幸得子牙執着杏黃旗，遮護了前面一段軍士將領，一擁奔走。韓昇韓變，二人催着萬刃車，往前緊趕，把子牙趕得上天無路；直殺到天明，韓昇韓變大叫曰：「今日不提姜尚，誓不回兵！」往前越趕，分付三千兵卒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子牙見韓昇趕至無休，看看金雞嶺下，只見前面兩杆大紅旗展；子牙見是催糧官鄭倫來至，其心稍安。

且說：鄭倫坐騎上山來，正迎子牙，忙問曰：『元帥爲何失利？』子牙曰：『後有追兵，用的是『萬刃車。』又是風火助威，勢不可當，此是左道異術，你仔細且避其銳。』鄭倫把坐下金睛獸一磕，往前迎來，只見韓昇兄弟在前緊趕，三千兵隨後；少離半箭之地，鄭倫與韓昇韓變頂頭撞着，鄭倫大喝曰：『好匹夫！怎敢迫我元帥？』韓昇曰：『你來也替不得他，把鎗搖動來刺，鄭倫手中杵迎面交還。鄭倫知他萬刃車利害，只見後面一片風火兵刀擁來；鄭倫知其所以，只一合忙運動鼻子內兩道白光，一聲響對着韓昇兄弟二人，哼了一聲；韓昇韓變兄弟二人，坐不住鞍轡，翻下馬來，被烏鴉兵生擒活捉，上了繩索。兄弟二個方睜開眼時，早已被擒；呀的一聲，歎曰：『天亡我也！』後面三千兵架車前進，見主將被擒，其法已解，風火兵刃，化爲烏有了。衆兵撤回身就跑奔回來，正遇韓榮任意趕殺周兵；看見三千兵回，風火兵刃全無。不見二子回來，忙問曰：『二位小將軍安在？』衆兵曰：『二位將軍趕姜子牙至一山邊，只見有一將出來與二位將軍交戰；未及一合，不知怎麼跌下馬來，被他捉去，我等在後，不一時風火兵刃全無，止有此車而已，只得敗回；幸遇老將

軍，望乞定奪。」韓榮聽得二子被擒，心中焦惶，不敢戀戰，只得收兵進關。不表。

且說：鄭倫擒了二將來見子牙，子牙大喜，押在糧車上，同子牙回軍，於路遇着武王，毛公遂等，衆門人諸將齊集；大抵是夤夜交兵，便是有道德的，也只顧得自己，故此大折一陣。子牙問安，武王曰：「孤幾乎嚇殺！幸來毛公遂保孤。方得免難。」子牙曰：「皆是尙之罪也！」彼此安慰，治酒壓驚，一宿不表。

次日，整頓雄師，復至汜水關下扎營；放砲吶喊，聲振天地。韓榮聽得砲聲，才着人打探，來報曰：「啓總兵，周兵復至關下安營，韓榮太驚：『周兵復至，吾子休矣！』親自上城，差官打聽。

且說：子牙升帳坐下，衆將參謁畢，子牙傳令排五方隊伍，吾親自取關；衆將官切齒深恨韓昇韓變，子牙至關下叫曰：「請總兵答話。」韓榮在城樓上現身大叫曰：「姜子牙你是敗軍之將，焉敢又來至此？」子牙笑曰：「吾雖誤中你的奸計，此關我畢竟要取你的；你知那得勝將軍，今已被我擒下，」命兩邊左右，押過韓昇韓變來，左右將二將押過來，在馬頭前；韓榮見二子蓬頭跣足，繩縛二臂，押在軍前，不覺心痛。忙大叫曰：「姜元帥二子無知，冒犯了虎威，罪在不赦；望元帥大發慈悲，憐而赦之！吾願獻汜水關，以報大德。韓昇

大呼曰：『父親不可獻關，你乃紂王之股肱，食君之重祿，豈可惜子之命而失臣節耶？只宜謹守關隘，俟天子救兵到日，協力同心，共擒姜尚匹夫！那時碎尸萬段，爲子報仇，未爲晚也。我二人萬死無恨！』子牙聽得大怒，令左右斬之；只見南宮适奉令、手起刀落，連斬二將於關下。韓榮見子受刑，心如刀割；大叫一聲，往城下自墜而死。可憐父子三人，捐軀盡節，千古罕及，後人有詩贊之曰：

『汜水滔滔日夜流，韓榮志與國同休；父存臣節狐猿泣，子盡忠貞老鶴愁。

一死依稀酬社稷，三魂縹渺傲王侯；如今屈指應無愧，笑殺當年兒女儔。』

話說：韓榮墜城而死，城中百姓開關，迎接子牙人馬，進汜水關；父老焚香，迎接武王進帥府。衆將官歡喜，查點府庫錢糧停妥，出榜安民；武王命厚葬韓榮父子，子牙傳令治酒，款待有功人員，在關上住了三四日。

且說：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在碧遊牀靜坐，忽金霞童兒來報『有白鶴童兒至此。』太乙真人出洞，見白鶴童兒手執玉劄降臨，言曰：『請師叔下山，同會誅仙傳。』太乙真人望崑崙下拜畢，白鶴童兒回玉虛不表。

且說：太乙真人分付哪吒來，慌忙來至，見師父行禮畢；真人曰：『你如今養的傷痕

全愈。你可先下山，我隨後就來，共破誅仙陣也。」哪吒領命，方欲下山，真人曰：「你且站住，當日玉虛宮掌教天尊，也曾贈子牙三杯酒，你今下山，我也贈你三杯如何？」哪吒感謝。真人命金霞童兒斟酒過來，贈哪吒頭一杯酒；哪吒謝過，一飲而盡。真人袖中取出一枚棗兒，遞與哪吒過酒。哪吒連飲三杯，吃了三枚火棗。真人哪吒出洞府，看哪吒上了風火輪，真人方進洞去；哪吒提火尖鎗，方欲借土遁前行，只見左邊一聲響。長出一隻臂膊來，哪吒大驚曰：「怎的了？」還不會說得完，右邊也長出一隻臂膊來，哪吒嚇得目瞪口呆；只聽左右齊聲響，長出六隻手來。共是八隻臂膊，又長出三個頭來。哪吒着慌，無可奈何，自思且回去問我師父來；只得登回風火輪，方至洞門，見太乙真人也至門首。拍掌大笑曰：「奇哉奇哉！」有詩爲證：

「瓊漿三盞透三關，火棗頻添壯士顏；八臂已成神妙術，三頭莫作等閑看。

須臾變化超凡聖，頃刻風雷任往還；不是西岐多異士，只因天意惡奸讒。」

話說：哪吒回來見太乙真人曰：「弟子長出這些手，丫丫又又，怎好用兵？」真人曰：「子牙行營，有許多奇異之士，有雙翼者，有變化者，有地行者，有奇珍者，有異寶者；今着你現出三頭八臂，不負我金光洞裏所傳；此去迪五關，也是周朝人物稀奇，個個俊傑；這

法隱隱現現，但憑你自己心意。」哪吒感謝師尊恩德，太乙真人傳哪吒穩現之法，哪吒大喜；一手執乾坤圈，一手執混天綾，一手執金磚，兩只手擎兩根火尖鎗。還空三手，真人又將九龍神火罩，又取陰陽劍：——共成八件兵器。哪吒拜辭了師父下山，逕往汜水關來。正是：

余元刀傷歸洞府，

今朝變化更神通。

且說：姜元帥在汜水關計點軍將，收拾取界牌關；忽然想起師尊偈來：「界牌關下遇誅仙。」此事不知有何吉凶？且不可妄動。又思若不進兵，恐誤了日期。正在殿上憂慮，忽報「黃龍真人來至。」子牙迎接至中堂，打稽首，分賓主坐下；黃龍真人曰：「前邊就是誅仙陣，非可草率前進。」子牙可分付門人，搭起蘆蓬殿，迎接各處真人異士，伺候掌教師尊，方可前進。」子牙聽畢，忙令南宮适武吉起蓋蘆蓬去了。

且說：哪吒現了三首八臂，登風火輪；面如藍靛，髮似硃砂，丫丫叉叉，七八隻手，走進營來。軍校不知是哪吒現此化身，着忙飛報子牙：「稟元帥，外面有一個三首八臂的將官，要進關來，請令定奪。」子牙令李靖去探來。李靖出府，果見三首八臂的人，甚是凶惡；李靖問曰：「來者何人？」哪吒見是李靖忙叫：「父親，孩兒是三太子哪吒，」李靖大

驚問曰：『你如何得此大術？』哪吒把火棗之事，說了一遍。李靖進殿問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傳令來，哪吒進殿，拜見元帥，衆將觀之，無有不悅，俱來稱賀不表。

只見次日，南宮适回報曰：『稟元帥，蘆篷俱已完備。』黃龍真人曰：『如今只是洞府，門人去得？以下將官一概都去不得。』子牙傳下令來：『諸位官將保武王緊守關隘，不得擅離，我同黃龍真人與真門弟子前去蘆篷伺候，掌教師尊與諸位仙長，會誅列仙；如有妄動者，定按軍法。衆將領命去訖；子牙進後殿來見武王曰：『臣先去取關，大王且同衆將住於此處；俟取了界牌關，差官來接聖駕。』武王曰：『相父前途保重。』子牙感謝畢，復至前殿，與黃龍真人同衆門弟子，離了汜水關；行有四十里，來至蘆篷。只見懸花結彩，壘錦鋪氈；黃龍真人同子牙上了蘆篷坐下：少時間，只見廣成子來至，赤精子隨至。次日，懼留孫，文殊廣法天尊，普賢真人，慈航道人，玉鼎真人，來至；隨後有雲中子太乙真人，清虛道德真人。道行天尊，靈寶大法師，俱陸續來至，子牙一上一下迎接俱至蘆篷坐下。少時。又是陸壓道人來至，稽首坐下，陸壓曰：『如今「誅仙陣」一會，只有「萬仙陣」再會一次；吾等劫運已滿，自此歸山，再圖精進，以正道果。衆道人曰：『師兄之言，正是如此。』衆皆默坐，專候賞教師尊；不時只聽得空中有環佩之聲，衆仙知是燃燈道人來了。衆

道人起身降階迎上籬來，行禮坐下。燃燈道人曰：『誅仙陣』只在前面，諸友曾見什麼？』衆道人曰：『前面不見甚麼光景？』燃燈曰：『那一派紅氣罩住的便是。』衆道友俱起身定睛觀看，不表。

且說：多寶道人已知闡教門人來了，用手發一聲掌心雷，把紅氣展開，現出陣來；蘆籬上衆仙正看，只見紅氣閃開，陣圖已現。好利害，殺氣騰騰。陰雲慘慘，怪霧般旋，冷風習習，或隱或現，或昇或降，上下反覆不定。內中有黃龍真人曰：『吾等今犯殺戒，該惹紅塵；既遇此陣，也當得一會。』燃燈曰：『自古聖人云：

只觀善地千千次，

莫看人間殺伐臨。』

內中有十二代弟子，倒有八九位要去；燃燈道人阻不住，齊起身下蘆籬，諸門人也隨着來此忤陣。行至陣前，果然是驚心駭目，怪氣凌人；衆仙俱不肯就回，只管貪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七回 老子一炁化三清

一炁三清勢更奇，壺中妙法貫須彌；移來一本還生我，運去分身莫浪疑。

誅戮散仙根行淺，完全正果道無私；須知順逆皆天定，截教門人枉自癡。

話說：衆門人來看誅仙陣，只見正東上挂一口誅仙劍，正南上挂一口戮仙劍，正西上挂一口陷仙劍，正北上挂一口絕仙劍；前後有門有戶。殺氣森森，陰風颯颯。衆人貪看，只聽得裏面作歌曰：

『兵戈劍戈，怎脫誅仙禍？情魔意魔，反起無明火。今日難過，死生在我；玉虛宮招災惹禍，穿心寶鎖，回頭絕知往事訛。咫尺起風波，這番怎逃躲？自倚才能，早晚遭折挫。』

話說：多寶道人在陣內作歌，燈燈曰：『衆道友，你們聽聽作的歌聲，豈是善良之輩？我等且各自回蘆篷，等掌教師尊來，自有處治。』話猶未了，方欲回身；只見陣內多寶道人，仗劍一躍而出，大呼曰：『廣成子不要走，吾來也！』廣成子大怒曰：『多寶道人，如今又是在你碧遊宮，倚你人多，再三欺我；况你掌教師尊，分咐過你等，全不遵依，又擺此誅仙陣。我等既犯了殺戒，畢竟你等俱入劫數之內，故擺此孽陣耳。正所謂「閻羅註定三更死，怎肯留人到五更？」廣成子仗劍來，取多寶道人，道人手中劍，迎面交還。怎見得？』



仙風陣陣滾塵沙，四劍忙迎影亂斜；一個是玉虛宮內真人輩，一個是戮教門中根行差。一個是養成不老神仙體，一個是多寶兩方拜釋迦；二教只因逢殺運，誅仙陣上亂如麻。話說廣成子祭起番天印，多寶道人躲不及，一印正中後心，撲的打了一跌，多寶道人逃回陣中去了。燃燈曰：「且各自回去，再作商議。」衆仙俱上蘆篷坐下；只聽得半空中仙樂齊鳴，異香縹渺，從空而降；衆仙下籬來迎掌教師尊，只見元始天尊坐九龍沉香輦，覆覆香烟，氤氳遍地。正是：

提爐對對烟生霧，

羽扇分開白鶴朝。

話說：燃燈衆人焚香引道，接上蘆篷。元始坐下；弟子拜畢，元始曰：「今日誅仙陣上，纔分別得彼此。」元始上坐，弟子侍立兩邊。至正子時，元始頂上現出慶雲垂珠，瓔珞金花萬朵，絡繹不斷，遠近照耀；多寶道人正在陣中打點，看見慶雲升起，知是元始降臨。自思此陣，必須我師尊來至，方可有爲。不然，如何抵得過他？

次日，果見碧遊宮通天教主來了，半空中仙音響亮，異香襲襲；隨侍有大小衆仙來的，是戮教門中師尊。怎見他的好處？有詩爲證：

『鴻鈞主化見天開，地丑人寅上法臺；鍊就金身無量劫，碧遊宮內育多才。』

話說：多寶道人見半空中仙樂響亮，知是他師尊來至，忙出陣拜迎，進了陣，上了八卦臺坐下。衆門人侍立臺下有上四代弟子，乃多寶道人，金靈聖母，武當聖母，龜靈聖母，又有金光仙，烏雲仙，毗蘆仙，靈牙仙，虬首仙，金箍仙，長耳定光仙，相從在此。通天教主，乃是掌截教之鼻祖，修成五氣，朝元三花聚頂；也是萬劫不壞之身，至子時五炁沖空，燃燈已知截教師尊來至。

次日天明，燃燈來啓曰：『老師今日可會「誅仙陣」麼？』元始曰：『此地豈吾久居之所？』分咐弟子排班。赤精子對廣成子，太乙真人對靈寶大法師，清虛道德真君對懼留孫，文殊廣法天尊對普賢真人，雲中子對慈航道人，玉鼎真人對道行天尊，黃龍真人對陸壓，燃燈同子牙在後，金木二吒執提爐，韋護與雷震子並列，李靖在後，哪吒先行；只見「誅仙陣」內金鐘響處，一對旗開；只見奎牛上坐的是通天教主，左右立諸代門人。通天教主見元始天尊打稽首曰：『道兄請了！』元始曰：『賢弟爲何設此惡陣？這是何說？當日你在碧遊宮，共議封神榜，當面彌封，立有三等根行：深者成其仙道，根行稍次，成其神道，根行淺薄，成其人道，乃墮輪迴之劫。此乃天地之深化也。紂王無道，氣數當終；周室仁明，應運當興；難道不知，反來阻住姜尙，有背上天垂象。且當日封神榜內，應有三百六十五度，分

分有八部列宿羣星，當有這三山五岳之人在數，賢弟爲何出乎反乎。自取失信之愆。况此惡陣立名；便自可惡！只「誅仙」二字可是你我家所爲的事？且此劍立有「誅戮陷絕」之名，亦非是我道家所用之物。這是何說，你作此過端？」通天教主曰：「道兄不必問我，你只問廣成子便知我的本心。」元始問廣成子曰：「這是如何說？」廣成子把三謁碧遊宮的事，說了一遍。通天教主曰：「廣成子，你會罵我的教下：「不論是非，不分好歹，縱羽毛禽獸，亦不擇而教，一體同觀。」想吾師一教傳三友，吾與羽毛禽獸相並，道兄難道與我不是一本相傳？」元始曰：「賢弟，你也莫怪廣成子，其實你門下胡爲亂做，不知順逆，一味恃強，人言獸形。况賢弟也不擇是何根行，一意收留，致有彼此搬弄是非；令生靈塗炭，你心忍乎？」通天教主曰：「據道兄所說，只是你的門人有理，連罵我也是該的，不念一門手足罷了！我是已擺了此陣，道兄就破吾此陣，便見高下。」元始曰：「你要我破此陣，這也不難，待吾自來見你此陣。」通天教主兜回奎牛，進了戮仙門，衆門人隨着進去，且看元始進來破此陣。正是：

截闡道德皆正果，

方知兩教不虛傳。

話說：元始在九龍沉香盤上，扶住飛來椅，徐徐行至正東震地，乃「誅仙門：」門上挂

一口寶劍，名曰「誅仙劍」。元始把聲一拍，命四揭諦神撮起輦來，四脚生有四枝金蓮花，花瓣上生光，光上又生花，一時有萬朵金蓮，照在空中。元始坐在當中，巡進誅仙陣門來。通天教主發一聲掌心雷震動，那口寶劍一晃，好生利害；雖是元仙頂上還飄飄落下一朵蓮花來，元始進了誅仙門裏邊，又是一層，名爲「誅仙闕」。元始正從南上，往裏走至正西；又在正北坎地上，看了一遍。元始作一歌以笑之云；

『好笑通天有厚顏，空將四劍桂中間；枉勞用盡心機術，獨我縱橫任往還。』

話說：元始依舊還出東門而去，衆門人迎接上了蘆篷，燃燈請問曰：『老師：此陣中有何光景？』元始曰：『看不得。』南極仙翁曰：『老師既入陣中，今日如何不破了他的？讓姜師弟好東行。』元始曰：『古云：『先師次長。』雖然，吾掌此教，况有師長在前，豈可獨自專擅？候大師兄到，自有道理。』說話未了，只聽得半空中一派仙樂之聲，異香縹渺，板角青牛，上坐一聖人，有玄都大法師牽住此牛，飄飄落下來。元始天尊率領衆門人前來迎接，怎見得？有詩爲證：

不二門中法更玄，汞鉛相見結胎仙；未離母腹頭先白，纔到神霄氣已全。  
室內鍊丹攙戊己，爐中有藥奪先天；生成八景宮中客，不記人間幾萬年。

話說：元始見太上老君駕臨，同衆門人下蘆篷，迎按；二人攜手上篷坐下，衆門人下拜，侍立兩旁。老子曰：『通天賢弟擺此一誅仙陣，』反阻周兵，使姜尚不得東行，此是何意？吾因此來問他，看他有甚麼言語對我？』元始曰：『今日貧道，自專先進他陣中走了一遭，未曾與他較量。』老子曰：『你就破了他的罷了。他肯相從就罷，他若不肯相從，便將他拿上紫霄宮去見老師，看他如何講？』二位教主坐在篷上，俱有慶雲彩氣，上通於天，把界牌關照耀通紅。

至次日天明，通天教主傳下法旨，令衆門人排班出去；大師兄也來了，看他今日如何講？多寶道人同衆門人，擊動了金鐘玉磬，逕出「誅仙陣」來，請老子答話。哪吒報上籙來，少時蘆篷裏香烟靄靄，瑞彩翩翩；你看老子騎着青牛而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仙音隔隴聞；關地開天爲教主，爐中煉出錦乾坤。』

話說：老子至陣前，通天教主打稽首曰：『道兄請了。』老子曰：『賢弟，我與你三人，共立封神榜乃是體上天應運劫數；如何乃反阻周兵，使姜尚有違天命？』通天教主曰：『道兄，你休要執一偏；向廣成子三進碧遊宮辱吾教，惡語詈罵犯上，不守規矩。昨日二兄堅意，只問自己門徒，反滅吾等手足，是何道理？今兄長不責自己弟子，反來怪我，此是

何意？如若要我釋怨，可將廣成子送至我碧遊宮，等我發落，我便干休；若是半字不肯，任憑兄長施爲，各存二教本領，以決雌雄。」老子曰：「似你這等說話，反是不偏向的；你偏聽門人背後之言，大動無明之火，擺此惡陣，殘害生靈。莫說廣成子未必有此言語，便也有也罪不至此；你就動此念頭，悔却初心，有逆天道，不守清規，有犯嘖癡之戒。你趁早聽我之言，速速將此陣解釋，回守碧遊宮，改過前愆，尚可容你還掌截教；若不聽吾言，拿你去紫霄宮見了師尊，將你貶入輪迴，永不能再至碧遊宮，那時悔之晚矣！」通天教主聽罷，須彌山紅了半旁，修行眼雙睛烟起。大怒叫曰：「李耳！我和你一體同人，總掌二教，你如何這等欺滅我，偏心護短一意遮飾，將我搶白？難道我不如你？吾已擺下此陣，斷不與你甘休！你敢來破我此陣？」老子笑曰：「有何難哉？你不可後悔。」正是：

元始大今道舒展，

方顯玄都不二門。

老子復又曰：「既然要我破陣，我先讓你進此陣，運用停當，我再進來，毋令得你手忙脚亂。」通天道人大怒曰：「任你進吾陣來，吾自有擒你之處。」道罷；通天道人隨兜奎牛進「陷仙門」去，在「陷仙門」下等候老子；老子將青牛一拍，往西方兌地來，至陷仙門下，將青牛催動。只見四足祥光，白露紫氣，紅雲騰騰而起；老子又將太極圖抖開，化一座金

橋，昂然入陷仙門來。老子作歌曰：

『玄黃世兮拜明師，混沌時兮任我爲；五行兮在吾掌握，大道兮度進羣迷。清靜兮修成金塔，閒遊兮曾出關西；兩手包羅天地外，腹安五嶽共須彌。』

話說：老子歌罷，徑入陣來。且說：通天教主，見老子昂然直入，却把手中雷，放出一聲響亮，震動了「陷仙門」上的寶劍，寶劍一動，任你人仙首落。老子大笑曰：『通天賢弟，少得無理，看吾扁拐！』劈面打來，通天教主見老子進陣，如入無人之境；不覺滿面通紅，遍身火發，將手中寶劍火速忙迎。正戰鬪間，老子笑曰：『你不明至道，何以管立教宗？』又一扁拐，照臉打來。通天教主大怒曰：『你有何道術，敢肆誅我的門徒！此恨怎消？』將劍當拐，二聖人戰在「誅仙陣」內，不分上下，敵鬥數番。正是：

邪正逞胸中妙訣，

水清處方顯魚龍。

話說：二位聖人，戰在「陷仙門」裏，人人各自施威；方至半個時辰，只見「陷仙門」裏八卦臺下，有許多截教門人，一個個睜睛豎目。那陣內四面八方雷鳴風吼；電光閃灼，霧氣昏迷。怎見得？有讚爲證：

『風氣呼號，乾坤蕩漾；雷聲激烈，震動山川。電掣紅綰，鑽雲飛火；霧迷日月，天地

遮漫。風刮得沙塵掩面，雷驚得虎豹藏形；電閃得飛禽亂舞，霧迷得樹木無蹤。那風只攪得天河波翻浪滾，那雷只震得界牌關地裂山崩，那電只閃得「誅仙陣」衆仙迷眼，那霧只迷得蘆篷下失了門人。這風真是推山轉石松篁倒，這雷真是威風凜冽震人驚；

這電真是流天照野金蛇走，這霧真是彌漫蔽九重。」

話說：老子在「陷仙門」大戰，自己頂上現出玲瓏寶塔，在空中那怕他雷鳴風吼；老子自思；他<sup>只</sup>知仗他道術，不知守己修身，我也顯一顯玄都紫府手段，與他的門人看看。把青牛一擄，跳出圈子來，把魚尾冠一推，只見頂上三道炁出，化爲三清，老子復與通天教主來戰。只聽正東上一聲鐘響，來了一位道人，戴九雲冠，穿大紅白鶴絳綃衣，騎白澤而來，手仗一口寶劍，大呼曰：「李道兄，吾來助你一臂之力！」通天教主認不得，隨聲問曰：「那<sup>道者</sup>何人？」道者答曰：「吾有詩爲證：

混元初判道爲先，常有常無得自然；紫氣東來三萬里，函關初度正千年。」

道人作罷詩曰：「吾乃上清道人是也。」仗手中劍，來取通天教主；不知上清道人，出於何處，慌忙招架。只聽得正南上又有鐘聲，來了一位道者；戴如意冠，穿淡黃八卦衣，騎天馬而來，一手執靈芝如意，大呼曰：「李道兄！吾來佐你共伏通天道人。」把天馬一兜



意打來。通天教主問曰：『來者何人？』道人曰：『我也認不得，還稱你做截教之主！聽吾道來。』詩曰：

函關初出至崑崙。一統華夷屬道門；我體本同天地老，須彌山倒性還存。

吾乃玉清道人是也。『通天教主不知其故，自古至今，鴻鈞一道三友，上清玉清不知從何教而來？手中雖是招架，心中甚是疑惑。』正尋思未已，正北上又是一聲玉磬響，來了一位道人；戴九霄冠，穿八寶萬壽紫霞衣，一手執龍鬚扇，一手執三寶玉如意，騎地犼而來。大呼：『李道兄！貧道來輔你共破陷仙陣也！』通天教主又見來了這一位，蒼顏鶴髮，道人必上愈覺不安，忙問曰：『來者何人？』道人曰：『聽我道來：

混沌從來不計年，鴻濛剖處我居先；參同天地玄黃理，任你榜門望眼穿。

吾乃太清道人是也。』四位天尊裏住了通天教主，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通天教主止有招架之功。

且說：截教門人見來的三位道人，身上霞光萬道；瑞彩千條，光耀燦爛，映目射眼；內有耳定光仙，暗思：好一個闡教，來得畢竟正氣，深自羨慕。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八回 三教會破誅仙陣

誅仙惡陣四門排，黃霧狂風雷火偕；  
遇劫黃冠遭劫運，墮塵羽士盡塵埋。  
劍光徒有吞神骨，符印空勞吐黑靈；  
縱有通天無上法，時逢聖主自多乖。

話說：老子一炁化的三清，不過是元炁而已；雖然有形有色，裹住了通天教主，也不能傷他，此是老子一炁化分身之妙，迷惑通天教主，通天教主竟不能識。老子見一炁，將消在青牛上，作詩一首，詩曰：

『先天而聲後大生，借李成形得姓名；  
曾拜洪鈞修道德，方能一炁化三清。』

話說：老子作詩罷，一聲鐘響，就不見了三位道人；通天教主心下愈加疑惑，不覺出神，被老子打了二三扁拐。多寶道人見師父受了虧，在八卦臺作歌而來：

『碧遊宮裏談玄妙，豈忍吾師扁拐傷？  
只今舒展胸中術，且與師伯做一場。』

歌罷，大呼：『師伯我來了！』好多寶道人仗劍飛來，直取老子，老子笑曰：『米粒之珠，也放光華！』把扁拐架劍，隨取風火蒲團祭空中，命黃巾力士：『將此道人拿去，放在桃園，俟吾發落。』黃巾力士將風火蒲團把多寶道人捲將去了。正是：

從今棄邪歸正道，

他與西方却有緣。

且說：老子用風火蒲團，把多寶道人拿往玄都去了。老子也不戀戰，出了陷仙陣，來至蘆蓬，衆門人與元始迎接坐下。元始問曰：「今日入陣，道兄見裏面光景如何？」老子笑曰：「他雖擺此惡陣，急切也難破他的，被吾打了二三扁拐。多寶道人被吾用風火蒲團拿往玄都去了。」元始曰：「此陣有四門，得四位有力量的，方能破得。」老子曰：「我與你只顧得兩處，還有兩處，非衆門人所敢破之陣。此劍我不怕，別人怎麼經得起？」正議論間，忽廣遂子來稟曰：「二位老師，外面有西方教下準提道人來至。」老子元始二人忙下篷迎接，請上蘆蓬，敘禮畢坐下。老子笑曰：「道兄此來，無非爲破誅仙陣來，與西方有緣；只是貧道正欲借重，不意道兄先來，正合天數，妙不可言。」準提道人曰：「不瞞道兄說，我那西方花開見人人見我，因此貧僧來東南兩土希遇有緣；又幾番見東南二處，有數白道紅氣沖空，知是有緣。貧僧借此而來，渡得有緣，以興西法；故不辭跋涉，會一會截教門下諸友也。」老子曰：「今日道兄此來，正應上天垂象之兆。」準提道人問曰：「這陣內有四口寶劍，俱是先天妙物，不知當初如何落在截教門下？」老子曰：「當時有一分寶岩，吾師分寶鑑壓各方；後來此四寶劍，就是我通天賢弟得去，已知他今日用此作難。雖然衆仙有厄，

原是數當如此；如今道兄來的恰好，只是再得一位方可破此陣耳。」準提道人曰：「既然如此，總來爲渡有緣，待我去請西方教主來；正應三教會誅仙，分辨玉石。」老子大喜，準提道人辭了老子，往西方來，請西方教主，接引道人，共遇有緣。正是：

佛光出在周王世，

與在明章釋教開。

且說：準提回至西方，見了接引道人，打稽首坐下；接引道人曰：「道友往東土去，爲何回來這速？」準提道人曰：「吾見紅光數百道，俱出闌截二教之門；今通天教主擺一誅仙陣，陣有四門，非四人不能破。如今有了三位，還少一位；貧道特來請道兄去走一陣，以完善果。」西方教主曰：「但我自未曾離清淨之鄉，恐不諳紅塵之事，有誤所委，反爲不美。」準提曰：「道兄，我與你俱是自在無爲，豈有不能破那有象之陣？道兄不必推辭，須當同往。」接引道人如準提道人之言同往東土而來，只見足踏祥雲，霎時而至蘆篷；廣成子來稟老子與元始曰：「西方二位師尊至矣！」老子與元始率傾衆門人下蘆篷迎接，見一道人丈六金身，但見：

大仙赤脚棗梨香，足踏祥雲更異常，十二蓮臺演法寶，八德池邊現白光。壽同天地言非謬，福比洪波說豈狂；修成舍利名胎息，仗闕極樂是西方。

話說：老子與元始迎接，接引準提上了蘆篷，打稽首坐下；老子曰：「今日敢煩就是三教會盟，共完劫運，非吾等故作此孽障耳。」接引道人曰：「貧道來此，會有緣之客，也是欲了冥數。」元始曰：「今日四友俱在，當早破此陣，何必在此紅塵中擾攘也？」老子曰：「你且分付衆弟子，明日破陣。」元始命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廣成子，赤精子，「你四人伸手過來。」元始各畫了一道符，印在手心裏，「明日你等見陣內雷響，有火光沖起，齊把他四口寶劍摘去，我自有妙用。」四人領命站過去了。又命燃燈：「你站在空中，若通天教主主往上走，你可把定海珠往上打他，自然着傷，一來也知我闢教道法無邊。」元始分付畢，各自安息不言。

只等次日黎明，門人排班，擊動金鐘玉磬，四位教主齊至誅仙陣前；傳令命左右：「報與通天教主：「我等來破陣也！」」左右飛報準提，只見通天教主領衆門人齊出戮仙門來，迎着四位教主；通天教主對接引準提道人曰：「你二位乃是西方教下清淨之鄉，至此地意欲何爲？」準提道人曰：「俺弟兄二人，雖是西方教主；特往見處來，遇有緣道友，你聽我道來：

身出蓮花清乘臺，三乘妙典法門開；玲瓏舍利超凡俗，瓔珞明珠絕世埃。八德池中生紫

焰，七珍妙樹長金苔；只因東土多英俊，來遇前緣結聖胎。」

話說：接引道人說罷，通天教主曰：『你有你西方，我有我東土，如水火不相同；你爲何也來惹此煩惱？你說你蓮花化身，清淨無爲。其如五行變化，立竿見影。你聽我道來：

混元正體合先天，萬劫千番只自然；渺渺無爲傳大法，如如不動號初玄。爐中火鍊全非汞，物外長生盡屬乾；變化無窮還變化，西方佛事屬逃禪。」

話說：準提道人曰：『通天道友，不必誇能鬪舌；道如淵海，豈在口言？只今我四位至此勸化你，忙收了此陣，何如？』通天教主曰：『既是四位至此，畢竟也見個高下。』通天教主說罷，竟進陣去了。

元始對西方教主曰：『道兄，如各我四人各進一方，以便一齊攻戰。』接引道人曰：『吾進離宮。』老子曰：『吾進兌宮。』準提曰：『吾進坎宮。』元始曰：『吾進震方。』四位教主各分方位而進。

且說：元始進震方，坐四不相逕進誅仙門；八卦臺上通天教主手發雷聲，震動誅仙寶劍，那劍晃動，元始頭上慶雲迎往有千朵金花，瓔珞垂珠，絡繹不絕，那劍如何下得來？元始進了誅仙門，立於誅仙關；只見西方教主，進離宮乃是戮仙門。通天教主也發雷聲，震那

寶劍；接引道人頂上現出三顆舍利子，射住了戮仙劍，那劍如釘釘一般，如何下來得？西方教主進了戮仙門，至戮仙關立住。老子進了西方陷仙門，通天教主又發雷震，那陷仙陣；只見老子頂上現出玲瓏寶塔萬道光華，射住陷仙陣。老子進了陷仙門，也在陷仙關立住。準提人進絕仙門，只見通天教主發一聲雷，震動絕仙劍，準提道人手執七寶妙樹，上邊放出千朵金花，射住了絕仙劍，也進了絕仙門來。到了絕仙關，四位教主齊進關前。老子曰：「通天教主，吾等齊進了你誅仙陣，你意欲何爲？」老子隨手發雷，震動四野；「誅仙陣」內一股黃霧騰起，迷住了誅仙陣。怎見得：

騰騰黃霧，豔豔金光；騰騰黃霧，誅仙陣內似雲噴，豔豔金光，八卦臺前如氣罩。劍戟戈矛，渾如鐵桶；東南西北，恰似銅牆。此正是截教神仙施法力，通天教主顯神通；晃眼迷天日月，搖風噴火撼江山。四位聖人，齊會此劫數，相遭豈是逢？

且說：四位教主齊進四關之中，通天教主仗劍來接引道人，接引道人手無寸鐵，只有一拂塵架來；拂塵上有五色蓮花，朵朵托劍，老子舉扁拐紛紛的打來，元始將三寶玉如意架劍亂打，只見準提道人把身子搖動大呼曰：「道友快來！」半空中又來了孔雀大明王；準提現出法身，有二十四首，十八隻手，執定了璣珠傘蓋，花貫魚腸，金弓銀戟，架持神杵寶鏢

金瓶，把通天教主裹在當中，老子扁拐，夾後心就一扁拐，打的通天教主，三昧真火冒出，元始祭三寶玉如意，來打通天教主，通天教主方纔招架玉如意，不防被準提一架持，杵打中通天教主，翻鞍滾下奎牛。教主就借土遁而走，不知燃燈在空中等候；纔待上來，被燃燈一定海珠，又打下來，陣內雷聲且急，外面四仙家各有符印在身，奔入陣中。廣成子摘去誅仙劍，赤精子摘去戮仙劍，玉鼎真人摘去陷仙陣，道行天真摘去絕仙劍；四劍既摘去，其陣已破。通天道人獨自逃歸。衆門人各散去了。且說：四位教主破了「誅仙陣」，元始作詩以笑之，詩曰：

『堪笑通天教不明，千年掌教陷羣生；仗依黨惡污仙教，翻聚邪宗枉橫行。』

寶劍空懸成底事，元神虛耗竟無名；不知順逆先遭辱，猶欲鴻鈞說反盈。』

話說：四位教主上了蘆篷坐下，元始稱謝西方教主曰：『爲我等門人犯戒，動勞道兄扶持，得完此劫數，尙容稱謝。』老子曰：『通天教主逆天行事，自然有敗而無勝；你我順天行事，自然有戰必勝。毫無差錯，如燈取影耳。今此陣破了，你等劫數將完，各有好處；姜尚你去取關，吾等且回山去。』衆門人俱別過姜子牙，隨四位教主，各回山去了。子牙送別師尊，自回沁水關來，會武王；衆將官來見元帥，至帥府參見武王。王曰：『相父遠破』



惡障，諒有衆仙，孤不敢差人來問候。』子牙謝恩畢，對曰：『荷蒙聖恩，仰仗天威，三教聖人親至，共破了誅仙陣；前至界牌關了，請大王明日前行。』武王傳旨，治酒賀功不表。

且說：通天教主被老子打了一扁拐，又被準提道人打了一架持寶杵，吃了一場大虧，又失了四口寶劍；自思有何面目見諸大弟子，不若往紫芝崖，立壇拜一惡旛，名曰六魂旛。此旛有六尾，尾上書接引道人，準提道人，老子元始，武王姜尚六人姓名；早晚用符印，俟拜完之日，將此旛搖動，要壞六位的性命。正是：

左道兇心今不息。

枉勞空拜六魂旛。

不表通天道人拜旛，後在萬仙陣中用。

且說：界牌關徐陣陞了銀安殿，與衆將商議曰：『方今周兵取了汜水關，駐兵不發；前日來的，那多寶道人擺甚麼「誅仙陣」，也不知勝敗。如今且修本差官往朝歌去，取救兵來，共守此關。』只見差官領了本章，往朝歌來，一路無詞；渡了黃河，進了朝歌城，至午門下馬，到文書房。那日是箕子看本，見徐蓋的本大驚；姜尚兵進汜水關，取左右青龍關，佳夢關，兵至界牌關，事有燃眉之急，箕子忙抱本，來見，紂王往鹿臺來；當駕官奏知：『箕子候旨。』紂王曰：『宣來。』箕子上臺拜罷，將徐本進上；紂王覽本，驚問箕子曰：

「不道姜尙造反，侵奪孤之關隘；必須點將協守，方可阻其大惡。」箕子奏曰：「如今四方不甯，姜自立武王，其志不小；今率兵六十萬來寇五關，此心腹大患，不得草草而已。愿皇上且停歡樂。以國爲本，社稷爲重。」箕子下臺，紂王悶悶不悅，無心權暢，忽姐已胡喜妹出殿見駕，行禮坐下。姐已曰：「今日聖上雙鎖眉頭，鬱鬱不樂，却是爲何？」王曰：「御妻不知，今日姜尙與師侵犯關隘，已佔奪三關，實是心腹大患；况四方刀兵蜂起，使孤不安，爲宗廟社稷之慮，故此憂心。」姐已笑而奏曰：「陛下不知下情，此俱是邊庭武將，鑽刺網利，駕言周兵六十萬來犯關庭，用金賄賂大臣，誣奏陛下；陛下必發錢糧支應，故此守關將官冒破支消，空費朝廷錢糧，實爲有私。何嘗有兵侵關？正爲裏外欺君，情實可恨！」紂王聞奏，深信其言有理。因問姐已曰：「倘守關官復有本章，何以批發？」姐已曰：「不必批發，只將齋本官斬了一員，以警將來。」紂王大喜，遂傳旨將齋本官梟首，號令於朝歌。正是：

妖言數句江山失

一統華夷盡屬周

話說：紂王聽姐已之言，忙傳旨意，將界牌關走本官，即將斬首號令。箕子知之，忙至內庭來見紂王：「皇上爲何而殺便命？」王曰：「皇伯不知邊庭鑽刺，詐言周兵六十萬，無非

爲冒支府庫錢糧之計；此乃是內外欺君，理當斬首，以戒將來。」箕子曰：「姜尙與兵六十萬，自三月十五日登台拜將，天下共知，非是今日之奏；皇上若殺界牌關走使，豈不失邊將士之心？」王曰：「料姜尙不過一術士耳，有何大志？况且還有四關之險，黃河之隔，孟津之阻，彼何能爲？皇伯放心，不必憂慮。」箕子長吁一聲而出，看着朝歌宮殿不覺潸然淚下，嗟嘆社稷邱墟。箕子在九間殿作詩以嘆之：

「憶昔成湯放桀時，諸侯八百盡歸期；誰知六百餘年後，更甚南巢幾倍時。」

語言：箕子作詩罷，回府不表。

且說：姜元帥在汜水關，點人馬進征，來辭武王；子牙見武王曰：「老臣先去取關，差官請駕。」武王曰：「但願相父早會諸侯，孤之幸也。」子牙別了武王，一聲砲響，人馬往界牌關進發；只離八十里，來之甚快。正行間只見探馬報入中軍，已至界牌關下；子牙傳令安營，點砲吶喊。話說：徐蓋已至關外，周兵安營，隨同衆將上城來看；周兵一派，是紅旗，鹿角森嚴，兵威甚肅。徐蓋曰：「子牙乃崑崙羽士，用兵自有調度；只營寨大不相同。」旁有先行官王豹、彭遵答曰：「主將休誇他人本領，看末將等成功。定拿姜尙解上朝歌，以正國法！」言罷各自下城準備殺懸。

只見次日子牙問帳下：「那員將官關下見頭功？」帳下應聲而出，——乃魏賁也。末將願往。『姜子牙許之。』魏賁上馬提槍出營，至關下搦戰；有報馬報入關上：『啓主帥關下有周兵討戰，』徐蓋曰：『衆將官在此。我等先議後行。』紂王聽信讒言，殺了姜官，是自取滅亡，非爲臣不忠之罪；今天下已歸周武，眼見此關難守，衆將不可不知。』彭遵曰：『主將之言差矣！况吾等俱是紂臣，理當盡忠報國，豈可一旦忘君徇私。古云：「食君祿而獻其地，是不忠也。」末將甯死不爲，願效犬馬，以報君恩！』言罷，隨上馬出關，見魏賁連人帶馬，渾如一塊烏雲。怎見得？

幃頭純墨染，抹額襯纓紅；皂袍如黑漆，鐵甲似蒼松。鋼鞭懸塔影，寶劍插冰峯；人如下山虎，馬似出海龍。子牙門下客，驍將魏賁雄。

話說：彭遵一見魏賁，大叫曰：『周將通名來！』魏賁答曰：『吾乃岐周大元帥，姜麾下左哨先鋒。魏賁是也。你乃何人，若是知機，早獻關隘，共扶周室；如不倒戈，城破之日，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彭遵大怒罵曰：『魏賁你不過馬前一匹夫，敢出大言！搖鎗催馬，直取魏賁；魏賁手中鎗迎面相敵，兩馬相交，雙鎗並舉，一場大戰。好魏賁，鎗力勇猛，戰有三十回合；彭遵戰不過魏賁，掩一鎗往前敗走。』魏賁見彭遵敗走，縱馬趕來，彭遵回

顧，見魏賁趕下陣來，忙擲下鎗，囊中取出一物，往地撒來。此物名曰「茵萑陣」按三才八卦方位，布成一陣；彭遵先進去，魏賁不知，將馬趕進陣來。彭遵在馬上發手一個雷聲，把「茵萑陣」震動，只見一陣黑煙迸出一聲響；魏賁連人帶馬，震得齋粉，彭遵掌得勝鼓進關。報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魏賁連人帶馬，震爲齋粉。」子牙聽罷嘆曰：「魏賁忠勇之士，可憐死於非命，情實可憫！」子牙着實傷悼。彭遵進關，來見徐蓋；將壞了魏賁得勝事，說了一遍。徐蓋權爲上了功績。

次日，徐蓋對衆將曰：「關中糧草不足，朝廷又不點將協守；昨日雖則勝了他一陣，恐此關終難守耳。」正議之間報：「有周將搦戰。」王豹曰：「末將願往，」上馬提戟，開關見一員周將，連人帶馬純是一片青色；王豹曰：「周將何名？」蘇護曰：「吾乃冀州候蘇護是也。」王豹曰：「蘇護，你乃天下無情義之夫！你女受椒房之寵，身爲國戚，滿門俱受皇家富貴；不思報本，反助武王叛逆，侵故主之關隘。你有什么面目，立於天地之間？催開馬搖戟，來取蘇護。」蘇護手中鎗，迎面交還；二馬相交，鎗戟並舉。蘇護正戰王豹，傍有蘇全忠趙丙孫子羽，三將一齊上來；把王豹圍在核心；王豹如何敵得住，自料寡不敵衆，把馬跳出圈子就走，趙丙隨後趕來。正趕之間，被王豹回手一個劈面雷打在臉上，可憐隨駕東

征，未曾受武王封爵之賞，趙丙翻下鞍轡；孫子羽急來救時，王豹又是一個雷放出，此劈面雷甚是利害，有雷就有火，孫子羽被雷火傷了面門，跌了馬來，早被王豹一戟一個，皆被刺死。蘇家父子不敢向前，王豹也知機掌鼓進關，回見徐蓋；連誅二將得勝回兵，慶喜不表。

且說：蘇護父子進營，來見子牙，備言損了二將；子牙曰：「你父子久臨戰場，如何不知進退，致損二將？」蘇全忠曰：「元帥在上，若是馬上征戰，自然好招架；今王豹以幻術發手，有雷有火，打在面上，就要燒壞面門，怎經得起？故此二將失利。」子牙曰：「誤傷忠良，實爲可恨！」次日，子牙曰：「衆門人誰去關下走一遭？」言未畢，有雷震子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

雷震子出營，至關下搦戰，報馬報入關中，徐蓋問：「誰去見陣走一陣？」彭遵領命出關，見雷震子十分兇惡，面如藍靛，且又赤髮獠牙，上下橫生。彭遵大呼曰：「來者何人？」雷震子曰：「吾乃武王之弟雷震子是也。」彭遵不知雷震子脅有雙翅，搖手中鎗，催開馬來取雷震子；雷震子把風雷翅飛起，使開黃金棍，劈頭打來。彭遵那裏招架得住，撥馬就走。雷震子見他詐敗，忙將翅飛起，趕來甚急，劈頭一棍；彭遵馬遲，急架時，正中肩窩上，

打翻下馬，梟了首級，進營來見子牙。子牙上了雷震子功勞簿。

且說：探馬報入關中；彭遵陣亡，將首級號令轅門。徐蓋曰：「此關終是難守，我知順逆，你們只欲恃強，」王豹對曰：「主將不必性急，待我明日戰不過時，任憑主將處治。」徐蓋默然無語，王豹竟回私宅去了。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九回 穿雲關四將被擒

一關已過一關逢，法寶多端勢更凶；法戒引魂成往事，龍安酥骨又來訂。

幾多險處仍須吉，若許能時總是空；堪笑徐芳徒傷命，枉勞心思竟何從？」

話說：徐蓋當晚，默默返歸後堂不提。只見次日王豹也不來見主將，竟領兵出關，往周營來戰；報馬報入中軍，子牙問：「誰人見陣走一遭？」哪吒應曰：「我願往。」子牙許之。哪吒登風火輪，提火尖鎗，奔出營來；王豹見一將登風火輪而來，忙問曰：「來者莫非哪吒？」哪吒答曰：「然也。」挺鎗就刺，王豹的畫戟，急架忙迎；王豹知哪吒是閻教門下，自思打人不過，先下手。正戰間，發一劈面雷來打哪吒；不知這雷只可傷別人，哪吒乃

是蓮花化身之客，他見雷聲至，火焰來，把風火輪一登，輪起空中，雷發無功。哪吒祭起乾坤圈去，正中王豹頂門，打昏落馬；哪吒復一鎗刺死，梟了首級，號令回營。來見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

且說：徐蓋聞報王豹陣亡，暗思：『二將，不知事務，自討殺身之禍；不若差官納降，以免生民塗炭。』正憂疑之際，忽報：『有一頭陀來見。』徐蓋命，『請來。』道人進府，至殿前打稽首曰：『徐將軍，貧道稽首。』徐蓋曰：『請了！道者至此有何見諭？』道人曰：『將軍不知，吾有一門徒，名喚彭遵，死於雷震子之手，特至此爲他報仇。』徐蓋曰：『道者高姓大名？』道人曰：『貧道姓法名戒。』徐蓋見道人有些仙風道骨，忙請上坐；法戒不謙，欣然上坐。徐蓋曰：『姜子牙乃崑崙道德之士，他帳下有三山五岳門人，恐不能勝他。』法戒曰：『徐將軍放心，我連姜尚俱與你拿了，以作將軍之功。』徐蓋曰：『若如此，乃是老師莫大之恩！』忙問：『老師是素是葷？』法戒曰：『吃齋。我不用甚東西。』一夕無詞。

次日，法戒提劍在手，逕至周營，坐名懇請姜子牙答話；探馬報入中軍：『有一頭陀請元帥答話。』子牙傳令，帶衆門人出營，來會這頭陀；只見對面並無士卒，獨自一人。怎見



得：

赤金箍光生燦爛，阜蓋服白鶴朝雲；絲絛懸水火，順上焰光生。五遁三除無比賽，胸藏萬象包成；自幼根深成大道，一時應墮紅塵。封神榜上沒他名，要與子牙賭勝。

子牙把四不相催至軍前，見法戒曰：『道者請了！』法戒道：『姜子牙久聞你大名，今日特來會你。』子牙曰：『道者姓甚名誰？』法戒曰：『我乃蓬萊島鍊氣士，姓法名戒，彭遵是吾門下，死於雷震子之手，你只叫他來見我，免得你我分顏。』雷震子在傍，聽得舌尖上丟了一個雷字；大怒罵曰：『討死的潑道！我來也！』把風雷二翅。飛在空中，把黃金棍劈面打來；法戒手中急架忙迎，兩下裏大戰有四五回合。法戒跳出圈子去，取出一旛，對着雷震子一晃，那雷震子跌在塵埃，徐蓋左右軍士將雷震子拿了，雖然網將起來，只是閉目不知人事。法戒大呼曰：『今番定要擒姜尚！』傍有哪吒大怒罵曰：『妖道用何邪術，敢傷吾道兄？』也登開風火輪，搖風尖鎗來戰法戒；法戒未及三四回合，忙把那旛放出來，也晃哪吒，哪吒乃蓮花化身，却無魂魄，如何晃得動他？法戒見哪吒在風火輪上，安然不能跌將下來；已着忙；哪吒見法戒拿一旛首在手內晃，知左道傍門之術，不能傷己。忙祭「乾坤圈」打來，法戒躲不及，打了一交；哪吒方欲用鎗來刺，法戒已借土遁去了。子牙收兵回

營，見折了雷震子，心下甚惱，納悶在中軍。

且說：法戒，被哪吒打了一圈，逃回關來；徐蓋見法戒着傷而回，便問：「老師今日初陣，如何失機？」法戒曰：「不妨，因吾誤用之寶，他原來是靈珠子化身，原無魂魄，焉能擒他？」忙取丹藥吃了一粒，即時全愈。吩咐左右：「把雷震子抬來。」法戒對雷震子將旛右轉，雷震子睜開眼一看，已被擒捉；法戒大怒罵曰：「爲你這厮，又被哪吒打了我一圈！命左右：『拿去殺了！』徐蓋在傍啓曰：『老師既來爲我，未將且不可斬他，暫監在囹圄之中，候解往朝歌，俟天子發落，表老師莫大之功。亦知末將請老師之微功耳。』看官，此是徐蓋有意歸周，故假此言遮飾。法戒聽說笑曰：『將軍之言，甚是有理。』正是：

徐蓋有意歸周主，

不怕頭陀道術高。

話說：法戒次日出關，又至周營搦戰，軍政官報與子牙；子牙隨即出營令戰。大呼曰：法戒今日與你定個雌雄！」催開四不相，仗劍直取；法戒手中劍劈面迎來，戰未及數合，旁有李靖縱馬搖畫杆戟來助子牙。子牙祭起打神鞭，速來打法戒；不知此寶，只打得神，法戒非封神榜上之人。正是：

封神榜上無名字，

不怕崑崙打一條。

話說：子牙祭鞭來打法戒，不意被法戒將鞭接去，子牙着忙，忽然土行孫催糧到營前，見法戒將打神鞭接去，土行孫大怒，走向前大呼曰：『吾來也！』法戒見個矮子，用條鉄棍打來；法戒仗劍迎戰，三人正殺在一處，不意楊戩也催糧來至，見土行孫大戰頭陀，走馬舞三尖刀，亦來助戰。子牙見楊戩來至，心中大喜；兩員運糧官，雙戰法戒。正是天數不由人，不意鄭倫催糧，也到；鄭倫見土行孫楊戩，雙戰道人。鄭倫自思曰：『今日四人戰這頭陀不下，畢竟是左道之人；我也是督糧官，他成得功，我也成得功。』將金眼獸催開沖殺過來，就把子牙喜不自勝。子牙兜回四不相，傳令軍士擂鼓助戰；法戒被三員督糧官裹在垓心，不得落空。縱有法寶，如何使用？只見土行孫拿鐵棍在三路上下，打了幾棍；法戒意欲逃走，鄭倫見土行孫成功，恐法戒逃遁，忙將鼻竅中兩道白光，啐出來。法戒聽得，不知是甚麼東西響，忙抬頭一看，看見兩道白光，正是

眼見白光出鼻竅，

三魂七魄去無蹤。

話說，法戒跌倒在地，被烏雅兵生擒活捉綁了。子牙忙用符印鎖住了法戒的泥丸宮。掌得勝鼓回營。法戒方睜開眼，見渾身上上了繩索，嘆曰：『豈知今日在此地，誤遭毒手，後悔無及！』只見子牙升帳坐下，三運官來見子牙；子牙曰：『三運官得功不小。』獎諭三運官

曰：

「運督軍糧，智擒法戒；玄機妙算，奇功莫大。」

子牙賞諭畢，三運官稱謝子牙，子牙傳令：「推法戒來，」衆軍卒將法戒推至中軍，法戒大呼曰：「姜尚，你不必開言；今日天數，合該如此。正所謂「大海風波見無限，誰知小術反擒吾？」可知是天命了！速將軍令施行！」子牙曰：「既知天命，爲何不早降？」命左右：「推出去斬了。」衆軍士把法戒擁至轅門，方欲行刑；只見一道人作歌而來：

「善惡一時忘念，榮枯都不關心；晦明隱現任浮沉，隨分饑餐渴飲。靜坐蒲團存想，昏曠便有魔侵；故將惡念阻明君，何苦紅塵受刃？」

歌罷，大呼曰：「刀下留人！不可動手！你與我報知元帥說：「準提道人來見。」」楊戩忙報與子牙曰：「與西方準提道人來至。」子牙同衆門人迎接至轅門外，請準提道人進中軍；準提道人曰：「不必進營，貧道有一言奉告；法戒雖然違天助逆，元帥理宜正法。但封神榜上無名姓與吾西方有緣；貧道特爲此而來，望子牙發慈悲。」子牙曰：「老師分付，尚豈敢違？」傳令放了，準提忙上前扶起法戒曰：「道友，我那西方絕好景致，請道兄飯依；西方極樂真幽境，風清月朗天籟定；白雲透出引祥光，流水潺湲山谷應。猿嘯鳥啼花不

奇，菩提路上芝蘭勝；松搖巖壁散烟霞，竹拂雲霄招彩鳳。七寶林內更逍遙，八德池中多寂靜；遠列嶺峯似插屏，盤旋溪壑如幽靜。曇花開放滿座香，舍利玲瓏超上乘；崑崙地脈發來龍，更比崑崙無命令。」

話說：準提道人帶道西方景致，法戒只得皈依；同準提辭了衆人，回西方去了。後來法戒在舍衛國，化那它太子，得成正果，歸於佛教。至漢明章二帝時，與教中國，大闡佛門，此是後事不表。

且說：界牌關將主，見法戒被擒；忙命左右，將圍園中雷震子放了，開關同雷震子至營門納降。探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雷震子轅門等令。」子牙大喜忙命進來。雷震子至轅前，對子牙曰：「徐蓋久欲歸周屢被衆將阻住；今特同弟子獻關納降，不敢擅入，在轅門外聽令。」子牙傳令：「令來。」徐蓋縞素進營，拜倒在地；啓曰：「未將有意歸周無奈左右將不從，致羈行旌；屢獲罪戾，納款已遲，死罪死罪！望元帥海涵！」子牙曰：「徐將軍既知天命歸周亦不爲遲，何罪之有？」忙令請起。徐蓋謝過，請子牙進關，安撫軍民；子牙傳令，催人馬進關。子牙陞銀安殿，一面迎請武王，一面清查戶口庫藏。次日，武王駕進界牌關，衆將迎接；武王上銀安殿，參謁畢，王曰：「相父勞心遠征，使孤不得與相父共享昇

平，孤心不安。」子牙曰：「老臣以天下大事爲重，民坐水火之中，故不敢逆天，以圖安樂。」子牙令徐蓋拜見武王，武王曰：「徐將軍獻關有功，命設宴犒賞三軍。」一宵已過。

次日，子牙傳令：「起兵前進穿雲。」放砲起程，三軍吶喊；不過八十里一關，前哨報馬報入中軍：「前軍已抵穿雲關下。」子牙令放砲安營。正是：

戰將東征如猛虎，

營前小校似貪狼。

話說：穿雲關主將徐芳，乃是徐蓋兄弟；徐芳聞知兄長歸周，只急得三尸神爆跳，口鼻内生烟，大罵曰：「匹夫！不顧父母妻子，失身反叛，苟圖爵位，遺臭萬年！」忙點聚將鼓，衆將俱上殿參謁。徐芳曰：「不幸吾兄忘親背君，苟圖富貴，獻了關隘，已降叛臣，但我一門難免戮身之罪；爲今之計，必盡擒賊臣，以贖前罪方可。」只見先行官安吉曰：「主將放心，待末將先拿他幾員賊將，解往朝歌請罪，然後俟擒渠魁，以贖前愆，以顯忠蓋。則主將滿門良眷，自然無事矣。」徐芳曰：「此言正合吾意，只願先行，與諸將協力同心，以勦叛逆，上報主恩，是吾之願也。其他亦非所顧忌。」衆將商議不表。

且說：次日，子牙陞帳問曰：「誰往穿雲關去走一遭？」徐蓋應聲曰：「啓元帥，穿雲

關主將，乃是末將之弟；不用張弓隻箭；末將說舍弟歸周以爲進身之資。」子牙大喜曰：「將軍若肯如此，直爲不世之奇功！豈止進身而已？」徐蓋上馬，至關下，大呼曰：「左右開關！」守關軍士，不敢擅自開關，忙報入帥府：「啓主帥，有大老爺在關下叫關。」徐芳大喜，快令開關請來，把關軍士去了；徐芳分付左右，埋伏刀斧手兩旁伺候。

不一時，左右開關，徐蓋不知親弟，有心拿他，徐蓋進關來至府前下馬，逕至殿前；徐芳也不動身，問曰：「來者何人？」徐蓋大笑曰：「賢弟爲何見我至此，而猶然若不知也？」徐芳大喝一聲，命左右：「拿了！」兩邊跑出刀斧手，將徐蓋拿下綁了；徐芳曰：「辱沒祖宗匹夫！你降反賊，也不顧家眷遭殃；今日你自來至此，正是祖宗有靈，不令徐門受屠戮也。」徐蓋大罵曰：「你這不知天時的匹夫！天下盡已歸周，村王亡在旦夕；何況你這彈丸之地，敢抗拒弔民伐罪之師？你要做忠臣，你比蘇護黃飛虎何如？洪錦鄧九公何如？我今被你所擒，死固無足惜；但不知何人擒你。以泄吾忿也！」徐芳傳令：「把這逆命的匹夫且監候！俟拿了武王姜尙一齊解往朝歌正罪。」左右將徐蓋監了。

徐芳問：「誰去討頭陣走一遭？」一將應聲而出。乃正印先行官神烟將軍，馬忠願往，徐芳許之。馬忠領令開關，砲聲響處，殺至周營；報馬報入中軍：「啓元帥穿雲關有將搦

戰。」子牙曰：「徐蓋休矣！」忙令哪吒去取關，就探徐蓋消息。哪吒領命上了風火輪，出得營來，見馬忠金甲紅袍，威風凜凜；哪吒走至軍前，馬忠曰：「來者莫非哪吒否？」哪吒曰：「然也。你既知我，爲何不倒戈納降？」馬忠大怒曰：「無知匹夫！你等妄自稱王，逆天反叛，不守臣節，侵王疆土，罪在不赦；不日拿住你等粉骨碎身，尙自不知，猶且巧言饒舌。」哪吒笑曰：「吾看你等好一似土蛙腐鼠，頃刻便爲齏粉，何足與言？」馬忠怒起，搖手中鎗飛來直取；哪吒的鎗閃灼光明，輪馬相交，雙鎗並罪，殺至穿雲關。正是：

馬忠神烟無敵手，

只恐哪吒道德高。

馬忠知哪吒是道德之士，手段高強；自思：我若不先下手，恐他先弄手脚，却爲不美。馬忠把口一張，只見一道黑煙噴出。連人帶馬，都不見了。哪吒見馬忠黑煙噴出口，迷住一塊；忙將風火輪祭起，把身子一搖，現出三頭六臂，藍臉獠牙，起在空中。馬忠在煙裏，看不見哪吒，急收神烟，正欲回馬；只聽得哪吒大叫：「馬忠休走！吾來了！」馬忠抬頭，見哪吒三頭六臂，藍面獠牙，在空中趕來；馬忠嚇得魂不附體，撥馬就走。哪吒就將九龍神火罩罩住馬忠，復把手一拍，罩裏現出九條火龍圍繞；霎時間，馬忠化爲灰燼。怎見得？有詩爲證：



「乾元玄妙授來真，祕有靈符法更神；火棗瓊漿原自異，馬忠應得化飛塵。」  
話說：哪吒燒死馬忠，收了神火罩；得勝回營，來見子牙，備言燒死了馬忠。姜子牙大喜，慶功不表。

只見報馬報入關中：啓主帥：馬忠被哪吒燒死。徐芳大怒，傍邊轉過龍安吉曰：「馬忠不知深淺，自恃一口神煙，故有此失；待末將明日成功，拿幾員反將解往朝歌請罪。」次日，龍安吉上馬，出關前來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子牙問曰：誰人出馬？只見武成王黃飛虎上帳曰：「末將願往。」子牙許之。黃飛虎上了五色神牛，提鎗出營；龍安吉見一員周將，怎見得？有詩爲證：

「慣戰能征氣更揚，英雄猛烈性堅強；忠心不改歸周主，鐵面無回棄紂王。」

青吏名標真義士，丹台像列是忠良；至今伐紂緝遺跡，留得聲名萬古香。」

龍安吉大呼曰：「來者何人？」飛虎曰：「吾乃武成王是也。」龍安吉曰：「你就是黃飛虎，反叛成湯釀禍之根，今日正要擒你。」催開馬搖手中斧來取，黃飛虎手中鎗急架忙迎；二將相交，斧並舉，大戰五十餘合。二將真是「棋逢敵手，匠遇作家。」龍安吉見黃飛虎的鎗法，毫無滲漏；心下暗思：莫與他賣弄精神，把鎗一挑、錦囊中取出一物望空中一丟

只聽得有叮噹之聲。龍安吉曰：「黃飛虎看我寶貝來也！」黃飛虎不知何物，抬頭一看，早已跌下鞍轡；關內人馬，納一聲喊，將黃飛虎生擒活捉，繩纏索綁，拿進穿雲關去了。報馬報入中軍：「黃飛虎被擒。」子牙大驚曰：「是怎麼樣拿了去的？」掠陣官曰：「正戰之間，只見龍安吉丟起一團在空中有叮噹之聲；黃將軍便跌下坐騎，因此被擒。」子牙聽說不悅：「此又是左道之術。」

且說：龍安吉將黃飛虎拿進穿雲關來見徐芳，黃飛虎站立言曰：「吾被邪術拿來，願以一死報國恩也！」徐芳罵曰：「真是匹夫！捨故主而投反叛，今反說欲報國恩，何其顛倒耶？且監在監中。」徐蓋見黃飛虎來至，忙慰曰：「不才惡弟，不識天時，恃倚邪術，不意將軍亦遭此羅網之厄。」黃飛虎點頭無語，惟有咨嗟而已。

話說：徐芳治酒與龍安吉賀功，次日，又至周營搦戰；子牙問：「誰敢出馬？」只見洪錦出馬，來至陣前，看見是龍安吉；龍安吉曾在洪錦帳下爲偏將，洪錦曰：「龍安吉，你今見故主，爲何不下馬納降，尙敢支吾耶？」龍安吉笑曰：「反將洪錦何得多言？我正欲拿你等，解進朝歌，以正國法；你何不知進退，尙敢巧言也。」撥馬就殺，刀斧並舉。龍安吉卽祭起一團在空中，不知此圈，兩個左右翻覆，如太極一般，扣就陰陽連環雙鎖，此圈名四肢

酥；此寶有叮嚀之聲，耳聽眼見，渾身四肢骨解筋酥，手足齊軟，當時洪錦，聽見空中響，抬頭一看，便坐不住鞍轡，跌下馬來，又被龍安吉拿了進關；洪錦自思：此賊，昔在吾帳下，我就不知他有這件東西，誤陷匹夫之手。左右將洪錦推至殿前，來見徐芳；徐芳大喝曰：『洪錦你奉命征西，如何反降逆賊？今自將何面目又見商君也？』洪錦曰：『天意如此，何必多言？吾雖被擒，其志不屈，有死而已！』徐芳傳令，且送下監去；黃飛虎見洪錦也至監中，各嗟嘆而已。

子牙又聽得報馬進營來，言洪錦被擒，子牙心下十分不樂。次日，報：『龍安吉又來搦戰。』子牙問：『誰去見陣？』只見南宮适出馬，龍安吉戰有數合；被龍安吉仍用四肢酥，拿進關來見徐芳。徐芳分付：『也送下監中。』關外報馬報與子牙，子牙大驚；傍有正印先行，哪吒言曰：『這龍安吉是何等妖術，連擒數將？待末將見陣，便知端的。』不知龍安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回 楊任大破瘟癘陣

瘟癘傘蓋鬪邪巫，疫癘閻浮盡若屠；  
列陣兇頑非易破，着人狂燥豈能蘇？

須臾遍染家家盡，頃刻傳尸戶戶殂；只爲子牙災未滿，穿雲腳下受崎嶇。

話說：哪吒上了風火輪，前來關下搗戰，大呼曰：「左右的傳與你主將：『叫龍安吉出來見我。』徐芳聞報，就令龍安吉出陣。龍安吉領令，出得關來，見哪吒在風火輪上，心下暗思：此人乃是道術之士，不如先祭此寶，易於成功。龍安吉至軍前問曰：『來者可是哪吒麼？』道罷，哪吒未及答應，就是一鎗；哪吒的鎗，對面相迎。輪馬交還只一合，龍安吉就祭「四肢酥」丟在空中，大叫：『哪吒看吾寶貝！』哪吒抬頭看時，只見陰陽扣就，如太極環一般，有叮噹之聲；龍安吉不知哪吒是蓮花化身，原無魂魄，焉能落下輪來？倏然此圈落在地下。哪吒見圈落下，不知其故。龍安吉大驚，正是：

鞍轡慌壞龍安吉，

豈意哪吒法寶來？

話說：哪吒又現出三頭六臂，祭起乾坤圈，大呼曰：「你的圈不如我的，也還你一圈！」龍安吉躲不及，正中頂門，打下馬來；哪吒復加上一鎗，結果了性命。哪吒梟了首級，進營來見子牙取了龍安吉首級，子牙大喜。

且說報馬報知徐芳，徐芳大驚，只見左右無將，朝廷又不點官來協守，止得方義真一人而已，如之奈何，忙修本遣臣齎赴朝歌不表。

忽見左右來報：「府前，有一道人，要見老爺。」徐芳令忙傳請來。少時見一道人，三隻眼面如藍靛，赤髮獠牙，逕牙進府來；徐芳降階迎接，請上殿與道人打稽首。徐方尊道人上坐。徐芳問曰：「老師，是那座名山，何處洞府？」道人曰：「貧道乃九龍島鍊氣士，姓呂名岳，吾與姜尙有不世之仇，今特來至此借將軍之兵，以復昔日之恨。」徐芳大喜，成湯洪福齊天，又有高人來助！」治酒相待，一宿晚景不提。

却說；呂岳次日出關，至營前請子牙：答話。報馬報入中軍，「啓元帥有一道人，請元帥答話。」子牙不知是呂岳，分付點砲出營；來至營前，看見對陣，乃是呂岳不覺可笑。豈意子牙兩邊，衆門人一見呂岳人人切齒，個個咬牙。子牙曰：「呂道友，你不知進退，尙不愧顏；當日既得逃生而去，今日又復何爲投死地也？」呂岳曰：「我今日來時，也不知誰死誰活？」只見雷震子大吼一聲，罵曰：「不知死的匹夫；吾來也。」展開兩翅，飛在空中；攔黃金棍，夾頭打來。呂岳手中劍急架忙迎；金吒步行用雙劍劈面砍來。木吒厲聲大罵：「潑道不要走，也吃吾一劍！」李靖，韋護，哪吒，衆門人一齊擁上前來，將呂岳圍在垓心。怎見得：有詩爲證？

「殺氣迷空透九重，一千神聖逞英雄；這場大戰驚天地，海沸江翻勢更兇。」

話說！衆門人圍住了呂岳，呂岳現出三首六臂，祭起列瘟印，把雷震子打將下來；衆門人齊動手，救回；子牙把打神鞭祭起空中，正中呂岳後背。打得三昧火迸出，敗回穿雲關來；呂岳進關，徐芳接住安慰曰：「老師今日會戰，其實利害。」呂岳曰：「今日出去早了，等吾一道友來再出去，便可成功。」

話說：子牙進營，見雷震子着傷，心下又些不悅，且自不提。只見呂岳在關上，一連住幾日；不一日，來了一位道者，至府前對軍政官曰：「你與主將說；「有一道人求見。」」軍政官報入，呂岳曰：「請來。」少時，一道人進，與呂岳打了稽首，與徐芳行禮坐下；徐芳問呂岳曰：「此位老師高姓大名？」呂岳曰：「此是吾弟陳庚，今日特來助你，共破子牙，併擒武王。」徐芳稱謝不盡，忙治酒款待；呂岳問陳庚曰：「賢弟前日所鍊的那件寶貝，可曾完否？」陳庚答曰：「吾等此寶完了，方纔趕來，所以來遲。明日可以會姜尚矣。」正是？

鍊就奇珍行大惡，

誰知海內有高明？

一宿晚景無詞，只至次日，呂岳命徐芳，選三千人馬，出關來會子牙，徐芳親自掠陣不表。

且說：子牙陞帳，與衆門人曰：「今日岳呂又來阻吾之兵，你們各要仔細。」正義聞，左右來報：「楊戩轅門等令。」子牙傳令來，楊戩來至帳前行禮畢，言曰：「奉命催糧無誤。」子牙曰：「呂岳今日又來阻住穿雲關。」楊戩曰：「呂岳乃是失機之士，何敢來阻行旌。」話猶未了，只見軍政來官報：「呂岳會戰。」子牙忙傳令出營，率領衆將與諸門人隨子牙來至營前；呂岳曰：「姜子牙，吾與你有勢不兩立之仇；若論兩教作爲，莫非如此。且你係元始門下道德之士，吾有一陣擺與你看；但你認得，吾便保周伐紂，若是認不得，我與你立見高低。」子牙曰：「道友，你何不自守清淨？往往要作此業障，甚非道者所爲；你既擺陣，請擺來我看。」呂岳同陳庚進，有半個時辰，擺成一陣；復至軍前大呼曰：「姜子牙請看吾陣。」子牙同哪吒楊戩韋護李靖上前來，楊戩曰：「呂道長，吾等看陣，不可發暗器傷人。」呂岳曰：「爾乃小輩之言，我自用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豈有用暗器傷你之理？」子牙同衆人往前後看了一遍，渾然一陣，又無字跡，如何認得？子牙心中焦燥，此必不可攻伐之陣，又是左道之術。子牙忽然想起元始四偈：「界牌關下遇誅仙，穿雲關底受瘟瘟。」此莫非是瘟瘟陣？乃對楊戩曰：「此陣應吾師元始之言，莫非是瘟瘟陣麼？」楊戩曰：「待弟對他說。」二人商議停當，回至軍前；呂岳曰：「子牙識此陣否？」楊戩答曰：

「呂道長，此乃小術耳，何足爲奇？」呂岳曰：「此陣何名？」楊戩笑曰：「此乃瘟癘陣，你擺不會擺全，俟擺全了，吾再來破你的。」呂岳聞楊戩之言，如石投大海，半晌無言。正是：

爐中玄妙全無用，

一片雄心付水流。

話說：楊戩言罷，同衆人回營，子牙陞帳坐下；衆門人齊鑽楊戩，利齒伶牙。子牙曰：「雖然一時回答他好看，終不知此位中玄妙，如何可破？」哪吒曰：「且答應他一時，再作道理。況且十絕惡陣，與誅仙這樣大陣，俱也破了，何況此小小陣圖？不足爲慮。」子牙曰：「雖然如此，不可不慎，古人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豈可因其小而忽略？」衆門人齊曰：「元帥之言甚善。」正議間，左右來報：「終南山雲中子來見。」衆門人曰：「武王洪福齊天，自有高人來濟此陣之急也！」子牙忙迎出轅門，接住雲中子，二人攜手行至帳中坐下。子牙曰：「道兄此來。必爲姜尙遇此「瘟癘陣」也。」雲中子笑曰：「特爲此陣而來。」子牙欠身謝曰：「姜尙屢遭大難。每勞列位道兄動履，尙何以消受？」因請教：「此陣中有何祕術，當用何人可破？」雲中子曰：「此陣不用別人，乃是子牙公百日之災；只至災滿，自有二人來破。吾與你代掌帥印，調督軍事，其餘不足爲慮。」子牙曰：「但得道



兄如此，姜尙便一死，又何足惜？——况未必然乎？子牙欣然，就將劍印付與雲中子掌管。

只見左右傳與武王，武王聞知雲中子說，子牙有百日之災，忙至中軍，左右來報，雲中子與子牙迎接上帳行禮坐下。武王曰：「聞相父破陣，孤心不安，往往爭持，致多苦惱；孤想之若回軍，各安疆界，以樂民心，何必如此？」雲中子曰：「賢王不知上天垂象，天運循環，氣數如此，豈是人爲？縱欲逃之不能，賢王放心。」武王默然無語。

且不言雲中子與子牙商議破敵，且說呂岳進關，同陳庚將二十一把瘟癘傘，安放在陣內，按九宮八卦方位，擺列停當；中立一土臺，安置用度符印，打點擒拿周將。正與陳庚在陣內調度，見左右來報：「有一道人，要見呂老爺。」呂岳曰：「是誰？與我請來。」少時，那道人飄然而至；呂岳一見李平來至，忙迎住笑曰：「道兄此來，必是來助我一臂之力，以滅周武姜尙也。」李平曰：「不然，我特來勸你。吾在中途，聞你擺瘟癘陣，以阻周兵我故此特地前來，相勸道兄；紂王無道，罪惡貫盈，天下共叛，此天之所以滅商湯也。武王乃當世有德之君，上配堯舜下合人心，是應運而興之君；非草澤乘奸之輩；况鳳鳴岐山，王氣已鍾久矣，道兄安得以一人扭轉天命哉？子牙奉天征討，伐罪弔民，會諸侯於孟津正應

滅紂於甲子；難道我李平反爲武王，不爲截教，來逆道兄之意？只爲氣數難回，道兄若依我勸，可撤去此陣，但憑武王與子牙征伐取關；我們原係方外閑人，逍遙自在，無束無拘，又何名纒利鎖之不能解脫耶？」呂岳笑曰：「李兄差矣！我來誅逆討叛，正是應天順人，你爲何自己受惑，反說我所爲非也？你看我擒姜尙武王令他片甲不存。」李平曰：「不然。（尙有七死三災之厄，他也過了遇了多少毒惡之人；十絕，誅仙惡陣，他也經過，也非容易至此。古云：「前車已覆，後車當鑒。」道兄何苦執迷如此？」李平五次三番，勸不醒呂岳。此正是；

三部正神天數盡，

李平到此也難逃。

話說；呂岳不聽李平之勸，差官下書知會姜尙來破此陣；使命齋戰書至子牙行營，來至轅門，左右報入中軍，子牙命令來。使命至中軍，朝上見禮畢，呈上戰書；子牙折開展紙書曰；

「九龍島鍊氣士呂岳，致書於西岐元帥姜子牙麾下；竊聞「物極必反，逆天必罰。」爾西岐不守臣節，以臣伐君，以下凌上；有干綱常。得罪天地。况且以黨惡之衆，屢抗敵於天兵，仗闡教之術復屠城而殺將。惡已貫盈，人神共憤；故上天厭惡，特假手於吾設此「瘟疫

陣」令差使致書早早批宣以決勝負；如自揣不德，急早倒戈，尙待爾不死。戰書至日速乞自裁！」

且說；子牙看罷書，將原書批回；「明日決破此陣。」來使領書，回見呂岳不表。

次日，雲中子在中軍請子牙上帳，用三道符印，前心一道，後心一道，冠內一道；又將一粒丹藥，與子牙揣在懷中，打點停當，只聽得關外砲響，報馬報進營來；「有呂岳在營前搦戰。」子牙上了四不相，武王同衆將諸門前下齊至軍前掠陣；真好「瘟癘陣！」怎見得？有鑽爲證；

殺氣漫空，悲風四起；殺氣漫空，黑暗暗俱是些鬼哭神嚎，悲風四起，昏騰騰盡是那雷轟電掣。透心寒怎禁他冷氣侵人，解骨酥難當他陰風撲面；遠觀似飛砂走石，近看如霧捲雲騰。瘟疫氣陣陣飛來，水火扇翩翩亂舉；瘟癘陣內神仙怕，正應姜公百日災。

話說；子牙至陣前曰；「呂岳，你今設此毒陣，與你定決雌雄！只怕你禍至難逃，悔之晚矣！」呂岳忙催開金睛蛇，仗劍飛來直取子牙手中劍急架忙迎；二人戰未及數合，呂岳掩一劍逕入陣去了。子牙催開四不相，隨後趕進陣來；呂岳上了八卦台前，一把瘟癘傘往下。一蓋，昏昏黑黑，紅砂黑霧，罩將下來，勢不可當。子牙一手執定杏黃旗，架住此傘。可

憐正是？

七死三災扶帝業，

萬年千載立留芳，

話說：呂岳將子牙困於陣中，復出陣前大呼曰：『姜尙已絕於吾陣，叫姬發早早受死！』武王在轅門，聞呂岳之言；慌問：雲中子曰：『老師，相父若果絕於陣中，真痛殺孤家也！』雲中子曰：『不妨。此是呂岳謬言，子牙該有百日之災。』只見後邊哪吒，楊戩，金木二吒；李靖 韋護 雷震子，一齊大呼：『拿這妖道碎屍萬段，以洩我等之恨！』呂岳 陳庚二人，向前迎敵，大戰在一處；只殺的陰風颯颯，冷霧迷空。怎見得：

這幾個赤膽忠良名譽大，他兩個要阻周兵心思壞；一低一高兩相持，數位正神同賭賽。  
降魔杵來得快，正直無私真寶貝；這一邊哪吒楊戩善騰挪，那一邊呂岳陳庚多作怪。刀鎗劍戟往來施，俱是玄門仙器械；今日穿雲關外賭神通，各逞英雄真可愛。一個要與武  
王安世界；苦爭惡戰豈尋常，地慘天昏無可奈。

話說：衆人把呂岳陳庚困在垓心，哪吒現了三首六臂，乾坤圈祭起，正中陳庚肩窩上；楊戩祭哮天犬，呂岳頭上咬了一口，二人逕敗進瘟癘陣去了。衆門人也不趕他，同武王進營；武王不見子牙，心中甚是不樂，問雲中子曰：『相父受困於陣內，幾時方能出來？』雲

中子曰：『不過百日之厄，災滿自然無事。』武王大驚曰：『百日無食，焉能再生？』雲中子曰：『大王可記得在紅沙內陣也是百日？自然無事。古云：「有福之人，千方百計，莫能害他；無福之人，遇溝壑也喪性命。」大王不必牽掛。』且不講武王納悶在帳內，度日如年，雙眉頻鎖。

且說：呂岳自困住了子牙，甚是歡喜；每日入陣內三次，用傘上之功，將瘟癘來毒子牙。可憐子牙全仗峨嵋杏黃旗，撐住瘟癘傘，陣內常放金光千百朵，或隱或現，保護其身。

話說：呂岳進關來，徐芳接住曰：『老師今將姜尚困於關內，不知他何日得死？周兵何日得勦？』呂岳曰：『吾自有法取之。』徐芳曰：『如今且把擒獲周將，解往朝歌請罪；吾另外再作一本，稱讚老師功德，併請益兵防守。』呂岳曰：『不必言及吾等，你乃紂臣，理是如此；我是道門，又不受他爵祿，言之無用。只是不可把反臣留在關內，隄防不測，這倒是緊要事；併請兵協守，再作理會。』徐芳領命，慌忙把四將點名，上了囚車，差方義真解往朝歌請罪。正是：

指望成扶功帝業，

中途自有異人來。

且說：方義真押解四將，往潼關來，算只有八十里；不一日，就到。且按下不表。

話說；青峯山紫陽洞清道德真君，閑暇無事，往桃園中來，見楊任在榜，真君曰；「今日正該你去穿雲關，以解子牙瘟癘陣之厄，並釋四將之愆。」楊任曰；「老師，弟子乃是文臣，出身非是兵戈之客。」真君笑曰；「這有何難？學之自然得會，不學雖會也疎。」真君隨入後洞，取出一根鎗，名曰「飛電鎗」，在桃園裏傳與楊任。有歌爲證；

「君不見此鎗名號爲飛電，穿心透骨不尋常；刺虎降龍真可羨，先天鉛汞配雌雄。鍊就坎離相眷戀，也能飛也能戰，變化無窮隨意見。今日與你破瘟癘，呂岳逢之鮮血濺。」

話說；楊任乃封神榜上之神，自然聰慧；一見真君傳授，須臾即會。真君曰；「我把『雲霞獸』與你騎，還有一把『五火焰扇』，你帶了下山；若進陣中，須是如此如此……自然破他『瘟癘陣』，何愁呂岳不滅也？還有黃飛虎四將有難在中途，你先可救他在關內，以爲接應。破陣後裏外夾攻，定然成功。」楊任拜辭師父下山，上了『雲霞獸』，把頂拍了一拍；那騎四蹄，自然生起雲彩，望空中飛來。正是。

莫道此獸無好處，

曾赴蟠桃四五番。

且說；楊任霎時已至潼關，離城有三十里遠；只見方義真解着犯官前進，旗旛上大書：「解破周反將黃飛虎南宮适……」等名字。楊任落下獸來，阻住去路，大叫曰；「來將那裏

去？」軍士一見楊任的古怪蹊蹺，眼眶裏長出兩隻手來，手心裏又有兩隻眼睛，騎着一匹神獸，五柳長髯，飄揚腦後；軍士見之，無不駭然。飛報與方義真，啓上將軍；「今來了一個古怪異人，阻住去路。」方義真仗自己胸襟，把馬一夾，走出車前；見楊任如此行狀，從來也不曾有這樣的相貌，心中也是着驚。大呼曰：「來者何人？」楊任終是文官出身，言語自然輕柔；乃應曰：「不須問我，吾乃上大夫楊任是也。將軍，天道已歸明主，你又何必逆天行事，自取滅亡也？」方義真曰：「吾奉主將命令，押解周將，往朝歌請功，你爲何阻住去路？」楊任曰：「吾奉師命下山，來破瘟癘陣；今逢將軍押解周將，理宜救護。我勸將軍不若和我歸了武王，正所謂「應天順人，」不失封侯之位，有何不可？」方義真見楊任低言悄語，不把楊任放在心上；把手中鎗一舉，大喝曰：「逆賊休走！吃我一鎗！」楊任忙用手巾中劍，急架相還，兩家大戰，未及數合；楊任恐軍士傷了被擒的官將，忙用五火神焰扇，照着方義真一扇扇去。楊任不知此扇利害，一聲響，怎見得可憐？有詩爲證：

「烈焰騰空萬丈高，金蛇千道逞英豪；黑烟捲地紅三尺，滾海翻波咫尺消。」

話說：楊任把扇子一扇，方義真連人帶馬化一陣狂風去了；衆軍士見了呀一聲喊，抱頭棄兵，敗走回關。且說：黃飛虎等，見楊任這樣相貌，知是異人，忙在陷車中曰問「來者

是那一位尊神？」楊任認得是黃飛虎，俱是一殿之臣，忙下了雲霞獸，口稱：「黃將軍，我非別人，不才便是上大夫楊任；因紂王失政，起造鹿台，我等直諫，昏君將吾剜去二目。多虧道真君，救吾上山，將兩粒仙丹放在目中，故此生出手中之眼耳。今將着我下山來破「瘟癘陣」，先救將軍等，故效此微勞耳。」隨放了四將，四將謝過了楊任，只是咬牙深恨。楊任曰：「四位將軍，且不必出關，且借住民家；待吾破了瘟癘陣，那時率衆取關，公等可作內應。只聽砲聲爲號，不可有誤。」黃飛虎等感謝楊任，自抄關內民家去了。

且說：楊任上了雲霞獸，出穿雲關，來至周營，下了雲霞獸，軍政官見了大驚。楊任曰：「早報於武王，吾非反臣也。」報馬報入中軍：「有異人求見。」雲中子知是楊任來了，忙傳令請進中軍；諸將見了，各自安然。楊任見雲中子下拜曰：「師叔在此，料呂岳何能爲患？」雲中子安慰謝畢，請起？與衆門人相見；楊任來見武王，武王大驚，問其原故，楊任把紂王剜目之事，又說了一遍。武王大喜，命治酒款待楊任，又將救了四將事表過。『吾師特命不才，來破瘟癘陣耳。』雲中子曰：「你來的正好，還差三日，正是百日之厄完滿。」合衆門人見又添楊任，各有喜歡之色。——不覺過了三日：

次日，清晨周營砲響，大隊齊出，一千周將，與衆內人併武王雲中子，齊至轅門看楊任



破瘟瘟陣。楊任至陣前大呼曰：「呂岳何不早來見我？」只見陣內呂道人，現了三首六臂，手提寶劍而出；見楊任相貌異常，心下也是驚駭。忙問曰：「你是何人？通個名來。」楊任曰：「吾乃道德真君門下，楊任是也；今奉命下山，特來破你瘟陣。」呂岳笑曰：「你不過一小童耳，敢出大言。」仗劍來取，楊任飛電鎗架相還；二獸相交，鎗劍並舉。未及三合，呂岳掩一劍，望陣中而走。楊任大呼曰：「吾來也！」楊任進陣。

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一回 子牙潼關遇痘神

痘疹惡疾勝瘡瘍，不信人間有異方；  
泡製毒生追命藥，漿清氣絕索魂湯。

時行戶戶應多難，傳染人人盡着傷；  
不是武王多福蔭，枉教軍士喪疆場。

話說：呂岳走進陣去，楊任趕進陣來；呂岳上了八卦台，將瘟瘟傘撐起來往下一罩。楊任把五火扇一扇，那傘化為灰燼，飄揚而去。又連扇了數扇，只見那二十把傘盡成飛灰，當有瘟部神祇李平進陣來，指望勸呂岳，不要與周兵作難；也是天數該然，恰逢其會，當被楊任一扇子扇來，李平怎能逃脫？可憐正是：

一點靈心分邪正，

反遭一扇喪微軀。

李平誤被楊任一扇子，扇成灰燼；陳庚大怒，罵曰：「何處來的妖人，敢傷吾弟？」舉兵刃飛取楊任，楊任把扇子連扇，莫說是陳庚一人，連地都扇紅了。呂岳在八卦台上，見勢頭兇險，捏着避火訣指望逃走；不知楊任此扇，乃五火真性，攢簇而成，豈是五行之火，可以趨避！呂岳見火勢愈熾，不能鎮壓，抽身後便走；被楊任趕上前連扇數扇，把八卦台與呂岳俱成灰燼，三魂俱赴封神台去了。有詩爲證：

『九龍島內曾修鍊，得道多年根未深；今日遭逢神火扇，可知天意滅真心。』

話說：楊任破了瘟癘陣，只見子牙在四不相上伏定，手執着杏黃旗，左右金花發現，擁護在身，諸門人看見，齊來攙住。子牙不言不語，而如淡金，只見四不相一躍而起；武王在轅門見武吉背負子牙而來，武王垂淚言曰：「相父不過爲國爲民，受盡苦中之苦。」隨將子牙背至中軍，放在臥榻之上；雲中子用丹藥灌入於子牙口中，送下丹田。少時，子牙靜目，見兼將官立於左右，乃言曰：「有勞列位苦心。」武王大喜曰：「相父且自安心，仔細調理。子牙在中軍安養了數日，只見雲中子曰：『子牙且自寬心，待後『萬仙陣』，我等再來助你，今日且奉別。子牙不敢強留，雲中子回終南山去了。』

子牙打點取關，只見楊任上前言曰：「前日不才已暗放了四將在內，元帥可作速調遣。」子牙見楊任說有四將在內，須得裏外夾攻，方可取關；子牙傳令，點衆將攻關。

且說：徐芳又見破了瘟瘟陣，左右來報：「方義真已死，四將不知所往。」心下十着分忙。只見門外殺氣振地，鑼鼓齊鳴。喊聲不止，如天崩地塌之狀；徐芳急上關來守禦，只見周兵大勢人馬四面駕起雲梯火砲，攻打甚急。有雷震子大怒，飛在空中，一根刷在城敵樓上，把敵樓打塌了半邊；徐芳禁持不住，急下城來，雷震子已站於城上。哪吒登起風火輪，也上城來。守城軍士，見雷震子這等兇惡，一齊走了；哪吒下城，斬落了鎖鑰，周兵一擁而入。徐芳見周營大勢人馬進關，只得縱馬搖鎗，前來抵當；被周營大小衆將，把徐芳圍困在當中，彼此混戰。

且說：黃飛虎，南宮适，洪錦，徐蓋，聽得關內喊殺，知是周兵成功；四將步行，趕至關前，見周兵已將徐芳困住。黃飛虎大呼曰：「徐芳休走！吾來也！」徐芳正在着忙之際，又見黃飛虎等四人，冲殺而來；不覺吃了一驚，措手不及，被黃飛虎一劍砍來，徐芳望後一閃，那劍竟砍落馬首，把徐芳撞下鞍韉，被士卒生擒活捉，拿縛關下。衆將收了軍卒，迎袁元帥進關陞堂坐下，出榜安民畢；有黃飛虎南宮适來。見子牙，子牙曰：「將軍等入陷穽

之中，幸皇天庇佑，轉禍爲福，此皆將軍等爲國忠心，感動天地耳。」

衆將在穿雲關安置已定，子牙分付：「把徐芳推來。」左右將徐芳擁至塔前，徐芳立而不跪，子牙罵曰：「徐芳！你擒兄。已絕手足之情，爲臣有失邊疆之責；你有何顏尙敢抗禮？此乃人之禽獸！速推出斬了！」衆軍士把徐芳推出斬首，號令在穿雲關，武王設宴與衆將飲酒，犒賞三軍。

翌日子牙傳令起兵，行有八十里。兵至潼關安營；砲響立下棊柵，子牙陞帳。衆將官參謁矣，商議取關。

且言：潼關主將余化龍有子五人；乃是余達余兆余光余先余德。惟余德一人在海外出家，不在潼關。連余化龍只有父子五人守此關隘；忽聽關外炮響，探馬報知周兵抵關下寨。余化龍謂四子曰：「周兵此來，一路屢屢得勝；今日至此，亦是勁敵。須是要盡一番心力。」四子齊應曰：「父親放心，料姜尙有多大本領，不過偶然得勝，諒他有何能過得此關？」不言余化龍父子商議；再言子牙次日陞帳問左右：「誰去取此關；見陣一遭？」傍有太鸞應聲曰：「未將願往。」子牙許之。太鸞出營，至關下搦戰；哨馬報入關中，余化龍命長子余達出關，余達領命出關。太鸞見潼關內有一將，銀甲紅袍真個齊整滾出關來。怎見得？

有讀爲證。

「紫金冠名束髮飛，鳳盔雉尾插，面如傅粉一般同；大紅袍罩連環甲，獅鬘寶帶現玲瓏。打將鋼鞭如鐵塔，銀合馬跑白雲飛，白銀寶鞍上拉；大紅旗上書金字，潼關守將名余達。」

話說：太鸞大呼曰：「潼關來將何名？」余達曰：「吾乃余元帥長子余達是也。久聞姜尙大逆不道，與兵構怨，不守臣節，干犯朝廷關隘，是自取滅亡耳！」太鸞曰：「吾元帥乃奉天征討東進五關，弔民伐罪，會合天下諸侯，觀政於商，五關今已進三，爾尙取拒逆天兵哉？速宜倒戈，免汝一死，若候關破之日，玉石俱焚，追悔何及？」余達大怒，搖鎗直取；太鸞手中刀，對面迎來，二將大戰二三十合。余達撥馬便走，太鸞隨後趕來；余達聞腦後馬至，掛下鎗取出撞心杵回手一杵正中太鸞面上，太鸞翻落鞍轡。可憐爲將官的，正是：

禍福隨身於頃刻

翻身落馬項無頭。

余達把太鸞一杵打下馬，復一鎗結果了性命，梟了首級，掌鼓進關，見父請功，將首級號令於關上；敗兵回見子牙報知，子牙聞太鸞已死，心下不樂。

次日，子牙陞帳，只見蘇護上帳，欲去取關，子牙許之；蘇護上馬，至關下討戰，哨馬報

知。余化龍命次子余兆出關對敵；蘇護問曰：「來者何人？」余兆曰：「吾乃余元帥次男余兆是也，你是何名？」蘇護曰：「吾非別人，乃冀州侯蘇護是也。」余兆曰：「老將軍，未將不知是老皇親老將軍，身為貴戚；世受國恩，宜當共守皇土，以圖報効。何得忘椒房之寵？一旦造反，以助叛逆切為將軍不取。一旦武王失恃，那時被擒，身戮國亡，遺譏萬世，追悔何及？速宜倒戈，尙可轉禍為福耳。」蘇護大怒：「天下大勢，八九已非商土，豈任一潼關也？」縱馬搖鎗直取余兆；余兆手中鎗急架忙迎，二馬來往，未及數合，余兆取一杏黃旗一展，咫尺似一道金光一晃，余兆連人帶馬就不見了。蘇護不知其故，急自左右看時；腦後馬至；慌忙轉馬，早被余兆一鎗，刺中脅下。蘇護翻鞍落馬，一靈已往封神台去了。余兆取了首級，進關來，見父報功，將首級號令，慶喜不表。

且說：子牙又見折了蘇護，着實傷悼；蘇護長子蘇全忠，聞報痛哭，上帳欲報父仇，子牙免強許之。蘇全忠領命至關下搦戰，哨馬報進關來余化龍令第三子余光出關對敵，蘇全忠見關中一少將來，切齒咬牙大喝曰：「你可是余兆？快來領死！」余光曰：「非也。吾乃是余元帥三子，余光是也。」蘇全忠大怒，縱馬搖戟，沖殺過來；二馬相交戟鎗並舉，大戰有二十餘合，余光撥馬便走。蘇全忠因父親被害，怒發如雷，大罵曰：「不殺匹夫，誓不回

兵！』趕下陣來。余光按下鎗，取梅蓋鏢回首一鏢，有五根一齊出手；全忠身中三鏢幾乎墜於馬下，敗回周營。余光得勝進關，見父回令，打鏢蘇金忠敗回；余化龍曰：『明日待吾親會姜尙，設謀共破周兵，必取全勝。』

次日，關中點炮吶喊，余總兵帶四子出關，至周營搦戰；哨馬報進營來，子牙與衆將出營拒敵，左右軍威甚齊。余化龍見子牙出兵嘆曰：『人言子牙善於用兵，果然話不虛傳！』余化龍看罷，一騎當先：『姜子牙請了！』子牙答禮曰：『余元帥！不才甲冑在身，不能全禮；不才奉天征討獨夫，以除不道，弔民伐罪，所以望風納降，俱得保全富貴，所有逆命者，隨即敗亡，國家盡失，元帥不得以昨日三次僥倖之功，認爲必勝之策；倘執迷不悟，一時玉石俱焚，悔之何及？請自三思，毋貽伊戚。』余化龍笑曰：『似你出身淺薄，不知天高地厚之恩，只知妖言惑衆，造反叛主，以逞狂妄；今日逢吾，只教你片甲無存，死無葬身之地矣！』厲聲大叫左右：『誰與我拿姜尙見頭一功？』只見左右四子冲殺過來，蘇全忠戰住余達，余兆敵住武吉，鄭秀抵住余光，余先戰住黃飛虎，余化龍壓住陣脚，四對兒交兵；這場大戰，怎見得好殺？有讚爲證：

兩陣上旗旛齊慶，四對將各逞英豪長鎗闊斧並相交，短劍斜揮閃耀。蘇全忠英雄趕趕，

余達似猛虎頭搖；武吉叫活拿余兆，鄧秀喊捉余光。黃飛武恨不得鎗挑余先下馬，衆兒郎助陣似潮湧波濤；咫尺間天昏地暗，殺多時鬼哭神號。這一陣只殺得屍橫遍野凝膏，尙不肯干休罷了。

八員戰將，各要爭先；余達撥馬就走，蘇全忠隨後趕來，被余達回手一杵，正中護心鏡上打得紛紛粉碎，蘇全忠翻身落馬。余達勒回馬挺鎗來刺，早有雷震子展開雙翅飛來且快，使開黃金棍，當面刺來，余達只得架棍；周營內早有偏將祈公，將全忠救回。

話說：余化龍見雷震子敵住余達，自縱馬舞刀來取子牙；傍有哪吒登風火輪挺鎗來戰，來往衝突，兩軍殺在虎穴之中。正酣戰間，却有楊戩催糧至營，見子牙開對交兵，楊戩立馬橫刀，看十人對敵，不分勝負，楊戩自思曰：『待吾暗助他們一陣。』遠遠將哮天犬祭起，余化龍那裏知道，被哮天犬一口，咬了頸子，連盔都帶去了。哪吒見余化龍着傷，急祭起乾坤圈一圈，正中余先肩窩，大敗而走。周兵揮動人馬沖殺一陣；只殺得屍橫遍野血淋滿地，子牙掌鼓回營。正是：

眼前得勝權回寨，

只恐飛災又降臨。

話說：余化龍被哮天犬所傷，余先又打傷肩背；父子二人呻吟一夜，府中大小俱不能



安。不一日，余德回家探父，家將報知：「五爺來了。」余化龍尙自呻吟不已。只見余德走近臥榻之前，見父親如此模樣，急忙問余化龍，將前事備述一遍；余德曰：「不妨；這是哮天犬所傷。」忙取丹藥，用水敷之，即時全愈。又用藥調治兄長余先，當日晚景休提。

次日，余德出關至周營，只要姜子牙答話；哨馬報入中軍，子牙隨出大營，見一道童，頭挽抓髻麻鞋道服，仗劍而來。子牙曰：「道者從何來？」余德曰：「吾乃余化龍第五子徐德也。楊戩用哮天犬咬傷吾父，哪吒用乾坤圈傷吾兄，今日下山特爲兄報仇；吾與汝等共顯胸中道術，以決雌雄。」縱步仗劍來取，子牙傍有楊戩舞刀忙迎；哪吒提鎗，現出三首六臂，雷震子韋護金吒木吒李靖，一齊上前迎敵；只稱：「拿此潑道，休得輕放！」衆門人一齊上前，把余德圍在垓心，縱有奇術，不能使用。楊戩見余德渾身一團邪氣裹住，知是左道之術；把馬跳出圈子去，取彈弓在手，發出金丸，正中余德。余德大叫一聲，借土遁走了。子牙回營，楊戩見子牙曰：「余德乃左道之士，渾身一團邪氣籠罩，防他暗用妖術。子牙曰：「吾師有言，「謹防達兆光先德」莫非此就是余德也？」傍有黃飛虎曰：「前日四將，輪戰四日，果然是余達余兆余光余先余德。」子牙大驚，憂容滿面，雙鎖眉梢，正尋思無計。

且說：余德著傷，敗回關上，進服用藥服了，不一時，身體全愈。余德切齒深恨曰：「

我若留你一個，也不是有道之士！彼時至晚，余德與四兄曰：你們今日沐浴淨身，我用一術使周兵七日內，叫他片甲無存。」四人依其言，各自沐浴更衣，至一更時分，余德取出五個帕來，按青黃赤白黑顏色，鋪在地下，余德又取出五個小斗兒來，一人拿着一個，「叫你抓着酒，你就洒叫你把此斗往下潑，你就潑。不用張弓隻箭，七日內死他乾淨。」兄弟五人，俱站在此帕上；余德步罡斗法，用先大一炷，忙將符印祭起好風。有詩爲證：

「蕭蕭颯颯竟無蹤，拔樹崩山勢更兇；莫道封姨無用處，藏妖影怪作先鋒。」

話說：余德祭起五方雲來，至周營站立空中，將此五斗毒痘，四面八方潑洒，至四更方回不表。

且說周營衆人，俱肉體凡胎，如何經得起？三軍人人發熱，衆將個個不甯，子牙在中軍，也自發熱；武王在後殿，自覺身疼——六十萬人馬，俱是如此。三日後，一概門人衆將渾身上下，俱長出顆粒，莫能動履，營中烟火斷絕，止得哪吒乃蓮花化身，不逢此厄。楊戩知道余德是左道之人，故此夜間不在營中，各自運度，因此上不曾侵染。只見過了五六日，子牙渾身上下俱是黑的；此痘形按五方，青黃赤白黑。哪吒與楊戩曰：「今番又是那年呂岳之故事。」楊戩曰：「呂岳伐西岐，還有城郭可依，如今不過行營寨柵。」余達曰：「乘周

營諸將有難，吾等領兵下關，一齊殺出；只此一陣成功，卻不爲美。」余德曰：「長兄不必勞師動衆，他自然盡絕也；使傍人知我等妙法無邊，不動聲色令周兵六十萬餘人，自然盡絕。」父子五人齊曰：「妙哉！妙哉！」看官，此正是武王有福；不然，依余達之言，則周營兵將。死無噍類。正是：

洪福已扶仁聖主，

徒令余達逞奇謀。

話說：楊戩見子牙，看看病勢危急，心下着慌；與哪吒共議曰：「師叔如此狼狽，呼吸俱難，如之奈何！」話猶未了，只見半空中黃龍真人，跨鶴而來；楊戩哪吒迎接黃龍真人，至中軍坐下。真人曰：「楊戩你師父可曾來？」楊戩答曰：「不曾來。」真人曰：「他原說先來，如今該會『萬仙陣』了」話未絕時，又聽玉鼎真人自空中來至；楊戩迎迓拜罷，玉鼎真人起身入內營，來看子牙。見子牙如此模樣，真人點頭嘆曰：「雖是帝王之師，好容易，正是你。」

七死三災今已滿，

清名留在簡編中。

玉鼎真人嘆息不已，隨命楊戩，「你再往火雲洞走一遭，」楊戩領命，借着土遁，往火雲洞而來，如風雲一樣；看看來至山脚下，好山真無限的景致，有奇花馥馥，異草依依。怎

見得？有賦爲證：

勢連天界，名號火雲；青青翠翠的喬松，龍鱗重疊；猗猗挺挺的秀竹，鳳尾交加。蒙蒙茸茸的碧草，龍鬚柔軟；古古怪怪的古樹，鹿角丫叉。亂石堆山，似大大小小的伏虎；老藤掛壁，似灣灣曲曲的騰蛇。丹壁上更有些分分明明的金碧影，低澗中只見那香香馥馥的瑞蓮華；洞府中鎖着那氤氳氳氳的霧靄，青巒上籠着，那爛爛縵縵的烟霞。對對彩鸞鳴，渾似那咿咿啞啞的律呂；雙雙丹鳳嘯，恍疑是嘹嘹亮亮的笙笳。碧水跳珠點點滴滴，從玉女盤中泄出；虹霓流彩，閃閃灼灼自蒼龍嶺上飛斜。真個是福地無如仙境好，火雲劍府勝玄都。

話說：楊戩看罷景致，不敢擅入；少時，見一水火童子出來，楊戩上前稽首曰：「敢煩師兄，借傳一語，」楊戩求見。」童子認得楊戩，忙回禮曰：「師兄少待。」童子回言畢，進洞府來：「啓皇爺，外面有楊戩求見。」伏羲聖人曰：「着他進來。」童子復至外面，楊戩進見，楊戩在蒲團前倒身下拜，「弟子楊戩，願皇爺聖壽無疆！」拜罷，將書呈上；伏羲展玩，書曰：

「弟子黃龍真人，玉鼎真人，薰沐頓首，謹書上啓，闢天開地，太昊皇上帝座下：弟子

仰仗三教，演習靈文，自宜默守蒲團，豈敢冒言溘奏？但弟子等運逢劫數，殺戒已臨；襄應運之天子，伐無道之獨夫。略至潼關，突遭余德，以左道之幻術，施毒藥於生靈。茲有元戎姜尚，暨門徒將士兵卒六十餘萬，驟染顆粒之瘡，莫辨爲癘爲毒；懣懣待盡，至呼吸以難通，日夕垂亡，雖水漿而莫用。自思無奈，仰叩仁慈；懇祈大開惻隱。憐繼天立極之聖君，拯無辜之性命，早施雨露，以懣倒懸。臨啓不勝感命之至！」

伏義看罷書，謂神農曰：「今武王有事於天下，乃是應運之君，數當有此厄難，吾等理宜助一臂之力。」神農曰：「皇兄之言是也。」遂取三粒丹藥，付與楊戩，楊戩得了丹藥，跪而啓曰：「此丹將何用度？」伏義曰：「此丹一粒可救武王，一粒可救子牙；一粒用水化開，只在軍前四處灑過，此毒氣自然消滅。」楊戩又問曰：「不知此疾何名？」伏義曰：「此疾名爲痘疹，乃是傳染之病；若救稍遲，俱是死症。」楊戩又啓曰：「倘此疾後日傳染人間，將何藥能治？」乞賜指示。」神農曰：「你隨我出洞，至紫雲崖來。」楊戩隨來。神農至崖前，尋了一遍；神農拔一草，遞與楊戩。楊戩曰：「你與人間傳與後世，此藥能救痘疹之患也。」楊戩又跪懇曰：「此草何名？」神農曰：「你聽我道來，此草有詩爲證：

紫梗黃根八瓣花，痘瘡發表是升麻；常桑常說玄中妙，傳與人間莫浪誇。

話說楊戩求了丹藥，又傳下升麻，以濟後人；離了火雲洞，逕至周營，來見玉鼎真人，備言：『求得丹藥併升麻之草，可救痘疹之厄。』黃龍真人忙將丹藥化開先救武王，玉鼎真人來治子牙，楊戩與哪吒用水化開，此丹用楊枝酒起四處來；霎時間，痘疹之毒，即時全消。正是：

痘疹毒害從今起，

後人遇着有生亡。

周營內被楊戩哪吒在四面遍洒，只三山五岳門人，與凡夫不同，俱是腹內有三昧真火的，又會五行之術，不覺俱先好了。人人切齒，個個咬牙。

次日，子牙見衆門人臉上，俱有疤痕；子牙大怒，與衆人共議，取潼關泄恨。衆人齊厲聲大叫曰：『今日不取潼關，勢不回軍！』

不知余化龍父子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二回 三教大會萬仙陣

萬仙惡陣列山隈，颯颯寒風劈面催；  
片片祥光籠斗柄，紛紛殺氣透靈臺。  
魚龍此際分真偽，玉石從今盡脫胎；  
多少修持遭此劫，三尸斬去五雲開。

話說：余化龍與余達等，俱聽了余德言語，不以周兵爲意，遂日飲酒，只等周營兵將自己病死；那一日，不覺就是第八日。余化龍對諸子言曰：「今日已是八日，不見探事官來報，我們可上城一看。」五子齊曰：「上城看看纔是。」那時離了帥府，上得城來；只見周營比起初三四日，光景不同。起先營中，毫無烟火，今日周營中反覺騰騰殺氣，烈烈威風，人人勇敢，個個精神，旌旗嚴整，金鼓分明，重重戈戟，疊疊鎗刀。余化龍忙問余德曰：「這幾日周營中已有復舊光景，此事如何？」余達從傍埋怨曰：「兄弟，你不從吾言，致有今日；豈有人是自家會死得盡的？」余德默默不言，暗思：吾師傅我此術，響應隨時，豈有不准之理？其中必有原故。乃對父兄言曰：「事已至此，遲疑無益，此必有人在暗中解了；諒他一時身弱，不能爭戰，不若乘其不備，一戰可以成功，遲則有變。」余化龍聽說只得領了五子殺出關來，奔商營欺周營將身弱，余德穿道服，仗劍在前，如風馳雨驟而來，喊聲大震，姜子牙與衆門人諸將，正要出營相逢，其時楊戩曰：「此匹夫恃強欺敵，是自取死也！子牙坐四不相，哪吒引道，衆門人左右擁護，一齊殺出營來。大呼：曰『余化龍，今日是汝父子死期至矣！』金木二吒氣冲牛斗，楊任腹內生烟，雷震子聲如霹靂，韋護咬碎鋼牙，李靖欲平吞他父子，龍鬚虎足踏水雲，奮勇爭先。余家父子迎上前來，周營中衆門人裏住

了余家父子；未及數合，哪吒現了三頭六臂，登起風火輪，先在潼關城上。軍士見哪吒三頭六臂，一聲喊，散了個乾淨；余化龍父子，見哪吒上關，身子被衆人裹住，不得跳出圈子，因此上出了神氣，被雷震子一棍，正中余光頂上，翻下馬來。余達大呼曰：「匹夫傷吾之弟，勢不兩立！」來戰雷震子，又被韋護祭起降魔杵，把余達打死，倒身塵埃；楊任將扇子一扇，余先余兆二人，化作灰塵而散。余德見兄弟已死四人，心中大怒，直奔子牙殺來；子牙身體方纔好，諒戰不過，急祭打神鞭於空中，正中余德，打翻在地，早被李靖一戟刺死。雷震子見哪吒上城，也飛進城來；余化龍見五子陣亡，潼關已歸西土，在馬上大呼曰：「紂王，臣不能盡忠扶帝業，爲子報深仇，臣今拼一死，而報君恩也！」余化龍仗劍自刎而亡，後人單道余化龍父子一門死節，有詩吊之：

「鐵騎馳驅血刃紅，潼關力戰未成功；一門盡節忠商主，萬死丹心泣曉風。」

苟祿真能慚素位，捐生今始識英雄；清風耿耿流千載，豈在漁樵談笑中？」

話說：余化龍自殺，子牙驅人馬進關，出榜安民，清查庫藏。子牙憐余化龍父子一門忠烈，命左右收屍厚葬；凡軍士未得平復的，俱放在潼關。

子牙方分撥已定，只見黃龍真人，玉鼎真人，與子牙議曰：「前面就是「萬仙陣」了。」



可請武王也暫歇在此關；我等領人馬往前面要路上，先命人造起蘆篷，席殿，迎迓三教師尊。我等只此一舉，以完劫數了。此紅塵之殺運也。『子牙不覺大喜，忙命楊戩李靖，去造蘆篷，二人領命去訖。周營衆將，自從遭痘疹之厄，人人身弱，個個狼狽，俱在關上將息；又過了數日，只見李靖回令，蘆篷俱已完備。黃龍真人曰：『蘆篷既完，只是衆門去得，餘者俱離四十里遠，在下圍營；俟破陣後，方許起程。』衆將得令，就此駐劄不表。

且說：子牙同二位真人，與諸門人弟子前至蘆篷上；但見懸花結彩，香氣氤氳，迎接玉虛門下之客。今日「萬仙陣」總會，一面滿其紅塵殺戒，再去返本還原。不一時，這三山五岳衆道人，齊齊拍手大笑而來：『廣成子，赤精子，文殊廣法天尊，普賢真人，慈航道人，清虛道德真君，太乙真人，靈寶大法師，道行天尊，懼留孫，雲中子，燃燈道人；衆道人見子牙稽首曰：『今日之會，正完其一千五百年之劫數。』正是：

緣滿皈依從正道，

靜心定性誦黃庭

子牙迎接上篷坐下，先論破陣原故。燃燈曰：『只等師長來，自有道理。』衆皆默然端坐。

且說：金靈聖母在「萬仙陣」中，見燃燈道人頂上，現了三花，冲上空中，已知玉虛門

下衆道者來了。隨發一個雷聲，震開「萬仙陣」，一塊烟霧，撒開現出萬仙陣來；蘆篷上衆仙一見，睜目細看數番，見截教中高高下下，攢攢簇簇，俱是五岳三山四海之中，雲遊道客，奇奇怪怪之人。燃燈點頭，對衆道人嘆曰：「今日方知截教，有這許多人品，吾教不過屈指可數之人！」正是：

玄都大法傳吾輩，

方顯清虛不二門。

內中有有黃龍真人曰：「衆位道友，自元始以來，惟道獨尊；但不知截教門中，一意濫傳，遍及匪類。真是可惜工夫，苦勞心力，徒費精神，不知性命雙修，枉了一生作用，不能免生死輪迴之苦，良可悲也！」有道行天尊曰：「此一會，正是我等一千五百年之劫，難逢難遇；今我等先下篷看看如何？」燃燈曰：「吾等不必去看，只等師尊來至，自有會期。」廣成子曰：「我等又不與他爭論，又不破他的陣，遠觀何妨？」衆道人曰：「廣成子言之甚當。」燃燈阻不住衆人，只得下篷，一齊來看「萬仙陣」；只見門戶重疊，殺氣森然。衆仙搖首曰：「好利害！人人異樣，個個兇形；全無了道修行意，反有爭持殺伐心。」燃燈對衆人曰：「列位道兄，你看他們可是神仙了道之品？」衆仙看罷，方欲回篷；只聽得「萬仙陣」中一聲鐘響，來了一位道人，作歌而來：

『人笑馬遂是癡仙，癡仙腹內有真玄；真玄有路無人走，惟我蟠桃赴幾千。』

馬遂歌罷，大呼曰：『玉虛門下，既來偷看吾陣，敢與我見個高低？』燃燈曰：『你們只貪看惡陣，致多生此一段是非。』黃龍真人上前曰：『馬遂，你休要這等自恃；如今吾不與你論高低，且等掌教聖人來至，自有破陣之時。你何必倚仗強橫，行兇尙氣也？』馬遂躍步仗劍來取，黃龍真人手中劍急架來迎，只一合，馬遂祭起金箍，把黃龍真人的頭箍住了；真人頭疼不可忍，衆仙急救真人，大家回蘆篷上來。真人急除金箍除又除不下，只撞得三昧真火，從眼中冒出，大家鬧在一處不表。

且說：元始天尊來會「萬仙陣」，先着南極仙翁持玉符先行；南極仙翁跨鶴而來，雲光縹渺，馬遂擡頭見是，有極仙翁急駕祥雲；至半空中來阻住去路。仙翁笑曰：『馬遂你休要猖獗，掌教師尊來了。』馬遂方欲爭持，只見後面仙樂一派遍地異香；馬遂知不可爭持，按落雲頭，回歸本陣，南極仙翁先至蘆篷，率衆仙迎鸞接駕上篷坐下；衆門人拜畢，侍立兩傍。元始曰：『黃龍真人有金箍之厄。』忙叫過來，黃龍真人走至面前，元始用手一指，金箍隨脫，真人謝畢。元始曰：『今日你等俱該圓滿此厄，各回洞府，守性修心，斬却三尸，再不惹紅塵之難。』衆門人曰：願老師聖壽無疆！

正靜坐間，忽聽得空中有一陣異香，仙樂飄飄而來；元始已知老子來至，隨同衆門人迎候。老子下了板角青牛，攜手上籙，衆門人禮畢；老子拍掌曰：『周家不過八百年基業，貧道也到紅塵中來，三番四轉；可見運數難逃，何怕神仙佛祖？』元始曰：『塵世劫運，便是物外，神仙都不能免；况我等門人，又是身犯之者，我等不過來了此一番劫數耳。』二位師尊言過，端然默坐，至二更時分，只見各聖賢頂上，現有瓔珞慶雲，祥光繚繞，滿空中有無限瑞靄，直冲霄漢。且不言二位掌教師尊，與衆門人默坐蘆籙不表。

且說：金靈聖母在「萬仙陣」內，見瑞靄祥雲，知二位師伯已至，自思曰：『今日掌教師伯已來，吾師也要早至方可。』及至天明，只聽得半空中仙樂盈空，瓔珞之聲不絕；羣仙隨通天教主，離了碧遊宮，親至萬仙陣來。金靈聖母得知，率領衆仙迎接教主，進了陣門，上了八卦臺坐下。萬仙叩謁畢，金靈聖母曰：『二位師伯俱已至此。』通天教主曰：『罷了！如今是月缺難圓，既擺此萬仙陣，必定與他見個雌雄以定一尊之位。今日是萬仙統會，以完劫數。』隨命長耳定光仙：『你且去蘆籙上見你二位師伯，下這一封書。』定光仙領命逕至蘆籙下，見楊戩等俱左右站立；哪吒問曰：『來者何人？』長耳定光仙曰：『吾是奉命下書來見師伯的，借你通報。』哪吒上前啓知。老子曰：『命來。』哪吒下籙說知，定光仙

上得篷來，見左右立着十二代門人；定光叫拜伏於地，謹將書呈上。老子看書畢，謂定光仙曰：『吾知道了，明日會破萬仙陣也。』定光仙下篷，至萬仙陣回復通天教主。

且說：次日，二位教主，領衆門徒來看萬仙陣，下得篷來，至陣前一見，好萬仙陣。怎見得？有讚爲證：

一團怪霧疑陣寒風，彩霞籠五色金光，瑞雲起千叢豔色。前後排山岳修行道士與全真，左右立湖海雲遊陀頭並散客；正東上九華巾水合袍，太阿劍梅花鹿，都是道德情高奇異人，正西上雙抓髻，淡黃袍，古定劍，八叉鹿，盡是駕霧騰雲清隱士，正南上大紅袍，黃斑鹿，昆吾劍，正是五遁三除截教公，正北上皂色服，蓮子箍，鑽鐵鋼，跨糜鹿，都是倒海移山雄猛客。翠藍旛青雲繞繞，素白旛彩鳳翩翩；大紅旛火雲罩頂，皂蓋旛黑氣施張。杏黃旛下萬千條古怪的金霞，內藏着天上無世上少，闢地開天無價寶。又是烏雲仙，金光仙，虬首仙，神光糾糾；靈牙仙，毗盧仙，金箍仙，氣概昂昂。七香車坐金靈聖母，分門列定；八虎車坐申公豹，總督萬仙。武當聖母，法寶隨身；龜靈聖母，包羅萬象。金鐘響翻騰宇宙，玉磬敲驚動乾坤；提爐排嬾嬾香烟籠霧隱，羽扇搖翻翻彩鳳離瑤池。奎牛上坐的是，混沌未分天地元黃之外，鴻鈞教下，通天截教主；只見

長耳仙持定了神書奧妙，道德無窮。與截滅闡六魂旛，左右金童隨聖駕；紫霧紅雲離碧遊，通天教主身心變。只因一怒結成仇，兩教生尅終有損，天翻地覆鬼神愁；崑崙正道扶明主，山河統一屬西周。

話說：老子同元始來看萬仙陣，老子一見萬仙陣，與元始曰：『他教下就有這些門人，據我看來，總是不分品類，一概濫收；那論根器深淺，豈是了道成仙之輩？此一回玉石自分，淺深互見，遭劫者可不枉用工夫，可勝嘆息！』話猶未了，只見通天教主，從陣中坐奎牛而出；穿大紅白鶴絳綃衣，手執寶劍而來。老子看通天教主，全無道氣，一臉凶光。怎見得？有讚爲證：

闢地開天道理明，談經論法碧遊京；五氣朝元傳妙訣，三花聚頂演無生。頂上金光分五彩，足下紅蓮逐萬程；八卦仙衣飛紫氣，三鋒寶劍號青蘋。伏龍降虎爲第一，擒妖縛怪任縱橫；徒衆三千分左右，後隨萬聖盡精英。天花亂墜無窮妙，地擁金蓮長瑞頤；度盡衆生成正果，養成正道屬無聲。對對旛幃前引道，紛紛音樂及時鳴；奎牛隱坐截教主，仙童前後把香焚。靄靄沉檀雲霧起，紛紛殺氣自氤氳；白鶴唳時天地轉，青鸞展翅海山澄。通天教主離金闕，來聚羣仙百萬名。

話說：通天主教主見二位教主，對面打稽首曰：『二位道兄請了！』老子曰：『賢弟可謂無賴之極！不思悔過，何能掌教之主？前日誅仙陣上，已見雌雄，只當潛蹤隱跡，自己修過，以懺往愆，方是掌教之主；豈得怙惡不改，又率領羣仙，布此惡陣？你只待玉石俱焚，生靈戕滅殆盡，你方纔罷手；這是何苦，定作此業障耶？』通天主教主怒曰：『你等謬掌闡教，自恃已長，縱容門人，肆行猖獗，殺戮不道，反作此巧言惑衆；我是那一件不如你，你敢欺我？今日你再請西方準提道人，將加持杵打我就是了！不知他打我即是打你一般，此恨如何可解？』元始笑曰：『你且不必口講，只你既擺此陣，就把你胸中學識舒展一二，我與你共決雌雄。』通天主教主曰：『我如今與你仇恨難解，除是你我俱不掌教，方纔干休。』通天主教主道罷，走進陣去少時布成一個陣勢，乃是一個陣結三個營壘，攢簇而立。通天主教主至陣前問曰：『你二人可識吾陣否？』老子大笑曰：『此乃是吾掌中所出，豈有不知之理，此是「太極兩儀四象之陣」耳，有何難哉？』通天主教主曰：『可能破否？』元始曰：『你且聽吾道來：』

混元初判道爲尊，鍊就乾坤清濁分；太極兩儀生四象，如今還在掌中存。』

老子問曰：『誰去破此「太極陣」走一遭？』赤精子大呼曰：『弟子原會此陣。』作歌

而出：

『今朝圓滿斬三屍，復整菩提在此時；太極陣中遇奇士，回頭百事自相宜。』

赤精子躍身而出，只見『太極陣』中一位道人長鬚黑面，身穿皂服，腰束絲絛，跳出陣前，大呼曰：『赤精子你敢來會吾陣麼？』赤精子曰：『烏雲仙你不可恃強，此處是你死地了。』烏雲仙大怒，仗劍來取，赤精子手中劍迎面交還；未及三四個回合，烏雲仙腰間掣混元鎚就打一聲響，把赤精子打了一跤，烏雲仙繼待下手，有廣成子大呼曰：『少待傷吾道兄，吾來了！』仗劍抵住了，烏雲仙二人大戰，未及數合，烏雲仙又是一鎚，把廣成子打倒在地，廣成子抓將起來。往西北上走了，通天教主命烏雲仙去，定然拿來，烏雲仙領法旨，隨後趕來，廣成子前走，烏雲仙後趕；看看趕上，廣成子正無可奈何，轉過山坡，只見準提道人來至，讓過了廣成子，準提阻住了，烏雲仙笑容滿面，口稱：『道友請了。』烏雲仙認得是準提道人，即叫曰：『準提道人你前日在『誅仙陣』上，傷了吾師，今又阻吾去路；情殊可恨！』仗劍望準提道人頂上劈來，道人把口一張，一朵蓮花託住了劍，言曰：

『舌上青蓮能托劍，

吾與烏雲有大緣。』

準提曰：『道友。我與你是有緣之客，特來化你歸吾西方，共享極樂，有何不美？』烏



雲仙大呼道：「好潑道欺吾太甚！」一日準提用中指一指，一朵白蓮，準提又曰：「道友」掌上白蓮能托劍，須知極樂是西方；二、六蓮台生瑞彩，波羅花放滿園香。」

烏雲仙大呼曰：「一派胡說，敢來欺我？」又是一劍，準提將手一指，一朵金蓮，托住；準提曰：「烏雲仙友，吾乃是大慈大悲，不忍你現出真相若是現時，可不有辱你平昔修鍊工夫，化爲烏有，我如今不過要與你與西方教法，故此善化你，幸祈急早回頭！」烏雲仙又是一劍砍來，準提將拂塵一刷，烏雲仙手中劍，只剩得一個靶兒，烏雲仙大怒，提起混元鎚打來，準提就跳出圈子去了，烏雲仙隨後趕來，準提曰：「徒弟在那裏？」只見來了，一個童兒，身穿水合服，手執竹枝而來。

不知烏雲仙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三回 三大士收伏獅象吼

一、鉤明月半輪秋，三點如星仔細求；獅象有名緣相立，慈航無著借形修。

朝元最忌貪嗔取，脫骨須將望礙休；總爲諸仙逢殺劫，披毛帶角盡皆收。

話說：準提道人，命水火童子，將六根清淨竹，來釣金鼈；童子回空中，將竹枝下，

那竹枝就有無限光華異彩，裹住了烏雲仙，烏雲仙此時難逃現身之厄。準提叫曰：『烏雲仙，你此時不現原形，更待何時？』只見烏雲仙把頭搖了一搖，化作一個金鬚鼉魚，剪尾搖頭，上了釣竿；童子上前，按住了烏雲仙的頭，將身騎上鼉魚背，只逕往西方八德池中，受享極樂之福去了。正是：

八德池中閑戲耍，

金蓮爲伴任逍遙。

話說：準提道人，收了金鼉，趕至「萬仙陣前」，通天教主，見是準提；怒冲面上，眼俱紅。大呼曰：『準提道人，你今日又來會吾此陣，吾決不與你干休！』準提道人曰：『烏雲仙與吾有緣，被吾用六根清淨竹，釣去西方八德池邊自在逍遙，無罣無礙，真強似你在此紅塵中擾攘也。』通天教主聽罷大怒，正欲與準提廝殺；只聽得『太極陣』中，一人作歌而出。』

『大道非凡道，玄中玄更玄；誰能參悟透，咫尺見先天。』

話說：『太極陣』中，虬首仙提劍而出：『誰人敢進吾陣中來，共決雌雄？』準提道曰：『文殊廣法天尊，借你去會此位有緣之客。』準提道人，把文殊廣法天尊頂上一指，泥丸復開，三光迸出，瑞氣盤旋；元始天尊，遞一旛與文殊，名曰『盤古旛』，可破此『太極陣』。文殊廣法天尊，接旛作偈而出：

「混元一氣此爲先，萬劫修持合太玄；莫道此中多變化，汞鉛消盡福無邊。」

文殊廣法天尊歌罷，虬首仙大呼曰：「今日之功，各顯其教，不必多言。」仗手中劍砍來。文殊廣法天尊手中劍急架相還，未及數合，虬首仙使往陣中而去，文殊廣法天尊縱步趕來，虬首仙進陣，便祭起符印。只見陣中如鐵壁銅牆一般，兵刃如山；文殊廣法天尊，將盤古幡展動，鎖住了「太極陣」，「廣法天尊現出一身法來。怎見得？有讚爲證

而如監錠，赤鬚紅髯；渾身上五彩呈祥，遍體內金光擁護降魔杵。滾滾紅焰飛來金蓮邊，騰騰霞光亂舞；正是太極陣中，皈依大法現威光，朵朵祥雲籠八面。

虬首仙邊廣法天尊出一位化身，甚是奇怪。只見香風縹渺，瓔珞纏身；蓮花脚下，虬首仙無法可治，正欲迴避，文殊忙將蜘蛛妖繩祭起，命黃巾力士拿去蘆篷下聽候發落。廣法天尊收了法像，徐徐出陣，上篷來見元始曰：「弟子已破「太極陣」矣。」元始命南極仙翁去蘆篷下，將虬首仙打出原身；仙翁領命至篷下，見虬首仙縛住一團。南極仙翁對虬首仙口中念念有詞，道聲：「疾！還不速現原形，更待何時？」只見虬首仙把頭搖了兩搖，就地一滾；乃是一個青毛獅子，剪尾搖頭，甚是雄偉。南極仙翁回復元始天尊命令；元始分付，就命廣法天尊坐騎，仍於頂下挂一牌，上書虬首仙名諱。

次日，老子與元始親臨陣前，問：『通天教主何在？』左右報與通天教主，逕出陣前；老子命文殊騎了青獅至面前，老子指與通天教主看曰：『你的門下多有此等之物，你還要自逞道德清高，真是可笑！』就把個通天教主羞紅滿面，大怒曰：『你再敢破吾兩儀陣麼？』老子尚未及回言，只見兩儀陣內，靈牙仙大呼而出曰：『誰敢來破吾「兩儀陣」麼？』正是：

袖裏乾坤分上下，

兩儀陣內定高低。

靈牙仙逕出陣來，問：誰敢來見吾此陣？』元始命普賢真人曰：『你去破此陣走一遭。』遂將太極符印付與普賢真人。真人至陣前曰：『靈牙仙你苦行成形，爲何不守本分，又來多此一番事也？只怕你咫尺間現了原形，那時悔之晚矣！』靈牙仙大怒。仗二劍飛來，直取普賢真人，仗手中劍火速忙迎；未及數合，靈牙仙便往「兩儀陣」中而去，普賢真人趕入陣內，靈牙仙祭動兩義妙用，逞截教玄功，發動雷聲，來困普賢真人。只見普賢真人泥丸宮現出化身，甚是凶惡。怎見得？有讚爲證：

『而如紫棗，巨口獠牙；霎時間雲籠紅頂上，一會家瑞彩罩金身。瓔珞垂珠掛遍體，蓮花託足起祥雲；三首六臂持利器，手內降魔杵一根。正是有福西方成正果，真人今日已

完成。』

話說：普賢真人現出法身，鎮住靈牙仙；仍用長虹索，命黃巾力士將靈牙仙拿去蘆篷下，聽候指揮。普賢真人破「兩儀陣」巡至蘆篷上，參見老子，老子命南極仙翁速現靈牙仙原身。南極仙翁領令將三寶玉如意把靈牙仙連擊數下，靈牙仙就地一滾，現出原形，乃是一隻白象；老子分付將白象頸上也掛一牌，上書靈牙仙名諱，與普賢真人爲坐騎。復至陣前，通天教主見青獅在左，白象在右，不覺大怒；正欲上前，只見「四象陣」中，金光仙大呼曰：「闡教門人不要逞強，吾來也！」乃作歌而出曰：

「妙法廣無邊，身心合汞鉛；今領四象陣，道術豈多言。二指降龍虎，雙眸運大玄；誰人來會我？方是大羅仙。」

元始見金光仙出得「四象陣」來，勇猛莫敵，忙分付慈航道人曰：「你將如意執定進四象陣去，直須如此如此，……就變化無窮，何愁此陣不破也？此是你有緣之騎。」慈航道人作歌而出曰：

「普陀崖下有名聲，了却歸根返玉京；今日已完收四象，夢魂猶自怕臨兵。」

慈航歌罷，金光仙躍身而出，大呼曰：「慈航道人。你口出大言，肆行無忌，好個今日

已完收四象，只怕你死於目前。不要走，正要拿你！」仗手中劍飛來直取，慈航道人手中劍急架忙迎；未及三合，金光仙便入「四象陣」去了。慈航趕入陣中，金光仙將四象陣符印發開，內有無窮法寶，來治慈航道人，正是：

四象陣遇金毛狐，

潮音洞裏聽談經。

話說：慈航道人見四象陣中，變化無窮；忙將頭上一拍，有一朵慶雲籠罩，蓋住頂上，只聽得一聲雷響，現出一身化身。怎見得：

面如傅粉，三首六臂；二目中火光焰裏見金龍，兩耳內朵朵金蓮生瑞彩。足踏金鼈，鶴駕祥雲千萬道；手中託杵，巍巍紫氣徹青霄。三寶如意擎在手，長毫光燦燦，楊枝在肘後，有瑞氣騰騰。正是普陀妙法莊嚴，方顯慈航道行，」

且說：金光仙看見闡教內門人這等化身，自嘆曰：「真好一個玉虛門下，果然氣宇不同。」欲待逃回，早已被慈航道人祭起三寶玉如意，命黃巾力士：「把此物拿去籬下，聽候發落。」少時，力士平空把金光仙拿至蘆籬下，南極仙翁在籬下等候，忽見空中丟下金光仙來，南極仙翁見金光仙跌下籬來，遵老子命令，將金光仙頸上連拍幾下道：「業障！還不速現原形，更待何時？」金光仙情知不能逃脫就地一滾，現出原形，乃是一隻金毛狐，仙翁

至蘆篷回復法旨，元始分付也。與他頸上掛一牌，書金光仙名諱，就與慈航爲坐騎。仙翁一  
如命施爲，慈航騎了，復出陣前，——此乃是三大士收伏獅象吼，後與釋門，成於佛教，爲  
文殊普賢觀音是三位大士。此是後話，表過不提。

且說：通天教主見如此光景，心中大怒；方欲仗劍前來，以決雌雄。忽聽得後面一門人  
大呼曰：『老師不要動怒，吾來也！』通天教主觀之，乃是龜靈聖母，身穿大紅八卦衣，仗  
手中寶劍作歌而來；

『炎帝修成大道通，智藏萬象妙無窮；碧遊宮內傳真訣，特向紅塵西破戎。』

只見龜靈聖母欲來拿廣成子報仇，這壁廂有權留孫迎上前來曰：『那業障漫來！』老子  
元始準提道人，三位教主是慧眼，看見龜靈聖母行相，元始笑曰：『二位道兄，以這樣東  
西，如何也要成正果？真個好笑！』你道他如何出身？有讀爲證：

根源出處號幫泥，水底增光獨顯威；世隱能知天地性，靈惶偏曉鬼神機。藏身一縮無頭  
尾，展足能行即自飛；蒼頡造字須成體，卜筮先知伴伏羲。穿萍透荇千般俏，戲水翻波  
把浪吹；條條金線穿成甲，點點裝成玳瑁齊。九宮八卦生成定，散碎遮鋪綠羽衣；生來  
好勇龍王幸，死後還駝三教碑。要知此物名何姓，炎帝得道母烏龜。』

且說：龜靈聖母，仗劍出來與懼留係大戰；未及三五合，急祭起日月誅打來。懼留係不識此寶，不敢招架轉身往西而敗走；通天教主大呼曰：『速將懼留係拿來！』龜靈聖母飛趕前來，懼留係乃是西方有緣之客，久後入於釋教，大闡佛法，舉於西漢；正往西上逃走，只見迎頭來了一人，頭挽雙髻，身穿水合道袍，徐徐而來，讓過懼留係，阻住龜靈聖母。大呼曰：『不要趕吾道友！你既修成人體，理當守分安居，如何肆志亂行，作此業障？若不聽吾之言，那時追悔何及？你可速回，吾乃西方教主，大展沙門，今來特遇有緣，非是無端惹事。』正是：

若是有緣當早會，

同上西方極樂天。

龜靈聖母大呼曰：『你是西方當安你巢穴，如何敢在此妖言亂語，惑吾清聽也？』不及交手，急祭日月誅，劈面打來；接引道人指上放一白毫光，白上生一朵青蓮，托住此珠。西方教主曰：『青蓮托此物，衆生那裏得知？』龜靈聖母原非根深行滿之輩，不知進退，依舊用此珠打來；接引道人曰：『既到此間，也免不得行此紅塵之事，非是我仁慈乃是氣數使然，我也難自爲主。我且將此寶祭起，看他如何？』西方教主將念珠祭起，龜靈聖母一見躲身不及，那念珠落下，正打在龜靈聖母背上，壓倒在地，現出原身，乃是一個大龜，只見得



壓頭足齊出。懼留孫方欲仗劍斬之，西方教主急止之曰：「道友不可殺他，若動此念，轉劫難完，相報不已。」教主呼：「童子在那裏？」西方教主言未畢，只見一童走至前面，西方教主曰：「我同此位道友，去會有緣之客。你可將此畜救之。」接引道人同懼留孫赴蘆篷來，不表。

且說：西方白蓮童子，將一小小包兒打開，欲收龜靈聖母；不意他走出一件好東西，甚是利害，聲音細細，映日飛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聲若轟雷嘴若針，穿符度幔更難禁；貪殞血食侵人體，畏避烟熏集茂林。

炎熱愈威偏聒噪，寒風纔動便無情；龜靈聖母因逢劫，難免今朝萬崦臨。」

話說：白蓮童子打開包裹，放出蚊蟲；那蚊蟲聞得血腥氣，俱來叮在龜靈聖母頭足之上。及至趕打，如何趕散得；未曾趕得只裏，那裏又宿滿了。不一時，把龜靈聖母吸成空壳，白蓮童子急至收時；他也自四散飛去；一翅飛往西方，把十二品蓮台食了三品。後來西方教主破了萬仙陣回來，方能收住；已是少了三品蓮台，追悔無及。正是：

九品蓮台登彼岸，

千年之後有沙門。

不表蚊蟲之事，且說：西方教主同懼留孫來至「萬仙陣」前，見了紫霧紅雲，黃光綠

繞；有準提道人見師兄來至，老子與元始忙迎上前打稽首曰：「道友請了！」對面通天教主看見大呼曰：「接引道人，你前番可惡，破吾「誅仙陣」；今又來此，吾與你見個高下！」道罷，把奎牛催開，用劍來取；西方教主也不動手，只見泥丸宮舍利子升起三顆，或上或下，反復翻騰，遍地俱是金光。通天教主寶劍架隔，不能近身，通天教主大怒，復用漁鼓打來；準提用手一指，一朵金蓮架住，亦不能近身。老子與元始便曰：「二位道兄皆回，今日且不要與他較量。」赤精子聽罷，忙鳴金鐘，廣成子又擊玉磬，四位教主皆回；通天教主又不能阻攔，心中大怒曰：「今日且讓他暫回，明日決要會你等以見高下。」老子曰：「你且回去，不要性急。」只見四位教主，回至蘆篷上坐下；元始曰：「二位道兄此來，共佐周室，若明日破陣必盡除此教，以絕彼之虛妄；只是難爲後來訪道修真之人，絕此一種耳。」接引道人曰：「貧道此次特來，單爲渡有緣之客；據吾觀「萬仙陣」中，邪者多而正者少，沒奈何只得隨緣相得，不敢勉強耳。」老子曰：「吾等門人今已戒滿，明日速破此陣；讓他早早返本還元，以全此輩根行，也不失我等解脫一場。」元始隨命姜尚過來，問曰：「前日破「誅仙陣」那四口寶劍在否？」子牙曰：「此劍俱在弟子處。」元始曰：「取來。」子牙隨取出四口劍，獻上元始——乃誅，戮，焰，絕，之劍。——元始乃命廣成子，赤精子，玉

鼎真人，道行天尊四人過來，分付曰：「你四人但看明日吾等進陣之時，陣裏面八卦台前，有一座寶塔升起；你四個先沖進重圍之中，祭起此劍。原是他的寶劍，還絕他的門人，非吾等故作此惡業也。」又謂子牙曰：「明日會陣之際，但凡吾門下，見者皆可進陣，以完劫數。」子牙領了法旨，來至蘆篷下，分付衆門人曰：「明日共破萬仙陣，爾等俱入陣中，各見雌雄，以完劫數。」衆門人聽說，喜不自勝。不表。

且說：潼關衆將，聽得破萬仙陣，俱在關內；一個個心癢難抓，恨不得也來看看。內有洪錦共龍吉公主曰：「我也是截教，况你又是瑤池仙子，理合去會萬仙陣，」如何在此不行？」龍吉公主曰：「我們明日早去無妨。」夫妻計議停當，次日來見武王曰：「臣辭大王要去會萬仙陣，」以完劫數，特聽姜元帥調遣。」武王曰：「卿去固好，當佐相父破敵也。」武王大喜，奉酒餞行，洪錦夫婦告別起行。也是合該如此，正是：

萬仙陣內夫妻絕。

天數安排不得差。

且說：元始次日下籙，分付衆門人鳴動金鐘玉磬，三教聖人率諸門人共破萬仙陣；只見通天教主分付長耳定光仙曰：「但吾與你師伯，共西方二位道人會戰；吾叫你將六魂磨動，不得有誤。」長耳定光仙曰：「弟子知道。」通天教主打點會戰。

且說：長耳定光仙自思，我前日見師伯左右門人，總只十二代弟子，俱是道德之士；昨日又見西方教主，三顆舍利子，頂上光華，真是道德無邊，先自有三分退怯。正是

從來心上修仙道，

邪正方知成大宗。

話說：通天教主至陣前見老子元始四人一至，大呼曰：『今日定要與你等見個高低！斷不草率于休！』話猶未了，只見洪錦走馬至陣前，與龍吉公主也不聽約束，舉刀刃直沖殺過去，子牙攔阻不住。——看官此正是這二位星官該絕於此，天數使然，故不由分說，直殺過去耳。——洪錦把刀一擺，兩騎馬沖進陣中；「萬仙陣」不會提防有此衝突之患。被龍吉公主祭起瑤池內白光劍，傷了數位仙家。夫妻二人正沖殺間，只見亂騰騰殺氣迷空，黑靄靄陰風晦晝；正遇金靈聖母，在七香車上布陣。忽報龍吉公主沖進陣來，金靈聖母急下車看時，公主已殺至面前；聖母綽步提飛金劍抵敵，未及數合，聖母祭起四象塔打來。公主不知此寶，躲不及。一塔正中頂上，跌上馬來，被衆仙斬之。洪錦見公主已絕，大叫一聲；「休傷吾公主！」把刀來取聖母，聖母又祭起龍虎如意，正中洪錦頂上；可憐自歸周土，屢得奇功，今日夫妻陣亡，以報武王！二位清魂，俱往封神台去了。元始正欲與通天教主答話，只見洪錦夫妻已亡，元始嘆謂西方教主曰：『方纔絕者，乃是瑤池金母之女，天數合該如

此，可見非人所爲！」只見得「萬仙陣」門裏，有一竿翠藍旂搖，隱隱調出四位道者；乃是按二十八宿之星，正應萬仙陣而出。元始見翠藍旗搖動，來了四位道人，俱穿青色衣。怎見得？有詩爲證：

一字青紗腦後飄，道袍水合束絲縑；元神一現羣龜滅，斬將封爲角木蛟。  
九揚紗巾頭上蓋，腹內玄機無比賽；降龍伏虎似平常，斬將封爲木斗豸。  
三柳髭鬚一尺長，鍊就三花不老年；蓬萊海島無心戀，斬將封爲套木狼。  
修成道氣精光煥，巨口獠牙紅髮亂；碧遊宮內有聲名，斬將封爲井木犴。  
元始又聽一聲鐘響，一杵大紅旗搖，又來了四位道人，俱穿大紅絳絹衣，好凶惡，怎見得，有詩爲證

碧玉霞冠形容古，雙手善把天地補；無心訪道學長生，斬將封爲尾火虎。  
截教傳來鍊玉樞，玄機兩濟用工夫；丹砂鼎內龍降虎，斬將封爲室火猪。  
祕授口訣伏妖邪，頂上靈雲天地遮；三花聚鼎難成就，斬將封爲翼火蛇。  
不戀榮華止自修，降龍伏虎任悠遊；空爲數載丹鼎力，斬將封爲豨火猿。  
老子見「萬仙陣」中一杵白旂搖動，又有四位道人出來，身穿大白衣；體態凶頑，各有

妖氛氣概。因謂元始曰：『似這等業障，都來枉送性命！你看出來的，都是如此之類。』怎見得？有詩爲證：

五岳三山任意遊，訪玄參道守心修；空勞爐內金丹汞，斬將封爲斗金牛。  
腹內珠璣貫八方，句羅萬象道汪洋；只因殺戒難逃躲，斬將封爲鬼金羊。  
離龍坎虎相匹配，鍊就神丹成不朽；無緣頂上現三花，斬將封爲婁金狗。  
金丹鍊就脫樊籠，五遁三除大道通；未滅三屍天六氣，斬將封爲亢金龍。  
四位教主又見通天教，把手劍望東西南北指畫，前後又是鐘鳴；陣門開處，又有四位道人出來。真好稀奇，有詩爲證：

自從修鍊玄中妙，不戀金章共紫誥；通天教主是吾帥，斬將封爲箕水豹。  
出世虔誠悟道言，勤修苦行反離魂；移山倒海隨吾意，斬將封爲參水猿。  
箬冠道服性聰敏，鍊就白氣心無損；只因無福了長生，斬將封爲軫水蚓。  
五行妙術體全殊，各就玄中自丈夫；悟道成仙無造化，斬將封爲壁水獮。  
元始曰：『此俱是截教門中，併無一人有根行之士；俱是無福修爲，該受此劫數也。深爲可悲！』又見皂蓋幡下出來四位道人怎見得？有詩爲證：

跨虎登山看鶴鹿，驅邪捉怪神鬼哭；只因無福了仙家，斬將封爲女士蝠。  
頂上祥光五彩氣，包含萬象多伶俐；無分無緣成正果，斬將封爲胃土雉。  
探鍊陰陽有異方，五行攢簇配中黃；不歸闡教歸截教，斬將封爲柳土獐。  
赤髮紅鬚情性惡，遊盡三山併五岳；包羅萬象枉徒勞，斬將封爲氏土貉。  
元始與老子同西方教主共言曰：「你看這些人有仙之名，無仙之骨，那裏做得修行悟道之品？」四位教主正談論之間，只見旗門開處，又來了四位道人。怎見得？有詩爲證：

修成大道真瀟灑，妙法玄機有真假；不能成道却凡塵，斬將封爲星日馬。  
鐵樹開花怎能齊？陰神行樂跨紅霓；只因無福爲仙侶，斬將封爲昂日雞。  
面如藍靛多威武，赤髮金睛惡似虎；呼風喚雨不尋常，斬將封爲虛日鼠。  
三昧真火空中露，霞光前後生百步；萬仙陣內逞英雄，斬將封爲房日兔。  
話說通天教主在陣中調出第七對來，展一杵素白幡，幡下有四位道者；凶凶惡惡，凜凜料料，手提方楞鐺出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道術精奇蓋世無，修真鍊性握兵符；長生妙訣貪塵劫，斬將封爲畢月烏。  
髮似硃砂面似靛，揮身上下金光現；天機玄妙總休言，斬將封爲危月燕。

面如赤棗落腮鬚，撒豆成兵蓋世無；兩足登雲如掣雷，斬將封爲心月狐。  
腹內玄機修二六，鍊就陰陽超凡俗；誰知五氣未朝元，斬將封爲張月鹿。

話說：通天教主把九曜二十八宿調將出來，按定方位；只見四七二十八位道者，齊齊整整，左右盤旋，簇擁而出。但見了此飛霞紅氣，紫電清光，有多少着層層密密，凶凶頑頑；真個是殺氣騰騰，愁雲漠漠，好生利害。

不知後雍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四回 子牙兵取臨潼關

幽魂麾下夜猿啼，壯士紛紛急鼓聲；黑霧瀰漫人魄散，妖氛籠罩將星低。  
只知戰勝歌刁斗，不識奸邪悔噬臍；屈死英雄遭血刃，至今城下草萋萋。

話說：通天教主率領衆仙至陣前，老子曰：「今日與你定決雌雄；可憐萬仙遭難，乃你反復不定之罪！」通天教主怒曰：「你四人看我今番怎生作用。」遂催開奎牛，執劍砍來；老子笑曰：「料你今日作用，也只如此，只你難免此厄也！」催開青牛，舉起扁拐，急架忙迎。元始天尊對左右門人曰：「今日你等俱滿此戒，須當齊入陣中，以會截教萬仙，不得錯



遍。』衆門人聽此言，不覺懽笑；吶一聲喊，齊殺入萬仙陣中也。正是：

萬仙陣上施玄妙，

都向其中了劫塵。

文殊廣法天尊，騎獅子，普賢真人騎白象，慈航道人騎金毛吼；三位大士，各現出化身，沖將進去，靈寶大法師，仗劍而來，太乙真人持寶鏢進陣，懼留孫黃龍真人，雲中子燃燈道人，齊往萬仙陣來。後面又有姜子牙同哪吒等衆門人亦大呼曰：『吾等今日破萬仙陣，以見真僞也！』話未了時，只見陸壓道人從空飛來，撞入「萬仙陣」內，也來助戰。看只場惡戰，正是萬劫總歸此地，神仙變運方完。只見：

老子坐青牛，往來跳躍；通天教主縱奎牛，猛勇來攻；三大士催開了青獅象吼，金靈聖母使寶劍飛騰；靈寶大法師，面如火熱，武當聖母怒氣沖空。太乙真人動了空中三昧，毗盧仙亦顯神通；道德真君來完殺戒，雲中子寶劍如虹。懼留孫把細仙繩祭起，金箍仙用飛劍來攻；陣中玉磬錚錚響，台下金鐘朗朗鳴。四處起團團烟霧，八方長颯颯狂風。人人會三除五遁，個個曉倒海移峯。劍對劍紅光燦燦，兵迎寶瑞氣溶溶；平地下鳴雷震動，半空中霹靂交轟。這壁廂三教聖人行正道，那壁廂通天教主涉邪蹤；這四位教主也動了嗔癡煩惱，那通天主竟犯了反覆無終。正克邪始終還吉，邪逆正到底成凶；急喚

纜天翻地覆，鬧炒炒華岳山崩，姜子牙奉天征討，衆門人各要立功；楊戩刀猶如電閃，李靖戟一似飛龍，金吒縱開脚步，木吒寶劍齊衝；韋護祭起降魔寶杵，哪吒登開風火輪，各自稱雄。雷震子二翅半空施勇，楊任手持五火扇扇風；又來了四仙家，祭起誅陷戮絕四寶劍，這般兵器難當其鋒。咫尺間斬了二十八宿，頃刻間九曜俱空，通天教主精神減半，金靈聖母口內唱喏，毗盧仙已無主意，武當聖母戰兢兢。一時又來了西方教主，把乾坤袋舉在空中；有緣的須當早進，無緣的任你縱橫。霎時間雲愁霧慘，一會家地暗難窮；從今驚破通天胆，一事無成有愧容。

話說：老子與元始冲入「萬仙陣」內；將通天教主裹住，金靈聖母被三大士圍在當中。只見三大士面分藍紅白，或現三首六臂，或現八臂十首，或現五首八臂；渾身上下，俱有金燈白蓮寶珠瓔珞，華光護持。金靈聖母用玉如意招架三大士多時，不覺把頂上金冠落在塵埃，將頭髮散了；這聖母披髮大戰。正戰之間，遇着燃燈道人，祭起定海珠打來，正中頂門。可憐，正是：

封神正位爲星首，

北闕香烟萬載存。

燃燈將定海珠把金靈聖母打死，廣成子祭起誅仙劍，赤精子祭起戮仙劍，道行天尊祭起

陷仙劍，玉鼎真人祭起絕仙劍數道黑氣沖空，將「萬仙陣」罩住，凡封神上有名者，就如砍瓜切菜一般，俱遭殺戮；子牙祭打神鞭，任意施爲。「萬仙陣」中，又被楊任用五火扇扇起烈火，千丈黑烟迷空，可憐萬仙遭難，甚是難堪。哪吒現三首八臂，往來衝突；玉虛一下下，如獅子搖頭，猿猴舞勢，只殺得山崩地塌。通天教主見萬仙受此屠戮，心中大怒，急呼門曰：長耳定光仙快取六魂旛來！定光仙因見接引道人白蓮裹體，舍利現光；又見十二代弟子，玄都門人，俱有瓔珞金燈，光華罩體，知道他們出身清正，截教畢竟差訛。他將六魂旛收起，輕輕的走出萬仙陣，逕往蘆篷下隱匿。正是：

根深原是西方客，

躺在蘆篷寶旛。

話說：通天教主大呼：「定光仙快取旛來！」連叫數聲連定光仙也不見了；通天教主已知他去了，大怒，無心戀戰。又見萬仙受此等狼狽，欲待上前，又有四位教主阻住；欲要退後，又恐教下門人笑話，只得勉強相持。又被老子打了一拐，通天教主着了急，祭起紫電鎚來打老子；老子笑曰：「此物怎能近我？只見」頂上現出玲瓏寶塔，此鎚焉能下來，通天教主正出神，不防元始天尊又一如意，打中通天教主肩窩，幾乎落下套牛，通天教主大怒，奮勇爭戰。只見二十八宿星官，也殺得看看殆盡；止邱引見勢不好，便借土遁就走，被陸壓看

見，惟恐追不及，急縱至空中，將葫蘆揭開，放出一道白光，上有一物飛出，陸壓打一躬，請寶貝轉身。可憐邱引頭已落地，陸壓收了寶貝，復至陣中助戰。

且說：接引道人，在萬仙陣內將乾坤袋打開，盡收那三千紅氣之客，有緣往極樂之鄉者，俱收入此袋內。準提同孔雀明王在陣中，現二十四頭十八隻手，執定瓔珞傘蓋，花貫魚，賜金弓銀戟，白銀旛幢，加持神杵，寶鏗銀瓶等物；來戰通天教主。通天教主看是準提，頓起三昧真火，大罵曰：『好潑道！焉敢欺吾太甚？又來攪吾此陣也。』縱奎牛沖來，仗劍直取；準提將七寶妙樹架開，正是：

西方極樂無窮法，

俱是蓮花一化身。

且說：通天教主用劍砍來，準提將七寶妙樹一刷，把通天教主手中劍打的粉碎，通天教主把奎牛一提，跳出陣去了；準提道人收了法身，老子與元始也不趕他，羣仙共破了萬仙陣，鳴動金鐘，擊響玉磬，俱回蘆篷上來。老子與元始看見定光仙問曰：『你是截教門人，定光仙爲何躲在此處也？』定光仙拜伏在地曰：『師伯在上，弟子有罪，敢稟明師伯；吾師鍊有「六魂旛」，欲害二位師伯，並西方教主武王子牙。使弟子執定聽用，弟子因見師伯道正理明，吾師未免偏聽逆理，造此業障；弟子不忍使用，故收匿藏身于此處。今師伯下問，

弟子不得以實告。」元始曰：「奇哉！你身居截教，心向正宗，自是有根器之人。」隨命跟上蘆篷。四位教主坐下，共論今日邪正方老子問定光仙曰：「你可取『六魂旛』來。」定光仙將旛呈上，西方教主曰：「此旛可摘去周武姜尙名諱，將旛展開，以見我等根行，如何。」準提隨將六魂旛摘去周武姜尙名諱，命定光仙展布，定光仙依命將旛連展數展，只見四位教主頂上各現奇珍；元始現慶雲，老子現塔，西方二位教主現舍利子，保護其身。定光仙見了，棄旛倒身下拜言曰：「似此吾師忘動噴念，陷無限生靈也！」西方教主曰：「吾有一偈，你且聽着：

極樂之鄉客，西方妙術神；蓮花爲父母，九品立吾身。池邊分八德，常臨七寶園；波羅花開後，遍地長金珍。談講三乘法，舍利腹中存；有緣生此地，久後幸沙門。」

西方教主曰：「定光仙與吾教有緣。」元始曰：「他今日至此，也是棄邪歸正念頭，理當皈依道兄。」定光仙隨拜了接引準提二位教主，子牙在篷下與哪吒等曰：「今日萬仙陣中，許多道者遭殃，無辜受戮，其實快心！」門人之內，個個歡喜。不表。

且說：通天教主，被四位教主破了「萬仙陣」，內中有成神者，有歸西方教主者，有逃去者，有無辜受戮者；彼時武當聖母見陣勢難支，先自去了，申公豹也走了，毗盧仙已歸西

方教主 後成爲毗盧佛，此是千年後纔見佛光。

當日通天教主，領着二三百名散仙，走在一坐山下，少憩片時；自思：定光仙可恨，將六魂旛竊去，使吾不能成大功，今番失利，再有何顏掌碧遊宮大教？左右是一不做二不休，如今回宮再立地水火風，換個世界罷。左右眾仙俱各各贊襄，通天教主見左右四個切己門徒俱喪，切齒深恨，『不若往紫霞宮見吾老師，先稟過了他，然後再行此事。』正與眾散仙商議，忽見正南上真雲萬道。瑞氣千條，異香襲襲，見一道者手執竹杖而來。作偈曰：

『高臥九重雲，蒲團了道真；天地玄黃外，吾當掌教尊。盤古生太極，兩儀四象循；一道傳三友，二教闡截分。玄門都領袖，一炁化鴻鈞。』

話說：鴻鈞道人來至，通天教主知是師尊來了，恐忙上前迎接。倒身下拜曰：『弟子愿老師聖壽無疆！不知老師駕臨，未曾遠接，望乞恕罪。』鴻鈞道人曰：『你爲何設此一陣？塗炭無限生靈，只是何說？』通天教主曰：『啓老師，二位師兄欺滅吾教。縱門人毀罵弟子，又殺戮弟子門下，全不念同堂手足，一味欺凌，分明是欺老師一般，望老師慈悲。』鴻鈞道人曰：『你這等欺心，分明是你自己作業，至生殺伐，該只些生靈遭此劫連；你不自責，尙去責人，情殊可恨！當日三教共簽封神榜，你何得盡忘之也？名利乃凡夫俗子所爭，曠

怒乃兒女子之所事；縱是未斬三尸之仙，未赴蟠桃之客，也要脫此苦惱。豈意你三人，乃是混元大羅金仙，歷萬劫不磨之體，爲三教元首，乃因小事生此噴癡，作此罪業？他二人原無此意，都是你作此過惡；他不得不應耳。雖是劫數使然，也都是你約束不嚴你的門徒生事，你的不是居多；我若不來，彼此報復何日是了？我特來大發慈悲，與你解釋冤愆，各掌教宗，毋得生事，」隨分付左右散仙：「你等各歸洞府，自養天真，以俟超脫。」衆仙叩首而散。

鴻鈞道人通天教主先至蘆篷通報，通天教主不敢有違教命，只得先往蘆篷下來。心中自思：如何好見他們？不得已覲面而行。

話說：韋護同哪吒等俱在蘆篷下議論萬仙陣中那些光景；忽見通天教主先行，後面跟着一個老道人，扶杖而行，只見祥雲繚繞，瑞氣盤旋，冉冉而來；將至篷下，衆門人與哪吒等各各驚疑未定。只見通天教主將近篷下，大呼曰：「哪吒可報與老子元始：「快來接老爺聖駕！」」哪吒忙上篷來報。

話說：老子在篷上與西方教主，正講衆弟子劫運之厄，今已圓滿；猛抬頭見祥光瑞鶴，騰躍而來。老子已知老師來至，忙起身謂元始曰：「師尊來至！」急率衆弟子下篷。只見哪

吒來報；「通天教主跟一老道人而來，呼老爺接駕，不知何故。」老子曰：「吾已知之。此是我等老師，想是來此，與我等解釋冤愆耳。」乃相率下篷迎接，在道傍俯伏曰：「不知老師大駕下臨，弟子有失遠接，望乞恕罪！」鴻鈞道人曰：「只因十二代弟子運逢殺劫，致使你兩教參商；我特來與你等解釋愆尤，各安宗教，毋得自相背逆。」老子與元始聲喏曰：「願聞師命。」便至篷上與西方教主相見，鴻鈞道人稱讚西方極樂世界，真是福地；西方教主應曰：「不敢。」教主請鴻鈞道人拜見，鴻鈞道人曰：「吾與道友，無有拘束；這三個是吾門下，當得如此。」接引道人與準提道人打稽首坐下，後面就是老子元始過來拜見畢；又是十二代弟子，併衆門人俱來拜見畢，俱分兩邊侍立，通天教主也在一傍站立。鴻鈞道人曰：「你三個過來。」老子，元始，通天，三個走近面前，道人問曰：「當時只因周家國運將興，商數當盡，神仙逢此殺運，故命你三個共立封神榜以觀衆仙根行淺深，或仙或神，各成其品；不意通天教主輕信門徒，致生事端。雖是劫運難逃，終是你不守清淨，自背盟言，不能善爲衆仙解脫，以致俱遭屠戮，罪誠在你，非是我爲師的有偏向，只是公論。接引與準提齊曰：「老師之言不差。」鴻鈞曰：「今日我與你講明，從此解釋；大徒弟你須讓過他罷，俱各歸山關，毋得戕害生靈。况衆弟子厄滿，姜尚大功垂成，再毋多言，從此各修宗教。」



鴻鈞分付『三人過來跪下，』三位教主齊至面前，雙膝跪下；袖內取出一個葫蘆，倒出三粒丹來，每一位賜他一粒，『你們吞入腹中，吾自有話說。』三位教主，俱僅依師命，各吞一粒。鴻鈞道人曰：「此丹非是却病長生之物，你聽我道來：

此丹鍊就有玄功，因你三人各自攻；若有先將念頭改，腹中丹發即時薨。

鴻鈞道人作罷詩，三位教主，叩首拜謝老師慈悲；鴻鈞道人起身作辭，西方教主命通天三教子：「你隨我去。」通天教主不敢違命，只見接引道人與準提俱起身，同老子元始率衆門人齊送至篷下；鴻鈞別過西方教主，老子元始與衆門人等又拜伏道傍，俟鴻鈞駕發，鴻鈞分付，你等去罷。衆人起立拱候，只見鴻鈞與通天教主再再駕祥雲而去，西方教主也作辭回去了。老子元始與子牙曰：「今日來我等，與十二代弟子俱回洞府；俟你封過神，重新再修身命，方是真仙。」正是

重修頂上三花現，

返本還元又是仙。

老子與元始衆仙下蘆篷，姜子牙伏於道傍，拜求掌教師尊曰：「弟子姜尚蒙師尊指示，得進於此地，不知後會諸侯一事如何？」老子曰：「我有一詩，你謹記有驗。」詩曰：

「險處又逢險處過，前程不必問如何；諸侯八百看齊會，只待封神奏凱歌。」

老子道罷，與元始各回玉京去了。廣成子與十二代仙人俱來作別曰：「子牙吾等與你此一別，再不能會而也！」子牙心下甚是不忍分離，在篷下戀戀不捨；子牙作詩以送之，詩曰：

「東進臨潼會萬仙，依依回首甚相憐；從今別後何年會？安得相逢訴舊緣？」

話說：羣仙作別而去，惟有陸壓握子牙之手曰：「我等此去，會面已難；前途雖有凶險之處，俱有解釋之人，——只還有幾件難處之事，非此寶不可，我將此葫蘆之寶送你，以爲後用。」子牙感謝不已，陸壓隨將飛刀付與，也自作別而去。

話分兩頭，單表元始駕回玉虛，申公豹只因破了萬仙陣，希圖逃竄他山；豈知他惡貫滿盈，跨虎而遁。只見白鶴童子看見申公豹在前面，似飛雲掣電一般奔走！白鶴童子忙啓元始天尊曰：「前面具申公豹逃竄。」元始曰：「他曾發一誓。」命黃巾力士；（將我的三寶玉如意，把他拿在麒麟崖伺候。」童子接了此意，遞與力士，力士趕上前大呼曰：「申公豹不要走！奉天尊法旨，拿你去麒麟崖伺候。」祭起如意，平空把申公豹拿了，往麒麟崖來。

且說：元始天尊駕至崖前，落下九龍沉香輦，只見黃巾力士將申公豹拿來，放在天尊面前。元始曰：「你會發下誓盟，去塞北海眼，今日你也無辭。申公豹低言無語，元始命黃巾

力士：「將我的藩圍捲起他來，拿去塞了北海岷。」力士領命，將申公豹塞在北海眼裏有詩爲證：

「堪笑闍教申公豹，要保成湯滅武王；今日誰知身塞海，不知紅日幾滄桑。」

話說：黃巾力士將申公豹塞了北海，回元始法旨不表。

且說子牙領衆門徒回潼關來見武王，武王曰：「相父今日回來，兵士俱齊，可速進兵，早會諸侯，孤之幸也。」子牙傳令起兵，往潼關來；只八十里，早已來至關下，安下行營。

且說臨潼關守將歐陽淳聞報，與副將卞金龍柱天祿公孫鐸共議曰：「今姜尚兵來，止得一關，焉能阻擋周兵？」衆將言曰：「主將明日與周兵見一陣，如勝則乘勝而退周兵，如不勝然後堅守，修表往朝歌去告急；俟援兵協守，此爲上策。」歐陽淳曰：「將軍之言是也。」

次日，子牙陞帳，傳下令去：「誰去取臨潼關走一遭？」傍有黃飛虎曰：「末將愿往。子牙許之。飛虎領本部八馬，一聲砲響，至關下搦戰；報馬報入帥府：「啓元帥：有周將搦戰。」歐陽淳曰：「誰去走一遭，只見先行官卞金龍領命出關，來見黃飛虎大呼曰：「來將

何名？」飛虎曰：「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卞金龍大罵：「反賊！不思報國，反助叛逆，吾乃臨潼關先行卞金龍是也。」黃飛虎大怒，縱騎搖槍飛來直取；卞金龍手中斧急架忙迎。牛馬相交，鎗斧並舉，戰未三十合，黃飛虎賣個破綻，吼一聲將卞金龍刺下馬來，梟了首級，掌鼓回營，來見姜元帥。子牙大喜，上了黃將軍功績不表。

且說：報馬報入帥府，歐陽淳大驚只見卞金龍家將，報入本府卞金龍妻子，胥氏聽說放聲大哭；驚動後園長子卞吉。卞吉問左右：「太太爲何啼哭？」左右把家主陣亡事，說了一遍；卞吉怒髮沖冠，隨換了披掛，來見母親曰：「母親不須啼哭，俟兒爲父親報仇。」胥氏只是啼哭，也不管卞吉的事。卞吉上馬至帥府前，左右報入殿庭：「啓元帥，卞先行長子聽令。」歐陽淳命令來，卞吉上殿行禮畢，含淚啓曰：「末將父死何人之手？」歐陽淳曰：「尊翁不幸，被黃飛虎反賊鎗挑下馬，喪了性命。」卞吉曰：「今日已晚，明日拿仇人爲父洩恨。」卞吉回至家中，令家將扛抬一個紅櫃，領軍隨出關；卞吉率領軍士至關門外豎立一根大旛杆，將紅櫃打開，提出一首旛掛將起來，懸于空中，有四五丈高。好利害旛，怎見得有詩爲證：

萬骨攢成世罕知，開天闢地最爲奇，周王不是多洪福，百萬雄師此處危。

話說：當日卡吉將旛杵豎起，一馬竟至周營轅門前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關內有將請戰。」子牙問：「誰人出馬？」只見南宮适領命出營，見一員小將，生的面貌凶惡，手持方天畫戟，大呼曰：「來者何人？」南宮适笑曰：「似你只等黃口孺子，定然不認得，吾是西岐大將南宮适。」卡吉曰：「且饒你一死，回去只叫黃飛虎出來！他殺我父，吾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不拿你只將生替死之輩！」南宮适聽罷大怒，縱馬舞刀，直取卡吉。卡吉手中戟急架忙迎，二馬相交，刀戟並舉，二將大戰，正是棋逢敵手，將遇作家。卡吉與南宮适，戰有二三十合，卡吉撥馬便走，南宮适隨後趕來；卡吉先往旛下過去，南宮适不知詳細，也往旛下來。只見馬到旛前，早已連人帶馬跌倒；南宮适不醒人事，被左右守旛軍士，將南宮适繩網索綁，拿出旛來，南宮适方睜開二目，乃知墮入他左道之術。卡吉進關來見歐陽淳，把拿了南宮适的話，說了一遍；歐陽淳命左右推來至殿前，南宮适站立不跪。歐陽淳罵曰：「反國逆賊！今已被擒，尙敢抗禮？」命速斬首號令。傍有公孫鐸曰：「主將在上，目今奸佞當道，言我等守土將士，俱是架言征戰，冒破錢糧；賄買功績，凡有邊報，一概不准，尙將齋本人役斬了。依末將愚見，不若將南宮适監候，俟捉獲渠魁，解往朝歌，以寒奸佞之口，庶知邊關非冒破之名。不知主將意下若何？」歐陽淳曰：「將軍之言，正合

意。」遂將南宮适送在監中，不表。

且說：子牙聞報南宮适被擒，心中大驚，悶坐中軍。次日，卞吉又來搦戰，坐名要黃飛虎，飛虎帶黃明周紀出營，來見卞吉，飛馬過來。大呼曰：「來者何人？」黃飛虎曰：「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卞吉聞言大怒，罵曰：「反國逆賊！擅殺吾父。不共戴天之仇，今日拿你碎尸萬段，以洩吾恨！」展戟來刺。黃飛虎急撥鎗來迎，戰有三十回合，卞吉詐敗，竟往旛下去了。黃飛虎不知，也趕至旛下，亦如南宮适一樣被擒；黃明大怒，搖斧趕來，欲救黃飛虎，不知至旛下，也跌翻在地，也被擒了，卞吉連擒二將進關來報功，欲將黃飛虎斬首，以報父仇；歐陽淳曰：「小將軍雖要報父之仇，理宜斬首；只他是起禍渠魁，正當獻上朝廷正法。一則以洩尊翁之恨，一則以顯小將軍之功；恩怨兩伸，豈不爲美，且將他監候。」卞吉不得已，只得含淚而退。

且說：周紀 黃明又失利，不敢向前，只得敗進營來，見子牙；子牙聞說黃飛虎被擒，大驚問周紀曰：「他如何擒去？」周紀曰：「他於關外立有一旛，俱是人骨頭穿成，高有數丈；他先自敗退，竟從旛下過去。若是趕他的，只至旛下，便車連馬倒了。黃明去救武成王，也被擒去。」子牙大驚：「此又是左道之術，待吾明日親自臨陣，便知端的。」

次日，子牙與衆門人，俱出營來，看見此旛懸於空中有千條黑氣，萬道寒烟；哪叱等仔細定睛看那白骨上，俱有硃砂符印，對子牙曰：「師叔可曾見上面符印麼？」子牙曰：「吾已見了，此正是左道之術，你等今後交戰，只不往他旛下過來便了。」只見報馬報入關內，歐陽淳也親自出關來會子牙；歐陽淳不往旛下過，往傍邊走來；子牙看見歐陽淳轉將出來，對門人曰：「你看主將也不從此處過。」衆將皆點頭會意，子牙迎上前來問曰：「來將莫非守關主將麼？」歐陽淳曰：「然也。」子牙曰：「將軍何不知天命耶？五關止此一城，尙欲抗拒天兵哉？」歐陽淳大怒：「匹夫敢出此言！」回顧卞吉曰：「與吾拿此叛賊！」卞吉催開馬，搖手中戟，飛奔過來；傍有雷震子大呼曰：「賊將慢來！有吾在此。」展開二翅，舉棍打來，卞吉見雷震子凶悍，知是異人，未及數合，就往旛下敗走，雷震子自忖：「此旛既是妖術，不若先打碎此旛，再殺卞吉未遲。」雷震子把二翅飛起，望旛上一棍打來；不知此旛周圍有一陣妖氣迷住，撞着他就自昏迷。雷震子一棍打來，竟被妖氣撞着，便翻下地來，不醒人事；兩邊守旛家將降把雷震子細綁起來，這壁廂韋護大怒，急祭起魔杵來打此旛，此杵雖能壓鎮邪魔，外道之人不知，打不得此旛，只見那杵竟落旛下。正是：

休言韋護降魔杵，

怎敵幽魂百骨亡。

話說章護見此杵竟落於旛下，不覺大驚，衆門人俱面面相覷；只見卞吉復至軍前大呼曰：『姜尚可早早下騎歸降，免你一死！』哪吒聽得大怒，登風火輪，現出三首八臂，大喝曰：『匹夫慢來！』搖火尖鎗飛來直取，卞吉見哪吒如此形狀，先是吃了一驚，未及數合，被哪吒一乾坤圈把卞吉幾乎打下馬來，回身敗進關去了，子牙後有李靖，催馬搖戰來戰；歐陽淳傍有桂天緣，舞手中刀抵住了。未及數合，被李靖一戟刺於馬下；歐陽淳大怒，搖手中斧來戰李靖，子牙命左右擂鼓助戰，只陣後冲出辛甲辛免四賢，毛公遂周公旦，召公奭，無數周將，把歐陽淳圍在當中；又有周紀龍環吳謙三將，也來助戰。把歐陽淳殺得只有招架之功，更無還兵之力。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五回 鄧芮二侯歸周主

西山日落景寥寥，大廈將傾借小條；卞吉無辜遭屈死，歐陽淳血染霞綃。

奸邪用事民生喪，妖孽頻興社稷搖；可惜殷商先世業，輕輕送入往來潮。

話說：歐陽淳被卞吉將圍在垓心，只殺得盔甲歪斜。汗流浹背，自料抵當不住；把馬



跳出圈子，敗進關中了。緊閉不出。子牙在轅門，又見折了雷震子，心下十分不樂。且說：歐陽淳敗進關來，忙陞殿坐下；見卞吉打傷，分付他且往私宅調養，一面把雷震子且送下監中，修告急文書往朝歌來。差官在路上，正是春盡夏初時節；怎見得一路上好光景，有詩爲證。

清和天氣爽，

池沼菱荷生；

梅逐雨餘熟，

喪隨風景成。

花隨花落處，

鶯老柳枝輕；

江燕攜雛習，

山鷺哺子鳴。

斗南當日永，

萬物顯光明

，話說：差官在路不分曉夜，不一日進了朝歌，在館驛安歇；次日，將本齋進午門，至文書房投遞。那日是大大夫惡來看本，差官將本呈上；惡來接過手正看那本；只見微子啓來至，惡來將歐陽淳的本遞與微子看。微子大驚道：『姜尚兵至臨潼關，敵兵已臨咫尺之地，天子尙高臥不知，奈何奈何！』隨抱本往內庭見駕，紂王正在鹿台與三妖飲宴，當駕官啓奏：『有微子啓候旨。』紂王曰：『宣來。』微子至台上見禮畢，王曰：『皇兄有何奏章？』微子奏曰：『姜尚造反自立姬發，與兵作叛，糾合諸侯，妄生禍亂，侵佔疆土，五關已得四關；大兵見屯臨潼關下，損兵殺將，大肆狂暴，真繫卵之危，其禍不小。守關主將，具疏

告急，乞陛下以社稷爲重，日親政事，速賜施行，不勝幸甚！」微子將表呈上，紂王接表看罷大驚曰：「不意姜尚作難肆橫，竟克朕之四關也！今不早治，是養癰自患也。」隨傳旨上殿，左右當駕官施設龍車鳳輦，請陛下發駕；只見警蹕傳呼，天子御駕早至金鑾寶殿，掌殿官與金吾大將，忙將鐘鼓齊鳴，百官端肅而進，不覺威儀一新。只因紂王有經年未曾臨朝，今一旦登殿，人心鼓舞如此。怎見得？有詩爲證

烟籠鳳閣，香靄龍樓；光搖月辰動，雲拂翠華流。侍臣燈，宮女扇，雙雙  
映彩；孔雀屏，麒麟殿，處處光浮。淨鞭三下響，衣冠拜冕旒；金章紫綬  
垂天象，管取江山萬萬秋。

話說：紂王設朝，百官無不慶幸，朝賀畢，王曰：「姜尚肆橫，以下凌上，侵犯關隘，已得朕四關，如今屯兵於臨潼關下；若不大奮乾綱，以懲其侮，國法安在？衆卿有何策可退周兵？」言未畢，左班中閃出一位上大夫李通，出班啓奏曰：「臣聞：『君爲元首，臣爲股肱。』陛下平昔不以國事爲重，聽讒遠忠，荒淫酒色，屏棄政事，以致天愁民怨，萬姓不保，天下思亂，四海分崩？陛下今日臨軒，事已晚矣！况今朝歌豈無智能之士，賢俊之人？只因陛下平日不以忠良爲重，故今日亦不以陛下爲重耳。即今東有姜文煥，遊魂關晝夜無

甯；南有鄂順三山關攻打甚急；北有崇黑虎陳塘關旦夕將危；西有姬發，兵叩臨潼關，指日可破。真如大廈將傾，一木焉能支得？臣今不避斧鉞之誅，直言冒瀆天聽，乞速加整飭以救危亡？如不以臣言爲謬，臣舉保二臣，可先去臨潼關阻住周兵，再爲商議。愿陛下日修德政，去讒遠佞，諫行言聽，庶可稍挽天意，猶不失成湯之業耳。」王曰：「卿保舉何人？」李通曰：「臣觀衆臣之內，止有鄧昆芮吉素有忠良之心，輔國實念；若得此二臣前去，可保無虞也。」紂王准奏，隨宣鄧昆芮吉上殿；不一時宣至殿前朝賀畢，王曰：「今有上大夫李通，奏卿忠心爲國，特舉卿二人前去臨潼關協守；朕加爾黃鉞白旆，得專闔外，卿當盡心竭力，務在必退周兵，以擒罪首。卿功在社稷，朕豈惜茅土以報卿哉？當領朕命。」鄧昆芮吉叩首曰：「臣敢不竭駑駘之力，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紂王傳旨：「賜二卿筵宴，以見朕寵榮至意。」二臣叩頭謝恩下殿。須臾，左右鋪上筵席，百官與二侯把盞；微子箕子二位殿下，也奉酒與二侯，哽咽言曰：「二位將軍，社稷安危，在此一行；全仗將軍扶持國難，則國家幸甚！」二侯曰：「殿下放心，臣平日之忠肝義膽，正報國恩於今日也；豈敢有負皇上委託之隆，衆大夫保舉之恩也？」酒畢，二人忙謝過二位殿下，與衆官次日起兵，離了朝歌，逕往孟津渡黃河而來，按下不表。

且說：土行孫催糧至轅門，看見一首旛，旛下却是韋護的降魔杵，雷震子的黃金棍；土行孫不知其故，自思：「他二人兵器，如何丟在此旛下？我且見了元帥。再來看其真實。」報馬報入中軍：「啓元帥，二運督糧官等令。」子牙傳令來。土行孫來至中軍，見子牙行禮畢，問曰：「弟子適纔督糧至轅門外，見那關前豎一首旛，那旛却有韋護雷震子兩件兵器，在那旛下，不知何故？」子牙把卞吉的事，說了一遍；土行孫不信豈有此理？哪吒曰：「卞吉被吾打了一圈，只幾日俱不會出來。」土行孫曰：「待吾去便知端的。」哪吒曰：「你不可去，果是那旛利害。」土行孫只是不信，那時天色已晚，土行孫逕出營門，一陣往旛下來；方至旛下，便一交跌倒不知人事。周營哨馬報於子牙，子牙大驚；正無可計較。只見關上軍士，見旛下睡着一個矮子，報於歐陽淳，歐陽淳命開關拿來；不知若要拿人只是卞吉的家將拿得，其餘別人，皆拿不得。到不得旛下去，彼時幾個軍士走至旛下，俱翻身跌倒，不醒人事，關上軍士看見，忙報主將。歐陽淳亦自驚疑，忙叫左右去請卞吉來；卞吉此時在家調養傷痕，聞主將來呼喚，只得勉強進府中。歐陽淳將前事告訴一遍，卞吉曰：「此小事耳。」命家將：「去把那矮子拿來，將衆人放了。」家將出關，將土行孫綁了，在衆軍士拖出旛外；衆人如醉方醒，各各揉眼擦目，一時將土行孫扛進關來，拿至府中。歐陽淳問

曰：『你是何人？』土行孫曰：『我見旛下有一根黃金棍，拿去家裏耍子，不知就在那裏睡着了。』卞吉在旁邊罵曰：『你只匹夫！怎敢以言語來戲弄我？』命左右：『拿去斬去！』衆軍士推出轅門，舉刀就斬；只見土行孫一扭，就不見了。正是：

地行妙術真堪羨，

一晃全身入土中。

衆軍士忙進府中來報曰：『啓元帥，異事非常！我等拿此人方纔下手，那矮子把身一晃，就不見了。』歐陽淳謂卞吉曰：『這個就是土行孫了，須要仔細。彼此驚異不表。

土行孫回營，來見子牙曰：『果然此旛利害。弟子至旛下就跌倒了，不知人事；若非地行之術，性命休矣。』次日，卞吉傷痕全愈，領家將出關，至軍前搦戰；哨馬報入子牙，子牙問：『誰人出馬？』哪吒愿往，登風火輪，搖火尖鎗，出營來。卞吉見了仇人，也不答話，搖畫杆戟劈面前來；哪吒火尖鎗分心就刺，一場大戰。怎見得？有讚爲證：

戰鼓殺揚聲，英雄臨戰場；紅旂如烈火，征夫四臂忙。只一個展開銀杆戟，那一個發動火尖鎗；哪吒施威武，卞吉逞剛強。忠心扶社稷，赤膽爲君主；相逢難下手，孰在孰先亡？

話說：卞吉戰哪吒，又恐他先下手；把馬一撥，預先往旛下走來，——看官若哪吒要

往旛下來，他也來得，他是蓮花化身，卻無魂魄，如何來不得，——只是哪吒天性乖巧，他猶恐不妙，便立往脚；看卞吉往旛下過去了，他便登回風火輪，自己回營不表。

且說：卞吉進關，來見歐陽淳言曰：「不才欲誑哪吒往旛下來，他狡猾不來趕我，自己回營去了。」歐陽淳曰：「似此奈何！」正議間，忽探馬報：「鄧芮二侯，奉旨前來助戰，請主將迎接。」歐陽淳同衆將出府來，迎接二侯；忙下馬攜手上銀安殿，行禮畢，二侯上坐，歐陽淳下陪。鄧昆問曰：「前有將軍告急本章進朝歌，天子看過，特命不才二人，與將軍協守此關，今姜尚猖獗，所在授首軍威已挫，俱全不在戰之罪也。今臨潼關乃朝歌保障，與他關不同，必當重兵把守方保無虞。連日將軍與周兵交戰，勝負如何？」歐陽淳曰：「初次副將卞金龍失利，幸其子卡吉有一旛，名曰「幽魂白骨旛」，全仗此旛以阻周兵。一次拿了南宮适，二次拿了黃飛虎黃明，三次拿了雷震子。」鄧昆曰：「拿的可是反五關的黃飛虎？」歐陽淳曰：「正是也。」歐陽淳此回，正是：

無心說出黃飛虎，

咫尺臨潼屬子牙。

話說鄧昆問：「可是武成王黃飛虎？」歐陽淳曰：「正是。」鄧昆冷笑曰：「他今日也被你擒了，此將軍莫大之功也。」歐陽淳謙謝不已。鄧昆暗記在心，——原來黃飛虎是鄧昆

兩姨夫，衆將那裏知道，——歐陽淳治酒管待二侯，衆將飲罷各散。鄧昆至私宅默想：黃飛虎今已被擒，如何救他？我想天下八百諸侯，盡已歸周，此關大勢盡失，料此關焉能阻得他？不若歸周此爲上策，——但不知芮吉何如？且待明日會過一戰。見機而作。

次日，二侯上殿，衆將參謁；芮吉曰：『吾等奉旨前來，當以忠心報國；速傳令人馬調出關，會姜尚早定雌雄，以免無辜塗炭。』歐陽淳曰：『將軍之言甚善。』令卞吉等關中點炮吶喊，人馬一齊出關；鄧芮二侯出了關外，見了幽魂白骨旗高懸數丈，阻住正道，卞吉在馬上曰：『啓上二位將軍，把人馬從左路上走，不可往旗下去，此旗不同別樣寶貝。』芮吉曰：『既去不得，便不可走。』軍士俱從左路至子牙營前，對左右探馬曰：『請武王子牙答話。』子牙曰：『既請武王答話，必有深意，命中軍官速請武王臨陣。』子牙傳令點炮吶喊，寶纛旂塵動；轅門開處，鼓角齊鳴，周營中人馬齊出。怎見得？有讚爲證：

紅旂閃灼出軍中，對對英雄氣吐虹；馬上將軍如猛虎，步下士卒似蛟龍。騰騰殺氣冲霄漢，靄靄威光透九重；金盃鳳翅光華吐，銀甲魚鱗瑞彩橫。幟頭燦爛紅抹額，束髮冠搖雉尾雄；五岳門人多驍勇，哪叱正印是先鋒。保周滅紂元戎至，法令森嚴姜太公。

話說：鄧芮二侯，在馬上見子牙出兵，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別是一般光景；又見那三

山五岳門人，一斑兒齊齊整整。又見紅羅傘下，武王坐逍遙馬，左右有四賢八俊，分站兩旁；怎見得武王生成的天子，儀表非俗？有詩爲證：

龍鳳丰姿迥出羣，神清氣爽帝王君；三停勻稱金霞繞，五岳朝歸紫霧分。

仁慈相繼同堯舜，吊伐重光過夏殷；八百餘年開世業，特將時雨救如焚。

話說：鄧芮二侯在馬上大呼曰：『來者可是武王姜子牙麼？』子牙曰：『然也。二公乃何人？』鄧昆曰：『吾乃鄧昆芮吉是也。』姜子牙，想你西周不知仁義禮智爲何物，乃擅自僭稱王號，收匿叛亡，拒逆大兵，殺軍伏將，已罪在不赦，今又大肆猖獗，欺君罔上；忤逆不道，侵占天王疆土，意欲何爲？獨不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何肆無忌憚，一至於此？』芮吉又指武王曰：『你先王素稱有德，雖羈囚姜里七年，更無一言怨尤，克守臣節；蒙紂王憐賴歸國，加以黃鉞白旄，特專征伐，其洪恩德澤，可爲厚矣。爾等當世報酬，尙未盡涓埃之萬一；今父死未久，過聽姜尙妄語，尋事干戈，與無名之師；犯大逆之罪，是自取覆宗滅祀之禍，悔亦何及？今聽吾言，速速退兵，還我關隘，擒獻逋逃，自歸待罪，尙待爾以不死。不然，恐天子大奮乾綱，親率六師，大張天討，只恐爾等死無噍類矣！』子牙笑曰：『二位賢侯，只知守常之語，不知時務之宜。古云：「真天命無



常，惟有德者居之。」今紂王殘虐不道，荒淫醜暴，殺戮大臣，誅妻棄子，郊社不修，宗廟不享，臣下化之，朋家作仇，戕害百姓，無辜鬪天穢德彰聞，罪惡貫盈；皇天震怒，特命我周恭行天之討；故天下諸侯相率事周會於孟津，觀政於商郊。二侯尚執迷不悟，猶以口舌相爭耶？以吾觀之，二侯如寄寓之客，不知誰爲之主？宜速倒戈，棄暗投明，亦不失封侯之位耳。請速自裁！」鄧昆大怒，便命卞吉拿此野叟；卞吉縱馬搖戟，冲殺過來，傍有趙升使雙刀前來抵住。二人正接戰間，卞吉持刀，也冲將過來，只邊孫焰紅使斧抵住，只見武吉催開馬殺來助戰，傍邊惱了先行哪吒，登風火輪現三首八臂，殺冲過來，勢不可當。鄧昆見哪吒三首八臂，相貌異常，只嚇得神魂飛散，落荒先走；傳令鳴金收兵，衆將各架住兵器。正是：

人言姬發過堯舜，

雲集羣雄佐聖君。

話說鄧昆叫兵進關，至殿前坐下；歐陽淳卞吉等俱說姜尚用兵有法，將勇兵驍，門下又有許多三山五岳道術之士，難以取勝，俱各各咨嗟不已。歐陽淳治酒款待，飲至夜分，各自歸於臥所。

且說鄧昆至更深自思：「如今天命已歸周主，紂王荒淫不道，諒亦不久；况黃飛虎又是兩姨，被陷在此，使吾掣肘，如之奈何？且武王功德日盛，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真應

運之主；子牙善用兵，門下又是些道術之客，此關豈能爲紂王久守哉？不若歸周以順天時；只恐芮吉不從奈何！且俟明日以言挑他，看他意思何如，再作道理。」就思想了半夜。

不說鄧昆已有意歸周，且說芮吉自與武王見陣，進關雖是吃酒，心下暗自沉吟：「人言武王有德，果然氣宇不同；子牙善用兵，果然門下俱是異士。今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眼見得此關如何可守，不若獻關歸降，以免兵革之苦；但不知鄧昆心上如何？且慢慢將言語探他，便知虛實。」兩下裏俱各有意歸周不提。

次日，二侯陞殿坐下，衆將官參謁畢，鄧昆曰：「關中將寡兵微，昨日臨陣，果然姜尚用兵有法，所助者多是些道術之士；國事艱難，如之奈何？」卜吉曰：「國家興隆，自有豪傑來佐，又豈在人之多寡哉？」鄧昆曰：「卜將軍之言雖是，但目下難支奈何？」卜吉曰：「今日外尚有此旛阻住周兵，料姜尚不能過此。」卜吉聽了他二人說話，心中自忖，鄧昆已有意歸周不覺至晚，飲了數盃各散。鄧昆令心腹人密請芮侯飲酒，芮吉聞命，欣然而來，二侯執手；至密室相敘，左右掌起燭來，二侯對面傳盃。正是：

二侯有意歸真主，

自有高人送信來。

且不言二侯正在密室中飲酒，欲待要說心事，彼此不好擅出諸口。

且說子牙在營中運籌取關，又多了那首旛阻在路上；欲別尋路徑，又不知他關中虛實，黃飛虎等下落。無計可施，忽然想起土行孫來，隨喚土行孫分付：『你今晚可進關去，如此如此，——探聽，不得有誤。』土行孫得令，把精神抖擻，至一更時分，逕進關來，先往禁中來看有宮等三人；土行孫見看守的尚未曾睡，不敢妄動，却往別處行走。不覺來至前面，聽得鄧芮二侯在那廂飲酒，土行孫便躲在地下，聽他們說些甚麼；只見鄧昆屏退左右笑謂芮曰：『賢弟，我們說句笑話，你說將來，還是周興，還是紂興？你我私議，各出自己見，不要藏隱，總無外人知道。』芮亦笑曰：『兄長下問，使弟如何取盡言若說我的識見所到，又所不敢言；若是模糊答應，兄長又笑弟是無用之物，只不是來難小弟麼？』鄧昆笑曰：『我與你雖爲異姓，情同骨肉；此時出君之口，入吾之耳，又何本心之不可說哉？賢弟勿疑。』芮曰：『大丈夫既與同心之友，談天下政事；若不明目張膽，傾吐一番，又何取其能擔當天事，爲識時務之俊傑哉？據弟愚見，你我如今雖奉旨協同守關，不過強逆天心而已，是豈人民之所愿也？今主上失德，四海分崩，諸侯叛亂，思得明主，天下事不卜可知；况周武仁德播布四海，姜尚賢能輔相國務，又有三山五岳道術之士，爲之羽翼。是周日強盛，商日衰弱；將來繼商而有天下者，非周武而誰？前日會戰，其規模氣宇，已自不同；

但我等受國厚德，惟以死報國，盡其職耳！承長兄下問，故敢以實告，其他非我知也。」鄧昆笑曰：「賢弟只一番議論，足見洪謀遠識，非他人所可及者；但可惜生不逢時，遇不得其主耳！將來紂爲周擄，吾與賢弟不過徒然一死而已；愚兄固當與草木同朽，只可惜賢弟不能效古人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以展覽賢弟之才。』言罷，咨嗟不已。芮吉笑曰：「據弟察兄之言，兄已有意歸周，故以言探我耳；弟有此心久矣，果長兄有意歸周，弟愿隨鞭鐙。」鄧昆忙起身慰之曰：「非不才敢蓄此不臣之心，只以天命人心卜之，終非好消息，而徒死無益耳。既賢弟亦有此心，正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只吾輩無門可入奈何？芮吉曰：「慢慢尋思，再尋機會。」二人商議，已破土行孫在地下聽得詳細，喜不自勝，思想：「不若乘此時會他一會，有何不可？也是我進關一場，引進二侯歸周也是功績。正是：

世間萬事由天數，

引得賢侯歸武王。

却說土行孫在黑影裏鑽將上來，現出身子，上前言曰：「二位賢侯請了！要歸武王，善與賢侯作引進。」道罷，就把鄧芮二侯嚇得半響無言。土行孫曰：「二侯不要驚恐，吾乃是姜元帥麾下二運督糧官土行孫是也。鄧芮二侯聽畢，方纔定神問曰：「將軍爲何晝夜至

此？土行孫曰：不瞞賢侯說，奉姜元帥將令，特來進關深聽虛實；適纔在地下，聽得二位賢二侯有意歸周，恨無引進，敢輕冒致驚大駕，幸無見罪。若果真意歸周，不才領爲先容；吾元帥謙恭下士，決不致有辜二侯之美意也。』鄧芮二侯聽說，不勝欣喜，忙上前行禮曰：『不知將軍前來，有失迎迓，望勿見罪。』鄧芮復挽土行孫之手嘆曰：『大抵武王仁聖，故有公等高明之士爲之輔弼耳；不才二人，昨日因在陣上，見武王與姜元帥，俱是盛德之士，天下不久歸周，今日回關與芮賢弟商議，不意爲將軍得知，實吾二人之幸也。』土行孫曰：『事不宜遲，將軍可修書一封，俟吾先報知姜元帥，候將軍乘機獻關，以便我等接應。』鄧芮急忙向燈下修書，遞與土行孫曰：『煩將軍報知姜元帥，設法取關；早晚將軍復進關來，以便商議。』土行孫領命，把身子一晃，無影無形去了。二侯看見，日定口呆，咨嗟不已，有詩讚之：

暗進臨潼察事奇，二侯共議正逢時；  
行孫引進歸明主，不負元戎託所知。

話說土行孫來至中軍，剛有五鼓時分；子牙還坐在後帳中，等土行孫消息。忽然土行孫立於面前，子牙忙問其進關，『所行事體如何？』土行孫曰：『弟子奉命進關，三將還在禁中，因看守卒不曾睡，不敢下手。復行至鄧芮二侯密室，見二人共議歸周，恨無引進。被弟

子現身見他，二侯大悅，有書在此上呈。『子牙接書，燈上觀看，不覺大喜。』此真天子之福也！再行設策，以候消息。』令上行孫回帳不表。

且說鄧芮二侯，次日陞殿坐下，衆將來見，鄧昆曰：『吾二人奉旨協守此了關，以退周兵，昨日會戰，未見雌雄，豈是大將之所爲？明日整兵，務在一戰，以退周兵，早早班師，以復王命，是吾愿也。』歐陽淳曰：『賢侯之言是也。』當日整頓兵馬，一宿晚景不提。

次日，鄧昆檢點士卒，砲聲響處人馬出關，至周營前搦戰；鄧昆見「幽魂白幡」，在當道，就在只幡上發揮，忙令卞吉此將幡去了。卞吉大驚曰：『賢侯在上，北幡是無價之寶，阻周兵全在於此；若去了此幡，臨潼關休矣。』芮吉曰：『吾乃是朝廷欽差官，反走小徑，爲偏將，到行中道，周兵看之，深爲不雅，縱令得勝，亦不爲榮。理當去了此幡。』卞吉自思：去了此幡，恐無以勝敵人；若不去，彼爲主將我豈可與之抗禮？今既爲父親報仇，豈惜此一符也。』卞吉馬上欠身曰：『二位賢侯，不必去幡；請回關中一議，自然往返無礙耳。』鄧芮二侯，俱進了關；卞吉忙畫了三道靈符，鄧芮二侯，每人一道，放在幞頭裏面，歐陽淳一道，放在盔裏，復出關來，數騎往幡下過，就如尋常，二侯大喜。及至周營，對軍

官曰：『你報主將，出來答話。』探馬報入中軍，子牙卽忙領衆將出營，鄧昆大呼曰：『姜子牙今日與你共決雌雄也！』拍馬殺往陣中來。只見子牙背後有黃飛彪黃飛豹，二馬冲出，接住鄧芮二侯廝殺。四騎相交，正在酣戰之下，卞吉看不過，大呼曰：『吾來助戰，二侯勿懼！』武吉出馬，接住大戰，只見卞吉撥馬往旛下就走，武吉不往；子牙見只有鄧芮二侯相戰，忙令鳴金，兩邊各自回軍。子牙看見鄧芮四將，往旛下逕自去了，心中着實遲疑。進營坐下，沉吟自思：前日只是卞吉一人行走得，餘則昏迷，今日如何他四人俱往旛下行得？』土行孫曰：『元帥遲疑，莫不是爲着那旛下他四人都走得麼？』子牙曰：『正爲此說。』土行孫曰：『只有何難？侯弟子今日再往關內去走一遭，便知端的。』子牙大喜，曰：『事宜速行。』當晚初更，土行孫進關，來至鄧芮二侯密室；二侯見土行孫來至，不勝大喜曰：『正望公來。那旛名喚「幽魂白骨旛」，再無法可治；今日被我二人刁難他，他將一道符與我們頂在頭上，往旛下過，就如平常，安然無恙。足下可持此符獻與姜元帥速速進兵，吾自有獻關之策也。』土行孫得了符，辭了二侯，往大營來見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取符一看，子牙已識得符中妙訣，取硃砂書符，分付衆將，俱各領符一道，領備明日會戰。

不知吉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六回 池縣五岳歸天

瀾池小縣亦屏藩，主將英雄却異常；吐霧神駒真鮮得，地行妙術更難量。

二王年少因他死，五岳奇謀爲爾亡；惟有智多楊督運，騰挪先殺老萱堂。

話道：子牙將所用之符畫完，分付軍政官擂鼓，衆將上帳參見。子牙曰：『你衆將俱各領符一道藏在盔內，或在髮中，亦可明日會戰；候他敗走，衆將先趕去，搶了他的百骨旛，然後攻他關隘。』衆將聽畢，領了符命，無不歡喜。

次日，子牙大隊而出，遙指關上搦戰；探馬報知鄧芮二侯，命卞吉出馬。卞吉領命出關。可憐：

丹心枉作千年計，

死到臨頭尙不知。

卞吉上馬出關，徑往旛下來，大呼曰：『今日定拿你成功也！』縱馬搖戟，直奔子牙，只見子牙左右一千大小將官，沖殺過來，把卞吉圍在垓心，鑼鼓齊鳴，喊聲四起，只殺得烟霧迷空。怎見得？有詩爲證。



『殺氣漫漫鎖太華，戈聲響亮亂交加；五關今屬西岐主，萬載名垂讀子牙。』

話說：卞吉被衆將困在垓心，不能得出，忽然一戟刺中武吉肩窩；武吉閃開，卞吉乘空跳出陣來，逕往旛下逃去。周營一千衆將，隨後趕來；卞吉那知暗裏已漏消息，尙自妄拿想人，卞吉復兜回馬，伺候家將拿人。只見周將趕過旛下，逕殺奔前來，卞吉大驚曰：『此是天喪商朝社稷，如何此寶無靈也？』不敢復戰，隨敗進關來，閉門不出，子牙也不趕他，命諸將先將此旛收了，韋護收了降魔杵，又將雷震子黃金棍取了，掌鼓回營。

且說：卞吉進關，來見鄧芮二侯，不知二侯已自歸周，就要尋事處治卞吉，忽報：『卞吉回見。』行至塔下，芮吉曰：『想今日卞將軍擒有幾個周將？』卞吉曰：『今日未將會戰，周營有十數員大將，圍裏當中，未將刺中一將，乘空敗走，引入旛下，以便擒拿他幾員；不知何故他衆將一擁前來，俱往旛下過來。此乃天喪商朝，非未將戰不勝之罪也。』芮吉笑曰：『前日擒三將，此旛就靈驗，今日如何此旛就不准了？』鄧昆曰：『此無他說，卞吉見關內兵微將寡，周兵勢大，此關難以久守，故與周營私通；假輸一陣，使衆將一擁而入，以獻此關耳。幸軍士隨即緊閉，未中賊計，不然吾等皆爲擄矣！此等逆賊，留之終屬後患。』喝令兩邊刀斧手，拿下梟首示衆。可憐，正是：

一點丹心成畫餅，

怨魂空逐杜鵑啼。

卞吉不及分辯，被左右拿下，推出帥府，即時斬了首級號令。歐陽淳不知其故，見斬了卞吉，目瞪口呆，心下茫然；鄧芮二侯謂歐陽淳曰：「卞吉不知天命，故意逗遛軍機，理宜斬首；我二人實對將軍說，方今商朝氣數將終，荒淫不道，人心已離，天命不保。天下諸侯久已歸周，只有此關之隔耳。今關中又無大將，足抵周兵，終是不能拒守；不若我等與將軍將此關獻於周武，共伐無道，正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且周營俱是道術之士，我等皆非他的對手；我固然與你俱當死君之難，但無道之君，天下共棄之，你我徒死無益，吾願將軍思之。」歐陽淳大怒罵曰：「食君之祿，不思報本，反欲獻關，甘心降賊，屈殺卞吉，此真狗彘之不若也！我歐陽淳其頭可斷，其身可碎；而此心決不負商朝之恩，甘效辜恩負義之賊也！」鄧芮二侯大嘆曰：「今天下諸侯盡已歸周，難道俱是負商朝之恩者？止不過爲獨夫殘虐，生民萬姓塗炭；周武與弔民伐罪之師，汝安得以叛逆目之？真不識天時之匹夫！」歐陽淳大呼曰：「陛下誤用奸邪，反賣國求榮，吾先殺此逆賊，以報君恩！」仗劍來殺鄧芮二侯，二侯亦仗劍來迎，殺在殿上，雙戰歐陽淳；歐陽淳如何戰得過，被芮吉吼一聲，一劍砍倒歐陽淳梟了首級。正是：

爲國亡身成大節，

二侯察理順天心。

話說：二侯殺了歐陽淳，監中放出三將，黃飛虎上殿來，見是姨丈鄧昆二人相會大喜，各訴衷腸。芮吉傳令：『速行開關！先放二將來大營報信。』三將至轅門，軍政官報入中軍，子牙大喜，忙命進帳來；三將至中軍見禮畢，子牙問其詳細，只見左右報曰：『鄧昆芮吉至轅門聽令。』子牙傳令來，二侯至中軍，子牙迎下座來；二侯下拜，子牙攙住安慰曰：『今日賢侯歸周真不失「賢臣擇主而仕」之智。』二侯曰：『請元帥進關安民。』子牙傳令催八馬進關，武王亦起駕，隨行大軍莫不歡呼，人心大悅，武王來至帥府，查過戶口冊籍，關中人民父老，俱牽羊擔酒，以迎王帥；武王命殿前治宴，款待東征大小衆將，犒賞三軍。住了數日，子牙傳令起兵，往沁池縣來。好人馬一路上，怎見得？有詩讚之云：

『殺氣迷空千里長， 旌旗招展日無光； 層層鐵鉞鋒如雪， 對對鋼刀刃似霜。

人勝登山虎豹猛， 馬過出水蟒龍剛； 沁池此際交兵日， 五嶽齊遭劍下亡。』

話說：子牙人馬在路前行，不一日探馬報曰：『啓元帥：前至沁池縣了，請令定奪。』子牙傳令安營，點炮吶喊。

話說：沁池縣總兵官張奎，聽得周兵來至，忙陞帥府坐下；左右有二位先行官，乃是王

佐鄭椿，上廳來見張奎。張奎曰：『今日周兵進了五關，與帝都止有一河之隔，幸賴吾在此，尚可支撐。』不說張奎打點禦敵。

且說姜元帥次日陞帳命將出軍，忽報：『有東伯侯差官下書。』子牙傳令來，差官至軍前行禮畢，將書呈上；子牙拆書觀之看畢，問左右曰：『如今東伯侯姜文煥求借救兵，我這裏必定發兵纔是。』傍有黃飛虎答曰：『天下諸侯，皆仰望我周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元帥當得發兵救援，以安天下諸侯之心。』子牙傳令問：『誰去，取遊魂關走一遭？』傍有金木二吒欠身曰：『弟子不才，願去取遊魂關。』子牙許之，分一枝人馬與二人去了。不表。

且說：子牙分付：『誰去灤池縣取頭一功？』南宮适應聲愿往，領令出營，至城下搦戰；張奎聞報，問左右先行：『誰人出馬？』有王佐愿往，領兵開放城門，來至軍前；南宮适大呼曰：『五關皆爲周有，止此彈丸之地；何不早獻，以免誅身之禍？』王佐罵曰：『無知匹夫，你等叛逆不道，罪惡貫盈，今日自來送死也。』縱馬舞刀來取南宮适手中刀劈面交還，戰有二三十回合，被南宮适手起刀落，早把王佐揮爲兩段。南宮适得勝回營報功，子牙大喜；只自報馬報進城來，張奎聞報王佐失機，心下十分不快。次日，又報：『周將黃飛虎搦戰。』鄭椿出馬，與黃飛虎大戰二十合，被黃飛虎一鎗刺於馬下，梟了首級回營，子牙

大喜。

話說：張奎又見鄭椿失利，着實煩惱；子牙見連日斬他二將，命左右軍士一齊攻城，衆將率領軍士，放炮吶喊，前來攻城。城上士卒來報張奎，張奎在後廳聞報，與夫人高蘭英商議：『如今孤城難守，連折二將，如之奈何？』高蘭英曰：『將軍有此道術，況且又有坐騎，可以成功，何懼賊兵哉？』奎曰：『夫人不知。五關之內，多少英雄，俱不能阻逆；一旦至此，天意可知。今主上猶荒淫如故，爲臣豈能安於枕席？』夫妻正議，又報周兵攻城甚急，張奎即時上馬提刀，夫人掠陣，開放城門，一騎當先；只見子牙門下衆將，左右分開。張奎大呼曰：『姜元帥慢來！』子牙上前曰：『張將軍你可知天意？速速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若自執迷不悟，與五關爲例。』張奎笑曰：『你欺天闕上，傲倖至此，量你今日，死無葬身之地矣！』子牙笑曰：『天時人事，不問可知，只足下迷而不悟耳！此去朝歌不過數百里，一河之隔，四面八方天下諸侯雲集，諒你區區彈丸之地，何敢抗拒吾師哉？此正所謂「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撐。」徒自取滅亡耳！』張奎大怒，催開馬使手中刀，飛來直取；子牙後面姬叔明姬叔昇二殿下，走馬大呼：『休冲吾陣！』兩條鎗急架忙迎，好張奎使開刀，力戰二將。有詩爲證：

『臂膊掄開好用兵，空中各自下無情；吹毛利刃分先後，刺骨尖鋒定死生。』

惡戰止圖麟關姓，苦爭只爲史篇名；張奎刀法真無比，到處成功定太平。』

話說：姬叔明等二將，見戰張奎不下，二位殿下掩一鎗詐敗而走，止望回馬鎗挑張奎，不知張奎的坐騎甚奇，名爲獨角烏煙獸，其快如神；張奎讓二將去有三四射之地，他把獸上角一拍，那獸如一陣烏煙，似飛雲掣電而來。姬叔明聽得有人追趕，以爲得計，不意張奎已至背後，措手不及，被張奎一刀揮於馬下；姬叔昇見其兄落馬，及至回馬，又被張奎順手一刀，也是兩段。可憐金枝玉葉，一旦遭殃！子牙大驚，急鳴金收軍，張奎也掌鼓進城，子牙見折了二位殿下忙收軍回營，心下不樂，武王聞知喪了二弟，掩面而哭，進了後營去了。張奎連斬二將，心中甚喜，夫妻二人商議，具表進朝歌不提。

且說：子牙悶坐帳上，謂諸將曰：『料瀾池不過一小縣，反傷了二位殿下。』只見衆將齊說：『張奎的坐騎有些奇異，其快如風，故殿下措手不及，以至傷身，』衆將正猜疑時，忽報：『北伯侯崇黑虎至轅門求見。』子牙傳令請來，崇黑虎同文聘崔英蔣雄，上殿參謁子牙，子牙忙下帳迎接上帳，各敘禮畢，子牙曰：『君侯兵至孟津幾時了？』黑虎曰：『不才自起兵收了陳塘人馬，已至孟津劄營數月矣；今聞元帥大兵至此，特來大營奉謁，願元帥早』

會諸侯，共伐無道。』子牙大喜，有武王與崇黑虎相見，感謝黑虎曰：『昔日蒙君侯相助，擒拿高繼能，此德尙未圖報；時刻不敢有忘，銘刻五內。』彼此遜謝畢，子牙分付營中，治酒款待崇黑虎等。正是：

死生有數天生定，

五岳相逢絕滌池。

當日酒散，次日子牙陞帳衆將參謁，忽報：『張奎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子牙問：『今日誰人戰張奎走一遭？』崇黑虎曰：『末將今日來至，當得効勞；請與文聘崔英蔣雄三人，發兵同去。』子牙大喜，四將同出大營，領本部人馬擺開；崇黑虎催開了金睛獸，舉雙板斧飛臨陣前，大呼：『張奎，天兵已至，何不早降？尙敢逆天，自取滅亡哉？』張奎大怒罵曰：『無義匹夫！你乃是殺兄圖位，天下不仁之賊！焉敢口出大言？』催開馬，使手中刀，飛來直取，崇黑虎舉雙斧急架忙迎；文聘大怒，撥馬搖叉，冲殺過來，崔英八楞鎗一似流星，蔣雄的抓絨繩飛起，一齊上前把張奎裹在當中。

却說：子牙在帳上見黃飛虎站立在傍，子牙曰：『黃將軍，崇侯今日會戰，你可去掠陣助他，也不負昔日崇侯曾爲將軍郎君報仇。』黃飛虎領令出營，見四將與張奎大戰，黃飛虎自思：『吾在此掠陣，不見我之情面；不若走騎成功，何不爲美？』黃飛虎將五色神牛催

開，大呼曰：『崇君侯吾來也！』此正是五岳逢七殺，大抵天數已定，畢竟難逃。只見五將裹住張奎這場大戰，怎見得，有詩爲證：

只殺得愁雲慘淡旭日昏塵，征夫馬上抖精神；號帶飄揚，千條瑞彩滿空飛，劍戟參差，三冬白雪漫陣舞。崇黑虎雙板斧紛紜上下，文聘的託天叉左右交加，崔英的八楞鎚如流星蕩漾，蔣雄的五爪抓似疾羨菱飛揚，黃飛虎長鎗如大蟒出穴；好張奎戰五將似猛虎翻騰，刀架斧，斧劈刀，叮噹響亮，又迎刀，刀架叉，有叱咤之聲，鎚打刀，刀架鎚，不離其身抓分頂，刀掠去憑心力，鎗刺來刀隔架，純是精神，五員將鞍轡上，各施巧妙；只殺得刮地寒風聲拉雜，蕩起征塵飛鎧甲。瀾池城下立功勳，數定五嶽逢七殺。

話說：五將把張奎圍在垓心，戰有三四十回合，未分勝負；崇黑虎暗思：既來立功又何必與他戀戰？把坐下金睛獸一兜跳出圈子，詐敗就走，好放神鷹。四將知計，也便撥馬跟黑虎敗走；他不知張奎坐騎其快如風，也是五嶽命該如此，只見張奎等五將去有三四射之地，把獸頂上角一拍，一陣烏煙，卽時在文聘背後，手起一刀，把文聘揮於馬下；崇黑虎急用手去揭葫蘆蓋，已是不及，早被張奎一刀，砍爲兩段；崔英勒馬回來時，張奎使開刀又戰三將。忽然桃花馬上，一員女將，用兩口日月刀，飛出陣來，乃是高蘭英來助張奎；這婦人



取出個葫蘆來，祭出四十九根太陽金針，射住三將眼目，觀看不明，早被張奎連斬三將下馬。可憐五將一陣而亡。有詩爲證：

五將東征會澠池，巧逢七殺數應奇；忠肝化碧猶啼血，義胆成灰永不移。

千古英雄垂泰嶽，萬年香醴祝嵩尸；五方帝位多隆寵，報國孤忠史册垂。

張奎連誅五將，探馬報與子牙，子牙驚問：『如何就誅了五將？』掠陣官備言：『張奎的坐騎有些利害，故此五將俱措手不及，以致失利。』子牙見折了黃飛虎，着實傷悼；正尋思間，忽報楊戩催糧至轅門等令。子牙傳令，令至中軍參謁畢，稟曰：『弟子督糧已進五關，今願繳督糧印；隨軍征伐立功。』子牙曰：『此時將會孟津，也要你等在中軍協助。』楊戩立在一傍聞武成王黃將軍已死，楊戩嘆曰：『黃氏一門忠烈，父子捐軀，以爲王室，不過留滯芬於簡編耳！』又問：『張奎有何本領，先行官何不去會他？』哪吒曰：『崇君侯意欲見功，不才只得讓他，豈好占越？不意俱遭其害。』正言間，只見左右來報：張奎搦戰。』有黃飛彪願爲長兄報仇，子牙許之；楊戩掠陣，黃飛彪出營見張奎不也答話挺鎗直取，張奎的刀急架忙迎。兩馬相交，一場大戰，約有二三十合；黃飛彪急於爲兄報仇，其力量非張奎對手，鎗法漸亂被張奎一刀揮於馬下。楊戩掠陣，見張奎把黃飛彪斬於馬下，又見

他的馬頂上有角，就知此馬有些原故，待吾除之，楊戩縱馬搖力大呼曰：『張奎休走，吾來也！』張奎問曰：『你是何人，也自來取死？』楊戩答曰：『你這匹夫，屢以邪術壞吾大將；吾特來拿你碎尸萬段，以泄衆將之恨！』舉三尖刀劈面來砍，張奎手中刀急架還，二馬相交，雙刀並舉。怎得一場太戰？有讚爲證：

二將棋逢敵手，陣前各逞英豪；翻來覆去豈尋常，真似一對虎狼形狀。這一個會騰挪變化。那一個會攪海翻江；刀來刀架兩無妨，兩個將軍一樣。

話說：張奎與楊戩戰有三四十合；楊戩故意賣個破綻，被張奎撞個滿懷，伸出手抓住楊戩腰帶，提過鞍轡。正是：

張奎今日遇楊戩，

眼前傷了黑烟駒。

張奎活捉了楊戩，掌鼓進城陞廳坐下，令將周將推來；左右將楊戩擁至廳前，楊戩站立。張奎大喝曰：『既被吾擒，爲何不跪？』楊戩曰：『無智匹夫！我與你既爲敵國，今日被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張奎大怒，命左右推去斬首號令。只見左右將楊戩斬訖持首級號令；張奎方欲坐下，不一時只見管馬的來報，啓老爺得知：『禍事不小了！』張奎大驚，問：『甚禍事？』管馬的曰：『老爺的馬好好的吊下頭來。』張奎聽得此言，不覺失色頓

尼曰：『吾成大功，全仗烏烟獸，豈知今日無故吊下頭來！』正在廳上急得三尸神爆跳，七竅內生烟，忽報『方才被擒的周將，又來鬪戰。』張奎頓然醒悟，吾中此賊奸計，隨即換馬提刀在手，復出城來，一見楊戩大罵：『逆賊！擅壞吾龍駒，氣殺我也！怎肯干休！』楊戩大笑曰：『你仗此馬傷吾周將，我先殺此馬，後再殺你的驢頭！』張奎切齒大罵曰：『不要走，吃吾一刀！』使開手中刀來取，楊戩的刀急架相還；迎戰二十合，楊戩又賣個破綻，被張奎又抓腰內絲絛，輕輕提將過去，二次擒來。張奎大怒曰：『這番看你怎能脫去？』正是：

### 張奎二次擒楊戩。

只恐萱堂血染衣。

張奎捉了楊戩進城，坐在廳上，忽報後邊，夫人高蘭英來至面前；因向其故，張奎長吁嘆曰：『夫人爲官多年，得許大功勞，全仗此烏烟獸；今日周將楊戩，用邪術破吾龍駒，這次又被吾擒來，還是將何法治之？』夫人曰：『推來我看。』傳令將楊戩推來，少時推至廳前，高蘭英一見笑曰：『吾自有處治。將烏黑雞犬血取來，再用尿糞和勻，先穿起他的琵琶骨，將血澆在他的頭上，又用符印鎮住，然後斬之。』張奎如法製度，夫妻二人齊出府前看，左右一一如此法施行。高蘭英用符印畢，先將血糞往楊戩頭一澆，手起一刀，將首級砍

落在地；夫妻大喜，方纔進府來到廳前。忽聽得後邊丫環飛報出廳來，哭稟曰：『啓老爺：夫人不好了！老太太正在香房，不知是那裏穢汚血糞，把太太澆了一頭，隨即吊下頭來，真是異事驚人。』張奎大叫曰：『又中了楊戩妖術！放聲大哭，如醉如癡一般。自思老母養育之恩未報，今因爲國，反將吾母喪命：『真個痛殺我也！』忙取棺槨盛殮，不表。

且說：揚戩逕進中軍，來見子牙，備言：『先斬其馬，後斬其母；先惑亂其心，然後擒張奎不難矣。』子牙大喜曰：『此皆是你不世之報！』張奎思報母仇，上馬提刀，來周營搦戰。

不知凶吉如何，且聽下回解分。

## 第八十七回

### 土行孫夫妻陣亡

地行妙術法應玄，誰識張奎更占先？  
猛獸崖前身已死，鼉池城下婦歸泉。

許多功業成何用？幾度勳名亦枉然！  
留得兩行青史在，後來成敗總由天。

話說：子牙在中軍正議進兵之策，忽報：『張奎搦戰。』哪吒曰：『弟子願往。』登風火輪而出，現出八臂三首來戰張奎，大呼曰：『張奎若不早降，悔之晚矣！』張奎大怒，催

開馬使手中刀來取，哪吒使手中鎗劈面迎來；未及三五合，哪吒將九龍神火罩祭起去，把張奎連人帶馬罩住。用手一拍，只見九條火龍，一齊吐出烟火，遍地燒來；不知張奎會地行之術，如土行孫一般，彼時張奎見罩落將下來，知道不好，他先滾下馬就下去了。哪吒不會有心看，幾乎誤了大事，只見燒死他一疋馬。哪吒掌鼓回營，見子牙說：「張奎已被燒死，」子牙大喜，不表。

且說：張奎進城，對妻子曰：「今日與哪吒接戰，果然利害；被他提起火龍罩，將我罩住。若不是我有地行之術，幾乎被他燒死。」高蘭英曰：「將軍今夜何不地行進他營寨，刺殺武王君臣？不是一計成功，大事可定，又何必與他爭能較勝耶？」張奎深悟曰：夫人之言甚是有理，——只因被楊戩可惡，暗害吾老母，惑亂吾心，連日神思不定，幾乎忘了。今夜必定成功。張奎打點收拾，暗帶利刀，由地下進周營來。正是：

武王洪福過堯舜，

自有高人守大營。

話說：子牙在營中，聞得張奎已死，議取城池；至晚發令箭，點練士卒，至三更造飯，四更整飭，五更登城，一鼓成功。子牙分付已畢，這也是天意。恰好是楊任巡外營，那時將近二更時分，張奎把身子一扭，逕往周營而來；將至轅門，適遇楊任來至前營，不知楊任眼

眶裏長出來的兩隻手，手心裏有兩隻眼；此眼上看天庭，下觀地底，中看人間千里。彼時楊任忽見地下有張奎提一口刀，逕進轅門，楊任曰：『地下是張奎慢來，有吾在此！』張奎大驚。周營中有此等異人，如何是好？自思：吾在地下行得快，待吾進中軍殺了姜尚，他就來也是遲了。張奎仗刀逕入，楊任一時着急，將雲霞獸一磕，至三層圈子內擊雲板大呼曰：『有刺客進營，各哨仔細！』不一時合營齊起。子牙急忙陞帳，衆將官弓出弦刀出鞘；兩邊火把燈球，照耀如同白晝。子牙問曰：『刺客在那裏來？』楊任進帳啓曰：『是張奎提刀在地下，逕進轅門，弟子故敢擊雲板報知。』子牙大驚曰：『昨日哪叱已把張奎燒死。今夜如何又有個張奎？』楊任曰：『此人還在此，聽元帥講話？』子牙驚疑未定，傍有楊戩曰：『候弟子天明再作道理。』就把周營亂了半夜，張奎情知不得成功，只得回去。楊任一隻眼只看着地下，張奎走出轅門，楊任也出轅門，直送張奎至城下方回。當時張奎進城來至府中，高蘭英問道：『功業如何？』張奎只是搖頭道：『利害利害！周營中有許多高人，所以五關勢如破竹，不能阻擋。』遂將進營的事細細說了一遍。夫人曰：『既然如此，可急修本章，往朝歌請兵協守。不然孤城豈能阻擋周兵？』張奎從其言，忙修本章官往朝歌不表。

且說：天明，楊戩往城下來，坐名叫：『張奎出來見我！』張奎聞報，上馬提刀，開放

城門，正是「仇人見了仇人，」大罵曰：「好匹夫！暗害吾母，與你不共戴天！」楊戩曰：「你這逆天之賊！若不殺你母，你也不知周營中利害。」張奎大叫：「我不殺楊戩此恨怎休！」舉刀直取楊戩，楊戩手中刀分面交還，兩馬相交，雙刀並舉；未及數合，楊戩祭起哮天犬，來傷張奎。張奎見此犬奔來，忙下馬即時就不見了；楊戩觀之，不覺咨嗟。正是：

張奎道術真伶俐，

賽過周營七行孫。

話說：楊戩回營，來見子牙，子牙問曰：「今日會張奎如何？」楊戩把張奎會地行道術，說了一遍，「真好似土行孫，夜來楊任之功莫大焉。」子牙大喜，傳令：「以後只令楊任巡督內外，防守營門。」彼時張奎進城，與夫人議曰：「今會楊戩十分利害，周營道術之士甚多，吾夫妻不能守此城也，依吾愚見，不若棄了沁池，且回朝歌，再作商議。你的意下如何？」夫人曰：「將軍之言差矣！俺夫妻在此鎮守多年，名揚四方，豈可一旦棄城而去？況此城關係非淺乃朝歌屏障；今一失此城，則黃河之險，與周兵共之，這個斷然不可！明日待我出去，自然成功。」次日，高蘭英出城，至營前搦戰；子牙正坐，忽報：「有一女將請戰。」子牙問：「誰可出馬，」有鄧嬋玉應聲曰：「末將愿往。」子牙曰：「須要小心。」鄧嬋玉曰：「末將知道。」言罷上馬。一聲炮響，展兩杆大紅旗，出營大呼曰：「來將何

人？快通名來！」高蘭英觀看，見是一員女將，心下疑惑，忙應曰：「吾非別人，乃鎮守池張將軍夫人，高蘭英是也。你是誰人？」鄧嬋玉曰：「吾乃是督運糧儲士將軍夫人鄧嬋玉是也。」高蘭英聽說大罵：「賤人！你父子奉敕征討，如何苟就成婚？今日有何面目歸見故鄉也？」鄧嬋玉大怒，舞雙刀來取高蘭英；高蘭英一身縞素，將手中雙刀，急架來迎。二員女將，一紅一白，殺在城下。怎見得？有讚爲證：

這一個頂上金盔耀日光，那一個束髮銀冠列鳳凰；這一個黃金鎖子連環甲，那一個千葉龍麟甲更強。這一個猩猩血染紅衲襖，那一個素白征袍似粉裝；這一個是赤金映日紅瑪瑙，那一個是白雪初施玉琢娘。這一個似向陽紅杏枝枝嫩，那一個似月下梨花帶露香；這一個似五月榴花紅似火，那一個似雪裏梅花靠粉牆。這一個腰肢嫵娜在鞍轡上，那一個體態風流十指長；這一個雙刀晃晃如閃電，那一個二刀如鋒劈面揚。分明是廣寒仙子臨凡世，月裏嫦娥降下方，兩員女將天下少，紅銀似硃白似霜。

話說：鄧嬋玉大戰高蘭英，有二十回合，撥馬就走；高蘭英不知鄧嬋玉詐敗，便隨後趕來，嬋玉聞腦後鸞鈴響處，忙取五光石回手一石，正中高蘭英面上，只打得嘴唇青腫，掩面而回。鄧嬋玉得勝進營，來見姜元帥，說：「高蘭英被五光石打敗進城。」子牙方上功勞



簿，只見左右官報曰：『二運官上行孫，』轅門等令。』子牙傳令來。土行孫上帳參謁：『弟子運糧已完，繳督糧印願隨軍征伐。』子牙曰：『今進五關，軍糧有天下諸侯應付，不消你督運，俱隨軍征進罷了。』土行孫下帳來見衆將，獨不見黃將軍，忙問哪吒；哪吒曰：『今池不過一小縣，將黃將軍崇君侯五人一陣而亡；且張奎善有地行之術比你分外精奇。前日進營欲來行刺，多虧楊任救之，故此阻住，吾師不能前進。』上行孫聽罷：『有這樣事！當時吾師傳吾此術，可稱蓋世無雙，豈有此處又有異人也？待吾明日會他。』至後帳來問鄧嬋玉：『此事可真？』鄧嬋玉曰：『果是不差。』土行孫躊躇一夜，次早上帳來見姜元帥，願去會張奎，子牙許之，旁有楊戩哪吒鄧嬋玉，俱欲去掠陣，土行孫許之，來至城下搦戰。哨馬報與張奎，張奎出了城見一矮子，問曰：『你是何人？』土行孫曰：『吾乃上行孫是也。』道罷，舉手中棍滾將來，劈面就打；張奎手中刀急架來迎，二人大戰，往往來來，未及數合，哪吒楊戩齊出來助戰，哪吒忙祭乾坤圈來打張奎，張奎看見，滾下馬，就不見了。土行孫也把身子一撥，來趕張奎，張奎一見大驚：『周營中也有此妙術之人！』隨在地底下，二人又復大戰；大抵張奎身子長大，不好轉換，土行孫身子矮小，轉換伶俐，故此或前或後，張奎又不濟事，只得敗去。土行孫趕了一程趕不上，也自回來。那張奎地行術一日可行一千

五百里，土行孫止行得一千里，因此趕不上他，只得回營來見子牙，言曰：『張奎果然好地行之術。此人若是阻住此間，深爲不便。』子牙曰：『昔日你誦父擒你，用指地成鋼法；今日治張奎，非此法不可，你務須學得此法以治之。』土行孫曰：『元帥可修書一封，待弟子去夾龍山見吾師，取此符印來；破了絕池縣，方得早會諸侯。』子牙大喜，忙修書付與土行孫，土行孫別了妻子往夾龍山來。可憐正是：

丹心欲佐眞明主，

首級高懸在絕池。

土行孫逕往夾龍山去

且說：張奎被土行孫戰敗回來，見高蘭英雙眉緊皺，長吁曰：『周營中有許多異人，如何是好？』夫人曰：『誰爲異人？』張奎曰：『有一土行孫也有地行之術，如之奈何？』高蘭英曰：『如今再修告急本章，速往朝歌取救，俺夫妻二人死守此城，不必交兵。只等救兵前來，再爲商議破敵。』夫妻正議，忽然一陣怪風飄來，甚是奇異。怎見得好風？有詩爲證：

老石飛砂勢更凶，推雲擁霧亂術蹤；暗藏妖孽來窺戶，又送孤帆過楚峯。

風過一陣，把府前寶纛旂一折兩段。夫妻大驚曰：『此不祥之兆也，高蘭英隨排香案，

忙取金錢，排下一卦，已解其意。高蘭英曰：「將軍可速爲之！」土行孫往夾龍山取「指地成鋼」之術，來破你也，不可遲誤。」張奎大驚，忙忙收拾結束停當，逕往夾龍山去了。土行孫一日止行千里，張奎一日行一千五百里，張奎先到夾龍山到個崖畔潛等土行孫；等了一日，土行孫方至猛獸崖，遠遠望見飛龍洞，滿心歡喜：「今日又至故土也！」不知張奎預在崖傍，側身躲匿，把刀提起，只等他來；土行孫那裏知道，只是往前走。也是數該如此，看看來至面前，張奎大叫曰：「土行孫不要走！」土行孫及至抬頭時，刀已落下，可憐砍了個連肩帶背；張奎取了首級，逕回池縣來號令。後人有詩嘆土行孫歸周未受茅土之封，可憐無辜死於此也。

憶昔西歧歸順時，輔君督運未愆期；進關盜寶功爲首，劫寨偷營世所奇。  
名播諸侯空嘖嘖，聲揚宇宙恨絲絲；夾龍山下亡身處，反根還元正在茲。

話說：張奎非止一日，來止池縣，夫妻相見，將殺死土行孫一事，說了一遍；夫妻大喜，隨把土行孫的首級號令在城上。只見周營中探馬見池縣裏號令出頭來，近前看時，却是土行孫的首級；忙報入中軍：「啓元帥，池縣城上號令了土行孫首級，不知何故，請令定奪。」子牙曰：「他往夾龍山去了，不在行營，又未出陣，如何被害？」子牙掐指一算，

拍案大叫曰：『土行孫死於無辜，是吾之過也！』子牙甚是傷感，不意帳後驚動了鄧嬋玉，聞知丈夫已死，哭上帳來，愿與夫主報仇。子牙曰：『你還斟酌，不可造次。』鄧嬋玉那裏肯住，啼泣上馬，來至城下，只叫：『張奎出來見我。』哨馬報入城中：『有女將搦戰。』高蘭英曰：『賤人我正要報一石之恨，今日合該死於此地。』高蘭英上馬提刀，先將一紅葫蘆執在手中，放出四十九根太陽神針，先在城裏提出；鄧嬋玉，只聽得馬聲，二目被神針射住，觀看不明，早被高蘭英手起一刀，揮於馬下。可憐正是：

孟津未曾諸侯面，

今日夫妻喪絕池。

話說：高蘭英先祭太陽神針，射住嬋玉雙目，因此上斬了鄧嬋玉，進城號令了。哨馬報入中軍，備言前事；子牙着實傷悼，對衆門人曰：『今高蘭英有太陽神針，射人二目，非同小可，諸將俱要防備。故此按兵不動，再設法以取此縣。』南宮适曰：『料一小縣，今損無限大將，請元帥着人馬四面攻打，此縣可以踏爲平地。』子牙傳令命三軍四面攻打，架起雲梯火炮，三軍吶喊，攻打甚急；張奎夫妻千方百計，看守此城，一連攻打兩晝夜，不能得下。子牙心中甚惱，且命暫退。再爲設計，不然徒令軍士勞苦無益耳。衆將鳴金收軍回營。

且說：張奎又修本往朝歌城來，差官渡了黃河，前至孟津，有四百鎮諸侯駐割人馬；差官潛蹤隱迹，一路無詞，至館驛中歇了一宵。次日，將本至文書房投遞，那日看本乃是微子；微子接本看了，忙入內庭。只見紂王在鹿臺宴樂，微子至臺下候旨，紂王宣上鹿臺；微子行禮稱臣畢，王曰：「皇伯有何奏章？」微子曰：「張奎有本，言：」「武王進五關，已至滎池縣，損兵折將，莫可支撐，危在旦夕。請陛下速發援兵，早來協守；不然，臣惟一死以報君恩耳！」况此城離都城不過四五百里之遠，陛下還在此臺宴樂，全不以社稷爲重；孟津現有南方四百諸侯駐兵，候西伯共至商效，事有燃眉之急。今見此報，使臣身心如焚，莫知所措；愿陛下早求賢士，以治國事，拜大將以勦反叛，改過惡而訓軍民，修仁政以回天變，庶不失成湯之宗廟也。」紂王聞奏，大驚曰：「姬發反叛，侵略關隘，覆軍殺將，兵至滎池，情殊可恨！孤當御駕親征，以除大惡。」中大夫飛廉奏曰：「陛下不可。今孟津有四百諸侯駐兵，一聞陛下出軍，他讓過陛下，阻住後路，首尾受敵，非萬全之道也。陛下可出榜招賢，大懸賞格，自有高名之士，應求而至。古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又何勞陛下親御六師，與叛臣較勝於行伍哉？」紂王曰：「依卿所奏，速傳旨懸立賞格，張掛于朝歌四門，招選豪傑；才堪禦敵者，不次銓除。」四外哄動，就把個朝歌城內黨民，日受數次驚

慌。

只見一日來了三個豪傑來揭榜文；守榜軍士，隨同三人先往飛廉府裏來參謁。門官報入中堂，飛廉道：「有請。」三人進府，與飛廉見禮畢，言曰：「聞天子招募天下賢士，愚下三人自知非才；但君父有事，願捐軀敢効犬馬。」飛廉見三人氣宇清奇，就命賜坐，三人曰：「吾等俱是閭閻子民，大夫在上，子民焉敢坐？」飛廉曰：「求賢定國，聘傑安邦，雖高爵重祿，直不受辭，又何妨于一坐耶？」三人告過方纔坐下。飛廉曰：「三位姓甚名誰，住居何所？」三人將一守本呈上，飛廉觀看，原來是梅山人氏，一名袁洪，一名吳龍，一名常昊，——此乃「梅山七聖」，先是三人投見，以下俱陸續而來。袁洪者，乃白猿精也；吳龍者，乃蜈蚣精也；常昊者，乃長蛇精也；俱借「袁」「吳」「常」三字取之爲姓也。——飛廉着了姓名，隨帶入朝門來，朝見紂王，飛廉入內庭，天子在顯慶殿，與惡來奕棋。當駕官啓奏：「中大夫飛廉候旨。」王曰：「宣來。」飛廉見駕奏曰：「臣啓陛下，今有梅山三個傑士，應陛下求賢之詔，今在午門候旨。」紂王大悅，傳旨：「宣來。」少時，三人來至殿下，三呼拜畢，紂王賜三人平身；三人謝恩畢，侍立兩傍。王曰：「卿等此來有何妙策，可擒姜尚？」袁洪奏曰：「姜尚以虛言巧語；糾合天下諸候，鼓惑黎庶作反；依臣愚

見，先破西岐，拿了姜尙，則八百諸侯望陛下降詔招安，赦免前罪，天下不戰而自平也。」  
紂王聞奏，龍心大悅；封袁洪爲大將，吳龍常昊爲先行，命殷破敗爲參軍，雷開爲五軍都督使，殷成秀雷鵠雷鵬魯仁傑……等，俱隨軍征伐。紂王傳旨，嘉慶殿排宴，慶賞諸臣；內有魯仁傑自幼多智，廣識英雄。見袁洪行事不按禮節，暗思曰：「觀此人行事不是大將之才，且看他操演人馬，便知端的。」當日宴散，次日謝恩，三日後下教場操演三軍。魯仁傑看袁洪舉動措置，俱不如法，諒非姜子牙敵手；但此時用人之際，魯仁傑也只得將機就計無已。

次日，袁洪朝見紂王，王曰：「元帥可先領一枝人馬，往渑池縣佐張奎以阻西兵，元帥意下如何？」袁洪曰：「以臣觀之，都中之兵不宜遠出。」紂王曰：「如何不宜遠去？」袁洪奏曰：「今孟津已有南北二路諸侯駐劄，以窺其後；臣若往渑池，此二路諸侯拒守孟津，阻臣糧道，那時使臣前後受敵，此不戰自敗之道。况糧爲三軍生命，是軍未行而先需者也；依臣之計，不若調二十萬人馬，阻往孟津之咽喉，使諸侯不能侵犯朝歌，一戰成功，大事定矣。」紂王大悅：「卿言甚善，真乃社稷之臣，依卿所奏施行。」袁洪隨調兵二十萬，吳龍常昊爲先行，殷破敗爲參軍，雷開爲五軍都督使，殷成秀雷鵠雷鵬魯仁傑隨軍征伐孟津而

來。

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八回 武王白魚躍龍舟

白魚吉兆喜非常，預兆周家瑞應昌；八百諸侯稱頌德，千年師帥賴匡襄。  
堂堂陣演三三疊，正正旗門六六行；時雨師臨民甚悅，商朝基業已消亡。

且說：龍匯縣張奎日夕望朝歌救兵，忽有報馬報入府來：『天子招了新元帥袁洪，調兵三十萬，駐劄孟津，以阻諸侯，未見發兵來救龍匯。』張奎聞報，大驚曰：『天子不發救兵，此城如何拒守？況前有周兵，後有孟津四百諸侯，前後合攻，此取敗之道；今反捨此不救，奈何！』忙與夫人高蘭英共議，夫人曰：『料吾二人，也可阻得住周兵，今袁洪拒住孟津，則南北諸侯，也不能抄我之後？只打聽袁洪得勝，若破了南北諸侯，我再與你去合兵，共破周武，無有不勝之由。俺們如今只設法守城，不要與周將對敵，待他糧盡兵疲，一戰成功，無有不克，此萬全之道也。』張奎心下狐疑不定。



且說：子牙見灑池一個小縣，攻打不下，反陣亡了許多軍將，納悶在中軍，暗暗點頭嘆息；可憐這些扶亡定國英雄，灑胆披肝，止落得遺言在此，此身皆化爲烏有。子牙正在那裏傷悼，忽轅門官來報：『有一道童來見。』子牙傳令請來，少時只見一道童至帳下行禮曰：『弟子乃夾龍山飛龍洞懼留孫的門人，因師兄土行孫在夾龍山猛獸崖被張奎所害，家師已知應上天之數，這是救不得的。只是過灑池，須有原故，家師特着弟子來此下書，師叔便知端的。』子牙接上書來，展開一看，書曰：

『道末懼留孫，致書於大元帥子牙公麾下。土行孫合該於猛獸崖，死於張奎之手；理數難逃，道只有望崖垂泣而已，言之可勝於悒！今張奎善於守城，急切難下，但他數亦當終，子牙公不可遲誤，可令揚戩將貧道符印，先在黃河岸邊等楊任韋護追趕至此擒之。取城只用哪吒雷震子足矣。子牙公須是親自用調虎離山之計，一戰成功，此去自然坦途。只俟封神之後再圖會晤。不宣。』

子牙看罷書，打發童子回山，當日子牙傳令，哪吒領令箭，雷震子領令箭，前去如此而行。楊戩楊任領東帖前去如此。韋護領東帖前去如此。子牙俱分付已畢，至晚間周營中炮響，三軍吶喊，殺奔城下而來，張奎急上城設法守護，百計千方防禦，急切難下，子牙知張

奎善於守城，且暫鳴金收兵。

次日，午未未初，請武王上帳相見；「今日請大王同老臣出營，看看龜池縣城池，好去攻取。」武王乃忠厚君子，隨應曰；「孤愿往。」即時同子牙出營，至城下周圍看了，用手指曰；「大王若破此城，須用轟天大炮，方能攻打此城一時可破也。」子牙與武王指畫攻城，只見龜池城上哨探士卒，報與張奎曰「啓老爺，姜子牙同一穿紅的在城下探看城池。張奎聽報，便上城來看時，果是子牙同武王在城下週圍指畫；張奎自思曰；「姜尙欺吾太甚！只因連日吾堅守此城，不與他會戰，他便欺我，至吾城下，肆行無忌，藐視吾無人物也。」隨下城與夫人曰：你可用心堅守此城，待我出城走去殺來，以除大害夫人上城觀戰，張奎上馬提刀，開了城門，一馬飛來大呼曰：「姬發姜尙，今日你命難逃也！」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

謀成日裏捉金烏。

子牙同武王撥馬向西而走，張奎趕來；周營中一將也不出來接應，張奎放心趕來。看看趕有二十里，只聽得金鼓齊鳴炮聲響亮，三軍吶喊，震動天地，周營中大小將官，齊出城來，殺奔城下；高蘭英在城上，全裝甲冑，守護城池。忽聽周營中又是炮響，不知其故；忽城上落下哪叱來，現出三首六臂，脚踏風火輪，搖火尖鎗殺來。高蘭英急上馬用雙刀抵住了哪

吒，二人在城上不便爭持；高蘭英走馬下城，哪吒隨後趕來，雷震子又早展開二翅，飛上城來，使開黃金棍，把城上軍士打散，隨斬關落鎖，周兵進城。高蘭英見事不好，正欲取葫蘆放太陽神針，早已不及，被哪吒一乾坤圈，打中頂上，撞下馬來；又是一鎗，死於非命，早往封神臺去了。有詩爲證：

孤城死守爲殷商，今日身亡實可傷；  
全節全忠名不朽，女中貞烈萬年揚。

話說：雷震子哪吒進了渾池縣，軍士見打死了主母，俱伏地請降。哪吒曰：『俱免你死，候元帥來安民。』哪吒復謂雷震子曰：『道兄你且在城上拒住，吾還去接應師叔與武王，恐怕驚了主公。』雷震子曰：『道兄不可遲疑，當速行爲是。』哪吒把風火輪登開，往正西上趕來；只見張奎正趕子牙，有二十里遠近。只聽得炮聲四起，喊聲大振，心下甚是驚疑，也不去趕子牙；子牙在後面大呼曰：『張奎你渾池已失，何不歸降！』張奎心慌，情知中計，勒轉馬望舊路而來；天色又黑，正遇哪吒現三首六臂迎來。哪吒大罵曰：『逆賊！你今日還不下馬受死，更待何時？』張奎大怒，搖刀直取；哪吒手中鎗急架相還。未及數合，哪吒復祭起九龍神火罩，罩來。張奎知此寶利害，把身子一扭，往地下去了，哪吒見張奎預先走了；因想起土行孫的光景，心上不覺悲悼，往前來迎武王。張奎急走至城下，見雷震子立

於城上；卮城池已陷，夫人不知存亡，自思不若往朝歌，與袁洪合兵一處，再作道理。

話說：哪吒上前迎接，武王與子牙一同向渾池來，將大軍進城屯劄；又將城上周將首級，收殮安葬於高阜之處，設祭祀之不表。

且說：張奎全裝甲冑，縱地行之術，往黃河大道而走，如風一般，飛雲掣電而來；楊任遠遠望見，張奎從地底下來了。楊任知會韋護曰：『師兄張奎來了！你須是仔細些，不要走了他；你看我手往那裏指，你就往那邊祭降魔杵鎮之。』韋護曰：『謹領尊令。』再說：張奎正走，遠遠看見楊任，騎雲霞獸，手心裏那兩隻眼神光射耀，往下看着他；大呼曰：『張奎不要走，今日你難逃厄也！』張奎聽得，魂不附體，不敢停滯，縱着地行法刷的一聲，須臾就走有數十里遠；楊任在地上催着雲霞獸，緊緊追趕。韋護在上頭只看着楊任，楊任只看着張奎在地下，如今三處看着，好趕，正是：

上流韋護觀楊任，

楊任窮追七殺神。

話說：張奎在地下見楊任緊緊跟隨，在他頭上；如張奎往左，楊佐也往左邊來趕，張奎往右，楊任也往右邊來趕。張奎無法，只是往前飛走，看看行至黃河岸旁，前有楊戩本東帖在黃河岸邊，專等楊任只見遠遠楊任，追趕來了，楊任也看見了楊戩，乃大呼曰：『楊戩

兄，張奎來了！」楊戩聽得忙將三昧火燒了懼留孫指地成鋼的符篆，立在黃河岸邊。張奎正行，方至黃河只見四處如同鐵桶一般，半步莫動，左撞左不能通，右撞右不能通，抽身回來。後面猶是鐵壁。張奎正慌忙無措，楊任用手往下一指，半空中章護把降魔杵往下打來。此寶乃鎮厭邪魔，護三教大法之物。可憐張奎怎見得起？有詩爲證：

金光一道起空中，五彩雲霞協用功。鬼怪逢時皆網迹，邪魔遇此盡成空。

皈依三教稱慈善，鎮厭諸天護法雄。今日黃河除七煞，千年英氣貫長虹。

話說：章護祭起降魔杵，把張奎打成齏粉，一靈也往封禪臺去了。三位門人得勝，齊來見子牙，備言打死張奎，追趕至黃河之事，說了一遍。子牙大喜，在灑池縣住了數日，擇日起兵。

那日整頓人馬，離了灑池縣，前往黃河而來；時近隆冬天氣，衆將官重重鐵鎧，疊疊征衣，寒氣甚深。怎見得好冷？有讚爲證：

重衾無煖氣，袖手似揣冰；敗葉垂霜蕊，蒼松掛凍鈴。地裂因寒甚，池平爲水凝；魚舟空釣線，仙觀沒人行。樵子愁柴少，王孫喜炭增；征鬚似鐵，詩客筆如零。皮襖猶嫌薄，孤裘尙恨輕；蒲團僵老衲，紙帳旅魂驚。莫訝寒威重，兵行令若靈。

話說：子牙入馬來至黃河，左右報至中軍；子牙分付備辦民舟，每隻俱有工食銀五錢，並不白用民船一隻，萬民樂業，無不歡呼感德，真所謂「時雨之師。」子牙傳令，另備龍舟一隻，裝載武王；子牙與武王駕坐中艙，左右鼓棹向中流進發。只聽得黃河內白浪滔天，風聲大作，把武王龍舟推在浪裏顛播；武王曰：「相父此舟爲何這等掀播？」子牙曰：「黃河水急，平昔浪發，也不是小的；况今日有風，又是龍舟，故此顛播。」武王曰：「推開艙門，俟孤看一看何如？」子牙問武王推艙一看，好大浪；怎見得？有詩爲證：

洋洋光浸月，浩浩影浮天；  
靈派吞華岳，長流貫百川。  
千層凶滔滾，萬疊峻波顛；  
岸口無漁火，沙頭有鷺眠。  
茫然渾似海，一望更無邊。

話說：武王一見黃河白浪滔天，一望無際，嚇得面如土色；那龍舟只在浪裏或上或下，忽然有一旋窩，水勢分開，一聲響亮，有一尾白魚，跳在船艙裏來，就把武王嚇了一跳。那魚在舟中左迸右跳，跳有四五尺高；武王問子牙曰：「此魚入舟，主何吉兇？」子牙曰：「恭喜大王！賀喜大王！魚入王舟者，主紂王該滅，周室當興，正應大王繼湯而有天下也。」子牙傳令：「命庖人將此魚烹來，與大王享之。」武王曰：「不可。」仍命擲之河中。子牙曰：

「既入王舟，豈可捨此？正謂「天賜不取，反受其咎。」理宜食之，不可輕棄。」左右領子牙令，速命庖人烹來，不一時獻上，子牙命賜諸將；少頃風平浪靜，龍舟已渡黃河。只見四百鎮諸侯，知周兵已至，打點前來迎接武王。子牙知武王乃仁德之主，豈有欺君恐衆諸侯尊稱武王以致中餒，則大事去矣。須是預先分付過，然後相見，庶幾不露出圭角；俟破紂之後，再作區處。乃對武王曰：「今舟雖抵岸，大王還在舟中；俟老臣先上岸，陳設器械，嚴整軍威，以示武於諸侯。立定營柵，然後來請大王。」武王曰：「聽憑相父設施。」子牙先上了岸，率大隊人馬至孟津立下營寨，衆諸侯齊至中軍，來見子牙；子牙迎接上帳，相叔禮畢。子牙曰：「列位君侯見武王，不必深言其伐君弔民之故，只以觀政於商爲辭；俟伐紂之後，再此商議。」衆諸侯大喜，俱依子牙之言。子牙令軍政官與哪吒楊戩前去，迎請武王，後面又有西方二百諸侯，隨後過黃河，同武王車駕而進。真個是天下諸侯會合，自是不同，怎見得？有詩爲證：

八百諸侯會孟津，紛紛殺氣滿紅塵；  
旌旗向日飛龍鳳，劍戟迎霜泣鬼神。  
士卒糾糾歌化日，軍民濟濟慶仁人，  
應知世運當亨泰，四海謳吟總是春。

且說：武王同西方二百諸侯來至孟津大營，探馬報入中軍帳，子牙率領東南北三方六百

諸侯；又有八百小諸侯，齊出迎接武王，逕進中軍。先有：

東伯侯，姜立煥；東南揚侯，鍾志明；南伯侯，鄂順；西南豫州侯，姚楚亮，

北伯侯，崇應鸞；東北兗州侯，彭祖壽；西伯侯，姬發；夷門伯，武高遠；左

伯，宗智明；右伯，姚庶良；遠伯，常信仁；近伯，曹宗，邠州伯，丁建吉。

衆諸侯進營止有東伯侯姜文煥未曾進遊魂關，乃序武王陛帳；武王不肯，彼此固遜多時，武王同衆諸侯交相下拜。天下諸侯俯伏曰：『今大王大駕特幸此地，使衆諸侯得觀天顏，仰觀威德，早救民於水火之中，天下幸甚，萬民幸甚！』武王深自謙讓曰：『予小子登嗣位，先王孤德寡聞，惟恐有負前烈；謬蒙天下諸侯傳檄相邀，特拜相父東會列位賢侯，觀政于商。若謂予小子統率諸侯，則予豈敢？惟望列位賢侯救之。』內有豫州侯姚楚亮對曰：『紂王無道殺妻誅子，焚炙忠良，殺戮大臣，沉湎酒色，弗敬上天，郊廟不祀，播棄黎老，昵比罪人；皇天震怒，絕命于商。予等奉大王恭行天之罰，伐罪弔民，拯萬姓於水火，正應天順人之舉，泄人神之憤，天下無不咸悅。若予等與大王坐觀不理，厥罪惟均？望大王裁之。』武王曰：『紂王雖不行正道，俱臣下蔽惑之耳；今只觀政於商擒其嬖倖，令紂王改其敵政，則天下自平矣。』彭祖壽曰：『天命靡常，惟有德者居之；昔堯有天下因其子不肖，



而禪位於舜，舜有天下亦因其子之不肖，而禪位於禹，禹之子賢能，承繼父業，於是相傳；至桀而德衰，暴虐夏政，天人怨之，故湯得行天之罰，放桀於南巢，代夏而有天下。賢聖之君六七作，至于紂罪惡貫盈，毀棄善政，戕賊不道，皇天震怒，降災於商，爰命大王以伐殷暴，大王幸無固辭，以灰諸侯之心。」武王謙讓未遑，子牙曰：「列位賢侯，今日亦非商議正事之時；俟至商郊，再有說話。」衆諸侯僉曰：「相父之言是也。」武王命營中治酒，大宴諸侯不表。

且說：袁洪在營中，只見報馬啟曰：「今有武王兵至孟津下寨，大會諸侯，請元帥定奪。」殷破敗聽得，忙上前言曰：「周武乃天下叛逆元首。自興兵至此，所在獲捷，軍威甚銳，元帥不可輕忽，務要嚴兵以待。」袁洪曰：「參軍之言固善，料姜尚不過一磻溪漁夫，有何本領？此皆諸關將士不用心，以致彼僥倖成功。參軍放心，看吾一陣，令他片甲不存。」次日，子牙陞帳，衆諸侯上帳參見；有夷門伯武高達言曰：「啟元帥：六百諸侯駐兵於此，俱未敢擅於用兵，止在此担任。只候武王大駕來臨，以憑裁奪。今日若不先擒袁洪，則匹夫尚自逞強，猶不知天吏之不可戰也。望元帥早賜施行。」子牙曰：「賢侯之言甚善，吾必先下戰書，然後會兵孟津，未爲晚也？」衆皆大喜。子牙忙修書，差楊戩往商營內來，下戰

書；楊戩領命往商營前下馬，大呼曰：『奉姜元帥將令，來下戰書。』探事小校報與中軍，袁洪聽得周營來下戰書，忙命左右令來；只見軍政官來至營門，令楊戩進見。楊戩至中軍帳見袁洪，呈上戰書，袁洪觀看畢，乃曰：『吾不修回書，約定明日會兵便了。』楊戩回至中軍，見子牙言明日會兵；子牙傳令與衆諸侯明早會兵，俱各各準備去了。

次日，周營炮響，子牙調出大隊人馬，有八百諸侯齊出。當中是子牙人馬，俱是大紅幡；左是南伯侯鄂順，右是北伯侯崇應鸞，盡是五色旛幢；真若盃山甲海，威勢如彪。英雄似虎，布成陣勢，三軍吶喊。冲至軍前。哨馬報與袁洪，袁洪衆將出營觀看子牙大兵隊伍；只見天下諸侯雁翅排開，分於左右，當中是元帥姜尙，左有鄂順，右有崇應鸞。有詩爲證：

諸侯共計破朝歌，正是神仙遇劫魔；百萬雄師興宇宙，奇功立在孟津河。

姜尙東征除虜政，諸侯拱手尊號令；妖氛滾滾各爭先，楊戩梅山收七聖。

話說：袁洪在馬上見姜子牙身穿道服，乘四不相，來至軍前，左右排列有衆位門人；次後武王乘逍遙馬，南北分列衆位諸侯。只見袁洪銀盔素鎧，坐下白馬，使一條邪鐵棍，担在鞍轡，英雄凜凜。怎見得袁洪好處，有讚爲證：

銀盔素鎧甲，纓絡大紅纓；左插狼牙箭，右懸寶劍鋒。橫担邪鐵棍，白馬似神行；幼長

梅山下，成功古洞中。曾受陰陽訣，又得天地靈；喜能多變化，玄妙似人形。梅山稱第一，保紂滅周兵。

話說：子牙向前問曰：『來者莫非商朝元帥袁洪麼？』袁洪曰：『你可就是姜尚？』子牙曰：『然也。』方今天下歸周，商紂無道，天下離心離德，只在旦夕受縛；料你一杯之水，安能救車薪之火哉？汝若早早倒戈納降，尙待汝以不死，如若支吾，一朝兵敗，玉石俱焚，雖欲求其獨生，何可得哉？休得執迷，徒遺伊戚。』袁洪笑曰：『姜尚，你只知磻溪捕魚，水有深淺；今幸而五關無有將才，讓你深入重地。你敢以巧言令色，惑吾衆聽耶？』回顧左右先行曰：『誰與吾拿此匹夫，以泄天下之憤？』傍有一人大呼曰：『元帥放心，待我成功走馬，飛臨陣前，搖手中鎗來取姜子牙，傍有左伯侯姚庶良，縱馬搖手中斧大呼曰：『匹夫慢來！有吾在此。』也不答話，兩馬相交，鎗斧並舉，一場大戰。怎見得，有詩爲證：

征雲蕩蕩透虛空，劍戟兵戈擾攘中；今日姜公頭一戰，孟津血濺竹梢紅。

話說：姚庶良手中斧轉換如飛，不知常昊乃是梅山一個蛇精，姚庶良乃是真實本領，那裏知道，只要成功，常昊不覺敗下陣去，姚庶良便催馬趕來。

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九回 紂王敲骨剖孕婦

紂王酷虐古今無，淫凶貪婪聽美姝；孕婦無辜遭惡劫，行人有難罹凶途。  
遺譏簡冊稱殘賊，留與人間罵獨夫；大道悠悠難究竟，且將濁酒對花奴。

話說：姚庶良隨後趕來，當吳乃是蛇精，從馬脚下起一陣旋風，捲起一團黑霧，連人帶馬包住；方現出他原形，乃是一條大蟒蛇，把口張開，吐出一陣毒氣。姚庶良禁不起，隨昏於馬下。當吳便下馬取了首級，大呼曰：『今拿姜尚，如姚庶良爲例！』衆諸侯之內，不知他是妖精；有兗州伯彭祖壽縱馬搖鎗大呼曰：『匹夫敢傷吾大臣！』時有吳龍在袁洪右邊，見常昊立功，忍不住使兩口雙刀，催開馬飛奔前來曰：『不要冲吾陣脚！』也不答話，兩騎相交，刀鎗並舉，殺在陣前。六百鎮諸侯，俱在左右看着二將交兵，戰未數合，吳龍掩一刀敗走，彭祖壽隨後趕來。吳龍乃是蜈蚣精，見彭祖壽將近，隨現了原形，只見一陣風起，黑雲捲來，妖氛迷人；彭祖壽已不知人事，被吳龍一刀，揮爲兩斷。衆諸侯不知何故，只見將官追下去，就是一塊黑雲捲來，將官隨即絕命。子牙傍邊有楊戩對哪吒曰：『此二將俱不是正經人，似有些妖氣，我與道兄一往何如？』

只見吳龍躍馬舞刀，飛奔軍前，大呼曰：『誰來先啖吾雙刀！』哪吒登開風火輪，使火尖鎗，現三首六臂迎來；吳龍曰：『來者是誰？』哪吒曰：『吾乃哪吒是也。你這業畜！怎敢將妖術傷吾諸侯？』把鎗一擺，直刺吳龍；吳龍手中鎗急架交還，未及三四合，被哪吒祭起九龍神火罩，響一聲將吳龍罩在裏面，吳龍已化陣清風去了。哪吒用手一拍，及至罩中現出九條火龍時，吳龍去之久矣。常吳見哪吒用火龍罩住吳龍，心中大怒，縱馬捥鎗大叫曰：『哪吒不要走，吾來也！』只見楊戩使三尖刃縱銀合馬，同哪吒雙戰常吳；常吳見勢不好，便敗下陣去，楊戩也不趕他，取彈弓在手，隨手發出金丸，照常吳打來。只見那金丸不知落於何處，哪吒復祭起神火罩，將常吳罩住，也似吳龍化一道赤光而去。袁洪見二將如此精奇，心下甚是歡喜；傳令三軍擂鼓，袁洪縱馬沖殺過來。大呼曰：『姜子牙我與你見個雌雄！』旁有楊任見有袁洪沖來，急催開了雲霞獸，使開飛電鎗，敵住袁洪，戰有五七回合，楊任取出五火扇，照袁洪一扇，袁洪已預先走了，止燒死他一疋馬。子牙鳴金收隊，回營陞帳。坐下嘆曰：『可惜傷了二路諸侯！』心下不樂。楊戩上帳曰：『今日弟子看他三人，俱是妖怪之相，不似人形；方纔哪吒祭神火罩，楊任用神火扇，弟子用金丸，俱不會傷他，竟化青光而去。』只見衆諸侯也都議論常吳吳龍之術，紛紛不一。

且說：袁洪回營陸帳，只見常吳吳龍齊來參謁，袁洪曰：「哪吒罩兒，楊任的扇子術，俱好利害。」吳龍笑曰：「他那罩與扇子，只好降別人，那裏降得我們來！只是今日指望拿了姜尚，誰知只壞了他兩個諸侯，也不算成功。」袁洪一面修本往朝歌報捷，寬免天子憂心。

且說：魯仁傑對殷成秀雷鵬雷鯤曰：「賢弟今日你等見袁洪吳龍常吳與子牙會兵的光景麼？」衆人曰：「不知所以。」魯仁傑曰：「此正所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今日他三將俱是些妖孽，不似人形；今天下諸侯，會兵此處，正是大敵。豈有這些妖孽，能拒敵成功耶。」殷成秀曰：「長兄且莫忙說破，看他後來如何？」魯仁傑曰：「總來吾受成湯三世之恩，豈有敢負國恩之理，惟一死以報國耳！」

話說差官往朝歌來至文書房內，飛廉接本觀看；見袁洪報捷，連誅大鎮叛逆諸侯彭祖壽姚庶良等。心中大喜，忙持本上鹿臺來見紂王。當駕官上臺啟曰：「有中大夫飛廉候旨。」紂王曰：「宣來。」左右將飛廉宣至殿前，參拜畢，俯伏奏曰：「今有元帥袁洪領敕鎮守孟津，以禦天下諸侯；初陣斬兗州侯彭祖壽、豫州侯姚庶良，軍威已振，大挫周兵鋒銳。自與師以來，未有今日之捷；此乃陛下洪福齊天，得此大帥，可計日奏功，以安社稷者也。」特

具本齋奏。』紂王聞奏大悅：『元帥袁洪連斬二逆，足被敵人之膽，其功莫大焉！傳朕旨意，特敕獎諭，賜以錦袍金帛，以勵其功。仍以蜀錦百疋，寶鈔萬貫，羊酒等件，以犒將士勤勞；務要用心料理，勦滅叛逆，另行分列茅土，朕不食言。欽哉特諭。』飛廉頓首謝恩領旨，打點解犒賞往孟津去。不表。

且言：妲己聞飛廉奏袁洪得勝奏捷，來見紂王曰：『妾蘇氏恭喜陛下又得社稷之臣也！袁洪實有大將之才，永膺重任；似此奏捷，叛逆指日可平，臣妾不勝慶幸。實皇上無疆之福以啟之耳！今特具觴爲陛下稱賀。』紂王曰：『御妻之言，正合朕意。』命當駕官於鹿臺上治九龍席，三妖同紂王共飲。此時正值仲冬天氣，嚴威凜冽，寒氣侵人；正飲之間，不覺彤雲四起，亂舞梨花，當駕官啟奏曰：『上天落雪了！』紂王大喜曰：『此時正好賞雪。』命左右煖注金樽，重斟盃斝，酣飲交歡。怎見得好雪？有讚爲證：

彤雲密布，冷霧繽紛；彤雲密布，朔風凜凜號空中；冷霧繽紛，大雪漫漫鋪地下。真個是六花片片飛瓊，千樹株株倚玉。須臾積粉，須刻成鹽；白鸚渾失素，皓鶴渾失形。平添四海三江水，壓倒東西幾樹松；却便似戰敗玉龍三百萬，果然是敗鱗殘甲滿空飛。但只見幾家村舍比銀砌，萬里江山似玉圖；好雪，真個是柳絮滿橋，梨花蓋舍。柳絮滿

橋，橋邊漁叟掛簑衣；梨花蓋舍，舍下老翁煨芋柸。客子難沽酒，蒼頭苦覓梅；洒洒瀟瀟我蝶翅，飄飄蕩蕩剪鵝衣。團團滾滾隨風勢，颼颼冷氣透幽幃；豐年祥瑞從天降，堪賀人間好事宜。

話說：紂王與妲己共飲，又見大雪紛紛，忙傳旨命：『捲起氈簾，待朕同御妻美人看雪。』侍駕官捲起簾幔，打掃積雪；紂王同妲己胡喜妹王美人在臺上看朝歌城內外似銀如世界，粉砌乾坤，王曰：『卸妻你自幼習學歌聲曲韻，何不把按雪景的曲兒唱一套，俟朕慢飲三杯？』妲己領旨，款啓朱口，輕舒鶯舌，在鹿臺上唱一個曲兒；真是婉轉鶯聲飛柳外，笙簧之樂自天來。曲曰：

『纔飛燕塞邊，又洒向城門外；輕盈過玉橋，去，虛飄臨闕苑來。攘攘挨挨顛倒，把乾坤玉載；凍的長江上魚沉雁杳，空林中虎嘯猿哀。憑天降冷禍胎，六花飄墮難禁耐；砌漫了白玉堦，宮幃裡冷侵衣袂。那一時暖烘烘紅日當頭晒，掃彤雲四開；現青天一派，瑞氣祥光擁出來。』

妲己唱罷，餘韻悠揚嬈嬈不絕；紂王大喜。連飲三杯。不一時雪俱止了，彤雲漸散，日色復開，紂王同妲己憑欄看朝歌積雪；忽見西門外有一小河，此河不是活水河，因紂王出鹿



臺挑取泥土，致成小河，適纔雪水注積，因此行人不便，必跣足過河。只見有一老人，跣足渡水，不甚懼冷，而行步且快。又有一少年人亦跣足渡水，懼冷行緩，有驚怯之狀；紂王在高處觀之，盡得其態，問於妲己曰：『怪哉怪哉！有這等異事！你看那老人渡水，反不怕冷，行步且快。這年少的反又怕冰，行走甚難，這不是反其事了？』妲己曰：『陛下不知，老者不其怕冷，乃是少年父母精血正旺之時，交媾成胎，所秉甚厚，故精血充滿，骨髓皆盈；雖至末年，遇寒氣猶不甚畏怯也。至若少年怕冷，乃是末年父母氣血已衰，偶爾姤精成孕；所秉甚薄，精血既虧，固皆不滿，雖是少年，形同老邁，遇寒冷而先畏怯也。』紂王笑曰：『此惑朕之言也。人秉父精母血而生，自然少壯老衰，那有反其事之理？』妲己又曰：『陛下何不差官去拿來，便知端的。』紂王傳旨，命當駕官：『至西門將渡水老者少者俱拿來。』

老少民人曰：『吾等奉公守法，不欠錢糧，爲何拿我們？』那侍臣曰：『只怕當今天子有好處到你們，也不可不知。』正是：

平白行來因過水，

誰知敲骨喪其生。

紂王在鹿臺上專等渡水人民，却說侍駕官將二民拿至臺下，回旨：『啓陛下，將老少二

民拿至臺下。』紂王命：『將斧砍開二民脛骨，取來看驗。』左右把老者少者腿俱砍斷，拿上臺看；果然老者髓滿，少者髓淺。紂王大喜命左右把尸拖出，可憐無辜百姓，受此慘刑！後人有詩嘆曰：

敗葉飄飄落故宮，至今猶自起悲風；獨夫只聽纔言婦，目下朝歌社稷空。

話說：紂王見妲己如此神異，撫其背而言曰：『御妻真是神人！何靈異若此？』妲己曰：『妾雖係女流，少得陰符之術，其勘驗陰陽，無不奇中，適纔斷脛驗髓，此猶其易者也。至如婦女懷孕，一見便知他腹內有幾月，是男是女，雖在腹內，或朝東南西北，無不週知。』紂王曰：『方纔老少人民斷脛驗髓，如此神異，朕得聞命矣；至於孕婦再無有不驗之理。』命常駕官傳旨：『民間搜取孕婦見朕。』奉御官往朝歌城來，正是：

天降大殃臨孕婦，

成湯社稷盡歸周。

話說：奉御官在朝歌滿城尋訪，有三名孕婦，一齊拿往午門來；只見他夫妻難捨，搶地呼天，哀聲痛慘。大呼曰：『我等百姓，又不犯天子法，又不拖欠錢糧，爲何拿我等有孕之婦？』子不捨母，母不捨女，悲悲泣泣，前遮後擁，扯進午門來。只見箕子在文書房，共微子微子啟微子衍上大夫孫榮，正纔袁洪爲將，退天下諸侯之兵；不知何如，只聽得九龍橋關

鬧嚷嚷，呼天叫地，哀聲不絕。衆人大驚，齊出文書房來問其情由，見奉御官扯着兩三個婦女而來；箕子問曰：『這是何故？』民婦泣曰：『吾等俱是女流，又不犯天子之法，爲何拿我女人做甚麼？老爺是天子大臣，當得想國爲民，救我等蟻命！』言罷，哭聲不絕。箕子忙問奉御官，奉御官答曰：『皇上夜來聽娘娘言語，將老少二民敲骨驗髓，分別淺深，知其老少生育，皇上大喜，娘娘又奏，尙有剖腹驗胎，知道陰陽。皇上聽信斯言，特命臣等取此孕婦看驗。』箕子聽罷，大罵：『昏君！兵方臨城下，將至濠邊，社稷不久邱墟，還聽妖婦之言，造此無端罪孽。左右且住，待吾面君諫止。』箕子怒氣不息，後隨着微子等俱往鹿臺來見駕。

且說：紂王在鹿臺專等孕婦來看驗，只見當駕官啟曰：『有箕子等候旨。』箕子至臺上伏地大哭曰：『不意成湯相傳數十世之天下，一旦喪於今日！而尙不知警戒修省，猶造此無辜惡孽，你將何面目見先王在天之靈也！』紂王怒曰：『周武逆賊，今已有大帥袁洪，足以禦敵，斬將覆軍，不日奏凱；朕偶因觀雪。見朝涉者有老少之分，行步之異，幸皇后分別甚明，方得以決其疑，於理何害？今朕欲剖孕婦以驗陰陽，有甚大事。你敢當面侮君，而妄言先王也？』箕子泣諫曰：『臣聞人秉天地之靈氣以生，分別五官，爲天地宣猷贊化，作民父母；』

未聞荼毒生靈，稱爲民父母者也。且人死不能復生，誰不愛此血軀，而輕棄以死耶？今陛下不敬上天，不修靈政，天怒民怨，人日思亂；陛下尙不自省，猶殺此無辜婦女。臣恐八百諸侯，屯兵孟津，旦夕不保；一旦兵臨城下，又誰爲陛下守此都城哉？只可惜商家宗裔，爲他人所擄，宗廟被他人所毀，宮殿爲他人所居，百姓爲他人之民，府庫爲他人之有，陛下還不自悔，猶聽婦女之言，敵民骨剖孕婦；臣恐武人馬一到，不用攻城，朝歌之民，自然獻之矣。軍民與陛下作仇，只恨周武不能早至，軍民欲單食壹漿一迎之耳。雖陛下被擄，理之當然；只可憐二十八代神主，盡被天下諸侯之所毀，陛下此心忍之乎？」紂王大怒曰：「老匹夫！焉敢觀面侮君，以亡國視朕，不敬孰大於此？」命武士拿去打死。箕子大叫曰：「死不足惜，只可惜你昏君敗國，遺臭萬世，縱孝子慈孫不能改也！」

只見左右武士，扶箕子方欲下臺，只見臺下有人大呼曰：「不可不可，」微子，微子啓，微子衍，三人上臺，見紂王俯伏，嗚咽不能成語。泣而奏曰：「箕子忠良，有功社稷；今日之諫，雖則過激，皆是爲國之言，陛下幸察之。陛下昔日剖比干之心，今又誅忠諫之口，社稷危在旦夕，而陛下不知悟；臣恐萬姓怨憤，禍不旋踵也！幸陛下憐赦箕子，褒忠諫之名，庶幾人心可挽，天意可回耳。」紂王見微子等齊來諫阻，不得已乃曰：「聽臯伯臯兄

之諫，將箕子廢爲庶民。」妲己已在後殿出而奏曰：「陛下不可。箕子當面辱君，已無人臣禮；今若放之在外，必生怨望。倘與周武構謀，致生禍亂，那時表裏受敵。爲患不小。」紂王曰：「將何處治？」妲己曰：「依臣妾愚見，且將箕子剃髮囚禁爲奴，以示國法：使民人不敢妄爲臣下。亦不敢瀆奏矣。」紂王聞奏大喜，將箕子竟囚之爲奴，微子見如此光景，料天命終無挽救之日，隨即下臺，與微子啓微子衍大哭曰：「我成湯繼統六百年來，今日一旦被嗣君所失，是天亡我商也，奈之何哉！」微子與微子啓兄弟二人商議曰：「我與你兄弟可將太廟中二十八代神主，負往他州外郡，隱姓埋名，以存商代禮祀，不令同日絕滅可也。」微子啟含淚應曰：「敢不如命。」於是二人打點收拾投他州，自隱後孔子稱他三人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謂殷有三仁是也。後人有詩讚之：

鸞轉商郊百草新，成湯宮殿已成塵；  
爲奴豈足延商祀？去國因之接子禮。

剖腹丹心成往事，刳胎民婦又遭迍；  
朝歌不日歸周主，戰血郊原已化燐。

話說：微子三人收拾行囊投他州去了。紂王將三婦人拿上鹿臺，妲己指一婦人腹中是男，面朝左脇；一婦人也是男，面朝右脇。命武士用刀剖開，絲釐不爽。又指一婦人腹中是女，面朝後背；用刀剖開，果然不差。紂王大悅道：「御妻妙術如神，雖龜筮莫敵！」

自此肆無忌憚，橫行不道，慘惡異常，萬民切齒。當日有詩爲證：

大雪紛紛宴鹿臺，獨夫何苦降飛災？  
三賢遠遁全宗廟，孕婦身亡實可哀。

話說：當日剝剔孕婦，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次日，有報事官報上臺來：『有微子等三立殿下封了府門，不知往何處去了？』紂王曰：『微子年邁，就在此也是沒有用之人；微子啓弟兄兩人就留在朝歌也做得朕之事業，他去了又省朕許多煩絮。即今元帥袁洪屢建大功，料周兵不能做得甚事。』遂日日荒淫宴樂，全不以國事爲重；在朝文武，不過具數而已，併無可否。」

那日招賢榜籬下來了二人，生得相貌甚是兇惡；一個面如藍靛，眼似金燈，巨口獠牙，身軀偉岸，一個面似瓜皮，口如血盆，牙如短劍，容似硃砂，頂生雙角，甚是怪異，往中大夫府來謁見。飛廉一見甚是畏懼；行禮畢，飛廉問曰：『二位傑士是那裏人民，高姓何名？』二人欠身曰：『某二人乃大夫之子民，商朝之百姓，聞姜尚欺妄，侵天子關隘；吾兄弟二人願投麾下，以報國恩，決不敢望爵祿之榮，願破周兵以洗王恥。子民姓高明兄弟高覺。』通罷姓名，飛廉領二人往朝內拜見紂王，進午門竟往鹿臺見駕；紂王問曰：『大夫有何奏章？』飛廉奏曰：『今有二賢高明高覺，願求報效；不圖爵祿，敢破周兵。』紂王聞報大悅，宣上

臺來；二人倒身下拜，俯伏稱臣，王賜平身。二人立起，紂王一見相貌奇異，甚是駭然；便道：「朕觀二士真乃英雄也。」隨在鹿臺上俱封爲神武上將軍，二人謝恩。王曰：「大夫與朕陪宴。」二人下臺冠帶了，至顯慶殿待宴，至晚謝恩出朝。次日旨意下，命高明高覺同欽差解湯羊御酒往孟津來。

不知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回 子牙捉神荼鬱壘

眼有明兮耳有聽，能於千里決雌雄；神機縱動情先泄，密計方行事已空。

軒廟借靈憑鬼使，棋山毓秀仗桃叢；誰知名載封神榜，難免降魔杵下紅。

話說：高明高覺同欽差官往孟津來；行至轅門，旗門官報入中軍。袁洪與衆將接旨，進

中軍開讀，詔曰：

「嘗聞一將者乃三軍之司命，係社稷之安危。」將得其人，國有攸賴；苟非其才，禍遂莫測，則國家又何望焉？並爾元帥袁洪才兼文武，學冠天人；屢戰奇功，真國家之柱石，當代之人龍也！今特遣大夫陳友解湯羊御酒金帛錦袍，用酬戍外之勞，慰朕當完之

望；爾當克勤忠藎，撲滅巨逆，早安邊疆，以靖海宇。朕不惜茅土重爵，以待有功，爾其欽哉！特諭：」

袁洪謝恩畢，款待天使；又令高明高覺進見。高明高覺上帳參謁袁洪行禮畢，袁洪認得他是棋盤山桃精柳鬼，高明高覺也認得袁洪是梅山白猿，彼此大笑，各相溫慰，深喜是一氣同枝，正是：

不是武王洪福大，

焉能七聖死梅山？

高明高覺在營中與衆將相見，各各致意。次日，袁洪修謝恩表，打發天使回朝歌不表。次日，袁洪命高明高覺二將往周營搦戰，二人慨然出營，至周營大呼曰：「姜尚尙來見我！」哨馬入中軍，子牙問左右：「誰去走一遭？」傍有哪吒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哪吒領令出營，忽見二人步行而來，好兇惡，怎見得：

一個面如藍靛眼如燈，一個臉似青松口血盆；一個獠牙凸暴如鋼劍，一個海下鬚鬚似赤繩。一個方天戟上縣豹尾，一個純鋼板斧似車輪；一個棋盤山上稱柳鬼，一個得乎人間叫高明，正是神荼鬱壘該如此，要阻周兵鬧孟津。

話說：哪吒大呼曰：「來者何人，」高明笑曰：「吾乃高明高覺是也。今奉袁大將軍將



令，特來擒拿反叛姜子牙；你是何人，敢來見我？」哪吒大喝道：「好孽畜！敢出大言？」哪吒早現出三提手中火尖鎗直取二將，二將舉戟斧劈面迎來；三將交兵；大戰在龍潭虎穴；哪吒早現出三首六臂，祭起乾坤圈，正中高覺頂門上；打得個一派金光，散漫九地。哪吒復祭九龍神火罩把高明罩住，用手一拍，即現九條火龍；須臾燒罷，哪吒回營來見子牙，言圈打高覺，火燒高明一事，子牙大喜不表。

且說：高明等二人進營來見袁洪曰：「姜尚所仗無他，俱倚的是三山五嶽仙人，故此所仗在饒倖成功，不曾遇着我等奧妙之人；莫說是姜尚幾個門人，何怕你有通天徹地手段，豈能脫得吾輩之手也？」衆人俱各歡喜。

次日，高明高覺又到周營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高明高覺請元帥答話。」子牙問哪吒曰：「你昨日回我滅了二將，今日又來何也？」哪吒曰：「想必高明二人有潛身之術，請師叔親臨，吾等使知真實。」子牙傳令，六百諸侯齊出，看子牙用兵；高明對弟高覺曰：「哪吒言吾等有潛身之術，俱出來看吾等真實。」言未了，只聽砲響，見周兵大隊排開，似盪山甲，海射光華。子牙乘四不相至軍前，看見二將相貌兇惡，醜陋不堪。大喝道：「高明高覺，不識天時，敢勉強而阻逆王師，自討殺身之禍也。」高明大笑曰：「姜子牙，我知你

是崑崙之客，你也不會會我等這樣高人；今日成敗，定在此舉也。」道罷，二將使戟斧沖殺過來。這邊李靖楊任二騎沖出，也不答話；四般兵器交加，正是四將賭鬪。怎見得？有詩爲證：

四將交鋒在孟津，人神仙鬼孰虛真；從來劫運皆天定，縱有奇謀盡墮塵。

話說：楊戩在榜見高明高覺一派妖氣，不是正人；仔細觀看，以備不虞。只見楊任取出五火扇來，照高明一扇，只聽得呼的一聲，化一道黑光而去。李靖也祭起黃金塔來，把高覺罩在裏面，一時也不見了。袁洪同衆將正在轅門看高明兄弟二人大戰周兵，見楊任出五火扇子扇高明，又見李靖用塔罩高覺；忙命吳龍常昊接戰，二將大叫曰：「周將不必回營，吾來也！」哪吒登風火輪來戰吳龍，楊戩使三尖刀敵住常昊，四將大戰。袁洪心下自思曰：「今日定要成功，不可錯過。」把白馬催開，使一條續鐵棍來戰子牙；傍有雷震子韋護二人截住袁洪相殺，怎見得？有讚爲證：

凜凜寒風起，森森殺氣生；白猿施鐵棒，雷震更棍精。韋護降魔杵，來往勢猶兇；捨命安天下，拚生定太平。

話說：雷震子展風雷翅飛在空中，那條棍從頂上打來，韋護祭起降魔杵，此杵豈同小

可。如須彌山一般打將下來。袁洪雖是得道白猿，也經不起這一杵；袁洪化白光而去，止將鞍馬打得如泥。楊戩祭哮天犬咬常昊，常昊乃是蛇精，狗也不能傷他，常昊知是仙犬，先借黑氣走了。哪吒祭起神火罩住吳龍，吳龍也化青風走了，總是一場虛話。子牙鳴金回營，楊戩上帳曰：『今日會此一陣，俱爲無用；當時弟子別師尊時，師父曾有一言分付弟子，說『若到孟津，謹防梅山七聖阻隘。』教弟子留心。今日觀之，奈實不能成功，俱化青黑等氣而走；元帥宜雷設計處治，方可成功。若是死戰，終是無用。』子牙曰：『吾自有道理。』當日至晚，子牙帳中鼓響，衆將官上帳聽令；子牙命李靖領東帖：『你在八卦陣正東上按震方，書有符印，用桃椿，上用犬血，如此而行。』又命雷震子領東帖：『你在正南上按離方，亦有符印，也用桃椿，上用犬血，如此而行。』命哪吒領東帖：『正西上按兌方，也用桃椿，上用犬血；如此而行。』又命楊任『在正北上按坎方，也用桃椿，上用犬血，如此而行。』楊戩，你可引戰，用五雷之法，望桃椿上打下來；韋護，你用瓶盛烏雞黑狗血，女人屎尿和勻，裝在瓶內，見妖氣高覺趕入我陣中，你可將瓶打下；此法穢濁物壓住他妖氣，自然不能逃走，此一陣可以擒二豎子也。』各門人聽命而行。子牙先出營布開八卦，暗合九宮，將桃椿釘下。正是：

設計要擒桃柳鬼，

這場辛苦枉勞神。

却說：姜子牙安置停當了，且說高明聽着子牙傳令，安八卦方位，用烏雞黑狗血釘桃柳拿他；兄弟二人大笑不止，『空費心機，看你怎樣捉我二人？』次日，子牙親臨轅門搦戰，袁洪與高明高覺出營，二人大呼曰：『姜子牙，你自稱岐周大元帥，在吾看你，不過一匹夫耳！你既是崑崙之士，理當遣將調兵，共決雌雄；爲何釘桃柳安符印，周圍布八卦按九宮，用門人將烏雞黑狗血穢污之物壓我二人？吾非鬼魅精邪，豈懼你左道之術也？』二人道罷，拽步搖斧舉戟，直取子牙；子牙左右有武吉南宮适，二馬齊出，急架忙迎。四將交兵，鎗刀並舉；高明逞精神如同猛虎，南宮适使氣力一似蛟龍，高覺戟刺擺長旛。武吉鎗來生殺氣，四將酣戰，子牙催四不相仗劍也來助戰；未及數合，便往陣中敗走。高明笑曰：『不要走，吾豈歡你安排？吾來也！』兄弟二人隨後趕入陣來，剛入得八卦方位，東有李靖，南有雷震子，西有哪吒，北有楊任，四面發起符印，處處雷鳴；韋護在空中將一瓶污穢之物往下打來，那些雞犬穢血，濺得滿地，高明高覺化陣青光早已不見了。衆門人親自觀看，莫知去向。子牙收兵回營，陞帳坐下，大怒曰：『豈知今日日本營先有好細，私透營內之情，如此何日成功也？將吾機密之事，盡被高明知道，此是何說？』楊戩在傍曰：『師叔在上，料左右將

官自在西岐共起義兵，經過三十六路征伐；今進五關，經過數百場大戰，苦死多少忠良。今日至此，克商朝只在目下，豈有怎樣之理？據弟子觀之，此二人非是正人，定有些妖氣，那光景大不相同，望師叔詳察；今弟子往一所在，去看自知虛實。」子牙曰：「你往那裡去？」楊戩曰：「機不可洩，洩則不能成功也。」子牙許之。楊戩當晚別子牙去訖。

且說：高明高覺來見袁洪言子牙用八卦陣將釘桃樁的事說了一遍，袁洪具表往朝歌報捷。高覺聽得周營子牙與楊戩共議；楊戩要往一所在去，又聽見楊戩不肯說兄弟二人曰：「憑你怎樣尋吾根腳，料你也不能知道。」二人又大笑一回不表。

且說：楊戩離了周營，借土遁往玉泉山金霞洞來，正是：  
遁中道術真玄妙，  
咫尺青風高里程。

話說：楊戩來至金霞洞，見洞門緊閉；楊戩洞外敲門，即時一童子出來，見是師兄，忙問曰：「師兄何來？」楊戩曰：「煩賢弟通報。」童子進洞內見玉鼎真人啟曰：「師兄；楊戩，在洞府外求見。」真人起身吩咐曰：「着他進來。」楊戩來至碧遊床前下拜，真人曰：「你今到此爲何？」楊戩把孟津事說了一遍，真人曰：「此業障！是棋盤山桃精柳鬼、桃柳根盤三十里。採天地之靈氣，取日月之精華，成氣有年；今棋盤山有軒轅廟，廟內有泥塑鬼

使，名曰「千里眼」，「順風耳」。二妖託其靈氣，目能觀看千里，耳能詳聽千里，千里之外，不能視聽也。你可與姜子牙着人往棋盤山去將桃柳根盤掘挖，用火焚盡；將軒轅廟二鬼泥身打碎，以絕其靈氣之根。再用一重霧常鎖營寨，如此如此，則二鬼自然絕也。」

楊戩受令，離了玉泉山，復往周營而來；軍政官報與子牙，子牙令入中軍問楊戩曰：「此去如何？」楊戩搖頭不語，深恐泄機，子牙曰：「你今日爲何如此？」楊戩曰：「弟子今日不敢言，且隨弟子行之。」子牙並依楊戩不去阻擋；楊戩執定令旗下帳，把後隊大紅旗二千杆，令三軍磨旗，又令一千名軍士擂鼓鳴鑼，恍然有驚動天地之勢。子牙見楊戩如此，不知其故；楊戩方來對子牙曰：「高明高覺二人，乃是棋盤山桃精柳鬼也；他憑託軒轅廟二鬼之靈，名曰「千里眼」「順風耳」。如今須用旗招展不住，使千里眼不能觀看；鑼鼓齊鳴，使順風耳不能聽察。請元帥令前往棋盤山掘挖其根，用火焚之，再令將官，去把軒轅廟裏二鬼打碎；然後用大霧一重，常鎖行營，此怪方能除也。」子牙聽說：「既然如此，吾自有調度。」子牙令李靖領三千人馬，速往棋盤山去挖絕其根，又令雷震子去打碎泥鬼使。後人有詩嘆之曰：

虎門深山淵門龍，高覺高明逞邪蹤；當時不遇弔師指，難滅軒轅二鬼風。

話說：子牙安排已定，只等二門人來回令。

且說：高明高覺只聽得周營中鼓響鑼鳴不住，高覺曰：「長兄你看怎樣？」高明曰：「一派盡是紅旗招展，連眼都混花了，兄弟你且聽聽看。」高覺曰：「鑼鼓齊鳴，把耳朵都震聾了。如何聽得見一些兒？」二人急燥不表。

只見李靖人馬去掘桃柳的根盤，雷震子去打泥塑的鬼使；子牙在帳內望二人回來，方可用計破之。

次日，子牙在中軍，忽報，「雷震子回來！」子牙令至中軍，問其「打泥鬼如何？」雷震子曰：「奉令去打碎了二鬼，放火燒了廟宇，以絕其根，特再出示；待周王伐紂成功，再重修殿宇未遲。」子牙大悅，隨在帳前令哪吒武吉在營布起一壇中設下五行方位；當中放一鐺，四面八方俱鎮壓符印，安治停當。只見李靖掘桃柳鬼根盤已畢，來至中軍回話，子牙大喜。正是：

李靖掘根方至此，

袁洪舉意劫周營。

話說：子牙在中軍共議東伯侯還不見來。忽報：「三運督糧官鄭倫來至。」子牙令至帳前，鄭倫回令畢，交納糧印；鄭倫聽得土行孫已死，着實傷悼不表。

且說：袁洪在營中，自思：今與周兵屢戰未見勝負，枉費精神，虛耗日月；令左右暗傳與富吳吳龍，令高明高覺沖頭陣，今夜劫姜尚的營。又令參軍殷破敗雷開為左右救應；殷成秀魯仁傑為斷後，務要此夜成功。衆將聽令，只等黃昏行事。

話說：子牙在中軍忽見一陣風從地而起捲至帳前；子牙見風色異怪，掐指一算，早知其意。子牙大喜，傳令中軍帳釘下桃椿，鎮壓符印，下布地網，上蓋天羅，墨霧迷漫；中軍各營俱不可輕動。李靖拒住東方，楊任拒住西方，哪吒拒住南方，雷震子拒住北方；楊戩草護在將臺左右保護子牙，令南宮适，武吉，鄭倫，龍鬚虎，等各防守武王營寨。衆將得令而去。子牙沐浴上臺，等候袁洪來劫營寨。有詩為證：

子牙妙算世無雙，動地驚天勢莫當；二鬼有心施密計，三妖無計展疆場。  
遭殃楊任歸神去，逃死袁洪免喪亡；莫說孟津多惡戰，連逢劫殺損忠良。

話說：袁洪當晚打點人馬劫營，大破子牙，以成全功；纔至二更時分，高明高覺為頭一陣，袁洪為二隊。魯仁傑對殷成秀曰：『賢弟依我愚見，今夜劫營，不但不能取勝，定有敗亡之禍。况姜子牙喜於用兵，知玄機變化；且門下又多道德之士，此行豈無准備？我和你且在後隊見機而作。』殷成秀曰：『長兄之言甚善。』不說他二人各自准備，且說高明高覺來



至周營，點起大炮響，一聲喊殺進營來；袁洪同常吳吳龍從後接應，子牙在將臺上披髮仗劍，踏罡布斗。霎時四下裏風雲齊起，這子牙正是借崑崙之妙術，取神荼鬱壘。

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一回 蟠龍嶺燒鄔文化

力大排山氣吐虹，手拖排扒快如風；行舟陸地誰堪及，破敵營門孰敢同。  
擒虎英名成往事，食牛全氣化崆峒；總來天意歸周主，火燎蟠龍嶺下紅。

話說：子牙在將臺上作法，只見風雲四起，黑霧瀾漫；上有天羅，下有地網，昏天慘地，罩住了周營，霹靂交加，電光馳驟；火光灼灼，冷氣森森，雷響不止，喊聲大震。各營內鼓角齊鳴，若天崩地塌之狀。怎見得？有詩爲證：

風霧濛濛電火燒，雷聲響亮鎮邪妖；桃精柳鬼難逃躲，早把封神名姓標。

話說：高、聶、閻進周營，殺進中軍；只見鼓聲大振，三軍吶喊，一聲炮響。東有李靖，西有楊任，南有哪吒，北有雷震子，左有楊戩，右有韋護，一齊沖將出來，把高、聶等圍住，臺上有子牙作法，臺下四個門人齊把桃、柳震動？上有天羅，下有地網，上下交合；子牙

祭起打神鞭打將下來，高明高覺難逃此難，只打得腦漿迸流，二靈已往封神臺去了。

且說：袁洪同常昊吳龍在後面催軍殺進周營，被哪吒等接住大戰；此時晝夜交兵，兩軍混戰。韋護祭起降魔杵來打吳龍，吳龍早化青光而去。哪吒也祭起九龍神火罩來罩常昊，常昊化一道青氣不見了。袁洪乃是白猿得道，變化多端，把元神從頭上現出；楊任正欲取出五火扇搗袁洪，不意袁洪頂上白光中元神手舉一根打來，楊任及至躲時，已是不及，早被袁洪一棍打來中頂門，可憐自穿雲鬮歸周纔至孟津，未受封爵而死。後人有詩歎曰：

自離朝歌歸紫陽，穿雲鬮下破瘟癘；孟津盡節身先喪，俱是南柯夢一場。

話說：楊任被袁洪打死，兩軍混戰至天明，子牙鳴金，兩下收兵；子牙陞帳點視軍將，已知楊任陣亡，着實傷悼不已。楊戩上帳言曰：『今夜大戰雖然斬了高明高覺，反折楊任一員大將；據弟子見袁洪等俱是精靈所化，急切不能成功，大兵阻於此地，何日結局？弟子今往終南山，借了照妖鏡來，照定他的原身，方可擒此妖魅也。不然終無了期。』子牙許之，楊戩離了周營，借土遁往終南山而來；不多時早至玉桂洞前，按落遁光，至洞門聽候雲中子。少時只見金霞童子出來，楊戩上前稽首曰：『師兄借煩通報，有楊戩要見師伯。』童子忙還禮曰：『師兄少待，容吾通報。』童子進洞，對雲中子曰：『有楊戩在外面候見，』雲

中子命童子：『着他進來。』童子出洞云，師父請見；楊戩見雲中子行禮畢，稟曰：『弟子今到此，欲求師伯照妖鑑一用；目今兵至孟津，有幾個妖魅阻住，周兵不能前進，雖大戰數場，法寶難治。因此上奉姜元帥將令，特地至此拜求師伯。雲中子曰：『此乃梅山七怪也。只你可以擒獲。』忙將寶鑑，付與楊戩。

楊戩辭了雲中子，借土遁往周營內來見子牙，備言：『此是梅山七怪，明日俟弟子擒他。』

話說：袁洪在營中與常吳龍衆將官議退諸侯之策，殷破敗曰：『明日元戎不大殺一場以樹威，使天下諸侯知道利害，則彼皆能善解。與他遲延日月，恐師老軍疲，其中有變。那時反爲不美。』袁洪從其言，次日整頓軍馬，砲聲大振，來至軍前；子牙忙帶領衆諸侯出營，兩下列成陣勢。袁洪一馬當先，子牙誦袁洪曰：『足下不知天命久已歸周，而何阻逆王師，令生民塗炭耶？速早歸降不失封侯之位；如若不識時務，悔無及矣。』袁洪大笑曰：『料爾不過是磻溪一釣叟耳，有何本領，敢出此大言？』回顧常吳曰：『與吾將姜尙擒了！』常吳縱馬挺鎗，飛來直取子牙；傍有楊戩，催馬舞刀抵住廝殺。二馬往來，刀鎗並舉，只殺得凜凜寒風，騰騰殺氣。怎見得？有時爲證：

殺騰騰鎖孟津，梅山妖魅亂紅塵；須臾難遁終南鑑，取次摧殘作鬼憐。

話說兩人大戰，未及十五合，常昊撥馬便走；楊戩隨後趕來，取出照妖鑑來照，原來是條大白蛇。楊戩已知此怪，看他怎樣騰挪，只見常昊，在馬上忽現原身，有一陣怪風捲起播土揚塵，愁雲慘慘，冷氣森森，現出一條大蛇。怎見得？有詩爲證：

黑霧漫天地遮，身如雪練弄妖邪；神光閃灼兇頑性，久於梅山景舊家。

話說楊戩看見白蛇隱在黑霧裏面來傷楊戩，楊戩搖身一變，化作一條蜈蚣，身生兩翅飛來，鉗如利刃。怎見得他的模樣？有詩爲證：

二翅翩翩似片雲，黑身黃足氣如焚；雙鉗豎起揮雙劍，先斬頑蛇建首勳。

楊戩變做一條大蜈蚣，飛在白蛇頭上，一剪兩斷；那蛇在地下拽折打滾，楊戩復了本相，將此蛇斬做數斷，發一個五雷訣，只見雷聲一響，此怪震作飛灰，袁洪知白蛇已死，大怒，縱馬使一根棍，大呼曰：『好楊戩！敢傷吾大將？』傍有哪吒登風火輪現三頭六臂，使火尖鎗抵住了袁洪；輪馬相交，未及數合，哪吒祭起九龍神火罩，將袁洪連人帶馬罩住。哪吒用手一拍，現出九條火龍，將袁洪盤旋週繞焚燒。不知袁洪有七十二變玄功，焉能燒的着他？袁洪即借火光去了。吳龍見哪吒勢勇，使兩口雙刀，來戰哪吒，哪吒翻身復來接戰吳

龍，楊戩在傍，忙取照妖鑑照看，原來是一條蜈蚣。楊戩縱馬舞刀，雙戰吳龍。料戰不過，撒馬便走。哪吒登風火輪就趕，楊戩曰：「道兄休趕，讓我來也！」哪吒聽說，便立住了風火輪，讓楊戩催馬追趕；吳龍見楊戩趕來，即現原形，就馬脚下捲起一陣黑霧罩住自己。怎見得？有詩爲證：

黑霧陰風布滿天，梅山精怪法無邊，誰知治克難相怨，千歲蜈蚣化罔然。

吳龍見楊戩追趕，即現形，隱在黑霧之中，來傷楊戩；楊戩見此怪飛來，隨即搖身一變，化作一隻五色雄雞。怎見得？請詩爲證：

綠耳金睛五色毛，翅如鋼割嘴如刀；蜈蚣今遇無窮妙，即喪原身怎脫逃？

楊戩化作一隻金雞飛入黑霧之中，將蜈蚣一嘴啄作數斷，又除一怪，子牙與衆將掌鼓進營不表。

却說：般破敗雷開與諸將親自看見今日光景，不覺笑曰：「國家不祥，妖孽方興；今日我們兩員副將，豈知俱是白蛇蜈蚣成精，來此惑人，此豈是好消息？不若進營與主將商議何如？」隨進營來，見袁洪在中軍悶坐，俱至帳前參謁；袁洪見衆將來見，也覺沒趣。乃對衆將曰：「吾就不知常吳吳龍乃是兩個精靈，幾乎被他誤了大事。」衆將曰：「姜子牙乃崑崙

道德之士，麾下又有這三山五岳門人相隨；料我兵不能固守此地，請元帥早定大策，或戰或守，可以預謀。毋令臨期掘井，一時何及？眼見我兵微將寡，不能力敵；依不才等愚見，不如退兵固守此城，設防禦之法，以老其師。此不戰能屈人之兵者，不知元帥尊意如何？」袁

洪曰：『參軍之言差矣！奉命守此地方，則地方爲重；今捨此不守，反欲退守一城，此爲臨門禦寇，未有不敗者也。今姜尚雖有輔佐之人，而深入重地，亦不能用武；看看在此地破敵，吾自有妙策，諸將勿得多言。』各人下帳，魯仁傑與殷成秀曰：『方今時勢，也都見了；料商朝社稷，終屬兩岐。况今日朝廷不明，妄用妖精爲將，安有能成功之理？但我與賢弟受國恩數代，豈可不盡心於國；然而就死也須死在朝歌，見吾輩之忠義，不可枉死於此地，與妖孽同腐朽也。不若乘機討一差遣，往而不返可也。』二將議定，忽有總監糧儲官上帳來稟袁洪曰：『軍中只有五日行糧，不足支用，特啟元帥定奪。』袁洪命軍政司修本往朝歌催糧，傍有魯仁傑出而言曰：『末將願往。』袁洪許之，魯仁傑領往朝歌去催糧不表。

且說：朝歌城來了一個大漢，身高數丈，力能陸地行舟，頓餐隻牛，用一根排扒木；姓鄒名文化，揭招賢榜投軍。朝廷差官送鄒文化至孟津營聽用；來至轅門，左右報與袁洪，袁洪傳令來，鄒文化同差官至中軍見禮畢，通名站立。袁洪見鄒文化一表非俗，恍似金鋼一

般，擄在半天裡，果是驚人。袁洪曰：『將軍此來，必懷妙策，今將何計以退周兵？』鄒文化曰：『末將乃一勇之夫，奉聖旨齎送元帥帳下調用，聽憑指揮。』袁洪大喜：『將軍此來，必定首建大功，何愁姜尚不授首也？』鄒文化次日清晨上帳領令，出營搦戰，倒拖排扒木，行至周營大呼曰：『傳與反叛姜尚！』早至轅門洗頸受戮。』

話說：子牙在中軍帳，猛聽戰鼓聲響，抬頭觀看，見一大漢豎在半天裏，驚問衆將曰：

『那裏來了一個大漢子？』衆人齊來觀看，果是好個大漢，口出大言，請令定奪。有龍鬚虎出曰：『弟子愿往。』子牙許之。分付曰：『你領仔細。』龍鬚虎領令出營來，鄒文化低頭往下一看，大笑不止：『那裏來了一個蝦精！』龍鬚虎抬頭看鄒文化，怎生兇惡？有詩爲證：

身高數丈豁榔頭，口似窰門兩眼樞；  
丈二蒼鬚如散線，尺三草履似行舟。  
生成力大排山岳，食盡全牛賽虎彪；  
陸地行舟人罕見，蟠龍嶺上火光愁。

鄒文化大呼曰：『周營中來的是個甚麼東西？』龍鬚虎大怒罵曰：『好匹夫！把吾當作甚麼東西，吾乃姜元帥第二門徒龍鬚虎是也。』鄒文化笑曰：『你是一個畜生，全無一些人相！難道也是姜尚門徒？』龍鬚虎曰：『村匹夫快題名來，殺你也上功勞簿！』鄒文化罵曰：『不識好歹，業畜！吾乃紂王御前袁元帥麾下威武大將軍鄒文化是也。你快回去叫姜尚來受

死，饒你一命！『龍鬚虎大怒罵曰：『今奉令特來擒你，尙敢言？』發手一石打來。鄒文化一排扒木打下來，龍鬚虎閃過；扒釘打入土有三四尺深，急自拽起釘扒來，倒被龍鬚虎來大腿連腰上打了七八石頭，轉過身又打了五六石頭，只打得是下三路。鄒文化身大，轉身不活，不上一個時辰，被龍鬚虎連腰帶腰打了七八十下；打得鄒文化疼痛難當，倒拖着扒木望正東上走了。龍鬚虎得勝回營，來見子牙，備言其事；衆將俱以爲大而無用，子牙也不深究，所以彼此相安不察。

且說：鄒文化敗走二十里，坐在一山崖上，擦腿摸腰，有一個時辰；乃緩緩來至轅門，左右報入中軍曰：『啓元帥 鄒文化在轅門等令。』袁洪吩咐令來。鄒文化來至帳前，參謁袁洪，袁洪責之曰：『你今初會戰，便自失利，挫動鋒銳如何不小心？』鄒文化曰：『元帥放心，未將今夜劫營，管教兇片甲不存；上報朝廷，下洩吾恨。』袁洪曰：『你今夜劫營，吾當助爾。』鄒文化收拾打點，今夜劫周營，此是子牙軍士有難，故此有失，正是：

一時不察軍情事，

斷送無辜填孟津。

話說：子牙不意鄒文化今夜劫營，將至二更時分，商朝營裏一聲砲響，喊聲齊出；鄒文化當頭撞進轅門，那時黑夜，誰人抵敵，沖開七層鹿角，撞翻四方木柵擋牌。鄒文化把排扒



木只是橫掃兩邊，也是周營軍士有難，可憐被他沖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水；六十萬人馬，在中軍呼兄喚弟，覓子尋爺。又有袁洪協同，黑夜中袁洪放出妖氣籠罩住營中，驚動多少大小將官，子牙聽得大漢劫營，急上了四不相，手執杏黃旗，護定身子。只聽得殺聲大振，心下着忙；又見大漢二目如兩盞紅燈，衆門人各不相顧，只殺得孟津血水成渠。有詩爲證：

姜帥提兵會列侯，袁洪賂智未能休；  
朝歌遣將能摧敵，周寨無謀是自蹂。  
軍士有災皆在劫，元戎遇難更何尤；  
可惜英雄徒浪死，賢愚無辨喪荒邱！

話說：鄒文化寅夜劫周營，後有袁洪助戰，周將睡熟，被鄒文化將排扒木兩邊亂掃；可憐爲國捐軀，名利何在？袁洪騎馬仗妖術沖殺進營，不辨賢愚，盡是些少肩無臂之人，都做了破腹無頭之鬼。武王有四賢保駕奔逃，子牙落荒而走，五七門徒借遁逃去；只是披肩執銳之士，怎免一場大厄，該絕者難逃天數，有生者躲脫災殃。

且說：鄒文化直沖殺至後營，來到糧草堆跟前，——此處乃楊戩守護之所，——忽聽得大漢劫營，姜元帥失利，楊戩急上馬看時，見鄒文化來得勢頭甚兇；欲安迎敵，又顧糧草。心生一計，且救眼下之危；忙下馬念念有詞，將一草豎立在手，吹口氣叫聲：「變！」化了一個大漢，頭撐天，脚踏地。怎見得？有讚爲證：

頭有城門大，二目似水缸；鼻孔似水桶，門牙扁担長。髯鬚似竹筍，口內吐金光；大呼：『鄒文化與吾戰一場！』

話說：鄒文化正盡力冲殺，燈光影裏見一大漢，比他更覺長大。大呼曰：『那匹夫過來，吾來也！』鄒文化抬頭看見，嚇得魏不附體：『我的爺來了！』倒拖排扒木，回頭就走；也不管好歹，只是飛跑。楊戩化身隨後趕來一程，正遇袁洪，袁洪大呼曰：『好妖怪！怎敢如此？』使開三尖刀，飛奔殺來；袁洪使棍抵住，大戰一回。楊戩祭哮天犬時，袁洪看見，化一道白光，脫身回營。

且說：孟津衆諸侯聞袁洪劫姜元帥的大營，驚起南北二鎮諸侯，齊來救應；兩下混戰，只殺得天明，子牙會集諸門人，尋見武王，收集敗殘人馬，點算損折軍兵，有二十餘萬；帳下折將官，三十四員。龍鬚虎被鄒文化排扒木絕其性命，軍士有見龍鬚虎的頭掛在排扒木上，因此報知。子牙聞龍鬚虎被亂軍中殺死，子牙傷悼不已，衆諸侯上帳問武王安，楊戩來見子牙備言：『鄒文化冲殺，是弟子如此治之，方救得行糧無虞。』子牙曰：『一時失於檢點，故遭此厄，無非是天數耳，』心下鬱鬱不樂，納悶中軍。

且說：袁洪得勝回營，具本往朝歌報捷；鄒文化大勝周兵，尸塞孟津，其水爲之不流。

羣臣具賀，自征伐西岐，從未有此大勝。紂王大喜，日日縱樂，全不以周兵爲事。

且說：楊戩來見子牙曰：『如今先將大漢鄒文化治了，然後可破袁洪。』子牙曰：『便得如此，方可絕得此人。』楊戩領令，去到孟津，探路徑；走有六十里，至一所在，地名蟠龍嶺，此山灣環如蟠龍之勢，中有空闊一條路兩頭可以出入。楊戩看罷，心下大喜曰：『此處正好行此計也！』忙回見子牙備言蟠龍嶺地方可以行計；子牙聽說大喜，在楊戩耳邊備說如此可以成功。自正是：

計燒大漢鄒文化，

須得姜公用此謀。

話說：子牙令武吉南宮适領二千人馬，往蟠龍嶺去埋伏引火之物；中用竹筒引線，暗埋火炮火箭各項等物。嶺上下俱用柴炭引火乾燥物件；預備停當，只等鄒文化來至，便可行計，二將領命去訖。

話語：鄒文化得了大功，紂王差官齎袍帶表禮等物獎諭，鄒文化袁洪二將謝恩，打發天使回朝歌不表。

袁洪對鄒文化曰：『荷蒙天子恩寵獎諭，鄒將軍我等當得盡忠竭力，以報國恩，不負吾聲名揚於天下也。』鄒文化曰：『未將明日使姜尚無備，再教他片甲無存，早早奏凱。』

洪喜曰：『設宴慶賀。』正談笑間，探事馬報入中軍：『啓元帥：今有姜子牙與武王在轅門閉看吾營，不知有何原故？請令定奪。』袁洪聽報，即令鄔文化暗出大營，抄出子牙之後，擒之如探囊取物耳。鄔文化領令。忙出後營門，撒開大步，拖排扒木如飛雲掣電而來，大呼曰：『姜尚休走！今番吾定擒你成功也！速速下騎受死，免吾費力。』子牙與武王見鄔文化追來，撥轉坐騎，望西南而逃，鄔文化見子牙武王落荒而走，放心追來。子牙回顧，誘鄔文化曰：『鄔將軍，你放我君臣回營得歸故國，再不敢有犯邊界，吾君臣感將軍洪恩不淺矣。』鄔文化曰：『今番錯過，千載難逢！』拚命趕來，那裡肯捨。望前趕了一個時辰，姜子牙與武王沒有腳力的；鄔文化步行，怎當得他走，急急追趕，一氣趕了五六十里。鄔文化氣力已乏，立住腳不趕了。子牙回顧，有時見鄔文化不趕，子牙勒轉坐騎大呼曰：『鄔文化你敢來，與吾戰三合麼？』鄔文化大怒曰：『有何不敢？』回身又望前趕來，子牙勒轉四不相又走；看看趕至蟠龍嶺了，子牙君臣進山口去了，鄔文化大喜，『姜尚進山，似魚遊釜中，肉在儿上。』隨後追進山口。

不知鄔文化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二回 楊戩哪吒收七怪

梅山七怪阻周兵，逞義誇能苦戰爭；狗寶雖兇誰獨死，牛黃縱惡自戕生。

朱真伏地先無項，楊顯縱橫後亦驚；堪笑白猿多惹事，千年道行等閒傾。

話說：武吉南宮適望見了牙引鄔文化進山，先讓過子牙與武王，用木石壘斷前山；只見鄔文化趕進山口，不見了子牙武王，立住了脚遲疑四望，竟無蹤跡。正欲迴身出山，只聽得兩邊砲響，殺聲振地，山上用滾木大石，壘斷山口；軍士用火弓火箭火砲乾柴等物望山下拋放，只見四下裏火起，滿谷烟生。怎見得好火，讚曰：

騰騰烈焰，滾滾烟生；一會天地塌山崩，霎時間雷轟電掣。須臾綠樹盡沾紅，頃刻青山皆帶赤；那你銅牆鐵壁，說甚麼海闊河寬？任憑他燦爛流金，遇着時枯泉轍澗；風乘火勢逞雄威，火借風高拚惡毒。休語鄔文化血肉身軀，就是滿山中披毛帶角皆逢五劫。話說：鄔文化見後面火起，疊斷歸路，抽身轉奔進山來；那山脚下地砲地火發作，望上打來，可憐頂天立地的大漢，陸地行舟的英雄，只落得頃刻化爲灰燼！後人有詩嘆之云：

夜劫周營立大功，孟津河下逞英雄；姜公妙算驅楊戩，火化蟠龍一陣風。

話說：楊戩武吉商宮適見燒死一鄔文化，俱回來見姜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又謂楊戩曰：『只是袁洪此怪未除，如之奈何？』楊戩曰：『此怪乃梅山得道白猿，最是精靈，俟徐徐除之。』子牙曰：『且等東伯侯來至，諸侯方可進兵。』

話說：袁洪聞報，知道燒死了鄔文化，心中不樂；正獨坐納悶，忽報：『轅門外有一頭陀求見。』袁洪傳令：『請來。』少時，頭陀至中軍打稽首曰：『元帥，貧道稽首了！』袁洪曰：『道友請了！道友從何處來，有何見諭？』頭陀曰：『吾亦在梅山地方居住，與元帥相隔不遠，姓朱名子真；今知元帥爲紂王出力，特來助一臂之力，不識元帥肯容納否？』袁洪聽說大喜，邀請頭陀上坐；朱子真再三謙讓，就席而坐。傍有參軍殷破敗雷開二將聽得又是梅山之上，乃相謂嘆曰：『此又是常昊吳龍一黨；』袁洪命治酒款待。子真一宵不表。

次日，朱子真提寶劍在手，率左右行至周營坐名請姜尚答話；軍政官報入中軍，子牙聽有道者，忙傳令南北二處諸侯齊出轅門。排開隊伍。自己親率諸衆弟子，出轅門列成陣勢，見商旗門腳下來一頭陀。怎見得？有讚爲證：

面如黑漆甚蹊蹺，頰下髭鬚一剪齊；長唇大耳真兇惡，眼露光華掃帶眉。阜服絲緞飄蕩蕩，渾身冷氣浸人肌；梅山豬怪逢楊戩，不久周營現此軀。

話說：朱子真步行至前，見子牙簇擁而至，子牙曰：『道友何人？』朱子真曰：『吾乃梅山鍊氣士朱子真是也。』姜牙曰：『你不守分安命，來此何幹，是自尋死亡也！』朱子真大笑曰：『商朝相傳數十世。爾等世受國恩，無故造反，侵奪關隘；反言天命人心，真是奸言惑衆，不忠不孝之夫！吾今日到此，快快下馬納降，各還故土，尙待你等以不死；如有半字不然，那時拿住，定碎尸萬段。悔無及矣。』子牙大罵曰：『無知匹夫！你死在目前，尙不自知，猶敢饒舌也。』朱子真仗劍來取子牙。只見傍有南伯侯麾下副將余忠，此人不信道術，使狼牙棒，面如紫纓，三柳長髯，飛馬大呼曰：『此功留與我來取！』子牙見左哨來了，余忠一馬當先；也不答話，使開棒夾頭就打；朱子真手中劍劈面交還。步馬相交，劍棒並舉，未及二十合，朱子真轉身就走，余忠隨後趕來；子牙俱令擂鼓吶喊，以助軍威。余忠追來，未及一里之路，朱子真乃是妖魅，足下陰風簇擁，一派寒霧籠罩，故馬亦追之不上；朱子真把身子立住，余忠馬看看至近，子真回頭把口一張，一道黑烟噴出，籠罩其身，現出本相，一口把余忠咬了半段，余忠尸骸倒於馬下。朱子真復現原身，回奔而來，大呼曰：『姜子牙敢與吾立見雌雄麼？』楊戩在傍用照妖寶鑑一照，原來是一個大猪。楊戩把馬催開，使三尖刀從後面大喝曰：『好業障！少來，有吾在此！』使開刀分頂門砍來，朱子真手中劍急

架忙迎；步馬相交，刀劍並舉，未及數合，朱子真抽身就走，楊戩隨後趕來。朱子真如前復現原身，將楊戩一口吃去；子牙見楊戩如此，傳令回兵進營。朱子真得勝，來見袁洪；袁洪大喜，治酒管待朱子真賀功。

正飲之間，忽報：「轅門有一傑士。」見。』袁洪傳令令來。少時見一人面如傅粉，海上長髯，頂生二角，戴一頂束髮冠。至帳下行禮畢，袁洪曰：「傑士何方人氏？」其人答曰：「末將姓楊名顯祖居梅山人氏，此傑氏乃是精也，借楊成姓，也是梅山七怪，但是袁洪一起，只恐傍人看破，故此陸續而來，託姓借名，以掩衆人耳目，」當時袁洪留在中軍，賜坐飲酒；楊顯與朱子真各自誇能鬥勝，嘵嘵不休，殷破敗自思又是袁洪等一黨妖孽耳！默對雷開不語。

只見大小將官，正飲酒方到二更時分，聽得朱子真腹內有人言曰：「朱道人，你可知道吾是誰？」朱子真驚得魂不附體，忙問曰：「你是誰？你實在那裏？」楊戩在腹內答曰：「吾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徒楊戩是也。今已在你腹內，你只知貪吃血食，不知在梅山吃了多少衆生？今日你這業障，罪惡貫盈！我把你的肝腸弄一弄，把手在他心肝上一擡。」朱子真大叫一聲：「痛殺我也！」口稱：「大仙饒了小畜罷！」楊戩曰：「你是欲生欲死？」



朱子真曰：『望仙慈悲，小畜在梅山也不知費幾許辛苦，探天地聖氣，吸日月精華，方能修成人；今不知分量，干犯天威，望乞恕饒，真再生之德也！』楊戩曰：『你既要全生，你可速現原身，跪伏開營，吾當饒你性命。如不依吾言，我把你的心肝腑臟，都摘下你的來。』朱子真沒奈何，有法也無處使，只得苦苦哀告，楊戩大叫曰：『如若遲了，吾就動手！』朱子真只得現原形，是一個大豬，晃晃蕩蕩走出轅門；就把袁洪急得扒耳撓腮，楊顯惱得無名火發，有力也無有用處，只得聽之而已。

話說：豬精走至周營轅門前跪伏，此時南宮适巡營，剛纔四更，巡至轅門，只見一豬伏着。南宮适曰：『此是民間豢養的，怎走至此間來。等到天明，叫原人領去。』楊戩在豬腹內大呼曰：『南將軍報與姜元帥得知，此是梅山豬怪，今早見陣，是吾鑽入他腹裏；特地擒伏至此，快請元帥來轅門發落！』南宮适方悟，知是楊戩變化在他肚裏，不覺大喜；忙進營門，至中軍外帳，將雲板敲響，請元帥陞帳議事。內使傳與子牙，子牙忙陞帳，南宮适上帳啓元帥曰：『楊戩收伏梅山豬精，已在營門，請元帥發落。』子牙傳令，命衆將掌上燈毬火把出營。不一時，一聲砲響，子牙率領衆諸侯齊出轅門看時；果是一口大豬，跪伏在地。子牙問曰：『你這業障沒來由，何苦自取殺身之禍？楊戩在腹內應曰：『請元帥施行，斬除此

怪，以絕後患。」子牙傳令，命南宮适行刑，南宮适手起一刀，將豬頭斬落在地；楊戩借血光而出，現了自己真身，衆諸侯無不欣羨。子牙命將豬頭掛在轅門號令，俱回營寨不表。

只見袁洪謂楊顯曰：「似此露出本相，成何體面。把吾輩在梅山千年道術，一代英名，俱成畫餅，豈不愧哉？誓不與姜尚干休！」楊顯曰：「楊戩他恃自己有變化之術，不意朱子真誤中奸計；若不復此仇，豈能再立於人世？」二人正彼此痛恨，忽轅門官報入中軍：「啟元帥有天使至，請令定奪。」袁洪忙出轅門迎接天使，天使曰：「奉天子勒命，送一賢士至軍前聽用。」袁洪接了旨意，打發天使去了，復至中軍坐下，命左右令來將參謁；來將至中軍參拜畢，袁洪問曰：「將軍何名？」來者答曰：「末將姓戴名禮，梅山人氏；聞紂王招賢，故不辭千里之遠，特來効勞於麾下。」此怪也是梅山之狗精，恐怕被人識破，故此陸續而來，若爲不知耳。袁洪與耳將曰：「今日又添一賢士，定然與他決個雌雄。」隨傳令放砲，吶喊一聲，排隊伍出營，請子牙答話；周營軍政司報入中軍：「啟元帥，有袁洪搦戰。」子牙隨帶諸將出營，見袁洪走馬至軍前，子牙曰：「袁洪，你不知時務，眼前覆軍殺將，天意可知；今紂惡貫盈，人神共怒。諒你不過區區螳臂，敢與天下諸侯相拒哉？」袁洪笑曰：「你偶爾得勝，便自矜誇，量你今日斷然無生回之理。」問左右曰：「誰與吾捉此反臣也？」

左有楊顯，大呼曰：『俟未將擒此反賊。』子牙看來將白面長鬚，頂生二角。怎見得，讚曰：『頂上金冠生殺氣，柳葉甲掛龍鱗砌；頭生雙角氣崢嶸，白面長鬚聲更細。梅山妖孽號羊精，也到孟津將身斃；』來邪正到頭分，何苦身投羅網地？

話說楊顯走馬搖戟，沖殺過來，楊戩在旗門下用照妖鑑一照，却是一隻羊精；楊戩收鑑走馬，雖三尖刀也不答話，接住廝殺。刃戟並舉，殺在虎穴龍潭。仙將正戰之間，只見商朝營裏，一將使兩口刀飛奔前來，大叫曰：『楊兄弟，吾來助爾一臂之力！』子牙傍有哪吒，辟風火輪開火尖鉏迎來。怎見的此怪？有詩爲證：

嘴尖耳大最蹊蹺，遍身妖光透九霄；七怪之中他是首，千年得道一神熬。

話說：哪吒用鎗阻住大呼曰：『匹夫慢來，通名來好記功勞簿。』來將答曰：『吾乃袁洪副將戴禮是也。』哪吒使開鎗，劈胸就刺；戴禮雙刀，急架相還。輪馬相交，刀鎗並舉，大戰在一處。

且說：楊戩戰楊顯有二三合，楊顯撥馬便走；楊戩趕來，楊顯在馬上吐出一道白光，連馬罩住，現原身來傷楊戩。楊戩化一隻白額斑斕猛虎，楊顯見楊戩變了一隻猛虎，已克住了，他急欲逃遁；早被楊戩一刀砍爲兩段，楊戩割下羊頭，大呼曰：『啟元帥，弟子又殺了

梅山一怪也！』戴禮來戰哪吒，戰間；戴禮口內吐出一粒紅珠，有碗口大小，望哪吒頂門打來；哪吒見勢兇惡，諒不能治伏，只得閃一鎗敗下陣來。楊戩見哪吒失機走馬，大呼曰：『業障不得無禮，吾來也！』便開三尖刀來戰，戴禮二人大戰二十餘合，戴禮撥馬便走；楊戩縱馬趕來，戴禮又吐出一粒紅珠，現出光華來傷楊戩，楊戩祭起哮天犬，飛在空中。此犬乃是仙犬，看見此珠十分兇惡，竟讓過他的珠，來奔戴禮；戴禮見仙犬奔來，正欲抽身逃走，早被哮天犬一口，咬住不能掙扎。楊戩手起一刀，揮於馬下。有詩爲證：

梅山狗怪逞猖狂，鍊寶人勢真當；豈意仙犬能伏怪，紅塵血染命空亡！

話說楊戩又殺狗怪，掌鼓回營；子牙陞帳，見楊戩屢破諸怪，大喜，慶賀楊戩不表。

且說袁洪回至中軍，又見戴禮被戮，現出原形，心下甚是不樂；衆將交頭接耳，紛紛議論，十分沒法。忽轅門官來報：『啓元帥，轅門外有一大將求見。』袁洪傳令來。少時，令至帳前，見一人身高一丈六尺，頭生雙角，捲嘴尖耳，金甲紅袍，全身甲冑十分軒昂，戴紫金冠，近前施禮。袁洪問曰：『將軍高姓大名？』來將答曰：『末將姓金，雙名大升，祖貫梅山人氏。』此來者又是牛怪，用三尖刀力大無窮，今來助袁洪，俱是梅山七怪之數，

袁洪故問以遮衆人耳目，——袁洪乃設酒管待。

次日，金大升上了獨角獸，提三尖刀至周營搦戰；哨馬報入中軍：「啓元帥，商朝營有一大將請戰，子牙對衆將問曰：『誰見陣走一遭？』言未畢，傍有鄭倫出而言曰：『未將願往。』子牙許之。鄭倫上了金睛獸，搦降魔杵出了營門；見對面一將，生的異怪雄偉。鄭倫問曰：『來者何人？』金大升答曰：『吾乃袁洪麾下副將金大升是也。爾是何人，快通名來！』鄭倫答曰：『吾乃總督五軍上將軍鄭倫是也。吾觀你異相非人，焉敢阻時雨之師，有逆天之罪！早早歸周共破獨夫，以誅無道；如不知機，自取辱身之禍。』金大升大怒，催開獨角獸，使三尖刀砍來；鄭倫上中杵劈面相迎，二獸相交大戰數合，金大升乃是牛怪，腹內鍊成一塊牛黃，有碗口大小，噴出來如火雷一般，鄭倫不及預防，正中面上，打傷鼻孔，腮綻唇裂，倒撞下獸去。被金大升手起一刀，揮爲兩段，可憐正是：

胸中奇術成何用？

只落名垂在史籍。

話說金大升，斬了鄭倫，掌鼓回營；報馬報入中軍：「啓元帥，鄭倫被商營大將金大升所傷，請令定奪。」子牙聞報，若實傷悼，嘆曰：「鄭倫屢建大功，自從蘇侯歸周一路督糧有功王室，豈知至此喪於無名下將之手？特實可傷！」子牙淚下如雨，有詩弔之：

「胸中妙術孰能班？豈意遭逢喪此間？惟有清風常在伴，忠魂依舊返家山！」

話說：子牙次日令下：「誰爲鄭倫報仇走一遭？」傍有楊戩應聲答曰：「弟子愿往。」

子牙許之。楊戩隨即上馬提刀，至商朝營前，坐名要金大升出來答話；少時，見商朝營內砲聲響處，只見金大升坐獨角獸，來至軍前。大呼曰：「來者通名。」楊戩曰：「吾乃楊戩是也。你就是金大升麼？」大升曰：「然也。」楊戩舞刀直取，金大升手中三尖刀對面迎來；二將俱是三尖刀，往來衝突，一場大戰，有三十餘合。楊戩先未曾用照妖鏡照他，不防金大升吐出牛黃，此寶有如火塊飛來；楊戩見來得太急，化一道金光往正南而走。金大升隨後趕來，大升的獨角獸來的快，楊戩忙取照妖鏡出來照時，却原來是個水牛；楊戩回身欲變化拿他，忽然把面上一陣香風飄渺，異味芳馨，氤氳遍地，有五影祥雲，隱隱中一對黃旛飄蕩，當中有一位道姑，跨青鸞而至，傍有女童三四對。應聲叫曰：「楊戩早來見娘娘聖駕！」楊戩聽說，乃向前拱手施禮曰：「弟子楊戩參見娘娘。」那道姑曰：「楊戩吾非別神，乃女媧娘娘是也。今見商朝已盡，周室當興，吾特來助你降伏梅山之怪。」令楊戩立於一旁，乃命青雲女童：「將此寶去把那業障牽來。」青雲女童接實在手，只見金大升足踏陰雲，提刀趕來；青雲女童上前圍住；大呼曰：「那業障！娘娘聖駕在此，休禮得無，今奉娘娘法旨，特來擒

你。』金大升大怒，將刀往上一舉，劈面砍來；青雲女童將伏妖索祭起空中，只見黃巾力士將金大升穿起鼻子來，用銅鏈把金大升在背上打了三四鏈，一聲雷響，金大升現出原身，乃是一匹水牛。楊戩向前倒身下拜：『弟子楊戩，願娘娘聖壽無疆！』女媧曰：『楊戩，你且將牛帶回周營發落，我還助你收伏白猴精怪也。』楊戩別了女媧娘娘，把牛牽着回來。

且說子牙在中軍聽報到，楊戩化一道金光往正南上去了；這大將追去，不知吉凶，子牙驚疑不定。哪吒曰：『楊戩自有運用，元帥何必驚疑？』子牙曰：『方今東伯侯人馬來至，况有梅山七怪阻住吾師，使吾心下不能安然。一言未畢，只見報馬來報：『啓元帥，楊戩回來。』子牙令至轅前，問其原故，楊戩把女媧娘娘收伏牛怪之事，說了一遍：『今至轅門，請元帥發落。』子牙傳令：『請衆諸侯齊至大營門。看吾號令此怪。』少時，衆諸侯齊至轅門，子牙牽過牛怪，用縛妖索將此怪縛在地下，命南宮适行刑，南宮适手起一刀，將牛頭砍下，孟津河八十萬人馬，齊聲喝噪，子牙命將牛頭掛在棋杆上號令，掌鼓行營。却說：袁洪已知梅山衆兄弟俱被子牙所滅，欲前而不能進，欲後而不能退；着實無計，事實兩難，心下甚是憂疑不表。

只見子牙回營升帳，問楊戩曰：『梅山絕了幾怪？』楊戩屈指一算：『啓元帥已滅了六

怪。』子牙曰：『今晚與衆諸侯，二更分，齊劫商朝大營。』又令楊戩『你可單劫袁洪此怪，取巧降伏，大事可定。』楊戩答曰：『弟子同哪吒雙去建功更覺易於爲力。』子牙許之，仍將衆將分派已定不表。

却說：袁洪在營中與參軍殷破敗雷開二將議曰：『今主上命吾等在此守禦，此處周兵雖多，能者甚少；況連日朝歌不會見有救兵，亦不會見吾捷報，恐天子憂心，深屬不便。命中軍具疏往朝歌，請天子速發援兵前來接應，中軍官具表求救。』

且說：子牙親乘坐騎，時至二更，一聲炮響，周兵吶一聲喊，齊殺進商朝營裏去。正是：

黑夜冲營無準備，

三軍無故受災殃。

話說：南伯侯鄂順領二百諸侯一齊奮勇當先；北伯侯崇應鸞冲殺進左營；李靖韋護雷震子冲殺進左營；楊戩哪吒殺入大營，進中軍來戰袁洪。

且說：袁洪聽得周將劫營，忙上馬使一根鐵棍，方出中軍，恰逢楊戩，也不答話，二馬相交。只殺得愁雲蕩蕩，慘霧紛紛。怎見得？有詩爲證：

夜劫商營神鬼驚，喊聲齊發鼓鑼鳴；  
軍兵奮勇誰堪敵，將士施威孰敢撓？



破敗無心貪戀戰，雷開有意奔前程；梅山七怪從今滅，掃蕩妖氣宇宙清。

話說：衆諸侯，齊殺入商朝營裏，只殺得尸橫遍野，血滿溝渠；哀聲慘切，不堪聽聞。

只見楊戩大戰袁洪，袁洪現出原身，起在半空，將楊戩劈頭一棍，打得火星迸出；楊戩有七十二變，隨化一道金光，起在空中，也照袁洪頂上一刀劈將下來。這袁洪也有八九功夫，隨刀化一道白氣護住其身；楊戩大喝曰：「梅山猴頭！焉敢弄術？拿住你定要剝皮抽筋！」袁洪大怒曰：「你有多大本領，敢將吾兄弟盡行殺害；我與你勢不兩立，必擒你碎尸萬段，以報其恨！」二人各使神通，變化無窮，相生相尅，各窮其技；凡人世物件禽獸，無不變化盡使其巧俱不見上下。袁洪暗想：此時周兵已攻破大營，料不能支，且將他誑上梅山，入吾巢穴，使他不能舒展，那時再擒他不難。便棄了大營，往梅山逃去不表。

且說：衆諸侯追救商朝敗殘人馬，殺到天明，子牙鳴金收兵，衆諸侯各自回營。正是：

百萬雄兵齊唱凱，

子牙全勝進轅門。

話說：楊戩見袁洪縱祥光而去，乃棄了馬亦縱步借土遁緊緊追趕；只見袁洪隨變一塊怪石，立在路傍。楊戩止趕，忽然不見了袁洪，卽連神光定睛觀，已知袁洪化爲怪石，隨卽變一石匠手執鑽鎚趕上。袁洪知他識破，便化陣清風往前去了。如此兩家各使神通，看看趕上

梅山，忽的又不見了袁洪；楊戩上得梅山，果然好景。怎見得？有詩爲證：

梅山形勢路羊腸，古柏喬松兩岸傍；  
颯颯陰風愁霧長，妖魔假此匿行藏。

話說：楊戩上了梅山，四面觀望一遍；忽聽得崖下一聲響，竄出千百小猴兒，手執棍棒齊來，亂打楊戩。楊戩見衆小獼猴左右亂打，情知不能取勝，不若脫身下山。楊戩化道金光去了。方纔轉過一坡，只聽得一派仙樂之音，滿地祥雲繚繞，又見女媧娘娘駕臨；楊戩俯伏山下，叩首曰：『弟子楊戩，不知娘娘聖駕降臨，有失迴避，望娘娘恕罪！』女媧曰：『你雖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徒，善會八九變化，不能降伏此怪；吾將此寶授你，可以收伏此惡怪也。』楊戩叩首拜謝，女媧娘娘自回宮去了。楊戩將此寶展開看時，心中甚是歡喜，此寶乃是一山河社稷圖；楊戩一一依法行之，懸於一大樹上。楊戩復上梅山依舊找尋原路。

話說：袁洪見楊戩復上梅山，乃大呼曰：『楊戩你此來，是自送死也！』楊戩大笑曰：『你今日諒無生理！』使開刀直取袁洪，袁洪也使開棍劈面交還；二人大戰一會，楊戩轉身就走，袁洪隨後趕來，楊戩下了梅山往前又走；忽見前面一座高山，楊戩選上了山，袁洪隨趕上山來。不知此山乃女媧娘娘變化的；「山河社稷圖」變化的，袁洪趕上山來，入於圈

套，再不能下山；楊戩將身一縱，下了山河社稷圖，只見袁洪在山上左攢右跳。

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三回 金吒智取遊魂關

斗柄看看又向東，寶榮枉自逞英雄；金吒設智開周業，徹地多謀弄女紅。

總爲雲遮曉日，故教殺氣鎖崆峒；須知王霸終歸主，枉使生靈泣路窮。

話說：袁洪上了山河社稷圖，如四象變化有無窮之妙；思山即山，思水即水，想前即到前想後即後，袁洪不覺現了原身。忽然見一陣香風撲鼻，異樣甜美；這猴兒扒上樹去，一望見一顆桃樹，綠葉森森，兩邊搖蕩，下墜一枝紅滴滴的仙桃，顏色鮮潤，嬌嫩可愛。白猴看見，不覺忻喜；遂攀枝穿葉，摘取仙桃下來，聞一聞撲鼻馨香，心中大喜，一口吞而食之，方纔倚松靠石而坐。未及片時，忽然見楊戩仗劍而來，白猴欲待起身，竟不能起；不知食了此桃，將腰墜下，早被楊戩一把扒住頭皮，用縛妖索網住，收了山河社稷圖，望正南謝了女媧娘娘，將白猿擒着，逕回周營而來。有詩單讚女媧授楊戩祕法，伏梅山七怪。有詩爲證：

悟道投師在玉泉，秘傳九轉妙中玄；  
離龍坎虎分南北，地戶天門列後先。

變化無端遽變化，坤乾顛倒合坤乾；女媧秘授真奇異，任你精靈骨已穿。

話說：楊戩擒白猿來至轅門，軍政官報入中軍：『啓元帥，楊戩等令。』子牙命令來，楊戩來至中軍，見子牙曰：『弟子追趕白猿至梅山，仰仗女媧娘娘秘授一術，已將白猿擒至轅門，請元帥發落。』子牙大喜：命『將白猿拿來見我。』少時，楊戩將白猿擁至中軍帳，子牙觀之，見是一個白猿，乃曰：『似此惡怪，害人無厭，情殊痛恨。』令：『推出斬之！』衆將把白猿擁至轅門，楊戩將白猿一刀，只見猿頭落下地來；他頸上無血，有一道青氣沖出腔子裏，長出一朶白蓮花來。只見花一放一收，又是一個白頭；楊戩連誅數刀，一樣如此。忙來報與子牙，子牙急出營來看，果然如此。子牙曰：『這猴猿既能採天地之靈氣，便會鍊日月之精華，故有此變化耳。』這也無難。』忙令左右排香案於中，子牙取出一個紅葫蘆蓋；只見裏面上方揭開葫蘆蓋，只見裏面并出一道白線光，高三丈有餘。子牙打一躬，請寶貝一身，須臾間有一物浮於其上七寸五分，有眉有眼，眼中射出兩道白光，將白猿釘住身形；子牙又打一躬，請法寶現身。那寶物在空中將身轉有兩三轉，只見白猿已落地，鮮血遍地，衆皆駭然。有詩讚之：

此寶崑崙陸壓傳，秘藏玄理合先天；誅妖殺怪無窮妙，一助周朝八百年。

話說：子牙斬了白猿，收了法寶，衆門人問曰：『如何此寶能治此巨怪也？』子牙對衆入曰：『此寶乃在破「萬仙陣」時，蒙陸壓老師傳授與我，言「後有用他處」，今日果然。大抵此寶乃用邪修鍊，探日月精華，奪天地秀氣，顛倒五行；至工夫圓滿，如黃芽白雪結成此寶，名曰：「飛刀。」此物有眉有眼，眼裏有兩道白光，能釘人仙妖泥丸宮的元神；縱有變化，不能逃走。那白光頂上如風輪轉一般，只一二轉其頭自然落地，——前次斬余元即此寶也。』衆人無不驚嘆：『乃武王之洪福，故有此寶來克治之耳！』不言子牙斬了白猿。

且說：般破敗雷開敗回朝歌，面見紂王，備言：『梅山七怪，化成人形，與周兵屢戰，俱被陸續誅滅，復現原形，大夫朝廷體面，全軍覆沒，臣等只得逃回。今天下諸侯齊集孟津，旌旗蔽日，殺氣籠罩數百里，望陛下早安社稷爲重，不可令諸侯兵至城下，那時救解遲矣！』紂王着忙，急急設朝，問兩班文武曰：『今周兵猖獗，如何救解？』衆官鉗口不言，有中大夫飛廉出班奏曰：『今陛下速傳旨意，張掛朝歌西門；如能破得周兵，能斬將奪旗者，官居一品。古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况魯仁傑操練士卒，令彼調團營人馬，訓練精銳，以待敵軍，嚴備守城之具，堅守勿戰，以老彼師。今諸侯遠來，利在速戰，吾不與戰，以待彼糧盡，彼不戰自走；乘其亂以破之，天下諸侯雖衆，未有不敗者也。此爲上』

策。村王曰：『卿言甚善。』隨傳旨意張掛各門，一面令岑仁傑操練士卒，修理攻守之具不表。

且說金吒木吒別了子牙，兄弟二人在路商議，金吒曰：『我二人奉姜元帥將令，來救東伯侯姜文煥進關；若與寶榮大戰，恐不利也。我和你且假扮道者，詐進遊魂關，反去協助寶榮，於中用事，使彼不疑，然後裏應外合，一陣成功。何爲不美？』木吒曰：『長兄言得甚善。』二人分付使命領人馬先去報知姜文煥：『我弟兄二人隨後就來。』使命領人馬去訖，金木二吒隨借土遁落在關內。逕至帥府前，金吒曰：『門上的，傳與你元帥得知：海外有鍊氣士求見。』門官不敢隱諱，急至殿前啓曰：『府外有二道者』口稱：『海外之士。』要見老爺。』寶榮聽說，傳令請來；二人逕至簷前，打稽首曰：『老將軍，貧道稽首了！』寶榮曰：『道友請了！今道友此來，有何見諭？』金吒答曰：『貧道二人，乃東海蓬萊島鍊氣散人孫德徐仁是也；方纔我兄弟偶爾閒遊湖海，從此經過。因見姜文煥欲進此關，往孟津去合天下諸侯，以伐當今天子。此是姜尙大逆不道，以悖惑之言，挑釁天下諸侯，致生民塗炭，海宇騰沸；此天下之叛臣，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我弟兄昨觀乾象，商朝王氣正旺，姜尙等徒苦生靈耳。吾弟兄願出一臂之力，助將軍先擒姜文煥解往朝歌；然後以得勝之兵，掩睛

侯之後，出其不意，使彼前後受敵，一戰成功。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此誠不世之功也。——但貧道出家之人，本不當以兵戈爲事；但拙慮所及，故向將軍道之。幸毋以方外術士之言見誚，乞將軍思之。」竇榮聽罷，半晌沉吟不語；傍有副將姚忠厲聲大呼曰：「主將切不可信此術士之言！姜尚門下方士甚多，是非何足以辨；前日聞報孟津有六百諸侯，協助姬發；今見主將阻住來兵，不能會合孟津。姜尚故將此二人假作雲遊之士，詐投麾下，爲裏應外合之計；主將不可不察，毋得輕信，以墮其計。」金吒聽罷，大笑不止，回首謂木吒曰：「道友，不出你之所料！」金吒復向竇榮曰：「此位將軍之言甚是。此乃龍蛇混雜，是非莫辨，安知我輩不是姜尚之所使耳？在將軍不得不疑；但不知貧道此來，雖是雲遊，其中尙有原故；因吾師叔在「萬仙陣」死於姜尚之手，屢欲思報此仇；爲獨力難持，不能向前。今此來特假將軍之兵，上爲朝廷立功，下以報天倫私怨，中爲將軍效一臂之勞，豈有他心？旣將軍有猜疑之念，貧道又何必在此瑣瑣也？但剖明吾等一點血誠，即當告退。」道罷，抽身便走，撫掌大笑而出。竇榮聽罷金吒之言，見如此光景，乃沉思曰：「天下原有多少道者伐西岐？姜尚門下雖多海外高人不少，豈得恰好有兩個就是姜尚門人？况我關內之兵將甚多，若只是這兩個也做得甚麼事，如何反疑惑也？據我看他意思，是個有道之士；况且來

意至誠，不可錯過。」忙令軍政官趕去，速請道者回來。正是：

武王洪福無邊，

致令金吒建大功。

話說：軍政官趕上金吒木吒，大呼曰：「二位師父，我老爺有請！」金吒回頭看見有人來請，對使者正色言曰：「皇天后土，實鑒我心！我將天下諸侯之首，送與你們老爺；你老爺反辭而不受，却信偏將之疑，使我蒙不智之恥，如今我斷不回去！」軍政官苦苦扯住不放，言道：「師父若不回去，我也不敢去見老爺。」木吒曰：「道兄，寶將軍既來請俺回去，看他怎樣待我們？若重我等，我就替他行事；如不重我等，我們再走不遲。」金吒方勉強應允。二人回至府前，軍政官先進府通報寶榮，榮命快請來；二人進府，復見寶榮，寶榮忙降階迎接，慰之曰：「不才與師父素無一面，况兵戈在境，關防難稽；在不才副將不得不疑。只不才見識淺薄，不能立決，多有得罪於長者，幸毋過責，不勝心感！今姜尚聚兵孟津，人心搖撼；姜文煥在城下日夜攻打，不識將何計可解天下之倒懸，擒其渠魁，殄其黨羽，令萬姓安堵？望老師明以教我，不才無不聽命。」金吒曰：「據貧道愚見，今姜尚拒敵孟津，雖有諸侯數百，不過烏合之衆，人各一心，久自離散；只姜文煥兵臨城下，不可以力戰，當以計擒之。其脅從諸侯，不戰而自走也。然後以得勝之師，掩孟津之後；姜尚雖能，安得預



爲之計哉？彼所恃者，天下諸侯！而衆諸侯一聞姜文煥東路被擒，挫其鋒銳，彼衆人自然解體，乘其離而戰之。此萬全之功也。『寶榮聞言大喜，慌忙請坐，命左右排酒上來；金木二吒曰：『貧道持齋，並不用酒食。』隨在殿前蒲團而坐。寶榮亦不敢強。

一夕，晚景已過，次日寶榮陞殿聚衆將議事，忽報：『東伯侯遣將搦戰。』寶榮對金木二吒曰：『今日東伯侯在城下搦戰，不識二位師父作何計以破之？』金吒曰：『貧道既來，今日先出去見一陣看其何如，然後以計擒之。』道罷，忙起身提劍在手，對寶榮曰：『借老將軍細綁手，隨吾壓陣，好去拿人。』寶榮聽罷大喜，忙傳令：『擺隊伍，吾自去壓陣。』關內砲聲響亮，三軍吶喊，開放關門，一對旂搖，金吒提劍而來。怎見得。正是：

寶榮錯認三山客，

咫尺遊魂關屬周。

話說：金吒出關，見東伯侯旂門脚下一員大將，金甲紅袍，走馬軍前，大呼曰：『來此道者，先試吾利刀也！』金吒曰：『爾是何人？早通名來。』來將答曰：『吾乃東伯侯麾下總兵官馬兆是也。道者何人？』金吒曰：『貧道是東海散人孫德因見商朝王氣正盛，天下諸侯無故造反；吾偶閒遊東土，見姜文煥屢戰多年，衆生塗炭，吾心不忍，特發慈悲，擒拿渠魁，殄滅羣虜，以救衆生。汝等知命，可倒戈納降，尙能待爾等以不死；如若一字含糊，叫

你立成齋粉！』言罷，縱步綽劍，來取馬兆，馬兆手中刀急架來迎。怎見金吒與馬兆一場大戰？有詩爲證：

紛紛戈甲向金城，文煥專征正未平；不是金吒施妙策，遊魂安得渡東兵。

話說：金吒大戰馬兆，步馬相交，有二三十合；金吒祭起遁龍椿，一聲響將馬兆遁住，寶榮揮動干戈，一齊冲殺，東兵力戰不住，大敗而走。金吒命左右將馬兆拿下，與寶榮掌得勝鼓進關。寶榮陞殿坐下，金吒坐在一旁；寶榮令左右將馬兆推來，衆軍士把馬兆擁至殿前，馬兆立而不跪。寶榮喝：『匹夫，既被吾擒，如何尙自抗禮？』馬兆大怒，罵曰：『吾被妖道邪術遭擒，豈有曲膝於你無名鼠輩耶？一死何足惜？你要殺便殺，不必多說！』寶榮喝令：『推出斬之。』金吒曰：『不可。待吾擒了姜文煥，一齊解送朝歌聽候朝廷發落，以顯老將軍不世之功，豈不美哉？』寶榮見金吒如此手段，說話有理，便倚爲心腹。隨傳令將馬兆囚在府內不表。

且說：東伯侯姜文煥聞報金吒將馬兆拿去，姜文煥大喜道：『進關只在咫尺耳！』次日，姜文煥布門大隊，排列三軍；鼓聲大振，殺氣迷空，來關下搦戰。哨馬報入關中，寶榮忙問金木二吒曰：『二位老師姜文煥親自臨陣，將何計以擒之？則功勞不小。』金木二吒慨然應

曰：「貧道此來，單爲將軍早定東兵，不負俺兄弟下山一趙，」隨即提劍在手，出關來迎敵；只見東伯侯姜文煥一馬當先，左右排列大小衆將官。怎生打扮？有讚爲證：

頂上盔，攢六瓣；黃金甲，鑲子絆大紅袍，團龍貫；護心鏡，精光煥。白玉帶，玲花獻；勒甲縑，飄紅焰。虎眼鞭，龍尾伴；方楞劍，邪鐵燬。胭脂馬，毛如彪；斬將刀，如飛電。千戰千贏東伯侯，文煥姓姜千古讚。

話說：金木二吒大呼曰：「反臣慢來！」姜文煥曰：「妖道通名。」金吒答曰：「吾乃東海散人孫德徐仁是也。爾等不守臣節，妄生事端，欺主反叛，殺害生靈，是自取覆宗滅祀之禍；可速倒戈，免使後悔！」姜文煥大罵曰：「滾道無知，仗妖術擒吾大將，今又巧言惑衆；這番拿你，定碎尸以泄馬兆之恨！」催開馬使手中刀飛來直取，金吒手中劍劈面交還，步馬相交，有七八回合，姜文煥撥馬便走，金木二吒隨後趕來。約有一射之地，金吒對東伯侯曰：「今夜二更，寶侯可引兵殺至關下，吾等乘機獻關便了。」姜文煥謝舉，掛下鋼刀，回馬一箭射來；金木二吒把手中劍望上一挑，將箭撥落在地。金吒大罵曰：「奸賊！敢暗射吾一箭也。吾且暫回。明日定拿你，以報一箭之恨。」金木二吒回關來見寶榮，寶榮問曰：「老師爲何不用寶貝伏之？」金吒答曰：「貧道方欲祭此寶，不意那匹夫撥馬就走，貧道趕

去擒之，反被他射了一箭，待貧道明日以法除之。」

三人正在殿上講議，忽後邊報：『夫人上殿。』金木二吒見一女將上殿，忙向前打稽首；夫人問寶榮曰：『此二位道者何來？』寶榮曰：『此二位道長，乃東海散人孫德徐仁是也，今特來助吾共破姜文煥；前日臨陣，擒獲馬兆，待明日用法擒獲姜文煥等，以得勝之師，掩姜尙之後，使彼首尾不相顧，定成不世之功也。』夫人笑曰：『老將軍事不可不慮，謀不可不周；不可以一朝之言，傾心相信。倘事生不測，急切難防，其事不小，望將軍當慎重其事。』古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願將軍詳察。』金木二吒曰：『寶將軍在上，夫人之疑，大似有理；我二人又何必在此，多生此一番枝節耶？即此告辭。』金木二吒言畢，轉身就走；寶榮扯住金木二吒曰：『老師休怪，我夫人雖係女流，亦善能用兵，頗知兵法，他不知老師實心爲紂，乃以方士目之，恐其中有詐耳。老師幸無嗔怪，容不才陪罪；俟破敵之日，不才自有重報。』金吒正色言曰：『貧道一點爲國真心，惟天地可表！今夫人相疑，吾萬兄若飄然而去，又難禁美將軍一段熱心相待；只待明日擒了姜文煥，方知吾等一段血誠，只恐一人難與貧道相見耳。夫人不覺慚謝而退。寶榮與金吒議曰：『不知明日老師將何法擒此反臣？以釋羣疑，以暢衆懷。』金吒曰：『明日會兵，當祭吾法寶，自然立擒姜文煥耳。』

文煥被擒，餘黨必然瓦解；然後往孟律會兵，以擒姜子牙，可解諸侯之兵也。」寶榮聽說大喜，回內室安息，金木二吒靜坐殿上。

將至二更，只聽得關外炮聲大振，喊殺連天，金鼓大作，殺至關下，架炮攻打；有中軍官入府擊雲板急報寶榮，寶榮忙出殿聚衆將士關。有夫人徹地娘子披掛提刀而出。金吒對寶榮曰：「今姜文煥特勇乘夜提兵攻城，出我等之不意；我等不若將計就計，齊出掩殺待貧道用法寶擒之，可以一陣成功，早早奏捷。夫人可與吾道弟謹守城池，毋使他虞。」夫人聽罷，滿口應允；「道者之言，甚是有理；我與此位守關，你與此位出敵，我自料理城上，乘此晝夜，可以成功。」正是：

#### 文煥取關歸呂望，

#### 金吒設計滅商兵。

話說：寶榮、德金吒之言，整點衆將士，方欲出關，有夫人言曰：「今晝夜交兵，須是謹慎；毋得貪戰，務要見機，不得落他圈套。將軍謹記謹記！」看官，這是徹地夫人留心防閑，恐二位道者有變，故此叮囑附耳。金吒見夫人言語真切，乃以目送情與木吒，木吒已解其意，只在隨機應變而已，亦以目兩相關。隨同徹地夫人在關上駐劄防衛。只見寶榮開門，引人馬沖出，寶榮在旗門脚下，見姜文煥滾至軍前；寶榮大喝曰：「反臣今日合該休

矣！』姜文煥也不打話。仗手中刀直取寶榮。寶榮以手中刀迎面交還；二馬相交，雙刀並舉。怎見得？有詩讚之：

殺氣騰騰燭九天，將軍血戰苦相煎；扶王碧血垂千古，爲國丹心勒萬年。

文煥歸周扶帝業，寶榮滅節喪黃泉；誰知運際風雲會，八百昌期兆已先。

話說：寶榮揮動衆將兩軍混戰，只殺得天昏地暗，鬼哭神號；刀鎗響亮，斧劍齊鳴，喊殺之聲震地，燈籠火把，如同白晝，人馬兇勇，似海沸江翻。

且言：金吒縱步在軍中混戰，觀見東伯侯帶領二百鎮諸侯圍將上來；金吒急祭起遁龍椿，一聲響，先將寶榮遁住。

不知老將軍性命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四回 文煥怒斬殷破敗

兵馬臨城却講和，諸侯豈肯罷干戈？紂王罪業八荒悉，周武仁風四海歌。

大廈將傾誰甘負？潰籬已破孰能何？荒淫到底成何事？盡付東流入海波！

話說：金吒祭起遁龍椿，將寶榮遁住，早被姜文煥一刀揮爲兩段；可憐守關二十年，身

經數百戰，善守關防，不曾失利，今日被金吒智取殺身！正是：

爭名樹業隨流水，

爲國孤忠若浪萍。

話說：姜文煥斬了寶榮，三軍吶喊，只見木吒在關上見東伯侯率領諸侯鏖戰，聲勢大振；在城敵樓上暗暗祭起吳鉤劍去，此劍昇於空中。木吒暗曰：『請寶貝轉身！』那劍在空中如風輪一般，連轉二三轉，可憐徹地夫人，正是：

油頭粉面成虛話，

廣智多謀一旦休。

話說：木吒暗祭吳鉤劍，斬了徹地夫人，在關上大呼曰：『吾是木吒在此！奉姜元帥將令，來取此關；今主將皆已伏誅，降者免死，逆者無生。』衆皆拜伏於地，金吒已知兄弟獻關，同東伯侯姜煥親至關下；木吒令左右開關，迎接人馬進了關。姜文煥查盤府庫，安撫百姓，放了被禁馬兆，感謝金木二吒。金吒曰：『賢侯速行！吾等先往孟津報與姜元帥，賢侯不可遲誤。戊午之辰，以應上天垂象之兆。』姜文煥曰：『謹如二位師父大教。』金木二吒辭了姜文煥駕土遁往孟津前來。

且說：子牙在孟津大營，與二路大諸侯共議：『三月初九日，乃是戊午之辰，看看至近，如何東伯侯尙未見來，奈何奈何！』正商議間，忽報：『金木二吒在轅門候令。』子牙

傳令：「令來。」金木二吒來至中軍，行禮畢，乃曰：「奉元帥將令，往遊魂關詐爲雲遊之士，乘機取關，把前事如此如彼，盡說了一遍；今弟子先來報與元帥，東伯侯大兵隨後要矣。」子牙聞說大喜，深羨二人用計，乃曰：「天意響應，不到戊午日，天下諸侯不能齊集。」

話說：東伯侯大兵那一日來至孟津，哨馬報入中軍：「啟元帥，東伯侯至轅門候令。」子牙傳令：「請來。」姜文煥率領二百鎮諸侯，進中軍參謁子牙，子牙忙迎下座，來彼此溫慰一番。姜文煥又曰：「頰元帥引見武王一面。」子牙同姜文煥進後營拜見武王不表。

此時天下諸侯共有八百，各處小諸侯不計；共合人馬一百六十萬。子牙在孟津祭了寶籙幡，一聲炮響，整頓人馬，望朝歌而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征雲迷遠谷，殺氣振遐方；  
刀鎗如積雪，劍戟似堆霜。  
旌旗遮綠樹，金鼓震空桑；  
刁斗傳新令，時雨慶壺漿。  
軍行如驟雨，馬走似奔狼。  
正是：

弔民伐罪兵戈勝，

壓碎羣兇福祚長。

話說：天下諸侯，領人馬正行；只見哨馬報入中軍曰：「啟元帥，人馬已至朝歌，請元帥軍令定奪。」子牙傳令安下大營，三軍吶喊，放定營大炮；只見守城軍士報入午門，當駕



官啟奏曰：「今天下諸侯，兵至城下，扎住行營，人馬共有一百六十萬，其鋒不可當，請陛下定奪。」紂王聽罷大驚，隨命衆官保駕上城看天下諸侯人馬。怎見得？有讚爲證：

行營方正，遍地甲兵，刁斗傳呼，威嚴整肅。長鎗列千條柳葉，短劍排萬片冷魚，瑞彩飄飄，旗旛色映似朝霞，寒光閃灼，刀斧影射如飛電；竹節鞭懸豹尾，方楞鋼挂龍梢。弓弩排兩行秋月，瓜鎗列數隊寒星；鼓進金退，交鋒士卒若神威。癸呼庚應，遞傳糧餉如鬼運；晝角幽幽，人聲寂寂。真是堂堂正正之師，弔民伐罪之旅。

話說：紂王看罷子牙行營，忙下城登殿，坐問兩班文武言曰：「方今天下諸侯，會兵於此；衆卿有何良策，以解此危？」魯仁傑出班奏曰：「臣聞『大夏將傾，一木難支。』目今庫藏空虛，民日生怨，軍心俱離；縱有良將，其如人心未順何？雖與之戰，臣知必不勝也。不若遣一能言之士，陳說君臣大義，順道之理，令其罷兵，庶幾可解此危。」紂王聽罷，沉吟半晌；只見中大夫飛廉出班奏曰：「臣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况都城之內，環堵百里，其中豈無豪傑之士，隱蹤避跡於其間哉？願陛下急急求賢，加以重爵厚祿，而顯榮之，彼必出死力以解此危；况城中尚有甲兵十數萬，糧餉頗足。卽不然，令魯仁傑督率王師，背城一戰，雌雄尙在未定之間，豈得驟以講和示弱耶？」紂王曰：「此言甚是有理。」一面將

聖諭張掛通衢，一面整頓軍士不表。

且說：朝歌城外，離三十里地方，有一姓丁名策乃是高明隱士，正在家中閒坐；忽聽得周兵來至，圍了朝歌，丁策嘆曰：『紂王失德，荒淫無道，殺忠聽佞，殘害生靈，天愁人怨；致賢者退位，奸佞盈廷。今天下諸侯會兵至此，眼見國滅，無人替天子出力，束手待斃而已！平日所以食君之祿，分君之憂者安在？想吾丁策昔日曾訪賢，傳吾兵法，深明戰守；意欲出去舒長生平所負，以報君父之恩，其言天命不眷，萬姓離心，大廈將傾，一木如何支撐？可憐成湯當日如何德業，聘伊莘野，放桀南巢，相傳六百餘年，賢聖之君六七作，今一旦至紂而喪亡；令人目擊時艱，不勝嗟嘆！』丁策乃作一詩以嘆之：

『憶昔成湯德業優，南朝放桀冠諸侯；誰知三九逢辛紂，一統華夷盡屬周。』

話說：丁策作詩方畢，只見大門外有人進來，却是結盟兄弟郭宸。二人相見，施禮坐下。丁策問曰：『賢弟何來？』郭宸答曰：『小弟有一事，特來與長兄商議。』丁策曰：『有何事請賢弟見教？』郭宸曰：『方今天下諸侯，都已會集於此，將朝歌圍困，天子出有招賢榜文；小弟特請長兄出來共輔王室，况長兄抱經濟之才，知戰守之術，一旦出仕朝廷，上可以報效君王，顯親揚名，下不負胸中所學。』丁策笑曰：『賢弟之言，雖則有理；但紂王與

政，荒淫不道，天下離心，諸侯叛亂，已非一日，如大難既潰，命亦隨之，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矣！你我多大學識？敢以一杯之水，救車薪之火哉？况姜子牙乃崑崙道德之士，又有道三山五岳門人；徒送了性命，不爲可惜耶？郭宸曰：『兄言差矣！吾輩乃紂王之子民，食其土而踐其毛，誰不沐其恩澤？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此正當報效之時，便一死何惜？爲何說此不智之言？况各輩堂堂丈夫，一腔熱血，不向此處一灑，更何待也？若論俺弟兄胸中所學，講甚麼崑崙之士，理當出去解天子之憂耳！』丁策曰：『賢弟事關利害，非同小可，豈得造次？再容商量。』

二人正辨論間，忽門外馬響，有一大漢進來；此人姓董名忠，慌忙而入。丁策看董忠進來，問曰：『賢弟何來？』董忠曰：『小弟特來請兄同佐紂王，以退周兵；昨日小弟在朝歌城見招賢榜文，小弟大膽將兄名諱連郭兄小弟共是三人，齊投入飛廉府內。飛廉具奏紂王，令明早朝見。今特來約兄等明早朝見。古云：『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見君父有難爲臣子豈忍坐視之耶？』丁策曰：『賢弟也不問我一聲，就將我名字投出去。此事干係重大，豈得草率至此？』董忠曰：『吾料兄等定出身報國，豈是守株待兔之輩耶？』郭宸歛然大笑曰：『董賢弟所舉不差，我正在此。』丁兄，不意你先報了名。』丁策只得治酒管待，三人飲了一

宵，次早往朝歌來。正是：

癡心要想成梁棟，

天意扶周怎奈何？

話說：丁策三人次日來至午門候旨，午門官至殿上奏曰：『今有三賢士在午門候旨。』  
紂王命：『宣三人進殿。』午門官至外面傳旨，三人聞命進殿，望駕進體稱臣。王曰：『昨飛廉鷹卿等高才，三卿必有良策，可退用兵，輔朕之社稷，以分朕憂。朕自當分茅列土，以爵卿等，朕決不食言。』丁策奏曰：『臣聞戰危事也；聖主不得已而用。今周兵至此，社稷有彙卵之危；臣等雖幼習兵書，固知戰守之宜；臣等不過盡此心，報效於陛下，其成敗利鈍，非臣等所逆料也。願陛下敕所司以供臣等取用，毋令有掣肘之虞，臣等不勝幸甚。』紂王大喜，封丁策爲神策上將軍，郭宸董忠爲威武上將軍；隨賜袍帶，當殿腰金衣紫，賜宴便殿。三將謝恩，次早參見魯仁傑，調人馬出朝歌城來。有詩爲證：

御林軍卒出朝歌，壯士紛紛擊鼓鼙；  
千里愁雲遮日色，數重怨氣障山窩。  
被鎧甲冑荷干戈，人人勇躍似奔；  
諸侯八百皆離紂，枉使兇師遭網羅。

話說：魯仁傑調人馬出城安營，只見探馬報入中軍：『啓元帥，商朝遣大兵在城外立下營寨，請令施行。』子牙傳令命衆將出營至商營搦戰。只見探馬報入中軍：『有周營大隊人

馬討戰。』魯仁傑聞報，親自率領衆將出轅門見子牙乘異獸，兩邊擺列三五岳門人。只見哪吒登風火輪，提火尖鎗立於左手；楊戩仗三尖刀淡黃袍騎白馬立於右手。雷震子，韋護，金吒，木吒，李靖，南宮适，武吉……等一班排立，衆諸侯、濟師師，大是不同。正是：

扶周滅紂姜元帥，

五岳三山得道人。

話說：魯仁傑一馬當先，大呼曰：『姜子牙請了！』子牙在四不相上欠背躬問曰：『來者是誰？』魯仁傑曰：『吾乃紂王駕下總督兵馬大將軍魯仁傑是也。姜子牙你既是崑崙道德之士，如何不遵王化？構合諸侯，肆行猖獗，以臣伐君，屠城陷邑，誅軍殺將，進逼都城，意欲何爲？上古之下，安能逃叛逆之名，欺君之罪也？今天子已赦爾往愆，不行深究，爾等可速速倒戈撤回人馬，各安疆土，另行修貢，天子亦以禮相看；如若執迷，那時天子震怒，必親率六師，搗其巢穴，立成齏粉，悔之何及！』子牙笑曰：『你爲紂王重臣，爲何不識時務，不知興亡？今紂王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天下諸侯，會兵討此，亡在旦夕，子尚欲強言以惑衆耶？昔日，成湯德業隆盛，夏桀暴虐，成湯放桀於南巢，代夏而有天下；至今六百餘年，紂之惡過於夏桀。吾今奉天征討，而誅獨夫，公何得尙執迷如此，以逆天時哉？今天下諸侯，會兵在此，止彈丸一域，勢如疊卵，猶欲以言詞相尙，公何不智如此？』魯仁傑

大怒曰：『利口匹夫！吾以你爲老成有德之人，故以理相諭；豈知汝等恃強妄談哉，獨不思以臣伐君，遺讖寓世耶？』回顧左右曰：『誰爲吾擒此逆賊？』後有一將大呼曰：『吾來也！』縱馬舞刀，飛來直取子牙；子牙傍有南宮适冲將過來，與那郭宸截住厮殺，二馬相交，雙刀並舉，兩下擂鼓殺聲大震；丁策馬上搖鎗冲殺過來助戰，這壁廂武吉走馬抵住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有南伯侯鄂順飛走馬直冲過來截殺，那邊有董忠敵住；子牙營左邊攔了一路諸侯，乃是東伯侯姜文煥，磕開紫驂驅走馬，一刀劈了董忠，使發鋼鋒好兇惡。怎見得好刀？有詩爲證：

怒髮冲冠射碧空，鋼刀閃灼快如風；  
旂開得勝姜文煥，一怒橫行劈董忠。

話說：東伯侯走馬，刀劈董忠。在商營前兇如猛虎，惡似豺狼，子牙左右有哪吒大叫曰：『吾等進五關不曾見大功，今日至都城大戰，難道束手坐觀成敗耶？』言罷，隨登開風火輪，搖火尖鎗冲殺過來；楊戩也縱馬搖刀，直殺進陣內。這壁廂魯仁傑縱馬搖鎗敵住，兩家混戰，只殺得天愁地暗，鬼哭神號。哪吒大戰丁策，郭宸也來助戰；只聽得鼓振乾坤，旂遮旭日，哪吒祭起乾坤圈，正中丁策。可憐正是：

明知昏主悞邦國，

冥下含冤怨董忠。

話說：哪吒打死丁策，郭宸落荒，被楊戩一刀揮於馬下；魯仁傑料不能取勝，隨敗進行營。子牙鳴金收軍。

却說魯仁傑報入城中，連折三將，大敗一陣；紂王聞報，心中大悶。與衆臣共議曰：「今周兵駐師城外，兵敗將亡，不能取勝，國內無人，爲之奈何？」旁有殷破敗奏曰：「今社稷有壘卵之危，萬姓有倒懸之急；朝野無人，旦夕莫待。臣與姜子牙有一面之識，捨死至周營，曉以君臣大義，勸其罷兵，令天下諸侯解釋，各安本土，或未可知。如其不然，臣願罵賊而死！」紂王從其言，使殷破敗往周營說之。殷破敗領旨出城，來至周營，命左右通報；只見中軍官進營來見子牙啟曰：「商朝差官至轅門，請令定奪。」子牙傳令來。殷破敗隨令而入，進了大營；只見好整齊，兩邊列坐天下諸侯，中軍帳內坐姜子牙。殷破敗上帳曰：「姜元帥，未將殷破敗甲冑在身，不能全禮。」子牙忙欠身言曰：「殷老將軍，此來有何見諭？」殷破敗曰：「未將別元帥已久，不意元帥總六師之長，爲諸侯之表率，真榮寵崇耀，令人驚羨；今特來參謁，有一言奉告，但不知元帥肯容納否？」子牙曰：「老將軍有何事見教？但有可聽者，無不從命；如不可行者，亦不必言，幸老將軍諒之。」子牙曰：「賜坐。」殷破敗遜謝坐而言曰：「未將嘗聞『天子之尊，上等於天。』天可滅乎？又法典所

載，有「違天子之制、而擅專征伐者，是爲亂臣，亂臣者殺無赦；有構會羣黨，謀爲不軌，犯上無君者，此爲逆臣，逆臣者則族誅，天下人人得而討之。」昔成湯以至德，沐雨櫛風，代夏而有天下；相傳至今，六百餘年，則天下之諸侯百姓，皆世受國恩，何人非殷紂之臣民哉？今不思報本，反倡爲首亂，率天下諸侯，相爲叛亂；殘害生靈，侵王之疆土，覆軍殺將，逼王之都城，爲亂臣逆臣之尤，罪在不赦。千古之下，欲逃篡弑之名，豈可得乎？未將深爲元帥所不取也！以未將愚見，元帥當屏退諸侯，各還本國，各修德業，毋令生民塗炭；天子亦不加爾等之罪，惟厥修政事，以樂天年，則天下受無疆之福矣。不識元帥意下如何？」子牙笑曰：「老將軍之言差矣！尙聞「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故「天命無常，惟眷有德。」昔堯帝有天下，而讓於舜；虞帝復讓於禹；禹相傳至桀而荒怠朝政，不修德業，遂墜夏統。成湯以大德承於天命，於是放桀而有天下，傳至於今；豈意紂王罪甚於桀荒淫不道，殺妻誅子，剖賢人之心，炮烙諫官，虀盆宮女，囚奴正士，醢戮大臣，斷朝涉之脛，剝剔孕婦；三綱盡絕，五倫有乖，天怒民怨，自古及今罪惡昭著，未有若是之甚者。語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乃天下所共棄者，又安得謂之君哉？今天下諸侯，共伐無道，正爲天下除此兇殘，以救斯民於水火



耳，豈有私意？故奉天之罰者，謂之天吏，豈得尙拘拘以臣伐君之名耶？」

般破敗見子牙一番言詞，鑿鑿有理，知不可解，自思：不若明目張膽，慷慨痛言一番以盡臣節，乃大言曰：『元帥所說，乃一偏之言，豈至公之語？吾聞君父過，爲臣子者必委曲周旋諫諍是務，引其君於當道；如甚不得已，亦盡心苦諫，雖觸君父之怒，或死或辱，或絀默以去，總不失忠臣孝子之令名。未聞暴君之過，揚父之惡，尙稱爲臣子者也！元帥以至德稱周以至惡歸君，而尙謂之至德者乎？昔汝先王被囚羑里七載，蒙赦歸國，愈自修德，以酬君父知遇之恩，未聞有一怨言；及君至今天下後世，大德稱之。不意傳之汝，君臣構合，天下諸侯，妄稱君父過，大肆猖獗，屠城陷邑，覆軍殺將，白骨盈野，碧血成流，致民不聊生，百姓廢業，天下荒荒，父子不保，夫妻離散，此皆汝等這等惡業，遺羞先王，得罪於天下後世；雖有孝子慈孫，焉能蓋其篡弑之名哉？況我都城，尙有甲兵十餘萬，將不下數百員，倘背城一戰，勝負尙未可知；汝等何得藐視天子，妄恃己能耶？』左右諸侯聽般破敗之言，俱各大怒；子牙未及回言，只見東伯侯姜文煥帶劍上帳指般破敗大言曰：『汝爲國家大臣，不能匡正其君，引之當道；於今陷之於喪亡，尙不自恥，猶敢鼓唇弄舌於衆諸侯之前耶？真狗彘不若，死有餘辜！還不速退，免汝一死！』子牙急止之曰：『兩國相爭，不禁來』

使。」況爲其主，何得與之相爭耶？」姜文煥尙有怒氣，殷破敗被姜文煥數語，罵得勃然大怒，立起罵曰：「汝父搆通皇后，謀逆天子，誅之宜也！汝尙不克修德業，以蓋父愆，反逞強恃衆，肆行叛亂；真逆子有種，吾雖不能爲君討賊，即死爲厲鬼，定殺汝等耳！」姜文煥被殷破敗罵的一腔火起，一面煙生，執劍大罵曰：「老匹夫！我思吾父被醢，國母遭害，俱是你這一班賊子，播弄國政，欺君罔上，造這禍端；不殺你這老賊，吾父何日得泄沈寃於地下也？」罵罷，手起一劍揮爲兩段；及至子牙止之，已無濟矣。衆諸侯齊曰：「東伯侯姜君侯斬此利口匹夫大快人意！」子牙曰：「不然，殷破敗乃天子大臣，彼以禮來講好，豈得擅行殺戮，反成彼之名也？」姜文煥曰：「這匹夫敢於衆諸侯之前，鼓唇搖舌，說短論長，又叱辱不才，情殊可恨！若不殺之，心甚鬱悶。」子牙曰：「事已至此，悔之無及。」命左右將破敗之尸抬出，以禮厚葬，打點進兵。

不知後事如何，且定下回分解。

## 第九十五回 子牙暴紂王十罪

紂王無道類窮奇，十罪傳聞萬世知；  
敲骨剖胎黎庶慘，蘷盆炮烙鬼神悲。

西風夜吼啼玄鳥，暮雨朝垂泣子規；無限傷心題往事，至今青史不容私。

話說：子牙命左右將殷破敗尸首擡出營去，於高阜處以禮安葬畢，令衆將攻城；只見紂王在殿上與衆文武議事，忽午門官來啟奏：『殷破敗因言觸忤姜尚被害，請旨定奪。』紂王大驚。傍有殷破敗之子哭而奏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豈有擅殺天使？欺逆之罪，莫此爲甚，臣願捨死以報君父之仇！』紂王愆之曰：『卿雖忠盡可嘉，須要小心用事。』殷成秀點兵將出城，殺至周營搦戰；子牙在營中正議攻城，只見報馬報入：『城中有將討戰。』子牙曰：『誰去見陣走一遭？』有東伯侯出班曰：『末將願往。』子牙曰：『姜文煥調本部人馬，出了轅門。』見是殷成秀；姜文煥曰：『來者乃是殷成秀，你父不諳時勢，鼓唇搖舌，觸忤姜元帥，吾故誅之；你今又來取死也！』殷成秀大怒罵曰：『大膽匹夫！』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吾父奉天子之命，通兩國之好，反遭你這匹夫所害；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定拿你碎尸萬段，以泄此恨！』罵罷，縱馬舞刀，飛來直取。姜文煥手中刀劈面交還；二馬相交，雙刀並舉。有讚爲證：

二將交鋒勢莫當，征雲片片起霞光；這一個真心要報真命主，那一個立志要從俠烈王這一個刀來恍似三冬雪，那一個利刃猶如九秋霜；這一個丹心碧血扶周主，那一個赤胆忠

肝即紂王。自來靈戰皆如此，怎似將軍萬古揚？

話說：二將大戰三十餘合，姜文煥乃東方有名之士，殷成秀豈是文煥敵手，早被文煥一刀揮於馬下，可憐父子俱盡忠於國！姜文煥下馬將殷成秀首級梟回營來，見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

且說：報馬報入午門，至殿前奏曰：『殷成秀被姜文煥梟了首級，號令轅門，請旨定奪。』紂王聞言，驚魂不定，忙問左右：『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左右又報：『周兵四門攻打，各駕雲梯，火砲圍城甚急，十分難支。望陛下早定守城之策。』紂王未及開言，傍有魯仁傑出班奏曰：『臣親自上城，設法防守，保護城池，且救燃眉，再作商議。』紂王許之。魯仁傑出朝上城守禦不表。

且說：子牙見城守有法，一時難下，隨鳴金收兵回營。子牙與衆將商議曰：『魯仁傑乃忠烈之士，盡心守城，急切難下；况京師城郭堅固，若以力攻，徒費心力，當以計取之。』衆門人齊曰：『我等各遁進城，裡應外合一舉成功，又何必與他較勝負於城下耶？』子牙曰：『不然。今衆人進城，未免有殺傷，苦，百姓豈堪此屠戮？況在城百姓，近輦轂之下，被紂王殘虐獨甚，慘毒備嘗；今再加之殺戮，非所以教民，實所以害民也。』衆門人曰：

「元帥之見甚善。」子牙曰：「今百姓被紂王敲骨剖胎，廣施土木負累；百姓痛入骨髓，恨不能食其肉，而寢其皮。不若先寫一告示，射入城中，曉諭衆人，使百姓自相離散，人心叛亂，不日其城可得矣。」衆將曰：「元帥之言，乃萬全之策。」子牙援筆作稿，後人有詩單道子牙妙計：

告示傳宣免甲戈，軍民日夜受煎磨；若非妙計離心膺，安得軍民唱凱歌？

話說：子牙作稿，命中軍官寫了告示數十張，四面射入城中，——或射於城上，或射於房屋之上，或射於途路之中，——軍民人等，拾得此告示，打開觀看；只見告示上寫得甚是明白，怎見得，有書上寫道：

「岐周大元帥姜示諭朝歌萬民知悉：天愛下民，篤生聖主；爲民父母，所以保毓乾元，統御萬國。豈意紂王荒淫不道，苦虐生靈，不修郊社，絕滅紀綱，殺忠拒諫，炮烙蠶盆，淫刑慘惡：——人神共怒，而且紂王怙惡不悛，慘毒性成，敲骨剖胎，言之痛心切骨！民命何辜，遭此荼毒？今某奉天討罪大會諸侯，伐此獨夫；解萬民之倒懸，救羣生之性命。况我周王仁德素著，薄海通知；本欲進兵攻城，念爾等萬姓久困水火之中，望拯如渴，恐一時城破，玉石俱焚，甚非我周弔民伐罪之意。爾等宜當體此，速獻都城，庶免

殺戮之虞，早解塗炭之苦，爾等當速議施行！毋貽後悔！特示。」

話說：衆軍民父老人等，看罷議曰：「周主仁德著於海內，姜元帥弔伐，誠爲至公；吾等遭昏君殘虐，深入骨髓，若不獻城，是逆民也。」滿城哄然，真是民變難治，合城軍民人等，俱要如此；直等至三更時分，一聲喊起，朝歌城四門大開，父老軍民人等，齊出大呼曰：「吾等俱係軍民百姓，願獻朝歌，迎逐真主！」喊聲動地。

且說：子牙在帳中靜坐，忽聽外面雲板響，子牙忙令人探問，左右回報曰：「軍民人等，已獻朝歌，請元帥定奪。」子牙大喜，忙傳令衆將：各門止許進兵一萬，其餘俱在城外駐劄，不許入城攪擾；如入城者，不可妄行殺戮，擅取民間物用，違者定按軍法梟首。子牙令人馬夜進朝歌，俱按轡而行，各依方位，立於東南西北。雖然殺聲大振，百姓安堵如故。子牙將兵馬屯在午門，諸侯各依次序扎寨。

話說：紂王在宮正與妲己飲宴，忽聽得一片殺聲振天；紂王大驚，忙問宮官曰：「是那裏喊殺之聲？嚇破朕心也！」少時有宮官報入宮中：「啟陛下，朝歌軍民人等，已獻了城池，天下諸侯之兵，俱扎在午門了。」紂王忙振衣出殿，聚文武共議大事；紂王曰：「不意軍民人等如此悖逆，竟將朝歌獻了，如之奈何！」魯仁傑等齊曰：「都城已破，兵臨禁地，

其首難支；不若背城決一死戰，雖雄尙在未定。不然，徒束手待斃無用也。」紂王曰：「卿言正合朕意。」紂王分付整點御林人馬不表。

且言：子牙在中軍聚會諸侯商議曰：「今大兵進城，須當與紂王會兵一戰，早定大事；列位賢侯，併大小衆將，俱要用心。」衆諸侯齊聲曰：「敢不竭股肱之力，以誅無道昏君耶？但憑元帥所委，雖死不辭！」子牙傳令衆將：依次而出，不可紊亂，違者按軍法從事。只見周營炮響，喊聲大振，金鼓齊鳴，如地覆天翻之勢；紂王在九間殿聽得如此：忙問侍臣，只見午門官啟奏：「天下諸侯請陛下答話。」紂王聽罷，忙傳旨意：自己結束甲冑，命排儀仗，率御林軍，魯仁傑爲保駕，雷鯤雷鵬爲左右翼，紂王上逍遙馬，提金背刀，日月龍鳳旗開，鏘鏘戈戟，正朝鑾駕，排出午門。只見周營內一聲炮響，招展兩杆大紅旗，一對對排成隊伍，循序而出，甚是整齊。紂王見子牙排五方隊伍，甚是森嚴，兵戈整肅，左右分列，大小諸侯，何止千數；又見門人衆將一對對侍立兩傍，威風凜凜，氣宇軒昂。左右又列有二十四對穿大紅的軍政官來雁翅排開，正中央大紅傘下，纔是姜子牙，乘四不相而出。怎

了有讀姜元帥一詞

悟道，修身鍊性，仙道難成，人間福慶。奉旨下山，輔助國政；窘迫八年，安於義

命。擒怪有功，仕紂爲令；妲己獻讒，棄官習靜。謂水持竿，磻溪隱姓；八十時來飛龍入夢。龍虎欣逢，西岐兆聖；先爲相父，託孤事主。紂惡日盈，周德隆盛；三十六路，紛紛相競。九三拜將，金臺盟正；捧轂推輪，古今難並。會合諸侯，天人相應，東進五關，吉凶互訂。三死七災緣期果證；夜進朝歌，君臣賭勝。滅紂成周武功永詠。正是：六韜留下成王業，妙算玄機不可窮。出將入相千載業，伐罪弔民萬古功。運籌帷幄欺風后，變理陰陽壓老彭；亘古軍師爲第一，名聲直並泰山隆。

話說：紂王見子牙皓首蒼顏，全裝甲冑，手執寶劍，十分丰彩；又見東伯侯姜文煥，南伯侯鄂順，北伯侯崇應鸞，當中乃武王姬發。四總督諸侯俱張紅羅傘，齊齊整整，立在子牙後面。子牙見紂王戴冲天鳳翅盔，赭黃鎖子甲，甚是勇猛。有讚紂王一詞：

冲天盔盤龍交結，吞獸頭鎖子連環，滾龍袍猩猩血染，藍鞋帶緊束腰間。打將鞭懸如鐵塔，斬將劍光吐霞斑；坐下馬如同獬豸，金背刀閃灼心寒。會諸侯旗開拱手，逢衆將力戰多般；論膂力托梁換柱，講辨難舌戰羣談。自古爲君多孟浪，可知總賴化兇頑。

話說：子牙見紂王忙欠身言曰：「陛下老臣姜尚甲冑在身，不能全禮。」紂王曰：「爾是姜麼？」姜子牙答曰：「然也。」紂王曰：「爾曾爲朕臣，爲何逃避西岐，縱惡反叛，



累辱王師：今又會天下諸侯，犯朕關隘，特兇逞強，不遵國法，大逆不道，孰甚於此？又擅殺天使，罪在不赦。今朕親臨陣前，尚不倒戈悔過，猶能抗拒不理，情殊可恨，朕今日不殺你這逆賊，誓不回兵！」子牙答曰：「陛下居天子之尊，諸侯守拒四方，萬姓供其力役；錦衣玉食，貢山航海，何莫非陛下之所有也？古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誰敢向陛下抗禮哉。今陛下不敬上天，肆行不道，殘虐百姓，殺戮大臣，惟婦言是用；淫酗沈湎，臣下化之，朋家作仇，陛下無君道久矣。其諸侯臣民，又安得以君道待陛下也？陛下之惡貫盈宇宙，天愁民怨，天下叛之；吾今奉天明命，行天之罰，陛下幸毋以臣叛君自居也。」紂王曰：「朕有何罪，稱爲大惡？」子牙曰：「天下諸侯靜聽，吾道紂王大惡，素表著於天下者。」衆諸侯聽得，齊上前聽子牙道紂王十大罪。子牙曰：

「陛下身爲天子，繼天立極，『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陛下沈湎酒色，弗恤上天；謂宗廟不足祀，社稷不足守，動曰我有民有命。遠君子，親小人，敗倫喪德，極古今未有之惡。罪之一也：皇后爲萬國母儀，未聞有失德；陛下乃聽信妲己之讒言，斷恩絕愛，剜剔其目，烙炮其手，致皇后死於非命，廢元配而妄立妖妃，縱淫敗度，大壞彝倫。罪之二也：

太子爲國之儲貳，承祧宗社，乃萬民所仰望者也；轉信讒言，命晁雷晁田封賜上方，立刻賜死，輕棄國本，不顧嗣胤，忘祖絕宗，得罪宗社。罪之三也：

黃耆大臣，乃國之枝幹；陛下乃播棄荼毒之，炮烙殺戮之，囚奴幽辱之。——如杜元銑，梅伯，商容，膠鬲，微子，箕子，比干，是也。——諸君子不過去君之非，引君於道，而遭此慘毒；廢股肱而昵比罪人，君臣之道絕矣。罪之四也：

信者人之大本，又爲天子號令四方者也，不得以一字增損。今陛下聽妲己之陰謀，宵小之奸計，誑詐諸侯入朝；將東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不分皁白，一碎醜其尸，一身首異處，失信於天下諸侯，四維不張，罪之五也：

法者，非一己之私；刑者，乃持平之用；未有過用之者也。今陛下悉聽妲己慘惡之言，造炮烙阻諫之口，設蠶盆吞宮人之肉；冤魂啼號於白晝，毒焰障蔽於青天，天地傷心，人神共憤。罪之六也：天地之生財有數；豈得妄用奢靡，窮財之力，擁爲己有，竭民之生？今陛下惟沼池臺榭是崇，酒池肉林是用，殘宮人之命，造鹿臺廣施土木；積天下之財，窮民物之力。又縱崇侯虎，剗貧民，有錢者三丁免抽，無錢者獨丁赴役；民生日促，偷薄成風，皆陛下貪剗有以倡之。罪之七也：

廉恥者，乃風頑懲鈍之防，况人君爲萬民之主者。今陛下聽妲己狐媚之言，誑賈氏上摘星樓；君欺臣妻，致貞婦死節，西宮黃貴妃直諫，反遭摔下摘星樓，死於非命。三綱已絕，廉恥全無。罪之八也：

舉錯乃君臣之大體。豈得妄自施張？今陛下以玩賞之娛，殘虐生命。斬朝涉之脛，驗民生之老少；剗剔孕婦之胎，試反背之陰陽；民庶何辜，遭此荼毒？罪之九也：賢命以作羹湯，絕萬姓之嗣脈，殘忍慘毒，極古今之冤。罪之十也：

臣雖能言之，陛下決不肯悔過遷善，肆行荼毒，累軍民於萬死，暴白骨於青天；獨不思臣民生斯世者，竟遭陛下無辜之殺戮耶？今臣尙特奉天之明命，襄周王發恭行天之罰，陛下毋得以臣逆君而少之也。」紂王聽姜子牙暴其十罪，只氣得目瞪口呆；只見八百諸侯聽罷，齊吶喊一聲：「願誅此無道昏君。」衆人方欲上前，有東伯侯姜文煥大呼曰：「般受不得回罵，吾來也！」紂王見一員大將，金甲紅袍，白馬大刀。怎見得？有讚爲證：

頂上盔，硃纓燦，龜背甲，金光爛。大紅袍上繡團龍，護心寶鏡光華現。腰間寶帶扣絲蠻，鞍傍箭插如雲雁。打神鞭吳鉤劍，殺人如草心無厭；馬上橫擔斬將刀，坐下龍駒追紫電。銅心鐵膽東伯侯，保周滅紂姜文煥。

話說：東伯侯走馬至軍前大呼曰：『吾父王姜桓楚被你隨尸，吾姐姐姜后被你剜目烙手，俱死於非命；今日借武王仁義之師，仗姜元帥之力，誅此無道，以泄我無窮之恨！』只見南伯侯青鬃馬沖出，厲聲大叫：『無道昏君，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姜王兄，留功與我！』鄂順馬至軍前，叱曰：『你行無道，吾父王未曾犯罪，無故而誅大臣，情理難容！』把手中鎗一晃，劈胸就刺。紂王手中刀劈面相迎；姜文煥手中刀使開沖殺過來，二侯與紂王大戰在午門。怎見得？有詩爲證：

龍虎相爭起戰城，三軍擂鼓列刀鎗；紅旂招展如赤焰，素帶飄飄似雪霜。

紂王江山風燭短，周家福祚海天長；從今一戰雌雄定，留得聲名萬古揚。

北伯侯崇應鸞見東南二侯大戰紂王，也把馬催開來助二侯。紂王又見來了一路諸侯，抖搜神威，力戰一路諸侯；一口刀抵住三般兵器，只殺得天昏地暗，旭日無光。武王在逍遙馬上曰：『只因天子無道，致使天下諸侯會集於此，不分君臣，互相爭戰；冠履倒置，成何體統？真是天翻地覆之時。』忙將逍遙馬催上前與子牙曰：『三侯還該善化天子，如何與天子交手？甚無君臣體面。』子牙曰：『方纔大王聽老臣言紂王十罪，乃獲罪於天地人神者；天下之人，皆可討之。此正是奉天命滅無道，老臣豈敢有違天命耶？』武王曰：『當今雖是

失政，吾等莫非臣子，豈有君臣相對敵之理。元帥可解此危。」子牙曰：「大王既有此意，可傳令命軍士擂鼓。」子牙傳令擂鼓。天下諸侯聽的鼓響，左右有三五十騎紛紛殺出，把紂王圍在垓心。

不知紂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六回 子牙發柬擒妲己

從來巧笑號傾城，狐媚君王浪用情；  
嬈娜腰肢催命劍，輕盈體態外魂兵。

雉雞有意能歌月，玉石無心解鼓聞；  
斷送殷湯成個事，依然枉自送殘生。

話說：武王是仁德之君，一時那裏想起鼓進金止之意？只見衆將聽的鼓響。各委爭先，鎗刀劍戟鞭，鎗瓜鎚鉤，鏃鉞斧拐，子流星一齊上前將紂王裹在垓心，魯仁傑對雷鯤雷鵬曰：「主憂臣辱，吾等正於此時盡忠報國，捨一死以決雌雄！豈得令反臣揚威逞武哉？」雷鯤曰：「兄言是也，吾等當捨死以報先帝。」三將縱馬殺進重圍。怎見得紂王大戰天，諸侯？有詩爲證：

殺氣迷空鎖地，烟塵障嶺漫山；  
排列諸侯八百，一時地沸天翻。  
花腔鼓播如雷震，御林

軍展動旌旛；衆門人猶如猛虎。殷紂王漸漸摧殘。這也是天下遭逢殺運，午門外撼動天關；衆諸侯各分方位，空中戟如攢。東伯侯姜文煥施威仗勇，南伯侯鄂順抖擻如彪；北伯侯崇應鸞帶拖雪刃，武王下南宮迺似猛虎爭餐。正東上青旛下衆諸侯猶如靛染，正西上白旛下驍勇將恍若冰霜；正南上紅旗下門徒渾如火塊，正北上皂旗下衆將上恰似烏雲。這紂王神威天縱，魯仁傑一點丹心；雷鯤右遮左架，雷鵬左護右攔，衆諸侯齊動手那分上下，殷紂王共三員將前後抵擋；頂上砍這兵器似鸚鵡冰塊，脇下刺那鎗劍如蟒龍齊翻。只得叮叮噹噹響亮，乒乒乓乓往還。鞭來打鏢來敲，斧來劈劍來敲，左左右右吸人魂；勾開鞭撥去鋼，逼去斧架開劍，上上下下心驚顛。正是那紂王力如三春草茂，越戰越有精神；衆諸侯怒發恍似轟雷，喊殺聲聞斗柄。紂王初時節精神足備，次後來氣力難撐；爲社稷何必貪生，好功名焉能惜命？存亡只在今朝，死生就在目下：殷紂王畢竟勇猛，衆諸侯終欠調停。喝聲着將官落馬，叫聲中翻下鞍韉；紂王刀擺似飛虎，砍將傷軍如雪片，劈諸侯如同兒戲，斬大將鬼哭神驚。當此時惱了哪吒殿下，那楊戩怒氣沖沖大喝道：『惡紂王不要逃走，等我來與你見個雌雄！』可憐見大驚天動地哭聲悲，號山泣嶺三軍淚；英雄爲國盡亡軀，血水滔滔紅滿地。馬撞人死回難開，將劈三軍無躲避；

只殺得哀聲小校亂奔馳，破鼓折鎗都拋棄。多少良才帶血回，無數軍兵拖傷去；紂王膽戰將心驚，雷鯤雷鵬無主意。這是君王喪家邦，謀臣枉用千條計；這一陣只殺得雪消春水世無雙，風捲殘紅鋪滿地。

話說：紂王被衆諸侯圍在垓心，全然不懼。使發了手中刀，一聲響將南伯侯一刀揮於馬下，魯仁傑鎗挑林。惱了哪吒登開風火輪，大喝曰：『不得猖獗，吾來也！』傍有雷震子楊戩章護金木二吒齊天曰：『今日大會天下諸侯，難道我等不如他們！』齊殺至重圍。楊戩刀劈了雷鯤，哪吒祭起乾坤圈把魯仁傑打下鞍韉，喪了性命。雷震子一棍結果雷鵬，東伯侯姜文煥見哪吒衆人立功，將刀放下，取鞭在手，照紂王打來；紂王及至看時，鞭已來得太急，閃不及早已打中後背，幾乎落馬，逃回午門。衆諸侯吶一聲喊，齊追至午門；只見午門緊閉，衆諸侯方回。子牙鳴金收兵，陞帳挫下；查點大小將官，損了二十六員。又見南伯侯鄂順被紂王所害，姜文煥等着實傷悼。武王對衆諸侯曰：『今日這場惡戰，大失功臣名分；姜君侯又傷主上一鞭，使孤心下甚是不忍！』姜文煥曰：『大王之言差矣！紂王殘虐，人神共怒，便殺之於曹，猶不足以盡其辜，大王又何爲必彼惜哉？』

話說：紂王被姜文煥一鞭打傷後背，敗回午門；至九間殿坐下，低首不語。自己沉吟歎

曰：「悔不聽忠諫之言，果有今日之辱！可惜魯仁傑雷鯤兄弟皆遭此難！」傍有中大夫飛廉惡來奏曰：「今陛下神威天縱，雖於千萬人之中，猶能刀劈數名反臣；只是誤破姜文煥鞭傷陛下龍體，只須保護數日，再能一戰，必定勝此反叛也。古云：『吉人天相。』勝負乃兵家之常，陛下又何須過慮？」紂王曰：「忠良已盡，文武蕭條，朕已着傷何能再舉？又有何顏與彼爭衡哉？」隨卸甲胄入內宮不表。

且說：飛廉謂惡來曰：「兵困午門，內無應兵，外無救援，眼見旦夕必休，吾輩何以處之？倘或兵進皇城，荆山失火，玉石俱焚；可惜百萬家資，竟被他人所有！」惡來笑曰：「長兄此語，竟不知時務！凡爲丈夫者，當見機而作；眼見紂王亡在旦夕，我和你乘機棄紂歸周原不失了己富貴。况武王仁德，姜子牙英明，他見我等歸周必不加罪，如此方爲上著。」飛廉喜曰：「賢弟此言，使我如夢中喚醒，——只是還有一件，以我愚意，候他攻破皇城之日，我和你入內庭將傳國符璽盜出藏隱於家，待諸侯議定，吾想繼湯者必周，等武王入內庭，吾等方去朝見，獻此國璽玉符；武王必定以我們係忠心爲國，欣然不疑，必加以爵職。此不是一舉兩得？」惡來又曰：「卽後世必以我等爲知機，而不失良禽擇木，賢臣擇主」之智。」二人言罷大笑，自謂得計。正是：



癡心妄想降周室，

斬首西岐謝將臺。

話說：飛廉與惡來共議棄紂歸周不表。

且說：紂王入內宮，有如己、胡喜、妹王、貴人三個前來接駕；紂王一見三人，不覺心如醉楚，語言悲咽。對妲己曰：『朕每以姬發、姜尚小視，不曾着心料理；豈知彼糾合天下諸侯，會兵於此。今日朕與姜尚會兵，勢孤莫敵；雖然斬了他數員反臣，倒被姜文煥這厮鞭傷後背，致魯仁傑陣亡，雷鯤兄弟死節。朕靜坐自思，料此不能久守，亡在旦夕。想成湯傳位二十八世，今一旦有失，朕將何面目見先帝於在天也？朕已追悔不及。只三位美人，與朕久處，一日分離，朕心不忍，爲之奈何！倘武王兵入內庭，朕豈肯爲彼所擄？朕當先期自盡。但朕絕之後，卿等必歸姬發，只朕與卿等一番恩愛，竟如此結局，言之痛心！』道罷，淚下如雨。三妖聞紂王之言，齊齊跪下，泣對紂王曰：『妾等蒙陛下眷愛，鏤心刻骨，沒世難忘；今不幸遭此讎亂，陛下欲捨妾身何往？』紂王泣曰：『朕恐被姜尚所擄，有辱我萬乘之尊；朕今別上三人，自有去向。』妲己俯伏紂王膝上泣曰：『妾聽陛下之言，心如刀割；陛下何遽忍捨妾等而他往耶？』隨扯住紂王把盞，作詩一首，歌之以勸酒：

『憶昔歡娛在鹿臺，孰知姜尚會兵來？分飛鸞鳳惟今日，再會鴛鴦已隔埃。

烈士盡隨烟焰滅，賢臣方際運弘開；一杯別酒如心醉，醒後滄桑幾幾回。

話說：紂王作詩畢，遂連飲數杯；妲己又奉一盞爲壽，紂王曰：『此酒甚是難飲，真所謂「不能下咽」者也。』妲己曰：『陛下且省愁煩，妾身生長將門，昔日曾學刀馬，頗能厮杀；況妹妹喜妹與王貴人善知道術，皆通戰法。陛下放心。今晚看妾等三人一陣成功，解陛下之憂悶耳。』紂王聞言大悅：『若是御妻果能破賊，真百世之功！朕又何憂也？』妲己又奉紂王數杯，乃與喜妹王貴人結束停當，議定今晚去劫周營。紂王見三人甲冑整齊，心中大喜，只看今晚成功不表。

且說：子牙在營，籌算甲子屆期，紂王當滅，心中大喜，未曾隄防三妖來劫營，故此幾乎失利？只見將至二更，只聽得半空中風響；怎見得？有賦爲證：

冷冷颼颼，驚人清况，颼颼蕭蕭，沙揚塵障，透壁穿窗，翻波逐浪，聚怪凝妖，與魔伏魅；也曾去助火張威，也曾去從龍俯仰。起初時都是些悠悠蕩蕩淅淅聲，次後來却盡了滂滂湃湃吼響；日休言催殘月裏娑羅，盡道是刮倒峯頭墨嶂。推開了積霧重雲，吹折了蘭橈畫棹；蒼松翠竹盡遭殃，朱閣丹樓俱掃蕩。只一陣風真吹得鬼哭與神驚，八百諸侯俱膽喪。

請說：姐已與胡喜妹等三人俱全裝甲冑，甚是停當。姐已用雙刀，胡喜妹用兩口寶劍，王貴人用一口繡鸞刀，俱乘桃花馬，發一聲喊，殺入周營各亂妖風，播土揚塵，飛沙走石，冲進周營內來。只見周營中軍士，咫尺間不分南北，那辨東西；守營小校，盡奔馳巡邏，兵卒皆束手。真個是層圍木柵，撞得東倒西歪，鐵騎連車，冲得七橫八豎；驚動了大小衆將，急報子牙。子牙忙起身出帳觀看，只見一派妖風怪霧滾將進來，子牙忙傳令衆門人：『齊去將妖怪攔來。』哪吒聽得，急登風火輪，搖火尖槍；楊戩縱馬使三尖刀，雷震子使黃金棍，韋護用降魔杵，李靖用方天戟，金木二吒用四口寶劍一齊殺出中軍帳來，迎敵三妖。只見三怪全身甲冑，横冲直撞，左右廝殺。楊戩大呼曰：『好業障！不要猖獗，敢來此自送死也！』哪吒登輪，奮勇當先。七位門人，將三妖圍在核心，子牙在中軍用。『五雷正法，鎮壓邪氣，把手一放，半空中一聲霹靂，只震得三妖膽顫心寒。三妖見來的勢頭不好，俱是些道術之士；料難取勝，不敢戀戰，借一陣怪風，連人帶馬，冲出周營，往午門逃回。三妖自二更入周營，直至四更方纔逃回，也傷了些士卒不表。

且說：紂王在午門外看三妃今夜劫營成功，洗目以待；忽見三妃來至，紂王問曰：『三卿劫營，勝負如何？』妲己曰：『姜子牙俱有准備，故此不能成功，幾乎被他衆門人困於城

心，險不能見陛下也。」紂王聞言大驚，低首不言；進了午門，上了大殿。紂王不覺淚下曰：「不期天意喪吾，莫可救解。」妲己亦泣曰：「妾身指望今日成功，平定反臣，而安社稷；不料天心不順，力不能支，如之奈何！」紂王曰：「朕已知天意難回，人力可解；從今與你三人一別，各自投生，免使彼此牽絆。把袍袖一拂，逕往摘星樓去了。」三妖也慰留不住，後人有詩嘆曰：

大廈將傾止一壘，尙思劫寨破周兵；孰知天意歸真主，猶向三妖訴別。

話說：三妖見紂王自往摘星樓去了，妲己謂二妖曰：「今日紂王此去，必尋自盡；只我等數年來把成湯一個天下，送得乾乾淨淨，如今我們却往那裡去好？」九頭雉鷄精曰：「我等只好迷惑紂王，其他皆不聽也。此時無處可棲，不若還往軒轅墳去，依然自家巢穴，尙可安身，再爲之計。」玉石琵琶精曰：「姐姐之言甚善。」三妖共議還歸舊巢，不表。

且說：子牙被三妖劫營殺至天明，三妖逃遁，子牙收軍陸帳坐下，衆諸侯上帳參謁。子牙曰：「一時未曾防此妖孽被他劫營，幸得衆門人俱是道術之士，不然幾爲所算，失了銳氣；今若不早除，後必爲患。」子牙言罷，命排筵案。左右聞命，即將香案施設停當；子牙禮畢，將金錢排下。乃大驚曰：「原來如此，若再遲遲，幾被三妖逃去。」忙傳令命楊戩領

東帖：『你去把九頭雉鷄精拿來，如走了定按軍法！』楊戩領令去了，子牙又令雷震子領東帖，『你去把九尾狐狸精拿來，如有有失，定按軍法。』又令韋護領東帖：『你去將玉石琵琶精拿來，如違令定按軍法。』三個門人領令出了轅門，議曰：『我三人去拿此三妖，不知從何處下手？那裏去尋他。』楊戩道：『三妖此時料紂王已不濟事了，必竟從宮中逃出；吾等借土遁站在空中，等候着他從何處逃走，吾等務要小心擒拿，不得鹵莽，恐有疎虞不便。』雷震子曰：『楊道兄言之有理。』道罷，各架土遁，往空中等候三妖來至。有詩讚曰：

一道光華隱法身，修成幻化合天真；驅龍伏虎生來妙，今日三妖怎脫身？

話說：妲己與胡喜妹王人在宮中還喫了幾個宮人，方纔起身；一陣風響，三妖起在空中，往前要走。只見楊戩仗劍風響，隨與雷震子韋護曰：『孽怪來也！各要小心。』楊戩提寶劍，呼曰：『怪物休走，吾來也！』九頭雉鷄精見楊戩仗劍趕來，舉手中劍罵道：『我們姊妹斷送了成湯天下，成你們的功名；你反來害我等，何無天理也？』楊戩大怒曰：『孽畜！休得多言，早早受縛！吾奉姜元帥命令，特來拿你，不要走喫吾一劍！』雉鷄精舉劍來迎，雷震子黃金棍打來。早有九尾狐狸精雙刀架住，韋護降魔杵打來，玉石琵琶精用繡鸞刀敵住。三妖與楊戩等三人戰未及三五回合，三妖架妖光逃走；楊戩與雷震子韋護惟恐有失；

緊追來。怎見得？有讀必證：

妖光蕩蕩，冷氣颼颼；妖光蕩蕩，旭日無光。冷氣颼颼乾坤黑暗，黃河漠漠怪塵飛；黑霧漫漫妖氣慘，雉鷄精狐狸精琵琶精往前逃，似電光飛閃；雷震子與楊戩併韋護緊追隨，如驟雨狂風。三妖要命，恍如弩箭離弦，那顧東西南北；三聖爭功，恰似葉落隨風，豈知流行坎止？雷震性起，追得狐狸有穴難尋；楊戩心忙，趕得雉鷄上天無路；琵琶性巧欲騰挪，韋護英明驅壓定。這也是三妖作過罪業多，故遇着三聖玄功能取命。

話說：楊戩追趕九頭雉鷄精，往前多時；看看趕上，楊戩取出哮天犬，祭在空中。那犬乃偃犬修成靈性，見妖精舞爪張牙，趕上前一口，將雉鷄頭咬掉了一個；那妖精也顧不得疼痛，帶血逃災。楊戩見犬傷了他一頭，依舊走了；心下着忙，急架土遁緊追。雷震子趕狐狸精，韋護追琵琶精，緊緊不捨；只見前面兩首黃旛。空中飄蕩，香烟竊竊，遍地靄靄。不知是誰來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七回 摘星樓紂王自焚

紂王暴虐害黔黎，國事紛紛日夜迷；浪飲不知民血盡，荒淫那顧鬼神棲。

薨盆宮女遭殘害，焚炙忠良類虎覬；報應昭昭須不爽，旗懸太白古今題。

話說，楊戩正趕雉鷄精，見前面黃旛隱隱，寶蓋飄揚，有數對女童分於左右；當中一位娘娘，誇青鸞而來。——乃是女禍娘娘駕至。怎見得？有詩爲證：

一天瑞彩紫霞浮，香靄氳氳擁鳳駒；展翅鸞鳳皆雅馴，飄飄童女自優遊。  
旛幢繚繞迎華蓋，璚瑤飛揚罩冕旒；止爲昌期逢泰運，故教仙聖石中州。

話說：女禍娘娘跨青鸞而來，阻住三個妖怪之路；三妖不敢前進，按落妖光，俯伏在地，口稱：『娘娘聖駕降臨，小畜有失迴避，望娘娘恕罪，小畜今被楊戩等追趕甚迫，求娘娘救命！』女禍娘娘聽罷，分付碧雲童兒：『將縛妖索把這三個業障捆了，交與楊戩，解往周營，與子牙發落。』童兒領命，將三妖縛定；三妖泣而告曰：『啟稟娘娘得知，昔日是娘娘用招妖旛招小妖去朝歌潛入宮禁，迷惑紂王，使他不行正道，斷送他的天下；小畜奉命，百事逢迎去其左右，令彼將天下斷送。今已垂亡，正欲覆娘娘鈎旨，不期被楊戩等追襲，路遇娘娘聖駕，尚望娘娘救護；娘娘反將小畜縛去見妻子牙發落，不是娘娘出乎反乎了？望娘娘上裁！』女禍娘娘曰：『吾使你斷送紂王天下，原是合上天氣數；豈意你無端造業，殘殺生靈，屠毒忠烈，慘惡異常，大拂上天好生之德。今日你罪惡貫盈，理宜正法。』三妖俯

伏，不敢聲言。

只見楊戩同雷震子章護止望前追趕三妖，楊戩望見祥光，忙對雷震子章護曰：「此位是女禍娘娘大駕降臨，快上前參謁。」雷震子聽罷，三人向前倒身下拜，楊戩等曰：「弟子不知聖駕降臨，有失迎迓，望娘娘恕罪。」女禍娘娘曰：「楊戩，我與你將此三妖拿在此間，你可帶往行營，與姜子牙正法施行。今日周室重興，又是太平天下也！你三人去罷。」楊戩等感謝娘娘叩首而退，將妖解往周營，後人有詩讚之云：

三妖造惡萬民殃，斷送商王至喪亡；今日難逃天鑒報，軒轅災穴枉思量！

話說：楊戩等將三妖摔下雲端，三人隨借土遁來至轅門；那衆軍士見半空中吊下三個女人後隨楊戩等三人。軍士忙報入中軍，啓元帥曰：「楊戩等令。」子牙傳令來。楊戩上帳見子牙，子牙曰：「你拿的妖怪如何？」楊戩曰：「奉元帥將令，趕三妖於中途，幸逢女禍娘娘，大發仁慈，賜縛妖繩，將三妖捉至轅門，請令施行。」子牙傳令進來，帳下左右諸侯，俱來觀看怎樣個妖精。少時，楊戩解九頭雉鷄精，雷震子解九尾狐狸精，韋解玉石琵琶精，同至帳下；三妖跪於帳前，子牙曰：「你這三個業障，無端造惡，殘害生靈，食人無厭；將商王天下，送得乾乾淨淨，雖然是天數，你豈可縱欲殺人，唆紂王造炮烙，慘殺忠



諫，設薑盆茶毒宮人，造鹿臺聚天下之財，爲酒池肉林，內官傷命；甚至敲骨看髓，剖腹驗胎，此等慘惡，罪不容誅，天地人神共怒，雖食肉寢皮，不足以盡厥辜！」妲己俯伏哀泣告曰：「妾身係冀州侯蘇護之女，幼長深閨，鮮知世務；謬蒙天子宣詔，選充爲妃。不意國母薨逝，天子強立爲后；凡一應主持，皆操之於天子，政事俱掌握於大臣。妾不過一女流，惟知洒掃應對，整飾宮闈，侍奉巾櫛而已，其他妾安能以自專也。紂王失政，雖文武百官。不雷千百，皆不能救正，又何況區區一女子能移其聽也？今元帥及天子，仁溢四方，紂王不日授首；縱殺妾一女流，亦無補於元帥。況古語云，「罪人不及妻孥，」懇祈元帥大開慈隱，憐妾身子無辜，赦歸故國，得全殘生；真元帥天地之仁，再生之德也。望元帥裁之。」衆諸侯聽妲己一派言語，甚是有理，皆有憐惜之心；子牙笑曰：「你說你是蘇侯之女，將此一番巧言，迷惑衆聽；衆諸侯豈知你是九尾狐狸，在冀州驛迷死蘇妲己，暗窳成形，惑亂天子？其無端毒惡，皆有你造業；今已被擒，死且不足以盡其罪，尙假此巧語花言，希圖漏網？」命左右推出轅門斬首號令，妲己等三妖低頭無語。左右旗牌官簇擁出轅門來，後有雷震牙楊戩章護監斬。只見三妖推至法場，雉鷄精垂頭喪氣，琵琶精默默無言；惟有這狐狸精乃是妲己，他就有許多嬌癡，又連累了幾個軍士。

話說：那妲己綁在轅門外跪在塵埃，恍然是一塊美玉無暇，嬌花欲語，臉襯朝霞，唇含碎玉，綠蓬鬆雲髻，嬌滴滴顏，秋波轉無限風情，頓歌喉百般嬌媚。乃對那持刀軍士曰：『妾身係無辜受屈，望將軍少緩須臾，勝造浮屠七級！』那軍士見妲己美貌，已自有十分憐惜；再加他嬌滴滴的叫了幾聲將軍長將軍短，使把這軍士叫得骨軟筋酥，口呆目瞪，軟癡癡立作一堆，麻酥酥痒成一塊，莫能動履。只見行刑令下，楊戩監斬九頭雉雞精，韋護監斬玉石琵琶精，雷震子監斬狐狸精；三人見行刑令下，喝令軍士動手。楊戩鎮住雉雞精，韋護鎮壓住琵琶精，一聲號令，軍士一聲將兩個妖精斬了首級。有一首詩單道琵琶精終不免一刀之厄：

憶昔當年遇子牙，硯臺擊頂煉琵琶；誰知三九重逢日，萬死無生空自嗟。

話說：三軍動手，已將雉雞精琵琶精斬了首級，楊戩與韋護上帳報功；只有雷震子監斬狐狸精，行刑軍士被妲己一段巧言迷惑，皆手軟不能舉刀。雷震子發怒，喝令軍士動手，只見個個如此。雷震子急得沒奈何，只得來中軍帳報知，請令定奪。子牙見楊戩韋護報功，令拿出轅門號令；惟雷震子赤手來見，子牙問曰：『你監斬妲己如何空身來見我，莫非這狐狸走了？』雷震子曰：『弟子奉令監斬妲己執意衆軍士被這妖狐迷惑，個個目瞪口呆，莫能動

手。」子牙大怒，命將行刑軍士斬首示衆，喝退雷震子，另喚楊戩韋護監斬妲己。

却說：楊戩韋護二人奉令監斬妲己，出轅門便另選了軍士，再至法場，只見那妖婦百般嬌媚，萬種軟款，又把這些行刑軍士弄得東倒西歪，如痴如呆。楊戩與韋護看見這樣光景，二人商議曰：「這畢竟是個多年狐狸，極善迷惑人；所以紂王被他纏縛得迷而忘返，又何況這些愚人哉？我與你快去稟明元帥，無令這些無辜軍士死於非命也。」楊戩道罷，二人齊至中軍來稟子牙，如此如彼，說了一遍，衆諸侯俱各驚異。子牙與衆諸侯曰：「此怪千年老狐狸，受日月精華，偷採天地靈氣，故此善能迷惑人；待吾自出營去，斬此惡怪。」子牙道罷先行，衆諸侯隨後。

子牙同衆諸侯門人弟子，出至轅門；只見妲己縛在法場，果然千嬌百媚，似玉如花，衆軍士如木雕泥塑。子牙喝退衆士卒，命左右排香案焚香，爐內取出陸壓所賜葫蘆，放於案上，揭去了蓋，只見一道白光旋轉，子牙打一躬，「請寶貝轉身。」那寶貝連轉兩三轉，只見妲己頭已落在塵埃，血濺滿地，諸侯中尚有憐惜之者。有詩爲證：

妲己嬌嬈起衆憐，  
臨刑軍士也情牽；  
桃花難寫溫柔態，  
芍藥堪方窈窕妍。  
憶昔恩州能借竅，  
應知內闕善周旋；  
從今嬌媚歸何處，  
化作兩柯帶血眠。

話說：子牙斬了妲己將首級號令轅門，衆諸侯爭無不嘆賞。

且說：紂王在顯慶殿厭厭稱坐，有宮人左右紛紛如蟻，慌慌亂亂；紂王問曰：「爾等爲何這樣急遽？想是皇城破了麼？」傍一內使跪下泣而奏曰：「三位娘娘昨夜二更時分，不知何往？因此六宮無主，故此着忙。」紂王聽罷，忙叫內臣：「快查！往那裏去了？速速來報！」有常隨打聽，少時來報：「啓陛下，三位娘娘首級，已號令於周營轅門。」紂王大驚，忙隨左右宦官，急上五鳳樓觀看，果是三后之首。紂王看罷，不覺心酸，淚如雨下，乃作詩一首以弔之：

「玉碎香消實可憐，嬌容雲鬢盡高懸；  
奇歌妙舞今何在？覆雨翻雲竟枉然！」

鳳枕已無藏玉日，鴛衾難再拂花眠，悠悠此恨情無極，日落滄桑又萬年！」

話說：紂王吟罷詩，自嗟自嘆，不勝傷感；只見周營中一聲炮響，三軍吶喊，齊欲攻城。紂王看見，不覺大驚；見大勢已去，非人力可挽，點頭數點，長吁一聲，竟下五鳳樓，過九間殿過顯慶殿，進分宮樓，將至摘星樓來。忽然一陣旋窩風，就地滾來，將紂王罩住。怎見得怪風一陣，透胆生寒？有詩爲證：

蕭蕭颯颯攝離魂，透骨侵肌氣若吞；  
攝起沉冤悲往事，追隨枉死泣新猿。

催花須借吹噓力，助雨敲殘次第來；只爲紂王慘毒甚，故教屈鬼訴辜恩。

話說：紂王行至摘星樓，只見一陣怪風，就地滾將上來；蠶盆內咽咽更哽，悲悲泣泣，無限蓬頭披髮，赤身裹體之鬼，血腥惡臭，穢不可聞。齊上前來扯住紂王，大呼曰：『還吾命來！』又見趙啓梅柏赤身大叫：『昏君！你一般也有今日敗亡之時？』紂王忽的把二目一睜，陽氣冲出，將陰魂撲散；那些屈魂冤鬼，隱然而退。紂王把袍袖一抖，上了頭一層樓，又見姜娘娘一把扯住紂王大罵曰：『無道昏君！誅妻殺子，絕滅麟倫；今日你將社稷斷送，將何面目見先王於泉壤也？』姜娘娘正扯住紂王不放，又見黃娘娘一身血污，腥氣逼人，也上前扯住大罵曰：『昏君！摔我下樓，跌吾粉骨碎身，此心何忍？真殘忍刻薄之徒！今日罪疊惡滿，天地必誅。』紂王被兩個冤魂纏得如醉如癡一般，又見賈夫人也上前大罵曰：『昏君無道，你君欺臣妻，吾爲守貞立節，墜樓而死，沉冤莫白，今日方能泄我恨也！』照紂王一掌，劈面打來；忽然一點真靈驚醒，把二目一睜，冲出陽神，那陰魂如何敢近，隱隱散了。』

紂王上了摘星樓，行至九曲欄邊，默默無語，神思不甯；扶欄而問：『封宮官何在？』封宮官朱昇，聞紂王呼喚，慌忙上摘星樓來，俯伏欄邊，口稱：『陛下，奴婢聽旨。』紂王

曰：『朕悔不聽羣臣之言，誤被讒奸所惑；今兵連禍結，莫可救解，噬臍何及？朕思身爲天子之尊，萬一城破，爲羣小所獲，辱莫甚焉。欲尋自盡，此身尙遣人間，猶爲他人作念；不若自焚，反爲乾淨，毋得令兒女借口也。你可取柴薪堆積樓下，朕當與此樓同焚，你當如朕命。』朱昇聽罷，流淚滿面，泣而奏曰：『奴婢侍陛下多年，蒙養之恩，粉骨難報；不幸皇天不造我商禍亡旦夕，奴婢恨不能以死報國！何敢舉火焚君也？』言罷，嗚咽不能成聲。紂王曰：『此天亡我商也，非干你罪；你不聽朕命，反有忤逆之罪。昔日，朕曾命費仲尤渾向姬昌演數，言朕「有自焚之厄」。今日正是天定，人豈能逃？當聽朕言。』後人有詩，單嘆紂王臨焚，念文王易數驗：

昔日文王姜里囚，紂王無道困西侯；  
費尤曾問先天數，烈焰飛烟繞玉樓。

話說：朱昇再三哭奏，勸紂王：『且自寬慰，另尋別策？以解此圍』紂王怒曰：『事已急矣，朕籌之已審；若諸侯攻破午門，殺入內庭，朕一被擒，汝之罪不啻泰山之重也。』朱昇下樓去尋柴薪，堆積樓下不表。

且說：紂王見朱昇下樓，自服袞冕，手執碧玉圭，滿身珠玉，端坐樓中；朱昇將柴堆滿，揮淚下拜畢，方敢舉火，放聲大哭；後人有詩爲證：

摘星樓下火初紅，烟捲烏雲四面風；今日成湯傾社稷，朱昇原自盡孤忠。

話說：朱昇舉火燒着樓下乾柴，只見煙捲冲天，風狂火猛，六宮中宮人喊叫；霎時間乾坤昏暗，宇宙翻崩，鬼哭神號，帝王失位。朱昇見摘星樓一派火着，甚是凶惡；朱昇撩衣痛哭數聲，大叫：『陛下，奴願以死報陛下也！』言罷，將身擯入火中。可憐朱昇忠烈，身為官豎，猶知死節！

話說：紂王在三層樓上，看樓下火起，烈焰冲天，不覺撫膺長嘆曰：『悔不聽忠諫之言，今日自焚，死故不足惜，有何面目見先王於泉壤也？』只見火趁風威，風乘火勢，須臾間四面通紅，煙霧障天。怎見得！有賦爲證：

烟近霧捲，金光灼灼漫天飛；焰吐雲從，烈風呼呼如雨驟。排炕似煽，列炬如焰，須臾萬物盡成灰，說甚麼棟連霄漢，頃刻千里化紅塵，那管他雨聚雲屯，五行之內最無情；二炷之中爲獨盛，雕梁畫棟，不知費幾許工夫，遭着他盡成齋粉；珠欄玉砌，不知用許多金錢，逢着你皆爲瓦解。摘星樓下勢如焚，六宮三殿沿燒得柱倒牆崩；天子崩喪在須臾，八妃九嬪牽連得頭焦額爛。無辜宮女盡遭殃，作惡內臣皆在劫。這紂天子阿拋卻塵寰，講不起貢山航海，錦衣玉食，金甌社稷；錦繡乾坤；都化作滔滔洪水向東流，脫離

慾海。休誇那粉黛蛾眉，正是從前你焰逞雄威，作過災殃還自受；成湯事業化爲灰。周室江山方赤熾。

話說：子牙在中軍方與衆諸侯議攻皇城，忽左右報進中軍：『啟元帥，摘星樓火起。』子牙忙報衆將，同武王東北侯北伯侯共天下諸侯，齊上馬出了轅門看火；武王在馬上觀看，見烟迷一人，身穿赭黃袞服，頭戴冕旒，手拱碧玉圭，端坐於烟霧之中，朦朧不甚明白。武王問左右曰：『那烟霧中乃是紂天子麼？』衆諸侯答曰：『此正是無道昏君，今日如此。正所謂「自作自受」耳。』武王聞言，掩面不忍看視，兜烏回營。子牙忙上前啟曰：『大王爲何掩面而回？』武王曰：『紂王雖則無道，得罪於天地鬼神。今日自焚，適爲業障；但我我皆爲臣下，曾北面事之，何忍目覩其死，而謂蒙逼君之罪哉？不若回營爲便。』子牙曰：『紂王作惡，殘害生民，天怒民怨；縱太白懸旗，亦不爲過。今日自焚，正當其罪；但大王不忍，是大王之仁明忠愛之至意也。然猶有一說，昔成湯以至仁放桀於南巢，救民於水火天下未嘗少之；今大王會天下諸侯，奉天征討，弔民伐罪，實于湯有光，大王幸毋介意。』衆諸侯同武王回營，子牙督領衆將門人看火，以便取城；只見那火越盛，看看捲上樓頂，那樓下的柱脚燒倒，只聽得一聲響，摘星樓塌倒，如天崩地裂之狀，將紂王埋在火中，霎時化爲灰。



爐，一靈已入封神臺去了。後人有詩嘆曰：

放桀南巢憶昔時，深仁厚澤立根基；誰知殷受多殘虐，烈焰焚身悔已遲。

又有史官觀史，有詩單道紂王失政云：

女媧宮裏祈甘霖，忽動攜雲握雨心；豈爲有情聯好句，應知無道起商參。

婦言是用殘黃耆，忠諫難聽縱浪淫；炮烙冤魂多屈死，古來慘惡獨君深。

又詩嘆紂王才兼文武云：

打虎雄威氣更驍，千斤膂力冠羣僚；托梁換柱超今古，赤手擒飛過鷲鵲。

拒諫空稱才絕代，飾非枉道巧多饒，只因三怪迷真性，贏得樓前血肉焦。

話道：摘星樓焚了紂王，衆諸侯俱在午門外住劄。少時午門開處，衆宮人同侍衛將軍御

林士卒，酌酒獻花，焚香拜迎，武王軍駕，並衆諸侯，入九間殿。姜子牙忙傳令，且救息宮

中火。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九十八回 周武王鹿臺散財

紂王聚斂吸民脂，不信當年放桀時；積粟已無千載計，盈財豈有百年期。須知世運逢真主，却笑貪淫有阿獠；今日還歸民社去，從來天意豈容私。

話說：衆諸侯俱上了九間殿，只見丹墀下大小將領頭目等衆，躑躅踟躕，擁簇兩傍；子牙傳令軍士，先救滅宮中火焰。武王對子牙曰：『紂王無道，殘虐生民，而六宮近在肘腋，其宮人宦寺，被害更慘，令軍士救火，不可波及無辜，相父當首先嚴禁，毋令復遭陷害也。』子牙聞言，忙傳令：凡軍士人等，止許救火，毋得肆行暴虐；敢有違令，妄取六宮中一物，妄殺一人者，斬首示衆，決不姑息，汝宜悉知。只見衆宮人宦寺侍衛軍官，齊呼：『萬歲！』武王在九間殿駐蹕，與衆諸侯看衆軍士救火；武王猛擡頭看見殿東邊有黃騰騰十根大銅柱，擺列在傍。武王問曰：『此銅柱乃何物？』子牙曰：『此銅柱乃是紂王所造炮烙之刑。』武王曰：『善哉！善哉！不但臨刑者甚慘，只今日孤親之，不覺心胆皆裂，紂天子可謂殘忍之甚！』子牙引武王入後宮至摘星樓下，見蠶盆裏面蛇蝎，上下翻騰，骷髏亂滾；又見酒池陰風慘慘，肉林冷霧悽悽。武王問曰：『此是何故？』子牙曰：『此是紂王所製蠶盆，殺害宮人者，左右正是肉林酒池。』武王曰：『傷哉！紂天子何無仁心一至此也！』不勝傷感。乃作詩以紀之：

「成湯祝聽德聲揚，放桀南巢正大綱；六百年來風氣薄，誰知慘惡喪疆場？」又傷炮烙之刑，作詩以紀之：

「苦陷忠良性獨偏，肆行炮烙悅嬋娟；遺魂常傍黃金柱，樓下焚燒業報牽。」

話說；武王來至摘星樓，見餘火尚存，煙焰未盡，燒得七狼八豕，也有無辜宮人遭在此劫；尚有遺骸未盡，臭穢難聞。武王更覺心中不忍，忙分付軍士快將這些遺骸檢出去埋葬，無令暴露。因謂子牙曰：「但不知紂王骸骨焚於何所？當另爲檢出，以禮安葬；不可使暴露於天地，你我爲人臣者，此心何安？」子牙曰：「紂王無道，人神共怒，今日自焚，實所以報之也。今大王以禮葬之，誠大王之仁耳！」子牙分付軍士檢點遺骸，毋使混雜；須尋紂骸骨，具衣衾棺槨，以天子之禮葬之。後人有詩歎成湯王業，如斯而盡：

天喪成湯業，

敵兵盡倒戈。

山積尸遍野，

漂杵血流河。

盡去煩苛法，

方興時雨歌；

太平今日定，

衽席樂天和。

話說：子牙命軍士尋紂王遺骸，以禮安葬不表。

且說：衆諸侯同武王往鹿臺而來，上了臺時，見閣聳雲端，樓飛霄漢；亭臺疊疊，殿宇巖巖，雕欄玉飾，梁棟金裝。又只見明珠異寶，珊瑚玉樹，裝飾成瓊宮瑤室，堆砌就繡閣蘭

房；不時起萬道霞光，頃刻有千條瑞彩，真所謂「目眩心搖，神飛魄亂。」武王點首歎曰：「紂天子這等奢靡，竭天下之財，以窮己欲，安有不亡身喪國者也！」子牙曰：「古今之所  
以喪亡者，未有不從奢侈而敗；故聖王再三叮嚀垂戒者，實以已德，毋寶珠玉，良有以也！」武王曰：「如今紂王已滅，天下諸侯，與閭閻百姓，受紂王剝削之禍，荼毒之苦，征  
斂之煩，日坐水火之中，衽席不安，重足而立，今不若將鹿臺聚積之貨財，給散與諸侯百  
姓，將鉅橋聚斂之稻粟，賑濟與飢民，使萬民昭蘇，享一日安康之福耳。」子牙曰：「大王  
興言及此，真社稷生民之福耳！宜速行之！」武王命左右去發財運粟不表。只見後宮擒紂王  
之子武庚至，子牙命推來，衆諸侯切齒。少時，衆將將武庚推至殿前武庚跪下。衆諸侯齊  
曰：「殷受無道，罪惡盈滿，人神共怒；今日當斬首示罪，以洩天地之恨。」子牙曰：「衆  
諸侯之言甚是。」武王急止之曰：「不可。紂王肆行不道，皆是羣小妖婦，惑亂其心，與武  
庚何干？且紂王炮烙大臣，雖賢如此干微子，皆不能匡救其君，又何況武庚一幼稚之子哉？  
今紂王已滅；與子何仇？且罪人不子，原是上天好生之德，孤願與衆位大王共體之，切不可  
枉行殺戮也！俟新君嗣立，封之以茅土，以存商祀，正所以報商之先王也。」東伯侯姜文煥  
出而言曰：「元帥在上，今大事俱定，當立新君，以安天下諸侯士民之心。况日天不可以無

國不可以無君，天命有道，歸於至仁；今武王仁德，著於四海，天下歸心，宜止大位以安天下之心。况我等衆諸侯入關，襄武王以伐無道，正爲今日之大事也。望元帥一力擔當，不可遲滯，有辜衆人之心。」衆諸侯齊曰：「姜君侯講得有理，正合衆人之意。」子牙尙未及對，武王惶懼遜謝曰：「孤位輕德薄，名譽未著；惟日兢兢，求爲寡人，以嗣先王之業而未遑，安敢妄觀天位哉？况天位維艱，惟仁德者居之；乞衆位賢侯，共擇一有德者，以嗣大位，毋令有忝厥職，遺天下羞。孤與相父早歸故土，以守臣節而已。」傍有東伯侯厲聲大言曰：「大王此言差矣：天下之至德，孰有如大王者？今天下歸周已非一日；即黎民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謂大王能救民於水火也，且天下諸侯，毋從雲集，隨大王以伐無道，其愛戴之心，蓋有自也，大王又何必固辭？望大王俯從衆議，毋令衆人失望耳。」武王曰：「發有何德？望賢侯無得執此成議，還當訪詢有衆，以服天下之心。」東伯侯姜文煥曰：「昔帝堯以至德克相上帝，得膺大位；後生丹朱不肖，帝求人而遜位，羣臣舉舜，以重華之德，以繼堯而有天下。後帝舜生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舉天下而讓之禹，禹生啟賢，明能丞繼夏命，故相繼而傳十七世。至桀無道，而失夏政，成湯以至德放桀於南巢，代夏而有天下，傳二十六世。至紂大肆無道，惡貫罪盈；大王以至德，與衆諸侯恭行天之罰。今大事已

定，克承寶，非大王而誰？大王又何必固遜哉？」武王曰：「孤安敢比禹湯之賢者也？」姜文煥曰：「大王不事干戈，以仁義教率天下，化行俗美，三分天下有其二；故鳳鳴於岐山，萬民皆樂業，天人相應，理不可誣。大王之德政，與二君何多讓哉？」武王曰：「姜君侯素有才德，當爲天下之主。」忽聽得兩傍衆諸侯一齊上前大呼曰：「天下歸心，已非一日；大王爲何苦苦固辭，大拂衆人之心矣？况吾等會盟此地，豈是一朝一夕之力？無非欲立大王，再見太平之日耳。今大王捨此不居，則天下諸侯瓦解，自此生亂，是使天下終無太平之日矣。」子牙上前急止之曰：「列位賢侯，不必如此，我自有名正言順之說。」正走：

子牙一計成王業，

致使諸侯拜聖君。

話說：衆諸侯在九間殿見武王固遜，俱紛紛爭辨不一；子牙乃止之，對武王曰：「紂王禍亂天下，大王率諸侯明正其罪，天下無不悅服；大王禮當正位，號令天下。况當日鳳鳴岐山，祥現於周地，此上天垂應之兆，豈是偶然？今天下人心悅而歸周，正是天人響應時不可失；大王今日固辭，恐諸侯心冷，各散歸國，渙無所統，各據其地，自生禍亂。甚非大王弔伐之意，深失民望，非所以愛之，實所以害之也。願大王詳察。」武王曰：「衆人尚是美

愛，然孤之德薄，不足以勝此任，恐遺先生之羞耳。」東伯侯姜文傑曰：「大王不必辭遜，元帥自有主見。」乃對子牙曰：「請元帥速行，不得遲滯，恐人心解散。」子牙急忙傳令，命畫圖樣造臺，作祝文昭告天地社稷；俟後有大賈，大王再讓位未遲。衆諸侯，知子牙之意，隨聲應諾。傍有周公旦自去造臺，後人有詩誦之：

朝歌城內築禪臺，萬姓歡呼動八垓；  
氤氣已隨餘焰盡，和風方向太陽來。  
岐山鳴鳳纏禎瑞，殿陛廣歌進壽杯；  
四海雍熙從此盛，周家壽運又重開。

話說：周公旦畫了圖樣，於天地壇前造一座臺；臺高三層，按三台之象，分八卦之形。正中設皇天后土之位，傍立山川社稷之神，左右有四季正神方位，——春日太昊，夏日炎帝，秋日少昊，冬日顓頊，中有皇帝軒轅。上壇羅列籩豆饗盞，金爵玉斝，陳設祭器，併生葛灸脯，列於几席；鮮醬魚肉，設於案棹，無不齊備。只見香燒寶鼎，花插金瓶，子牙方請武王上壇；武王再三謙讓，然後登壇，八百諸侯，齊立於兩傍。周公旦高捧祝文，上臺開讀，祝文曰：

「惟大周元年壬辰越甲子昧爽三日哉生明，西岐姬發敢昭告於皇天后土神祇曰：嗚呼，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殷受弗克上天，自絕於命，臣發承祖宗累洽之仁，列聖相沿之

德。予小子曷敢有越厥志，恭天承命，底商之罪，大正於商。惟爾神祇，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予小子方日夜祇懼恐墜前烈，敬修未遑；無奈諸侯軍民耆老人等，疏請再三，衆志誠難固違，俯從羣議。爰攷舊典，式諏吉日，祇告於天地宗廟社稷，暨我文考，於是日受冊寶，嗣即大位；仰承中外靖恭之頌，天人協應之符，慶日月之照臨，膺皇天之永命。尙望福我維新，永終不替；慰兆人胥戴之情，垂累業無疆之緒。神其鑒茲，伏惟尙饗。

話說：周公旦讀罷祝文，焚了祝告天地畢，只見香煙籠罩，空中瑞靄，氤氳滿地。其日天朗氣清，惠風慶雲；直是昌期應運。太平景象，自然異別。那朝歌百姓，擠擠遍地歡呼。武王受了冊寶，即天子位，而南垂恭端坐，樂奏三番，衆諸侯出笏山呼萬歲。拜祝畢，武王傳旨，大赦天下；衆人擁簇武王下樓，來至殿廷，從新拜賀畢。武王傳旨，命擺九龍御席，大宴八百諸侯，君臣共樂；衆人酒過數巡，俱各歡暢，百官覺已深沈，各辭闕謝恩而散。後人讀史見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君臣和樂，作詩以詠之：

壇上香風繞聖王，軍民嵩祝舞霓裳；江山依舊承柴望，社稷重秋樂禩將。  
金闕曉臨僊掌動，玉階時聽珮環忙；熙熙皞皞清明世，萬姓謳歌慶未央。



話說：次日武王設朝，衆諸侯朝賀畢。武王謂子牙曰：『殷紂因廣施土木之功，竭天下之財，荒淫失政，故有此敗；朕蒙衆諸侯立之爲君，朕欲將鹿臺之貨財，給散與天下，諸侯彌賜各夷王衣襲之費。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悼信則義。崇德報功，命諸侯各引人馬歸國，以安享其土地。』又將摘星樓殿閣盡行折毀，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放入內宮人，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乃假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以示天下弗服。武王在朝歌旬月，萬民樂業。人物安阜；瑞草生，鳳凰現，醴泉溢，甘露降，見景星慶雲，熙熙皞皞，真是太平景象。有詩爲證：

八十公公杖策行，相逢欣笑話生平；眼中不識干戈事，耳內稀聞戰鼓聲。  
每見麒麟鳳鸞現，時聽絲竹管絃鳴；而今世上稱寧宇，不似當年枕席驚。

話說：武王爲天子，天人感應，民安物阜，天降瑞祥，萬民無不悅服；只見天子諸侯，俱辭朝各歸本國。子牙入內庭見武王，王曰：『相父有何奏章？』子牙奏曰：『方今天下已定，老臣啟陛下，命官鎮守朝歌。』武王曰：『俱聽相父著用何官。』子牙曰：『今武庚陛下既待以不殺，使守本土，得存商祀，又用何人監守方可？』武王曰：『俟明日臨朝商

議。』子牙退朝回相府，只至次日，武王早朝，諸侯朝見畢，武王曰：『朕今封武庚守本土，以存商祀；必使人監國，當用何人而後可？』武王問罷，衆臣共議：『非親王不可，須議管叔鮮蔡叔度二王監國。』武王依允，隨命二叔守此朝歌，武王分付明日大駕歸國。只見武王聖諭一出，朝歌軍民耆老人等，俱謀議論留聖駕不表。

話說：武王次日分付二叔監國，大駕隨起行；只見那些百姓扶老挈幼，跪於道。大呼曰：『陛下救民於水火之中。今一旦歸國，是使萬姓而無父母也。望陛下視同仁，留居此地，我等百姓不勝慶幸。』武王見百姓挽留，乃慰之曰：『今朝歌朕已命二叔監守，如朕一樣，必不令爾等失所也。爾等當奉公守法，自然安業，又何必朕在此方。能安阜也？』百姓挽留不住。放聲大哭。震動天地；武王亦覺悽然。復謂二弟管叔鮮蔡叔度曰：『民乃國之根本，爾不可輕虐下民，當視之如子；若是不體朕意，有虐下民，朕自有國法在，必不能爲親者諱也。二弟共勉之。二叔受命，武王即日發駕起程，往西岐前進；百姓哭送一程，竟回朝歌不表。

話說：武王離朝歌一路行來，已非一日；不覺來至孟津，思想昔日渡孟津時，白魚躍舟，兵戈擾攘，今日又是一番光景，不勝嗟嘆。後人有詩詠之：

駕返西岐龍入海，與民歡作樂幾年；放牛桃林開新運；歸馬華山洗舊氈。

箕子囚中先解釋，比干墓上有封箋；孟津昔日曾流血，無怪周王念往賢。

話說：武王同子牙渡了黃河，過澗池，出五關；子牙一路行來，忽然想起一班隨行征伐陣亡的將官，心下不勝傷悼。一日來至金雞嶺，兵過首陽山，只見大隊方行。前面有二位道者阻住，對旗門官曰：『與我請姜元帥答話。』左右報進中軍，子牙忙出轅門觀看，都是伯夷叔齊；子牙忙躬身問曰：『二位賢侯，見尙有何見諭？』伯夷曰：『姜元帥今日回頭，紂王教於何地？』子牙答曰：『紅王無道，天下共棄之；吾兵進五關，只見天下諸侯，已大會於孟津。至甲子日受辛，兵旅若林，罔敢敵於我師，前徒反戈攻於後，以北，至血流漂杵，紂王自焚。天下大定。吾主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封比干之墓，式高容之閭；諸侯無不悅服，尊武王爲天子，今日之天下，非紂王之天下也，』子牙道罷，只見伯夷叔齊仰面顰泣大呼曰：『傷哉傷哉！以暴易暴兮，予意欲何爲？』歌罷，拂袖而回。竟入首陽山，作採薇之詩，七日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後人有詩弔之：

昔阻周兵在首陽，忠心一點爲成湯；三分已去猶啼血，萬死無辭立大綱。  
水土不知新世界，江山還念舊君王；可憐恥食周朝粟，萬古常存日月光；

話說：子牙兵過首陽山，至燕山一路上周民簞食壺漿，迎迓武王。一日，兵至西岐山，忽有上大夫散宜生、黃滾前來接駕，領衆官俱在道傍俯伏；武王在車中見衆弟與黃滾老將軍後隨孫兒黃天祿。武王曰：「朕東征五載，今見卿等不覺滿腔悽慘，愁懷勃勃也！」宜生近前啟曰：「陛下今登大位，天下太平，此不勝之喜；臣等得復覩天顏，正是龍虎重逢，再慶都愈喜起之風。陛下與萬姓同樂太平，又何至悽慘不悅也！」武王曰：「朕因會諸侯而伐紂，東進五關，一路內損朕許多忠良，未得共享太平，先歸泉壤；今日卿等老者少者，存者沒者，俱不一其人，使朕不勝今昔之感，所以鬱鬱不樂耳。」散宜生啓曰：「以臣死忠，以子死孝，俱是報君父之洪恩，遺芳名於史冊，自是美事。陛下爵祿其子孫，世受國恩，即所以報之也，又何必不樂哉？」武王與衆臣並轡而行，西岐山至岐州七十里，一路上萬民爭看，無不歡悅；武王鸞駕簇擁，來至西岐城，笙簧嘹唳，香氣氤氳。武王至殿前下輦入內廷，參見太姜，謁太任，會太姬，設筵宴在顯慶殿，大會文武。正是：

太平天子排佳宴，

龍虎風雲聚會時。

話說：武王宴賞百官，君臣歡飲，盡醉而散。次日早朝，聚衆文武參謁畢，武王曰：「有奏章出班見朕，無事早散。」言未畢，子牙出班奏曰：「老臣奉天征討，滅紂興周，陛下

大事已定，只有屢年陣亡人仙；未受封職。老臣不日辭陛下往崑崙山見掌教師尊，請玉牒金符，封贈衆人；使他各安其位，不至他悵悵無依耳。」武王曰：「相父之言甚善。」言未畢，午門官啓駕：「外有商臣飛廉惡來，在午門候旨。」武王問子牙曰：「今商臣至此見朕，意見何爲？」子牙奏曰：「飛廉惡來，紂之佞臣；前破紂之時，二奸隱匿，今見天下太平，至此欲簧惑陛下，希圖爵祿耳。此等奸佞，豈可一日容之於天地間哉！但老臣有用他之處，陛下可宣入殿廷，候老臣分付他，自有道理。」武王從其言，命宣入殿前來；左右將二臣引至丹墀，拜舞畢，口稱：「亡國臣飛廉惡來願陛下萬歲！」武王曰：「二卿至此有何所願？」飛廉奏曰：「紂王不聽忠言，荒淫酒色，以至社稷傾覆；臣聞大王仁惠著於四海，天下歸心，真可駕堯軼舜臣故不憚千里，求見陛下，願效犬馬；倘蒙收錄，得執鞭於左右，則臣之幸也。謹獻玉符金冊，願陛下容納。」子牙曰：「二位大夫在紂俱有忠誠；奈紂王不察，致有敗亡之禍。今既歸周是棄暗投明，願陛下錄用二位大夫，正所謂『捨鍼飲而用美玉也。』」武王聽子牙之言，封飛廉惡來爲中大夫，二臣謝恩。後人有詩嘆之：

貪望高官特地來，玉符金冊獻金階，子牙早定防奸計，難免封神劍下災。

話說：武王封了飛廉惡來二人，子牙出朝回相府不表。

單說：當年馬氏笑子牙不能成其大事，竟棄子牙而他適；乃至今日武王嗣位，天下歸周，宇宙太平，即茅擔葑屋，窮谷深山，凡有人烟聚集之處，無有不知武王伐紂俱是相父姜子牙之功。今日一統華夷，姜子牙出將入相，享人間無窮富貴；權伴人主，位極人臣，古今罕及。天下人無不讚嘆。當日子牙困窮之時，磻溪坐隱，此身已老於漁樵；孰意八十歲方被文王聘請歸國，今日做出這般天樣大事業來。今日講明日講，一日講到這馬氏耳朵裏來，馬氏此時跟隨了一個鄉村田戶之夫；其日閒得隣家一個老婆子對馬氏說曰：「昔日你初嫁的那個姜某，如今做了多大事業，如此長如此短，……」說了一遍，說那馬氏滿面通紅，一腔熱烘烘的起來，半日無語，那老婆子見了他兩句說道：「當日還是大娘子錯了！若是當時隨了姜某，今日他享這無窮富貴，却強如在這裏守窮。這還是你命裏沒福！」馬氏越發心裏如油煎火燎一般，追悔不及，越覺怒惱；當時馬氏辭了老婆子，自家歸來，坐在房裏越怨越恨道：「當初如何看不上他？這雙眼睛，還生在世上？自思：便活一百歲，也只如是。天下豈有這等一個大貴人錯過了，還有甚麼好處。又想：適纔這個老婆子說是我沒福，不覺羞慚，再有何顏立於人世，不如尋個自盡罷！乃大哭了一回。心裏又想，恐怕不是他，假如錯聽了。天下也有這個同名同姓的。却不是枉死了？自己又自解嘆：「且等到晚間。俟我這個

丈夫來家。問他明白，再死未遲。」那日天晚，只見那農夫張老三往城中賣菜來家。馬氏接着。收拾了晚餐，與丈夫吃了；因問曰：「如今姜子牙聞說他出將入相百般富貴，果然真麼？」張老三聽說忙陪笑臉答曰：「賢妻不問，我也不好說，果然是真的；前日姜丞相在朝歌甚麼樣威風，天下諸侯，俱各聽命。我那時要與你說去見他一見，也討個小小的富貴我只怕他品位俱尊，恐惹出事來，故此一向不會說得。今蒙娘子問及，只得說與你知道；如今遲了，姜丞相回國多時。若是當初在這裏好的。」馬氏聞言，半日無語；這張三老恐娘子着惱，又安慰了一回。馬氏假意勸丈夫睡了，自己收拾渾身乾淨，哭了數聲，懸樑自縊而死，一魂往封神臺去了。及至張三老知覺；天已明了，馬氏氣絕，張三老只得買棺木埋葬不表。後人有詩歎之：

癡心向望享榮華，應悔當時一念差；三復垂思無計策，懸樑雖死愧黃沙。

話說：次日，子牙入朝，見武王奏曰：「昔日老臣奉師命下山助陛下弔民伐罪，原是應運而興，凡人仙皆逢殺劫，先立有封神榜在封神臺上；今大事已定，入靈魂魄無依，老臣特啓陛下給假，往崑崙山見師尊請玉符金冊來封衆神，早安其位，望陛下准臣施行。」武王曰：「相父勞苦多年，當享太平之福；但此事亦是不了之局，相父可速即施行，不得久羈縻。」

島，令朕朝夕凝望。」子牙曰：「老臣怎敢有辜聖恩，而樂遊林壑也。」子牙忙辭武王，國相沐浴畢，駕土遁往崑崙山而來。

不知後事如何，且回下回分解。

## 第九十九回 姜子牙歸國封神

濛濛香靄彩雲生，滿道謳歌賀太平；北極祥光籠兌地，南來紫氣繞金城。  
羣仙此日皆證果，列聖明朝盡返眞；萬古崇呼禪祀遠，從今護國永澄清。

話說：子牙借土遁來至玉虛宮前，不敢擅入，少時只見白鶴童出來，看見姜子牙忙問曰：「師叔何來？」子牙曰：「煩你通報一聲，特來叩謁老師。」童子忙進宮來，至碧遊床前啓曰：「稟上老爺，姜子牙在宮外求見。」元始天尊曰：「着他進來。」童子出來傳與子牙，子牙進宮，碧遊床前，倒身下拜：「弟子姜尚，願老師萬壽無疆。弟子今日上山，拜見老師，特爲請玉符勅命，將陣亡忠臣孝子，逢劫神仙，早早封其品位；毋令他遊魂無依，終日懸望。今老師大發慈悲，速賜施行，諸神幸甚，弟子幸甚。」元始曰：「我已知道了，你且拜回，不日就有符勅至封神臺來，你速回去罷。」子牙叩首謝恩而退。子牙離了玉虛



宮，回至西岐。

次日入朝謁武王，備言封神一事：「老師自令人齋來。」不覺光陰迅速，也非止一日；只見那日空中笙簧嘹唳，香氣氤氳，旌幢羽蓋，黃巾力士簇擁而來。白鶴童子親齋符勅，降臨相府，見得有詩爲證：

紫府金符降玉臺，旌幢羽蓋拂三臺；雷爐火斗分先後，列宿羣星次第開。

糾察無私稱至德，滋有自序長才；仙神人鬼從今定，不使朝璽墮草萊。

話說子牙迎接玉符金勅，供於香案上，望玉虛宮謝恩畢；黃巾力士與白鶴童子別了子牙，回崑崙不表。

子牙將符勅親自齋捧，借土遁往西岐前來；只一陣風早到了封神臺，有清福神柏鑑來接子牙。子牙捧符勅進了封神臺，將符勅在正神供奉，傳令武吉南宮適立八卦紙幡，鎮壓方纘，與干支旗號；又令二人領三千人馬，按五方排列。子牙分付停當，方沐浴更衣，拈香金鼎，酌酒獻花，遠臺三匝；子牙拜畢，誥勅先命福清神柏鑑在臺下聽候，子牙然後開讀玉虛宮元始天尊誥敕：

『太上無極混元教主元始天尊勅曰：嗚呼！仙凡路迥非厚培根行，豈能通神鬼途分，豈

諂媚奸邪所覬竊？縱服氣鍊形於嶼，未曾斬却三尸，終歸五百年後之劫；縹緲真守一於玄關，若未超脫陽神，難赴三千瑤池之約。故爾等雖聞至道，未證菩提；有心日修持，貪癡未脫；有身已入聖，嗔怒難除。須至往愆累積，劫運相尋，或託凡軀，而盡忠報國；或因嗔怒而自惹災尤。生死輪迴，循環無已，業冤相逐。轉報無休，吾甚憫焉！憐爾等身受鋒刃，日沉淪於苦海，心雖忠盡，每飄泊而無依。特命姜尚依劫運之重輕，循資品之高下，封爾等爲八部式神，分掌各司，按布週天，糾察人間善惡檢舉三界功行禍福；自爾等施行生殺，從今超脫，有功之日，循序而遷。爾等其恪守弘規，毋肆私妄。自惹愆尤，以貽伊戚；求膺寶籙。常握絲綸，故茲爾勅，爾其欽哉！」

子牙宣讀勅書畢，將符籙供放案桌之上；乃全裝甲冑，左手執杏黃旗，右手執打神鞭，站立中央。大呼曰：「柏鑑可將封神榜張卦臺下，諸神俱當循序而進，不得攙越取咎。」柏鑑領法旨將封神榜張卦臺下；只見諸神俱簇擁前來觀看那榜首就是柏鑑，柏鑑看見，手執引魂旛，忙進壇跪伏壇下，聽宣元始封誥。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始勅命，爾柏鑑昔爲軒轅皇帝大帥征伐蚩尤曾有勳功；不幸殛死北海，捐軀報國，忠盡可嘉。一向沉淪海嶼，尤可憫！幸遇姜尚封神守臺功茂，特賜寶籙，慰爾忠魂。乃

敕封爾爲三界首領八部三百六十五位清福正神之職，爾其欽哉！」柏鑑在壇下陰風影裏，手執百靈旛，望玉勅叩頭謝恩畢。

只見壇下風雲簇擁，香霧盤旋，柏鑑至壇外手執百靈旛，伺候指揮；子牙命柏鑑引黃天化上臺聽封。不一時只見清福神用旛引黃天化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始勅命：爾黃天化以青年盡忠報國，下山首建大功，救父尤爲孝養；未享榮封捐軀馬革，情實痛焉！揆功定賞，當從其厚，特

勅封爾爲管領三山正神丙靈公之職。爾其欽哉！』黃天化在壇下叩首謝恩，出壇而去。子牙命柏鑑引五岳正神上壇受封。少時：清福神引黃飛虎等齊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

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始勅命：爾黃飛虎遭暴主之慘惡，致逃亡於他國；流離遷徙，方切骨肉之悲，奮志酬知，突遇陽針之劫，遂罹凶禍，情實可悲！崇黑虎有志濟民，時逢劫運。聞聘等三人，金蘭氣重，方期協心同心，忠義志堅，欲效股肱之願；豈意陽運告終，齎志而沒。爾五人同一孤忠，功有深淺，特賜榮封，以是等差。乃

勅封爾黃飛虎爲五岳之首，仍加勅一道，執掌幽冥地府一十八重地獄；凡一應生死轉化

人神仙鬼 俱從東嶽勘對，方許施行。特

勅封爾爲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大帝之職，總管天地人間吉凶禍福。爾其欽哉，毋渝厥典！黃飛虎在臺下先叩首謝恩。

子牙方讀四勅曰：『特

勅封爾 崇黑虎爲南岳衡山司天昭聖大帝；

勅封爾 聞 聘爲中嶽嵩山中天崇聖大帝；

勅封爾 崔 英爲北嶽恒山安天玄聖大帝；

勅封爾 蔣 雄爲西嶽華山金天順聖大帝。爾其欽哉！崇黑虎等俱叩首謝恩畢，同黃飛虎出壇而去。

子牙命柏鑑引雷部正神上臺受封，只見清福神持引魂旛出壇來，引雷部正神；只見聞太師畢竟他英風銳氣，不肯讓人，那裏肯隨柏鑑。子牙在臺上看見香風一陣，雲氣盤旋，率領二十四位正神，逕闖至臺下，也不跪。子牙執鞭大呼曰：『雷部正神跪聽宣讀玉虛宮封號。』聞太師方纔率衆神跪聽封號，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始勅封：爾聞仲曾入名山，證修大道。雖聞朝元之果，未至真一之諦，登大羅而

無緣位；人臣之極品，輔相兩朝，竭忠補過。雖劫運之使然，其貞烈之可憫！今特令爾督率雷部興雲作雨，萬物託以長養；誅逆除奸，善惡由之禍福。特

勅封爲爲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職；仍率領雷部二十四員催雲助雨護法天君，任爾施行。爾其欽哉！

雷部二十四位天君正神名諱：

鄧天君(忠)

辛天君(環)

張天君(節)

陶天君(榮)

龐天君(洪)

劉天君(甫)

董天君(章)

畢天君(環)

秦天君(完)

趙天君(江)

荀天君(環)

袁天君(角)

李天君(德)

孫天君(良)

柏天君(禮)

王天君(弈)

姚天君(賓)

張天君(紹)

興雲神(彩雲仙)金天君(素)

吉天君(立)

余天君(慶)

助風神(菡芝仙)閃電神(金光聖母)

話說：雷祖率領二十四位天君，聽封號畢，俱望臺上叩爲謝恩，出封神臺去訖。只見神光繚壁，紫霧盤旋，電光閃灼，風雲簇擁，自是不同。有詩讚之：

布雨興雲助太平，滋培萬物育羣生；從此雷部承天勅，誅惡安良達聖明。

子牙又命柏鑑引火部正神上臺聽封。不一時，清福神引羅宣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

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始天尊：爾羅宣昔在火龍島曾修無上之真，未跨青鸞之翼；因一念之嗔癡，棄七尺爲烏有。既往不咎，新職聿褒，特

勅封爾爲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正神之職；率領火部五位正神，任爾施行，巡察人間善惡爾其欽哉！」

火部五位正神名諱：

尾火虎，朱詔 室火猪，高震 臂火猴，方貴 翼火鸞，王蛟  
接火天君，劉環

話說：火星率領五位正神，叩首謝恩，出臺去了。

子牙又命柏鑑引瘟部正神上臺受封。少時清福神引呂岳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始勅命：爾名岳潛修鳥嶼，有成仙了道之機；誤聽萋菲，動干戈殺戮之慘。自墮惡趣，夫復誰戚！特

勅封爾爲主掌瘟疫昊天大帝之職，率領瘟部六位正神；凡有時症，任爾施行。爾其欽

哉！』

瘟部六位正神名諱

東方行瘟使者，

周信

南方行瘟使者，

李奇

西方行瘟使者，

朱天驕

北方行瘟使者，

楊文輝

勸善大師，

陳庚

和瘟道士，

李平

呂岳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

子牙又命柏鑑引斗部正神至臺上受封；不一時只見清福神引金靈聖母……等至臺下跪

宣讀勅命 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始勅命：爾金靈聖母……等道德已全，曾歷百千之劫；嗔心未退，致罹殺戮之

殃。皆自蹈於烈焰之中，豈大數定輪迴之厄？悔已無及，慰爾潛修；特

勅封爾執掌金闕坐鎮斗府，居週天列宿之首，為北極紫炁之尊。八萬四千羣星惡煞，咸

聽驅使；永坐坎宮，斗母正神之職，欽承新命，克盡前愆。汝其往哉！」

五斗羣星吉曜惡煞正神名諱：

東斗星君：

蘇瓊

金奎

姬叔明

趙丙

西斗星君：

黃天祿

龍環

孫子羽

胡升

胡雲鵬

魯仁傑

晁雷

姬叔昇

中斗星君：

中天北極紫微大帝：

姬伯邑考

南斗星君：

周紀

胡雷

高貴

余成

孫寶

雷鯤

北斗星君：

黃天祥(天罡)

比干(文曲)

竇榮(武曲)

韓昇(左輔)

韓變(右弼)

蘇全忠(破軍)

鄂順(貪狼)

郭宸(巨門)

董忠(招搖)

羣星名諱：

青龍星，鄧九公

白虎星，殷成公

朱雀星，馬方

玄武星，徐坤

勾陳星，雷鵬

滕蛇星，張山

太陽星，徐蓋

太陰星，姜后

王堂星，商容

天貴星，姬叔乾

龍德星，洪錦

紅鸞星，龍吉公主

天喜星，紂王

天德星，梅柏

月德星，夏招

天赦星，趙啟



貌端星，賈氏

火府星，火靈聖母

力士星，鄔文化

帝車星，姜桓楚

皇恩星，李錦

伏龍星，黃明

喪門星，張桂芳

羅喉星，彭遵

小耗星，殷破敗

五鬼星，鄧秀

孤辰星，余化

死符星，卞命龍

歲殺星，陳庚

血光星，馬忠

命府星，蕭壽

土府星，土行孫

壽善星，膠鬲

天嗣星，黃飛豹

天醫星，錢保

驛馬星，雷開

弔客星，風林

計都星，王豹

貫索星，邱引

羊刃星，趙升

天狗星，季康

天敗星，柏顯忠

歲刑星，徐芳

亡神星，歐陽淳

木府星，鄧華

六合星，鄧嬋玉

河魁星，黃飛彪

帝輅星，丁策

地后星，黃妃

黃旛星，魏賁

勾絞星，費仲

飛廉星，姬叔坤

欄杆星，龍安吉

血光星，孫紅焰

病符星，王佐

浮沉星，鄭棊

歲破星，晁田

月破星，王虎

水府星，余元

博士星，杜元統

月魁星，微地夫人

天馬星，鄂崇禹

宅龍星，姬叔德

豹尾星，吳謙

卷舌星，尤渾

大耗星，崇侯虎

披頭星，太鸞

管符星，方善真

鑽星，張鳳

天殺星，卞吉

獨火星，姬叔義

月避星，石磯娘娘

死雉星，陳季貞

咸池星，徐忠

月厭星，姚忠

月刑星，陳梧

黑殺星，高繼能

七殺星，張奎

五谷星，殷洪

除殺星，余忠

天刑星，歐陽天祿

天羅星，陳桐

地星，姬叔吉

天空星，梅武

蓋蓋星，敖丙

十惡星，周信

靈畜星，黃元濟

桃花星，高蘭英

掃帚星，馬氏

大禍星，李艮

狼籍星，韓榮

披麻星，林善

九醜星，龍鬚虎

三尸星，撒堅

三尸星，撒強

三尸星，撒勇

陰錯星，金成

陽差星，馬成龍

刀耕星，公孫鏗

四廢星，袁洪

五窮星，孫合地

地空星，梅德

紅藍星，楊妃

流霞星，武榮

寡星，朱昇

大瘟星，金大升

荒蕪星，戴禮

胎神星，姬叔禮

伏織星，朱子真

反吟星，楊顯

伏吟星，姚庶良

刀砧星，常昊

滅沒星，陳繼貞

龍厭星，彭祖壽

破碎星，吳龍

二十八宿名諱（內有八人封在水火部管事俱萬仙陣亡）

角木蛇，柏林

斗木豸，楊信

奎木狼，李雄

井木犴，沈庚

牛金牛，李弘

鬼金羊，趙白高

婁金狗，張雄

亢金龍，李道通

女士蝠，鄭元

胄士雉，宋庚

柳士獐，吳坤

氏士貉，高丙

星日馬，呂能

昂日雞，黃倉

虛日鼠，周寶

房日兔，姚公伯

舉月鳥，金繩陽

危月燕，侯太乙

心月狐，蘇元

張月鹿，薛定

隨斗部天罡星三十六位名爵：

天魁星，高衍

天罡星，黃真

天機星，盧昌

天閒星，紀丙

天博士，姚公孝

天雄星，施楡

天猛星，孫乙

天威星，李豹

天英星，朱義

天貴星，陳坎

天富星，黎仙

天滿星，方保

天孤星，詹秀

天傷星，李洪仁

天玄星，王龍茂

天捷星，鄧玉

天暗星，李新

天佑星，徐正道

天空星，典通

天速星，吳旭

天異星，呂自成

天殺星，任來聘

天微星，龔清

天兇星，單百招

天退星，高可

天壽星，戚成

天劍星，王虎

天平星，卜同

天罪星，姚公

天損星，唐天正

天敗星，申禮

天牢星，聞傑

天慧星，張智雄

天暴星，畢德

天哭星，劉達

天巧星，程三益

隨斗部地煞星十二位名諱：

地魁星，陳繼真	地煞星，黃景元	地勇星，賈成	地傑星，呼百顏
地雄星，魯修德	地威星，須成	地英星，孫祥	地奇星，王平
地猛星，百有患	地文星，革高	地正星，考高	地關星，李燧
地閻星，劉衡	地強星，夏祥	地暗星，余忠	地輔星，鮑龍
地會星，魯芝	地佐星，黃丙慶	地佑星，張奇	地靈星，郭巳
地獸星，金南道	地微星，陳元	地慧星，車坤	地暴星，桑成道
地獸星，周庚	地猖星，齊公	地狂星，霍之元	地飛星，葉中
地走星，顧忠	地巧星，李昌	地明星，方吉	地進星，徐青
地退星，樊煥	地滿星，卓公	地遂星，孔成	地周星，姚金秀
地隱星，竇三益	地異星，余知	地理星，童貞	地俊星，袁鼎楨
地樂星，汪祥	地捷星，耿顏	地速星，邢三鸞	地鎮星，姜忠
地霸星，孔天兆	地魔星，李躍	地妖星，龔倩	地幽星，段清
地伏星，門道正	地僻星，祖林	地空星，蕭電	地孤星，吳四玉
地全星，匡玉	地短星，蔡公	地角星，藍虎	地囚星，宋騰

地家星，關 斌

地平星，龍 成

地損星，黃 烏

地奴星，孔道靈

地察星，張 煥

地靈星，李 信

地醜星，徐 山

地數星，萬 方

地陰星，焦 龍

地刑星，秦 祥

地壯星，武衍公

地劣星，范 斌

地健星，葉景昌

地耗星，姚 燁

地賊星，孫 吉

地狗星，陳夢庚

隨斗部九曜星官名諱：

崇應彪

高系平

韓 鵬

李 濟

王 封

劉 禁

王 輔

彭九元

李三益

水德星君名諱：

水德星，魯 雄

箕水豹，楊 真

壁水獺，方吉清

參水猿 孫 翽

軫水蚓，胡道元

衆羣星列宿聽罷封號，叩首謝恩，紛紛出壇而去。

子牙又命柏鑑，引值年太歲至臺下受封；少時清福神用旛引殷郊楊任……等至臺下，跪

聽宜讀勅命，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始勅命：爾殷郊昔身爲紂子，痛母后致觸君父，幾罹不測之殃；後證道名山，嘗

師言有逆天意，釀成犁鋤之禍。雖申公豹之唆使，亦爾自作之愆尤。爾楊任事紂忠君直諫，先遭剜目之苦；歸周捨身報國，後遭橫死之災，縱劫運之使然，亦冥數之難道。特

勅封爾殷郊爲值年歲君太歲之神，坐守週年，管當年之休咎；爾楊任爲甲子太歲之神，率領爾部下日值正神，循週天列宿度數，察人間過往愆尤。爾等宜恪修厥職，永欽新命！

大歲部下日值衆神名諱：

日遊神，溫良

夜遊神，喬坤

顯道神，方弼

開路神，玄相

值年神，李丙

值月神，黃承乙

值日神，周登

值時神，劉洪

殷郊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

子牙又命柏鑑引王魔等上壇受封，不一時清福神用旛引王魔等至臺下，跪聽宣

讀勅命。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始勅命：爾王魔等昔在九龍潛修大道，奈道行之未深，聽唆使之妻非；致拋九轉工夫，反受血刃之苦，此亦是作致愆，莫怨彼蒼之咎。特

勅封爾等爲鎮守靈霄寶殿四聖大元帥，永承欽命，慰爾幽魂。

王魔

楊森

高體乾

李興霸

王魔……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

又命柏鑑引趙公明……等上壇受封。不一時清福神用旛引趙公明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勅命：爾趙公明昔修大道，已證三乘。根行深入仙鄉，無奈心頭火熱；德業迴超清淨，其如妄境牽纏。一墮惡趣，返真無路；生未入大羅之境，死當受金誥之封。

勅封爾爲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真君之神，率領部下四位正神，迎祥納福，追逃捕亡。爾其欽哉！』

招寶天尊，蕭昇

納珍天尊，曹寶

招財使者，陳九公

利市仙官，姚少

司。趙公明……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

子牙又命柏鑑引魔家四將上臺受封。少時，只見清福神用旛引魔禮青……兄弟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始勅命：爾魔禮青……等仗祕受之奇珍，有逆天命；逞弟兄之一體，致戮無辜。雖忠  
盡之可嘉，奈物運之難躲；同時而盡，久入沉淪！今特

勅封爾 四大天王之職，輔弼四方教典，立地水火風之相；護國安民，掌風調雨順之  
權。永修厥職，毋忝新綸。』

增長天王，魔禮青，掌青光寶劍一口，職風。 廣目天王，魔禮紅，掌碧玉琵琶一

面，職調。

多文天王，魔禮海，掌管混元珍珠傘，職雨。 持國天王，魔禮壽，掌紫金龍花狐

貂，職順。

魔禮青……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臺去了。

子牙又命柏鑑引鄭倫陳奇上臺受封，不一時清福神用旛引鄭倫等至臺下。跪聽宣讀勅  
命，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始勅命：爾鄭倫棄紂歸周，方慶良臣之得主；督 盡瘁，深勒跋涉之劬勞。未膺  
一命之榮，反罹傷刀之厄。爾陳奇阻弔伐之師，雖違天命；盡忠節於國，實有可嘉。總歸超  
運，無用深嗟；茲特即爾等腹內之奇加之位職。



勅封爾等鎮守西釋山門，宣布教化；保護法寶，爲啤哈二將之神。爾其恪修厥職，永欽威命。」鄭倫與陳奇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

子牙又命柏鑑引余化龍父子上壇受封，不一時，只見清福神用旛引余化龍……等至壇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勅命；爾余化龍父子拒守孤城，深切忠貞之節；一門死難，永堪菲袞之封。特賜爾新綸當克，襄乎卜理；乃

勅封爾掌人間之時症，主生死之修短，乘陰陽之順道。立造化之元神，爲主痘碧霞元君之神。率領五方痘神，任爾施行；仍

勅封爾元配金氏爲衛房聖母元君，同承新命，永修厥德。爾其欽哉！」

五方主痘正神名諱：

東方主痘正神，余達 西方主痘正神，余兆 南方主痘正神，余光 北方主痘正

神：余先，中央主痘正神，余德

余化龍……等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

子牙命柏鑑引三仙島雲霄瓊霄碧霄上臺受封，少時只見清福神用旛引雲霄等至臺下，跪

隨宜讀救命，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始救命：爾雲霄……等潛修仙島，雖勤日夜之功；得道天皇，未登大羅之岸。雖見仇之當急，金蛟梨所傷實多；而師訓之頓忘，黃河陣爲虐已甚。致歷代之上仙，劫遭金斗；削三花之元氣，復轉凡胎。罪業造乎多端，性命於焉同盡；姑從寬典，賜爾榮封。奉

勅封爾執掌「混元金斗」；專設先後之天；凡一應仙凡人聖諸侯天子貴賤賢愚，落地先從金斗轉劫，不得越此。爲感應隨世仙姑正神之位，爾念此鸞封，克勤爾職。」

雲霄娘娘， 瓊霄娘娘， 碧霄娘娘。

以上三姑，正是坑三姑娘之神：「混元金斗」，即人間之淨桶；凡人之生育，皆從此化生也。三姑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出壇去了。

子牙又命柏鑑引申公豹至臺上受封。不一時只見清福神用百靈旛引申公豹至臺下，跪聽宣讀勅命。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始勅命，爾申公豹身歸闡教，反助逆以拒順；既已被擒，又發誓而文過，身雖塞乎北海，情難釋其往愆，姑念清修之苦，少加一命之榮。特

勅封爾執掌東海，朝觀日出，暮轉天河；夏散冬凝，週而復始，爲分水將軍之職，爾其

永欽成命。毋替厥職。」申公豹聽罷封號，叩頭謝恩，出壇去了。

子牙封罷三百六十五位正神已畢，只見衆神各去領受執掌；不一時封神臺邊悽風盡息，悽霧澄清，紅日中天，和風蕩漾。子牙下壇傳令，命南宮适會合朝大小文武官員，至岐山聽候發落。南宮适領命，忙令馬上飛遞前去不表。

次日，衆官躋躋踏踏，齊至壇下伺候。少時，子牙陞帳，衆官俱進帳參謁畢；子牙傳令將飛廉惡來拿來，飛廉惡來二人齊曰：「無罪。」子牙笑曰：「你這二賊！惑君亂政，陷害忠良，斷送商朝社稷，罪盈惡貫，死有餘辜；今國破君亡，又來獻寶偷安，希圖仕周以享厚祿。新天子祇承休命，萬國維新，豈容你這不忠不義之賊於世，以貽新政之羞也？」命左右推出斬之，二人低頭不語，左右推出轅門。

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回 周天子分封列國

周室開基立帝圖，分茅列土報功殊；制田世祿惟三等，品爵官人樹五途。鐵券金書藏石室，高牙大纛擁銅符；從今藩鎮如星布，倡化宣猷萬姓蘇。

話說：子牙傳令命斬飛廉惡來，只見左右旗門官將二人推至轅門外斬首號令，回報子牙；子牙斬了兩個佞臣，復進封神臺拍案大呼曰：『清福神，柏鑑何在？快引飛廉惡來魂魄至壇前受封！』不一時只見清福神用旛引飛廉惡來至壇下，跪聽宣讀勅命；但見二魂俯伏壇下，悽切不勝。子牙曰：『今奉

太上元始勅命：爾飛廉惡來前生甘心奸佞，簧鼓主聽，敗國亡君，偷生苟免；只知盜竇以榮身，執意注網無疏漏？既正明刑，當有幽錄；此皆爾自受之愆，亦是運逢之劫，特

勅封爾爲冰消瓦解之神，雖爲惡煞，爾宜克修厥職，毋得再肆罪鋒。爾其欽此！』飛廉惡來聽罷封號，叩首謝恩，子牙封罷神，下壇率領百官回西岐。有詩爲證：

天理循環若轉車，有成有敗更無差；往來消長應堪笑，反覆興衰若可嗟！夏桀南巢風裏燭，商辛焚死浪中花；古今弔伐皆如此，惟有忠魂傍日斜。

話說：子牙回西岐進了都城，入相府安息，衆官俱回私宅，一夕晚景已過。次日早朝，武王殿，真是有道天子，朝儀自是不同！所謂「香霧橫空，瑞烟縹緲，旭日圍黃，慶雲彩。」只聽得玉珮叮噹，衆官袍袖舞清風；蛇龍弄影，四圍御帳迎曉日。淨鞭三響整朝班，文武高呼稱萬歲。怎見得早朝美景，後唐人有詩，單道早朝好處：

絳幘雞人報曉籌，尙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到鳳池頭。

話說？武王陞殿，只見當駕官傳旨：『有事出班啟奏，無事捲簾散朝。』言遠未畢，班部中有姜子牙出班上殿，俯伏稱臣。武王曰：『相父有何奏章見朕？』子牙奏曰：『老臣昨日奉師命，將忠臣良將與不道之仙，佞奸之輩，俱依劫運，遵玉勅一一封定神位；皆各分執掌，受享禋祀，護國佑民，掌風調雨順之權，藏福善禍淫之柄。自今以往，永保澄清，無復勞陛下宸慮；但天下諸侯，與隨行征戰功臣，名山洞府門人，曾親冒矢石，俱有血戰之功。今天下底定，宜分茅列土。封之以爵祿，使子孫世食其祿，以昭崇德報功之義；其親王子孫，亦當樹封藩屏，以藩王室。昔上古三皇五帝之後，亦宜分封土地，以報其位極之功；此皆陛下首先之務，當亟行之，不可一刻緩者。』武王曰：『朕有此心久矣。只因相父封神未竣，故少俟之耳。今相父既回，一聽相父行之。』武王方纔言罷，只見李靖楊戩等出班奏曰：『臣等原係山谷野人，奉師法旨下山，克襄劫運，勘定禍亂。今已太平，臣等理宜歸山，以覆師命。凡紅塵富貴，功名爵祿，並非臣等之所願也。故今日特拜辭皇上，望陛下勅臣等歸山，真莫大之洪恩也！』武王曰：『朕賴卿等旋乾轉坤之力，浴日補天之功；勘禍亂

於永清，闢宇宙而再明。其有功於社稷生民，真無涯際；雖家禋戶祀，尙不足以報其勞，豈驟捨朕而歸山也？朕何忍焉？」李靖等曰：「陛下仁恩厚德，臣等沐之久矣；但臣等恬淡性成，志存泉石，况師命難以抗違。天心豈敢故逆？乞陛下憐而允之，臣等不勝幸甚！」武王見李靖等堅執要去，不肯少留，不勝傷感，乃曰：「昔日從朕始事征伐之時，其忠臣義士，雲屯兩集；不意中道有死於王事，沒於征戰者，不知凡幾，今僅存者甚是殘落，朕已不勝今昔之感。今卿等方際太平，當與朕共享安甯之福；卿等又堅請歸山，朕欲強留，恐違素志；今勉從卿請，心甚戚然！俟明日朕率百官親至南郊餞別，少盡數年從事之情。」李靖等謝恩而去。子牙聽得，人告辭歸山，也不勝慘戚，俱各朝散，一宿晚景不提。

次日，光祿寺典膳官，預先至南郊整治下九龍筵席，一色齊備；只見衆文武百官。與李靖等先至南郊候駕，惟姜子牙在朝內伺候武王御駕同行。

話說武王陞殿，傳旨擺駕輿出城，子牙隨後，一路上香煙載道，瑞彩繽紛，士民歡悅，俱來看天子與衆神仙餞別。真是哄動一城居民，齊集郊外。只見武王來至南郊，衆文武百官上前接駕畢，李靖等復上前叩謝曰：「臣等有何德能，敢勞陛下御駕親臨賜宴？使臣等不勝感激？」武王用手挽慰之曰：「今日卿等歸山，乃方外神仙；朕與卿已無君臣之屬，

卿等幸無過謙。今日當痛飲盡醉，使朕不知卿之去方可耳！不然，朕心何以爲情哉？」李靖等頓首稱謝不已，須臾，當駕官報：「酒已齊備。」武王命左右奏樂，各官俱依次就位；武王上坐，只見蕭韶迭奏，君臣歡飲，把盞輪盃，真是暢快。說甚有無龍烹鳳，味窮水陸。武臣飲罷多時，只見李靖等出席謝宴告辭，武王亦起身執手，再三勸慰；又飲數盃，李靖等苦苦告別，武王知不可留，不覺於邑。李靖等慰之曰：「陛下當善保天和，則臣等不勝慶幸，俟他日再圖相晤也。」武王不得已，方肯放行。李靖等拜別武王，及文武官員；子牙不忍分離，又送了一程，各洒淚而別。後來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楊戩韋護雷震子此七人俱是肉體成聖。後人有詩讚之：

別駕歸山避世羣，閒將丹竈自焚燒；修成羽翼超三界，鍊就陰陽越九霄。兩耳怕聞金紫貴，一身離却是非朝；逍遙不問人間事，任爾滄桑化海潮。

話說：子牙別了李靖等七人，率領從者進西岐回城相府。至次日早朝，武王陞殿；姜子牙與周公旦出班奏曰：「昨蒙陛下賜李靖等歸山，得遂他修行之願，臣等不勝慶幸；但有功之臣，當分茅土者，乞陛下速賜施行，以慰臣下之望。」武王曰：「昨七臣歸山，朕心甚是不忍；今所有分封儀制，一如相父御弟所議施行。」子牙與周公旦謝恩出殿，條議分封儀

制，併位次。上請武王裁定。次日，武王登寶座，命御弟周公旦於金殿上唱名策封。先追王祖考，自大王，王季，文王，皆爲天子；其餘功名，與先朝帝王後裔俱列爵爲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不及五等者爲附庸。

列侯分職國號名諱：

**魯** 姬姓。侯爵。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也。佐文王武王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後成王命爲冢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有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之器，俾侯於魯以輔周室。

**齊** 姜姓。侯爵。係火帝之孫伯益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南。自太公望起自渭水，爲周文王師，號爲師尙父；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封營邱爲齊侯列於五侯九伯之上。即山東青州府是也。

**燕** 姬姓。伯爵。孫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爲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西之諸侯，乃封其子爲北燕伯；其地乃幽州薊縣是也。

**魏** 姬姓。伯爵。係周同姓，功臣曰畢公高，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封於魏國，即今河南開封高密縣是也。



**管** 姬姓。侯爵。係武王弟。曰姬叔鮮，以監武庚，封於管。即今河南信陽縣是也。

**蔡** 姬姓。侯爵。係武王弟，曰姬叔度，以監武庚，封於蔡。即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是也。

**曹** 姬姓。伯爵。係武王弟，曰姬叔振鐸；武王克商，封於曹。即今濟陽定陶縣是也。

**邶** 姬姓。伯爵。係武王弟，姬叔武，武王克商封於邶。即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是也。

**衛** 姬姓。侯爵。係武王同母少弟，封爲司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封於衛地，即禹言

冀州。

**霍** 姬姓。伯爵。係武王弟，曰姬叔處；武王克商，封於霍，即今山西平陽府是也。

**滕** 姬姓。侯爵。係武王弟，曰姬叔繡；武王克商，封於滕，即今山東章邱縣是也。

**晉** 姬姓。伯爵。係武王少子。曰唐叔虞，封於唐，後改爲晉；即今山西師陽府絳縣東翼城

是也。

**吳** 姬姓。子爵。係周太王長子泰伯之後。武王克商，遂封之爲吳，即今吳郡是也。

**虞** 姬姓。公爵。係周太王子，仲雍之後；武王克商，求泰伯仲雍之後得章，已爲吳君，封

其別子爲虞公。

**號** 姬姓。公爵。係王季子號仲，文王弟也，仲與號叔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

而文王友。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

**楚** 芊姓。子爵。係顓頊之裔，曰鬻熊；爲周文王師，有勤勞於王家，封之於荆蠻，以子男之上居之。即今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

**許** 姜姓。男爵。係堯四岳之後；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裔於許，即今之許州是也。  
**秦** 嬴姓。伯爵。係顓頊之裔，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裔柏翳於秦，即今之陝西西安府是也。

**莒** 嬴姓。子爵。係少昊之後。因先世有功，武王克商，封其後茲與期於莒城，即今莒縣是也。

**紀** 姜姓。侯爵。係太公之次子。武王念太公之功，分封於紀，即今東莞劇縣是也。

**邾** 曹姓。子爵。係陸終第五子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裔於邾，即今之山東鄒縣是也。

**薛** 任姓。侯爵。黃帝之後。武王克商。封其後奚仲於薛，即今之山東沂州是也。

**宋** 子姓。公爵。係商王帝乙之長庶子曰微子啓，因紂王不道，微子抱祭器神主歸周。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即今之睢陽縣是也。

**杞** 姒姓。伯爵。係夏禹王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於杞，以奉禹祀；

卽今之開封府襄邱縣是也。

**陳** 媯姓。爵爵。係帝舜之後。其裔孫闢父爲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實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卽今之陳縣是也。

**薊** 姬姓。侯爵。係帝堯之後。武王克商，求其後。封之於薊，以奉唐帝之祀。卽今之北京順天府是也。

**高麗** 子姓。乃殷賢臣箕子，亦商王之裔；因不肯臣事於周，武王請見，乃陳洪範九疇一篇，而去之遼東，武王卽地以封之，至今其子孫，卽朝鮮國是也。

其親王功臣，帝王後裔，共封有七十二國。今錄其最著者，其餘如越封於會稽，向封於譙國，凡封於汲郡，宿封於東平，郟封於濟陰，鄆封於潁川，戎封於陳留，芮封於馮翊，極封爲附庸，穀封於南陽，牟封於泰山，葛封於梁國，郟封爲附庸，譚封於平陵，遂封於濟祀，滑封於河南，邢封於襄國，江封於汝南，冀封於皮縣，徐封於下邳，舒封於廬江，弦封有弋陽，鄆封於瑯琊，厲封於義陽，項封於楚，申封於南陽，其封於汲郡，夷封於城陽，……等國，不悉詳記。如南宮适散宜生闕天……等各分列茅土有差。卽於是日大開筵席，慶賀功臣；新封文武等官，又開庫藏，將金銀寶物，悉分於諸侯人等。衆人俱各痛飲，盡醉而

散。次日各上謝表，陛辭天子，各歸本國。後人有詩爲證：

一與戎衣定大周，分茅列土賜諸侯；三王漫道家天下，全仗屏藩立遠謀，

話說：衆人各領封勅，俱望本國以赴責任；惟御弟周公旦召公奭在朝輔相王室。武王乃謂周公旦曰：『鎬京爲天下之中，眞乃帝王之居。』於是命召公遷都於鎬京——即今陝西安府咸陽縣是也。武王曰：『尙父年老，不便在朝。』乃厚其賜賚，賜以宮女黃金，蜀錦，鎮國寶器，黃鉞白旄，得專征伐，爲諸侯之長；令其歸國，以享安康之福。

次日，子牙入朝拜謝賜賚，陛辭之國；武王乃率百官餞送於南郊，子牙叩首謝恩曰：『臣陛下賜令之國，不得朝夕侍奉左右；今日一別，不知何日再覩天顏也！』言罷不勝於邑。武王慰之曰：『朕因相父年邁，多有勤勞於王室；欲令相父之國，以享安康之福，不再勞相父在此朝夕勤勞耳。』子牙再三拜謝曰：『陛下念臣至此，臣將何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其日，君臣分別，子牙拜送武王與百官進城；子牙方纔就道，往齊國而來。

太公至齊，因思：昔日下山至朝歌時，深蒙宋異人百般恩義；因王事多艱，一向未曾圖報，今天下大定，不乘此時修候，是忘恩負義之人耳！乃遣一使臣，齎黃金千觔，錦衣玉帛，修書一封，前往朝歌問候宋異人。使臣離了齊國，一路行來，不覺一日來到朝歌；其時

宋異人夫婦已死，只有兒子掌管家私，反覺比往時更勝幾倍。其日收了禮物，修回書與來使至齊，回覆了太公。太公在齊，治國有法，使民以時，不越五月，而齊國大治。後子牙薨，公子伋嗣位；至小白相管仲伯天下，春秋賴之。此是後事，亦不必表。

且說，武王西都長安，武王垂拱而治；海內清平，萬民樂業，天下熙熙皞皞，順帝之則，真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不遜堯舜之揖讓也！後武王崩，成王立，周公輔相之，勘定海內，天下復觀太平。自太公伐紂，周公作相，遂成周家八百年基業。然子牙周公之鴻功偉績，充塞乎天地之間矣！後人有詩，單讚子牙斬將封神，開周家不世之基以美之：

寶符秘錄出先天，斬將封神合往愆；勅賜崑崙承旨渥；名班冊籍注銓篇。斗瘟雷火分前後，神鬼人仙任倒顛；自是修持憑造化，故教伐紂洗腥羶。

又有詩讚周公輔相成王戡定內難，爲開基首功，而又有十亂以襄之：

天潢分派足承祧，繼述訐謗更白饒；豈獨簪纓資啓沃，還從劍履秩宗朝。萬邦協佐能勘定，典禮咸稱善補貂；總爲周家多福蔭，天生十亂始同調。